

山海經



纱 锭 怒 吼

(厂史故事集)

武汉市第三棉纺织厂工人写作组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浠水印刷厂印刷

1977年5月第1版 1977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8·752 定价：0.60元

内 容 提 要

《纱锭怒吼》(厂史故事集)，是武汉市第三棉纺织厂工人写作组的作品。在这些故事里，他们描写了这个厂的前身汉口申新纱厂和泰安纱厂的纺织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解放前，同资本家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英勇事迹。故事内容丰富，情节生动，歌颂了老一辈纺织工人的革命斗争精神，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目 录

童工泪	1
女工恨	17
战逆流	33
前仆后继	50
转运武器	81
针锋相对	104
办晨夜校	136
奔向延安	173
虎口拔牙	208
闯鬼门关	229
巧夺原棉	256
迎接解放	288

童工泪

一九二二年初夏，天气闷热多雨，位于汉水河边的汉口新泰纱厂附近一带，已有膝盖深的渍水了。

一天拂晓，天空灰暗，细雨蒙蒙，只见三五成群的工人，卷起裤管，蹚着渍水，赶到新泰纱厂去上班。走在后面的是两个小孩。一个男孩，叫周小宝，有十三、四岁，已经当了两年童工。另一个是女孩，叫王小菊，是周小宝的邻居，只有十一岁，今天是头一次上工。

“你看，红灯亮了，上工时间到了，快进去。”进了厂门，周小宝手指红灯，拉着王小菊往车间跑去。

那时的新泰纱厂，生产车间是土木建筑，地面潮湿，灯光昏暗，花絮纷飞，空气混浊。一走进车间，使人感觉沉闷。一千多工人就在这样恶劣环境中磨着命啊！

王小菊被分到细纱车间五号车上值车。她身穿一件补丁大襟褂，青布破长裤，头上扎着两个短辫子，圆圆的大眼睛，亮晶晶的。她虽瘦弱，但很有精神。

一个从未上过机车的小姑娘，往车前一站，看着那飞快旋转、轰轰作响的机器，觉得是一个不可驯服的大怪物，心里感到格外紧张。天轴在头上飞速旋转，皮带呼呼地迎面扑来，齿轮象咧着的虎牙，频频磨动着滚筒纱锭，好象随时都想吞没

人的手臂似的。由于她完全是生手，对于前半个月学过的动作，又没有实地练习过，所以做起来，感到特别困难。站在机车跟前，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想问又不敢问，只有大着胆接头。

这时，工头莜香蕊背着两手走了过来。她，三十多岁，白胖胖的，一张柿饼脸上堆满了粉，好象荞麦耙耙上了霉；一对修饰了的眉毛，象粘上去的柳树叶；一双未睡醒的肿眼睛，见了工人放绿光，凶神恶煞。此人毕业于浙江某工商学校，自以为了不起，貌似斯文，实是泼妇。由于她对工人非常狠毒，工人们对她无不恨之入骨，背地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叫她“硝镪水”。

莜香蕊站在小菊背后，见小菊接不好头，口里象泼大粪：“小婆娘，学了半个月还接不好头，蠢猪！”莜香蕊边骂边拿起筒管，敲小菊的手指，小菊痛得象针扎，又不敢哭，只有含着泪慌忙接头，越是慌乱，就越接不好头，也就越挨打。

“等一会你再接不好头，当心我揭你一层皮！”莜香蕊凶狠地丢掉筒管，朝别的车弄去了。

莜香蕊一走，小菊看着被敲肿了的手指头，眼泪顿时象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

六号车值车工苏桃香见莜香蕊走了，就赶过来，教她接头，不几遍，小菊就学会了。苏桃香嘱咐说：“莫哭了，当心断头，开了花是要挨打、罚工的。”苏师傅赶紧忙自己的活去了。小菊擦干了眼泪，提心吊胆地跑着巡回。

吃饭时间到了，别人边吃饭边接头，她还没有学会接头，所以顾不上吃饭，她带来的一碗饭放在车顶板上，已经糊上了一层白白的飞花，好象霉豆渣似的。她不仅顾不上吃，

而且连厕所也不敢上。她还没有机车高，换粗纱时，站在车下面的铁杆上，一手扶着车、一手拿纱，爬在车上操作。

当时，新泰纱厂的资本家，为了降低成本牟取更多利润，大量雇佣童工，人数占全厂工人的百分之三十四，如果算到十六岁，就占了一半以上。童工最多的是细纱车间。除了女童工，还有男童工，他们的工作是摆管子、剪乱纱、扫地。

男童工周小宝就是摆管子的，他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是个很机灵的孩子。这时，只见他穿件破短裤叉，扎着围腰，打着赤脚，从摇纱间拖着装管子的篓子过来。篓子内满装着两百根纱管，没有拖车，完全靠人力硬拉，象拉纤似的，是很吃力的活。他摆四部车的纱管，由于长年累月地跪在地上捡管子赶落纱，一双膝盖都跪成了黑圆巴巴。小宝来到五号车旁，见小菊在认真地值车。他两头一望，见工头不在，就停下来悄悄地关照说：“小菊子，这么卖力干什么？工头不在这里就歇一会嘛。”

小菊一看，是小宝，便摇摇头说：“我怕……”

“怕什么？给老板干活，你再卖力，他也不会多给你一个钱。”

“要是工头看见了怎么办？”

“你真是……，她来了你就手脚放勤快点，她走了你手脚放慢点。你怕老板不能发财？”

两人正说着，莜香蕊朝这里走来了。小宝眼尖先看见，便对小菊递了个眼色，赶忙裝作很勤快的样子，跪在地上捡管子。小菊不理解小宝发出的警惕暗号，莜香蕊却已到了她背后，照着头上就是一巴掌，把小菊打了个踉跄。

“小婆娘，不做活，站着干什么？”骂着就操起了简管准备打小菊。小宝一见，兜着管子赶上前，挡住莜香蕊：“请让让，当心撞倒！”小宝兜的管子过多，走起来很吃力，一边走，一边歪，差点把莜香蕊撞倒。小菊趁空赶忙跑巡回去了。

莜香蕊不好发作，再看小菊，已经能接好头了，便愤愤地丢掉手里的管子，说：“贱骨头，不打你就是学不会！”

纱锭在飞速旋转，纱支时时断头，小菊接头时抓不住纱锭，两手被纱锭摩擦，烫得异常疼痛，也只得忍受。此时，她感到又累又饿，头昏脑胀，熬呀，熬呀，这十二个小时真难熬到啊！

“呜……”放工汽笛响了，一群群疲倦不堪，满头飞花的女工，衣服破烂，步伐沉重的男工，涌出车间大门。在人群后面，小菊精疲力竭地走出车间。

王小菊的家，住在宗关街尽头的一间小茅棚里，父亲早死，母亲有病在家。这时，天早已黑了，小菊又累又饿，回到家里，把带到车间没有吃的那碗饭——麸皮拌野菜，交给了母亲，泪水不住地往下流。

母亲望望小菊，知道她还未吃饭，伤心地说：“我给你热一热再吃吧。”

小菊摇摇头：“不想吃了，只想睡一会。”说着就上床睡了。

紧张了一天的小菊，现在神经才松弛下来。刚睡一会，禁不住想起进厂前的情景。

小菊的老家是洪湖县。在她刚生下地的时候，遇上家多发大水，父亲被水淹死，母亲抱她逃荒要饭，流落到汉口。

因为家里穷，母亲长年累月给别人洗衣裳，她就帮着担水、洗衣。有时，和邻居周小宝到张公堤外挖野菜回来做饭，在工厂附近捡破烂换钱。

三个月前，母亲因干长年下水洗衣的活，又劳累过度，得了严重的内风湿病，不能下水洗衣裳了，因此，家里生活就更困难了。小菊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她想了想，拿定了主意。一天晚上，对母亲说：“妈，你现在病更重了，再也不能洗衣裳赚钱，家里常常揭不开锅，这样下去，怎么行呀？让我到厂里去做工，赚钱养活你吧？”

母亲听了，一把抱住小菊，半天说不出话来，心想：多懂事的孩子啊！说道：“小菊子，你还小呵，到工厂做工是很苦的，你受得了吗？”

小菊虽然听别人讲过纱厂做工的苦处，但没有亲身体验过，不知厉害，加之减轻家庭负担的心切，就很天真地说：“我不小，已经十一岁了，受得了的，您家放心吧。再说，我赚了钱也可以养活你哟。”

“好，小菊子真懂事。”母亲将小菊抱在怀里，心里盘算着：说的也是，学点手艺，找个饭碗也是一辈子的大事。想到这里母亲说：“过两天等我病好点，就托人说情，去求工头筱香蕊，把你送进厂去做童工。”

过了两天，母亲将省吃节用存的一点钱，买了点礼物去请保人，带着小菊到筱香蕊家里。筱香蕊板着面孔，母亲送上礼物，求她把小菊弄进厂去。筱香蕊收了礼物后，淡淡地说：“这个伢矮了一点，过几个月再来吧。”

当时，小菊听了真巴不得自己快长高一点。后来才知道，

是嫌礼物轻了，这一次礼，等于白白给筱香蕊送了。

过了两个多月，母亲只得借钱再送礼。找谁借呢？工人都很穷，没有钱借，咬了咬牙，只有找筱香蕊去借高利贷。原来这家伙在厂里当工头，在家里放高利贷，借一块光洋，一个月要生二角钱的利息。母亲没法，只得下狠心，找她借了一块光洋。

这一次，母亲买了四盒糖果、一双绣花缎子鞋送去，筱香蕊皮笑肉不笑地说：“哟，这个伢长得高多了，明天到厂里来领条子吧。不过……”她停顿了一下，又板着脸说，“话要讲清楚，练习期是三个月啦！”也就是说，这三个月的工钱归她得。

就这样，王小菊终于进了工厂，谁知今天第一次值车，就挨打受骂，又饥又渴，累得脚酸手软，头昏脑胀。这时才体会到，这童工的生活，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啊！

转眼到了三伏天，盛暑烈夏，异常炎热。车间里既不通风，又无降温设备，温度常常高达华氏一百二十度左右，如同蒸笼一般，热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小菊满头大汗，就象被雨淋了一样。她做工一个月了，基本上学会了接头、换粗纱、绞皮辊等活路。一天，她从清晨上工一直没有吃饭，已经饿了半天，真是精疲力竭。由于厂方没有规定工人的专门吃饭时间，大家都是边干活、边吃饭。此时，小菊只得接一根头，吃一口饭，好在她现在技术比较熟练了，还可以两者兼顾。吃了这豆渣粑似的一碗饭，喉咙里干得直发痒，加上出了许多汗，口里干得冒青烟，真想喝一口水啊！可是细纱车间哪里有水呢？喝水得到摇纱车间去。小菊往四周一望，见工

头不在跟前，就抽空跑到摇纱车间。

资本家只顾赚钱，根本不顾工人的死活。全厂只是在摇纱车间有一个生了锈的铁柜子放着水，柜子里面通进几根生了锈的铁管，靠铁管里的热蒸气把水弄热，这就是工人们的饮用水。有不少工人由于长年累月喝这种水生了病。就是这样的黄锈水，喝的人还不少哩！在那酷热的车间里，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水喝。

小菊来到铁水柜旁一看，围了一圈人，她拿着碗走上前说：“师傅们，让我接一碗。”

工友们见小菊满头大汗，年纪又小，急忙让她接水。她边喝边往回跑，担心车上出事。她跑回车前一看，粗纱已经纺完，要换纱管，赶忙放下碗准备换粗纱。这时莜香蕊进了车弄，正看到小菊还没有换粗纱，便不由分说，伸手就是两巴掌打过去，“你死到哪里去了？”

小菊被打了个趔趄，站住脚后，气愤地扭过头朝莜香蕊瞪了一眼。

“小婆娘，你还犟头扭颈咧！”莜香蕊骂着，上前抓住小菊的两根小辫子，使劲往上提，痛得小菊“哎哟”一声，尖叫起来。莜香蕊接着就是一推，小菊倒在机车旁。莜香蕊上前一步，指着小菊的头说：“莫装死，快起来换粗纱！”

小菊忍着疼，含着泪，一拐一拐地上前换粗纱。

莜香蕊发现小菊放在地上的饭碗，伸腿就是一脚，踢得老远，打得粉碎。她还骂道：“小婆娘，吃了十几年饭，还有吃够？谁叫你值车时吃饭？再贪玩，当心我开除你！”骂完，她一摆一摆地走出了车弄。



小菊挨打受折磨，精神受刺激，加上又饥又渴，额上豆大汗珠象雨滴。每拔一根纱管，都要用上全身力气，双脚象被千斤石压住，走一步非常吃力；耳朵里嗡嗡作响，眼前忽明忽暗，脑袋象要炸。她手一软，管子落地。想弯腰去捡，只觉眼前一黑，“叭”的一声，栽倒在车旁。

马达、纱锭在怒吼。周小宝拖着管子从摇纱间过来，一见小菊晕倒在地，连忙上前喊道：“不好了，有人晕倒了！”

工友们闻声赶来，霎时，大家围了一圈。

修机工雷鸣说：“赶快找工头打张条子，把她抬出车间，送到医务室去抢救！”

“好！”周小宝要去找工头写条子。

这时，莜香蕊见工人们围在一起，急忙走过来说：“出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呀？喊得吓死人的。”

“小菊晕倒了！”周小宝大声说。

莜香蕊听了，无动于衷，瞪着周小宝说：“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快回车弄干活去！”

“请你打张条子，把她送出车间。”雷鸣气愤地说。

“这不行了，快送医务室吵！”苏桃香焦急了。

“做工时间，一律不准出车间，这是厂规！”莜香蕊瞪眼叫着。

“为什么见死不救？”

“我们工人是不是人？！”

“真他妈的豺狼心！”

莜香蕊见工人们都火了，心想众怒难犯，不得不写了张条子，开了车间门。

工友们赶忙用棉花签把小菊装着，由雷鸣和小宝抬出车间，向医务室跑去。谁知医生不在，到奶牛场给奶牛打针去了。

这个医务室，只有一名医生，是专给资本家和一小部分高级职员看病的，附带定期到奶牛场给奶牛作检查，打针吃药。资本家为了补养自己和一小部分高级职员的身体，特地从国外买回几条荷兰牛，每天挤牛奶过早。

雷鸣跑到奶牛场，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医生说，“有人……晕倒了，请……请你赶快去救一救。”

医生坐在一张靠背椅上，慢慢地抬头望了望，见是个工人，就很不耐烦，停了一会才慢吞吞地问：“谁热晕了哇？”

“细纱间的一名童工，我们已经送到了医务室。”

医生一听，无动于衷说：“一个童工热晕了，也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全厂一天抬出来二、三十人，我就是三头六臂，也看不了那么多哇？再说，我的职责又不是给工人看病！”医生说完，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挪过靠椅，继续给另一条奶牛打针。

“你……”雷鸣气得说不出话来，知道再求他也无益，掉头就走。心想：这真是工人的性命如粪土，不如一条荷兰牛哇！咳，这是什么世道啊！

雷鸣来到医务室，只见一位老勤杂工人正在用一个铜钱给小菊刮着脊背。

“医生来了吗？”小宝问。

雷鸣摇了摇头。

老人说：“我见你好久不来，就先给她掐了掐人中，揪

了揪鼻梁，用铜钱刮了刮背上，你看，已经松动些了。”

雷鸣一看，只见小菊的背上已现出了红血印，脸色好了一些，牙关松开了，呼吸也比较轻松些，不象在车间时那样危险。

“哎，真造孽，这小的伢就来做工。”老工人说着摸出了一包药，“我这里还有一包仁丹，给她吃了吧。”

“谢谢你，老师傅。”雷鸣感激地接过仁丹。

“看样子是中了暑，赶快把她送回家去，放在有风的阴凉地方摊摊凉，给她点冷开水喝，或许会好的。”

雷鸣连连点头，背起小菊就走，小宝回车间去了。

雷鸣和小菊同车间，是细纱间的修机工，二十二、三岁的年纪，高高的身个，浓眉大眼，长得很结实，他和小菊同住一条街，又是要好的邻居。

雷鸣一口气把小菊背回家，象对待自己的妹妹一样，给她喂冷开水、服仁丹。小菊逐渐地清醒过来了。

“小菊子，你支持不住，就请假歇一歇嘛。”雷鸣很关心地说。

“请假？我怕……”小菊吃力地说，“听莜香蕊说请了假就要延长练习期，到时候拿什么去还她的阎王债呀！”

小菊的母亲听了，在一旁泣不成声，后悔不该把孩子往火坑里送。

雷鸣对小菊说，“你莫信她的那一套。这是吓唬人，呸，说穿了就是要我们工人拼命为老板干活。为什么工人都叫她砒蠍水，就是因为她毒哇！”

“莜香蕊真是一肚子的坏水呀！”母亲在一旁说。

“就是嘛。不然的话，为什么老板要提升她为副领班呢？

其实她不过是厂方豢养的一条恶狗。硝镪水坏，老板更坏。听说经理雍华轩在一次工务会上公开讲：“我一百条狗难，招一百个工人容易”。你们听，在资本家眼里，我们工人不如狗。”

小菊听了，觉得雷鸣的话象清涼油，顿时头脑清醒多了，说：“雷鸣哥，我再也不跟资本家拚命做事了。”

“这就对了。记住：经理、领班、工头是决不会对我们工人安好心眼的，他们象臭虫一样，是吸血鬼。你累死了，他们也不会满足。”雷鸣说罢，起身走了。

第二天，小菊感到精神好了些，又想到自己练习期快满，又想到一块光洋的阎王债，只好勉强上班了。不几天，她转做夜班，由于车间闷热，加上睡眠不足，每到凌晨四点钟左右，真是困倦至极，总想打瞌睡。此时，小菊的眼皮在“打架”，实在支持不住，便两头望了望，见工头不在，就扶着车头打瞌睡。

先睡足了觉的莜香蕊，这时来到车间，一看五号车旁小菊在打瞌睡，上去就揪住她的耳朵骂道：“小婆娘，你又在打瞌睡！”一边骂，一边拿起一根毛辊，在小菊头上象敲木鱼似地乱打，接着在小菊车头考勤表上打了个“×”，表示要扣她一个工。

小菊挨了打又罚工，心里不服气，低声嘀咕了几句：“哼，你吃饱了，睡足了，当然没有瞌睡啊！”

“你说什么？”莜香蕊听见了，气得肺眼皮直翻，上前抓住小菊的辫子，劈头盖脸地乱打一顿后，把她拖到水汀水管下，用一根粗麻绳闩在管子上，然后把两个大拇指缠着吊起来，

人直立着，脚尖着地，这是对童工实行“猴子攀桃”的惩罚。

小菊满腔怒火，双目圆睁，昂首怒视着莜香蕊。

“你还敢犟嘴吗？”莜香蕊恶狠狠地问。

小菊仍不叫饶，心想：宁死也不向狗工头低头。

“你不求饶，我要把你吊一个晚上！”莜香蕊说着搬来一把靠椅，坐在上面翘起了二郎腿。

这时，小菊的手指被吊麻了，人已经昏了过去。

“呜……”下工汽笛响了。

刚上早班的雷鸣和周小宝，闻讯赶来，细纱间下班工人也跟着围了上来。

“把她放下来！”雷鸣对莜香蕊大声吼叫道。

莜香蕊站起来说：“你不要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雷鸣气得捏紧拳头说：“你把工人压狠了，是没有好结果的！”

“快放她！”工友们都愤怒了。

莜香蕊一见这个阵势，只得解开绳子，放下小菊。

雷鸣上前扶住小菊，只见她脸色苍白，站立不住，一下子倒在雷鸣怀里。工友们围了一圈，苏桃香流着泪叫喊“小菊子”，周小宝忙去舀水给小菊喝。

莜香蕊闪在一旁说：“小婆娘装死，把她丢在纱篓里拖出去。”说着就走开了。

雷鸣一听忍无可忍，朝莜香蕊背后“呸”地一声，吐了一口涎，骂道：“真他妈的硝镪水！”

“她骑在我们工人头上拉屎拉尿也太凶了！”苏桃香擦着泪水说。

“要狠狠制制她！”周小宝气得要爆炸。

“莜香蕊不要工人活，我们也要她不得好死！”工友们都气愤地说。

“对！这叫以牙还牙。”雷鸣说着，要苏桃香给小菊喂水，他和几个工友低声嘀咕了一阵。

第二天，雷鸣和几个接早班的工友，急急忙忙来到细纱车间，周小宝到车间两头瞄了瞄，几个工友静悄悄地下掉了天轴上的三根皮带，使三台车的车盘停止了转动，这三台车的工人干不成活了。

这时，莜香蕊吃罢了早点，打了个饱嗝，甩着手来到了车间，见三台车未开动，便大声吼道：“搞邪了，为什么停车不干活？！”

“天轴上的皮带上不去，车盘怎么能转动呢？”三个工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莜香蕊一听天轴皮带出了毛病，肿眼皮一皱，心想：这可不是小事！细纱间是全厂整个生产的中心环节，若停工时间过久，势必引起前后车间生产不平衡，那个爱钱如命的经理如果知道了这事，怎么得了呢？她想着停车的后果，不由大叫一声：“修机工呢？叫他赶来修理！”

“那不是？”一个工人手指天轴边竹梯上说。

莜香蕊一看，小菊和小宝在下边掌着梯子，雷鸣在上面修理。

莜香蕊走到竹梯旁边，望着雷鸣嚷道：“你是个么修机工？连个天轴皮带都搞不好！”

“这皮带不知是怎么搞的，我修了半天也上不去。”雷鸣装

着很焦急地说。

“你抖狼算一个，实际狗屁不如。这很简单嘛！”莜香蕊把事情看得很容易。

“简单？你来试试看。”雷鸣有意顶她一句。

“哼，你想难住我？”莜香蕊对雷鸣当众将她的军感到很恼火，心想：谁不知道我是堂堂工商学校出来的，懂机械，有技术，这点事能难住我？便对雷鸣斜威风道：“快滚下来，让我来！”

雷鸣一听，求之不得，赶忙下了竹梯。

莜香蕊上前，瞪着眼睛骂小菊和小宝：“两个贱东西，快把梯子掌好，如若闪动一下，我下来要剥你们的皮。”她边骂边趾高气扬地上了竹梯，站在上端，左手拿起皮带，右手把皮带往天轴上套。这时，小菊和小宝怀着满腔的仇恨，将竹梯拖动了一下，莜香蕊的右手被夹在天轴与皮带之间，只听她大声叫喊：“不得了！快关电闸……”莜香蕊“快关电闸”的话音未落，她的身子早就被皮带卷了上去，不一会，象死猪一样摔了下来。

“快关电闸，摔死人了！”这时，有个工头闻声赶来，边叫边往写字楼跑，向经理报告。

雍华轩闻讯，大吃一惊，立即来到细纱间，只见电闸已关，天轴停止了转动，莜香蕊摔死在地上。他听说事故的起因后，便问：“修机工怎么不上去修理？”

雷鸣说：“我正在修理，莜香蕊说我不中用，叫我下来，她自己上去修理。”

“对，是这样，我们都可作证。”工人们异口同声。

雍华轩听了，也无可奈何，只得叫人收拾尸体，嚷道：“人死如灯灭，还围着干什么？赶快推闸开车！快……”

雍华轩手舞足蹈地叫嚷，王小菊、周小宝捂嘴发笑，工友们都暗地高兴。雷鸣对周围的工友说：“这就是领班、工头虐待工人的下场！”

通过这次自发的斗争，雷鸣、王小菊、周小宝、苏桃香等明白了一条道理：要想不受领班、工头的欺压、虐待，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工友们团结起来和他们作斗争。

女 工 恨

做工苦，做工难，
做工苦难说不完。
活儿累得筋骨断，
挨打受骂遭摧残。
黄连树上挂苦胆，
苦上加苦真辛酸。
世上都说黄连苦，
女工苦难更加番。

这首湖北小调，是旧社会纺织女工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说的是在一九二三年的汉口新泰纱厂。那时候，这个厂只有一百七十多台布机，车间结构简陋，劳动环境十分恶劣。资本家借口织布时纱缕脆弱，怕阳光辐射，白天都要用布蒙着车间的门窗。为了保持纱布的湿度，屋顶上空还设置喷雾管，一年四季喷水，室内雾气腾腾，地面一片潮湿。夏天闷热象火炉，冬天寒冷如冰窟。在车间长年累月干活的女工，脚指丫没有不溃烂的。

车间黄色灯光昼夜昏昏沉沉，一排排的布机“哗哗”作响。机台上梭飞线走，女工们忙得手脚不停。机台旁经常有领班、

工头来回走动，他们手拿竹板、电筒，监视工人们劳动。

值车工李杏姑，正强打着精神在紧张地操作。她二十四、五岁的年纪，高个身材，皮肤微黑，长形的脸盘由于过度的劳累略显消瘦。此时，杏姑汗流如注，白棉布的大襟褂子，由于汗水长时间的浸蚀，染成了黄黄色。额头上的汗珠滴在手背上，滴到那一匹匹的白色布面上。

杏姑已怀孕四、五个月了。按厂规，如果发现女工结婚，就要开除出厂。杏姑为了不露出痕迹，只得用布带勒紧腹部。由于长时间的站立、走动，她的双脚肿得鼓鼓的，心里闷得慌，她多么希望放工的汽笛快响啊！

“别偷懒，好好干活。谁要是偷懒，哼，可别怪我不客气！”随着一阵恶狼的吼叫声，弄档里走来了一个人，他四十多岁，身穿一套格子小纺的裤褂，上衣敞开，露出腰间的白绸丝带，脚穿一双黑皮鞋，瘦长的身子，蜡黄的脸膛，一对恶狼似的眼睛，射出绿莹莹的凶光。此人名叫刁凤山，是布机间的领班。由于他在资本家面前会拍马屁，在工人面前非常凶狠、残暴，工人们背地里都叫他“刁眼狼”。

刁凤山一进车间，就瞪着两只狼眼在每台布机上找岔子。

“当啷”一声响，五号车值车工易桃花，在上紗子管时失手，一根紗子管掉在地上。恰巧被走到眼前的刁凤山看见，“啪”地就是一竹板，打在桃花的身上。桃花急忙捡起管子。刁凤山边骂边夺过管子看了又看，紗子管完整无缺，但他无事找事，吼道：“你跌落紗子管，罚你半个工！”喊罢就去写罚工条。

桃花挨打又罚工，气得泪水直流。杏姑过来关心问：

“桃花，怎么了？”

桃花擦着眼泪说：“这刁眼狼阴险狠毒！他在人前打我、骂我，罚我的工，在背后又调戏我，欺负我，我恨死他了！”

“对这个人畜生心的家伙，要提防一点。”杏姑低声说。

易桃花，十八、九岁，是个纯朴、秀丽的姑娘。她爱憎分明，性格倔强。这时她愤怒地说：“如果刁眼狼逼狠了，我就跟他拚！”“刁眼狼来了。”杏姑见刁凤山走来，连忙低声阻止愤怒的桃花。

刁凤山一到车旁，就将写好的罚工条贴在桃花的车头上。

桃花上前一看，条子上写着：“查布机间女工易桃花，有意摔掉纤子管，特罚洋一角，以儆效尤。”一角钱！这是半天的工钱啊！这不是等于白白给厂方做了半天工吗？她忍无可忍，一气之下，把罚工条撕了下来。

“娘的，好大胆子，你竟敢撕下罚工条！”刁凤山冒火了。

桃花理直气壮地说：“管子有摔坏，你凭什么罚我的工？”

“你敢还嘴！”刁凤山横蛮不讲理，“好，今天要加罚你一角，罚两角！”说罢，又歪头扭颈地去写罚工条。

“你……”桃花气极了！

杏姑拉住桃花劝道：“莫硬碰了，印把子掌握在人家手里，硬碰要吃亏！”

这时，刁凤山第二次贴了罚工条，斜视着埋头值车的桃花，暗暗地冷笑：“哼，你不顺老子的心，就叫你喝西北风去！”

“咔嚓！”正在贴罚工条的刁凤山吓一跳，他扭头一看，这

响声是从杏姑车上发出的。原来，杏姑咬紧牙关，坚持着巡车，突然有一卷布机断了根线停住了，她走上前去，打好结头，刚要推动开关柄，只觉得心里慌，眼前一黑，放在开关柄上的手滑落了，可是机器已经开动，只听“咔”地一声，梭子卡坏了。

“娘西皮，怎么搞的？把梭子卡坏了！”刁凤山象恶狼扑过来，破口大骂，接着猛踢一脚，杏姑躲闪不及，只是“哎哟”一声，抱腹坐地。刁凤山恶狠狠地说：“你装死也无用，我照样罚你的工！”说罢，扭头走了。

桃花和十号车台的刘菊英一见，急忙过来扶起她，只见杏姑头上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

“杏姑娘，你怎么了？”桃花关心地问。

“我肚子痛得厉害，要上……厕所。”杏姑说着，用手使劲捂住肚子。

桃花扶着杏姑到厕所，杏姑急忙解开腹部的布带，桃花一看：“哎呀，你这是……”这吃人的厂规制度，把女工逼得好苦啊！连生儿育女的权利都没有了，这是什么世道啊！

杏姑下身流血不止，感到一阵剧痛，头晕目眩，她流产了！

桃花含着热泪，搀扶着杏姑进了车间。

卡坏的梭子，已由刘菊英叫加油工江师傅换了下来，车子开动了。工友们看到杏姑的脸色，都感到吃惊，很关心地围拢来问：“杏姑，你怎么样？”

桃花悄悄地把情况告诉了工友们。大家听了非常气愤！

“妈的，这刁眼狼简直不是人，专门用皮火腿踢我们工人！”江师傅捏紧拳头说。

这时，刁凤山又瞪着眼睛来了，叫嚷道：“都围在这里干什么？做活去！”

杏姑吃力地说：“我实在做不得了，请个假回家歇歇。”

“什么！回家歇歇？”刁凤山狼嚎鬼叫地吼道，“没有到放工时间，不准出车间！”

“你把人家快踢死了，为什么不准假？”江师傅上前质问。

“端厂方碗，服厂规管。不准假！”刁凤山搬出厂规压人。

工友们听了很气愤，都指着刁凤山问：“这不是要人死？”

“这明明是坑害人嘛！”

“不准打骂工人！”

“不准无故罚工！”

“.....”

“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刁凤山又嚎叫起来。

江师傅不信邪，顶住刁凤山：“你们把工人当牛马，我们就是要讲话！”

江师傅名叫江海涛，年近四十岁，为人正直刚强，见不得欺压工人之事。

“姓江的，做你的活去，少管闲事！”刁凤山转过身，对杏姑吼道：“不到时间，不准出车间！”说着又扭头走了。

刁凤山一走，江师傅要易桃花、刘菊英代杏姑看车台，让她在车旁休息一会。等到放工汽笛响了，江师傅和桃花把杏姑送回了家。

杏姑的丈夫是新泰纱厂码头工人，名叫赵四刚。他和母亲一起赶忙把杏姑扶到床上躺下，一摸身上，烫得好似一盆火；赵四刚听说杏姑被刁凤山踢掉了胎，气得转身就往门外冲。

江师傅一把拉住，“兄弟，你往哪里去？”

赵四刚气愤地说：“我去找刁眼狼，跟他拚了！”

江师傅说：“现在不是硬拚的时候，硬拚是会吃亏的。”

赵四刚站住，眼望着江师傅，“老江哥，不拼，这口气我忍不下啊！”说完便一拳打在门框上。

江师傅冷静地劝道：“兄弟，有仇的也不只你一个。杏姑的仇恨，是我们工人的共同仇恨，我们一定要报这个仇。眼下要快想办法给杏姑治病。”说罢，从身上掏出一块光洋给赵四刚。

赵四刚和江师傅平时相处很好，知道他的为人，自己省吃节用，乐于帮助工人兄弟。

“老江哥，怎么能叫你……”赵四刚激动地拦住江师傅的手。

“别这样，快拿着吧。我们穷工人之间，还分什么彼此。”江师傅说着把钱硬塞到四刚手里。躺在床上的杏姑，微睁双眼，感激得直流热泪。她想起第一次和江师傅见面时的情景，

那是一个月前的一天早上，杏姑下夜班从厂里出来，在马路拐弯处看见一个卖糊汤粉挑子围满了人，杏姑感到肚子饿极了，便上前吃了一碗粉，吃完后付钱时，发觉身上的几个铜钱掉了，她正发愁时，旁边有一个吃糊汤粉的人问：“钱掉了吗？”说着替她付了钱。杏姑很感激。恰巧这人和杏姑同路，一路上便攀谈起来。他就是江海涛。他原在郑州做工，最近才来武汉，在新泰纱厂做工。他进厂后在布机间当加油工，逐渐和杏姑、赵四刚等人熟识了，经常在一起扯淡，杏姑这才知道，江海涛参加过“三七”大罢工，是纠察队员，罢工被镇压，才流落到这家厂谋生。

“杏姑，别难过，抓紧吃几付药，我们替你请假。”江师傅说罢，和桃花出了门。

杏姑请病假已满三天，再不上工就要被开除。到了第四天，杏姑只得咬紧牙关，摇摇晃晃去上工了。

几个月后，杏姑怀了第二个孩子。为了小生命安全出世，在车间里，她小心翼翼，桃花也帮忙打掩护，尽量做到不出差错，真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啊！又过了几个月，这孩子总算是生下了地。初生的婴儿，要及时喂奶，但厂里又不准带小孩进去，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叫妈送饭时，把孩子藏在篮子底下，上面用饭菜蒙着，混进厂去喂奶。

一天，风雪交加，她妈提着装饭篮子，用破棉袄把婴儿隐藏在里面，来到厂门口，和其他送饭的一起，把竹篮从一个洞口递进去。这时，一个厂警两手叉着腰走了过来，问道：“老婆子，怎么不买个饭盒子装饭，用破篮子占地方大。”当时，新泰纱厂没有食堂，工人的早饭是自带，中饭由家里送来，从厂门边的小洞口往里递，由车间派出拿饭的人，把装饭的东西集中在一个大篮子内，抬到里面按装饭的东西上挂的牌子姓名，各人拿各人的饭吃。

杏姑妈对厂警说：“家里穷，买不起饭盒。”

厂警不放心，伸手揭开蒙在篮子上的布，烂腌菜的气味朝他鼻孔直冲，他眉头一皱，手一甩说：“真他妈的穷鬼！”说完就到门房内烤火去了。杏姑妈提心吊胆，望着破竹篮始往车间。

在车间喂奶，怕被刁凤山发现，杏姑赶忙提篮子到厕所里喂婴儿的奶。桃花见了，跑到厕所帮杏姑抱孩子，让她快吃饭。桃花愤恨地说：“这世道做工，不如牛马，我们的命太苦啊！”

“我先前也是这么想的。现在我才明白，不是我们的命苦，而是有人剥削、压迫我们，才使我们受苦受难啊！”杏姑放下碗，小声地说。

“有人剥削、压迫我们……对，杏姑姐，你是怎么明白的？”桃花大声问。

“是江师傅讲的。”

“啊，江师傅，说得太对了！”

杏姑吃完饭，脱下自己的破棉衣，把婴儿包起来，捂在篮子里，放在厕所一处比较隐蔽的地方，打算趁刁凤山不在时，抽空来喂奶。

寒冬，车间气温零下十几度，工人们手指甲冻破了，脚冻麻木了，但谁也不准停顿一下。这时，杏姑准备进厕所喂奶，偏巧刁凤山站在车弄里不走。他身穿皮袍，脚蹬皮靴，背着两手在桃花身边转来转去，心里打着鬼主意。直到放工汽笛响了，他才心怀鬼胎地走开了。

杏姑委托桃花做自己车上的清洁，急忙往厕所跑去，进里面一看，只见水管子的水哗啦响，漫了一地，地上尿水乱流，她连忙上去关龙头，谁知龙头坏了，关不住。再看竹篮，她大吃一惊，被水冲到了墙角里，整个竹篮都泡在尿水里，她急忙解开棉衣，抱起婴儿一摸，已经冰冰冷的了！霎时间，杏姑感到头晕目眩，浑身麻木，抱着死去的婴儿，两眼凝视着前方，走了出去……

按厂方规定，十天一个轮班，叫过“大礼拜”。明天就是休息日，桃花做完自己车上的清洁，又替杏姑做。这时，车间里

只剩几个人了，刁凤山悄悄地溜了进来，窜到弄档里，见只桃花一人，就摇头晃脑地走拢来了，两只狼眼斜视着她，嘴里哼着淫词滥调。

桃花一见刁凤山的下流行为，就感到恶心，赶紧做完清洁，到车间放条件的小房里去拿饭盒回家。此时，刁凤山象一只饿狼，紧紧跟随她到了小房。桃花拿了饭盒正转身出房，刁凤山关门堵上，两只魔爪向桃花伸来。桃花怒火万丈，使尽全身力气，一掌把刁凤山推在房门上，接着就是“啪”的一耳光，打得他脸上象火烧。刁凤山恼羞成怒，从皮靴内抽出一把亮晃晃的匕首，向桃花逼去。桃花猛一伸手，紧紧抓住刁凤山拿匕首的右手，使劲往里一带，趁空冲门外。

刁凤山返身赶出门，一把拉住桃花，两人扭打在弄档里。桃花双手又抓住刁凤山拿匕首的右手，使劲咬一口，只听“哎哟”一声痛叫，刁凤山的匕首落地。他狗急跳墙，拼命拉住桃花的辫子，又拾起匕首，桃花奋力再夺时，只觉象触电一样，“嗡”的一声，双眼发黑，胸部被刺一刀，鲜血四溅，洒满布机，倒在血泊里。

刁凤山杀死桃花，心里有点着慌，这人命关天的事，可不同一般。想到这里，他狼眼一转，从桃花上衣荷包里搜出女工用的纱剪，放到桃花的右手心握着，抹上血迹，伪造成自杀的现场。再慌忙脱下自己身上的血衣，藏起匕首往外溜。这时，车间里只开有一盏电灯，射出昏暗的淡光。他慌慌张张溜到车间门口时，脚下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只听“当啷”一声，跌了个狗吃屎。刁凤山杀人心虚，赶忙爬起来，拾起血衣，拼命往车间外跑。

谁知加油工王二宝这时正往车间走来，看见刁凤山慌慌张张地跑出来，腋下挟着东西，感到很奇怪：他这么晚到车间干什么？莫非偷东西？便闪到路边隐藏起来，瞄着刁凤山朝职员宿舍跑去，王二宝暗地跟上，看他搞什么鬼把戏。

刁凤山跑进自己的房间，慌忙关上门、打开电灯。王二宝悄悄从门缝里看，只见刁凤山拖出床下的箱子，将一卷东西塞了进去，又把箱子关好推到床底下。王二宝越看越可疑，连忙返回车间，心想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他进车间没走几步，突然脚下踢到一个东西，“当啷”一响，低头一看，原来是把匕首，上面血迹模糊。他拾起匕首，警惕地往弄档里走去，不觉大吃一惊！只见桃花躺在血泊里。他联想刚才刁凤山鬼鬼祟祟的行动，顿时心里明白了一大半，便急忙转身跑出车间。

这时候，江师傅听说杏姑的小孩死了，和几位工友赶来安慰杏姑一家。杏姑含着热泪愤怒地说：“我恨死这吃人的制度，不是生活所迫，我早就跳出这个火坑！”

江师傅说：“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火坑，怎能跳得出去呢？唯一的办法，只有把穷兄弟姐妹们团结起来，和厂方斗争，捣毁这个火坑！”

“团结起来，捣毁这个火坑……”杏姑受到启发，轻声琢磨江师傅的话。

“老江哥，要不是刁眼狼这个家伙狠毒，我的伢怎么会被水溺死呢？”赵四刚在一旁咬牙切齿说。

“不。”杏姑说，“这主要还是老板不许女工结婚生小孩的制度坑害人！”

“对，杏姑说得对。”江师傅点头赞同，“刁眼狼可恨，资

本家剥削、压迫工人的制度是害人根。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废除吃人的厂规，赶走刁眼狼！”

“对。”杏姑、四刚和几个工友都不约而同地点头赞同。

用什么办法呢？大家都在想，江师傅要说什么，忽然有人推门进来，说：“江师傅，不妙了，车间里断了人命”来人是王二宝。江师傅一听急忙问道：“出了什么人命？”

王二宝说，“放工后我回家刚吃完饭，隔壁桃花的老娘问我：放工这么久了，桃花怎么还没有回来？把我到厂里去帮她找找。我放下碗就往厂里去，谁知她被杀害……”

“什么，桃花死了？”几个工友大吃一惊。

“桃花的死可能与刁眼狼有关。”王二宝把刚才看到的情况说了一遍，接着从口袋里拿出匕首。

江师傅接过匕首，在油灯下仔细看着。

杏姑说：“这一定是刁眼狼强奸未遂杀死了桃花。他早就在打桃花的主意。”

赵四刚气极了，一拳头打在桌上，“刁眼狼可真是一条恶狼呀！”

“我们要揪住他的尾巴！”江师傅手指匕首说：“你们看，这刀把上刻有他的名字，这是刁风山杀人的罪证。”说着，江师傅和大家研究了行动方案，推选杏姑出面带头人。

第二天早上，布机车间象沸腾的开水，人们围着桃花的尸体议论纷纷。

这时，刁风山装做若无其事，带了两名厂警来到车间，看看桃花的尸体，说：“哼，活得不耐烦了，也算在这里死哟，想害老子们不能弄牢。”回身叫两名厂警，“来呀，把她搬

出厂去埋了。”

“是。”

“住手！”两名厂警正要上前动手，突然有人怒吼一声。

刁凤山和两名厂警听到怒吼声吓得一跳，转身一看，只见杏姑、赵四刚带着三十多名工人赶来了。

“你们为什么随便处理尸体？”杏姑义正词严地质问。

“李杏姑，这关你什么事？少管闲事！”刁凤山气势汹汹。

“她是我们车间的工友，我们就是要管！”李杏姑针锋相对。

“对，我们就是要管！”工友们异口同声地高声嚷着。

刁凤山见工人多，势不可挡，不得不改换一下口气说：“尸体在车间，影响开车，我身为领班，有权处置。”

“请问，易桃花是怎样死的？是什么原因死的？你能向我们讲明白吗？”杏姑问。

“事情很清楚嘛，她穷极无聊，自杀身亡，死在车间，妄图嫁祸厂方。”刁凤山端出早已编造好的谎言，妄图倒打一耙。

“你凭什么说她是自杀？”杏姑问。

“她手上握着纱剪，剪上有血，这就是自杀身亡的证据嘛。”

“没得这么简单！”杏姑上前一步说，“一定要厂方当众验尸，搞个水落石出。如若随便处理尸体，我们全体工友坚决不答应！”

“对！我们坚决不答应！”工友们都呼喊着。

这时，全厂工友都知道易桃花被杀害的事了，都怀着同情和气愤的心情来到布机车间，把里外塞了个水泄不通，大

家议论纷纷。

刁凤山一见这架势，不由有点心慌。正好经理雍华轩也来到车间。他一见主子到场，顿时狗仗人势，高声叫喊：“不要吵，经理来了，听他讲话！”

雍华轩见工人们愤怒的面孔，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大声说：“工友们，兄弟姐妹们，雍某适才闻听有一女工自杀身亡……”

杏姑一听就不耐烦了，一个箭步冲上前，打断了雍华轩的话，大声问道：“经理先生，你凭什么说易桃花是自杀身亡？”

“对，快说！”工人们齐声高喊。

“这……”雍华轩掏出自手绢，边擦汗、边扭头望着刁凤山。

“报告经理，我已看过尸体，胸前有伤一处，右手掌心有纱剪一把，上面血迹斑斑，显然是穷极无聊，自杀身亡，死在车间，妄图嫁祸厂方，请经理先生明断。”

“嗯，言之有理。纯属自杀，与本厂无关，叫人抬尸出去掩埋。”雍华轩想马上了事。

刁凤山见主子说了话，连忙叫厂警：“快来，抬尸体出去。”

杏姑和工友们一听，怒火万丈，上前拦住厂警，“慢点！”杏姑问刁凤山：“你一口咬定易桃花是自杀，这根据什么判断的？”

“根据伤口和纱剪。”

“伤口的大小和深度，与纱剪相不相符？”

“这……”

“既是自杀，她身上那来的几处用手抓破的伤痕？”

“这……”

“桃花的衣裳为何被撕破？”

“这……”

此时，刁凤山被问得张口结舌。杏姑面对工友们大声说道：“事情很明白，一定是有人逼奸，桃花不从，两相撕打，凶手持刀杀人，又伪造现场，妄图掩盖罪责。”

“抓出凶手！”工友们高声喊叫。

雍华轩擦着汗对杏姑说：“你不要信口开河，捉贼拿赃，捉奸拿双。你说是因奸逼命，凶手是谁？”

杏姑突然手指刁凤山，大声答道：“就是刁眼狼！”

刁凤山大吃一惊，“你……你血口喷人！有什么证据？”

“要证据？”杏姑面对雍华轩问，“我们若是拿出刁凤山的罪证，经理先生怎么处理？”

“这个……刁先生一向忠于职守，为人正派，我非常信任他，决不会做出这种害人的事来。”雍华轩百般袒护刁凤山。

“如若罪证确凿，你打算怎么办？快对工友们说……”

“你不处理凶手，我们决不罢休！”工友们又怒吼道。

“如果确系刁先生因奸逼命，那……”雍华轩万不得已地说，“将他开除出厂。”

“王二宝，拿刁凤山的罪证来！”

杏姑的话音刚落，江师傅和王二宝走出人群，递出了一包东西。杏姑接过手来，站上机台，亮出了匕首、血衣，对工友们说：“大家看，这是刁眼狼的长褂，上面血迹斑斑；这是他的匕首，刀把上刻有刁凤山的名字，刀尖上血迹还在。逼奸杀人的就是刁凤山！”

工友们一听，象点燃一根导火线，立即发出一阵爆炸声：“严惩杀人凶手！”“争人权，争自由！”

刁凤山一听这山崩地裂的震耳声，吓得象筛糠。

杏姑上前质问雍华轩：“经理先生，你过细看看，这证据确凿，该没有话说吧？”

这突如其来的事变，弄得雍华轩张口结舌，“这……”

杏姑说：“这什么？今天你要答应三个条件：开除刁凤山，送官法办；抚恤死者家属；今后不许开除已婚女工。你不答应这三条，我们就不开工！”

“对，不答应我们不开工！”

赵四刚和一些码头工人也高喊：“不答应这三条，我们码头工人也不扛了！”

工友们的怒吼声响彻布机车间，震动全厂。

雍华轩急得头上汗直冒，不住地用手帕擦拭着，心里不停地打算盘：“五四运动以来，全国抵制洋货。现在国产纱布畅销，全厂停工一天，会造成多大的损失呀！权衡利弊，只得忍痛割爱，暂时敷衍一下再说。”于是他干咳一声，有气无力地说道：“工友们，雍某决不失言，将刁凤山开除出厂，送官法办，抚恤死者家属，至于废除有关厂规的事，再商量……”

“不行！一定要废除这一条坑害我们女工的规章。”杏姑打断雍华轩的话插道。

“对，不准开除已婚女工！”

“坚决废除这条厂规！”

“不废除这一条厂规我们不开工！”

工人们吼声如雷，雍华轩胆颤心惊，不得不答应：“好好

好，废除这一条。”

“那你现在就出公告？”江师傅趁热打铁逼着雍华轩兑现。

雍华轩一见江师傅象铁塔立在跟前，双眼似利剑刺向自己，连忙答道：“是是是，就出公告，立即发布。”

这时，赵四刚象猛虎下山，冲上前去，一把揪住刁凤山，说：“姓刁的，今天知道我们工人的厉害吧？”说着就是一掌，刁凤山跌了个狗吃屎，象一堆污泥倒在地上。雍华轩擦着汗，灰溜溜地走出车间。

顿时，车间里面一片欢腾，斗争胜利了。杏姑站在机台上大声说道：“工友们，你们看，工头、领班、经理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能够战胜他们！”

战 逆 流

一九二七年七月的一天早晨，天气沉闷，乌云密布，暴雨欲来。在通往新泰纱厂的富兴路上，工人纠察队员肩扛五尺钢枪，迈着整齐的步伐，进行着军事训练。队伍前面，一位年轻的短发姑娘，身材匀称，相貌端正，腰间插着一支驳壳枪，喊着清脆响亮的口令，把队伍指挥得象一个人一样。这姑娘是谁？她就是新泰纱厂工会执行委员兼工人纠察队长韩冬香。

这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武汉这边也是乌云滚滚。韩冬香感到革命到了紧要关头。为了更好地武装工人，保卫胜利果实，她正在抓紧对工人纠察队员进行军事训练。

“韩——队——长！”

队伍正在操练的时候，韩冬香听到有人叫她。回头一看，见是从尼姑庵工会办公室跑出来的工会小秘书，他气喘地说：“韩队长，省总工会柳特派员来了，通知全体委员开紧急会议。”

“他来了？这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韩冬香心里嘀咕着。她想起省总工会开会时，柳特派员总是大谈国共合作，闭口不谈武装工农，她和硚口几个大厂的工会执行委员对他很有意见，曾当面提出来，他不但不接受，而且以势压人。

此时，韩冬香要分队长邹菊秀继续带队训练，自己跟着小秘书走进工会办公室。

会议开始了。人本来不多，柳特派员却扯起嗓子大声说道：“委员同志们！今天我来到新泰纱厂工会，是为了把省总工会的重要决定传达给你们。”说着，摇头晃脑地宣读了省总工会的布告，要工人纠察队向反动派交枪，全体解散。他读完布告说：“这个布告是总工会刘少奇秘书长亲自签发的。许多工厂的工人纠察队已经在六月二十八日解散了，你们必须响应总工会的号令，马上解散工人纠察队，交出所有枪支！”

听了省总工会的布告和柳特派员的讲话，顿时会场象沸腾的开水，委员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一位大个子委员声音最响：“真想不到，总工会竟然出这样的鬼布告！”

韩冬香听了总工会的收枪决定，她耳边象响起了一阵炸雷；不住地摸摸自己腰间的驳壳枪，往事涌上心头。

那是北伐军占领汉阳的时候，与新泰纱厂隔河相望的汉阳赫山和汉水南岸一带成了北伐军的前沿阵地，新泰纱厂附近的汉水北岸大堤，也就成了吴佩孚军队的防御屏障和射击依托，连日来炮火连天，硝烟弥漫，整个新泰纱厂陷于战火之中。

那天，地下党通知新泰秘密工会派几名工友偷渡到汉阳，组成响导队，准备配合北伐军渡江。

午夜，枪声刚刚停息，万籁俱寂，天空中群星闪烁，新泰专用码头上一片黑暗，韩冬香带着几名工友跑上了码头的趸船，进了船舱。

在清点人数的时候，冬香听出了一声熟悉的悦耳的童音：

“还有我来了”。她顺手摸过去，在舱角里摸到一个又圆又胖的小脸蛋。他是细纱车间扫地的童工、秘密工会的小通讯员汉毛。今天傍晚开会研究响导队名单时，他知道了，硬要报名参加，当时大家都沒有同意，现在却偷偷跑来了，真使大家哭笑不得。

“快把他送回去！”一位工友说。

“不！我要和你们一起去！”汉毛急了。

“你去干什么？”

汉毛更急：“北伐军里有共产党，我要去看共产党！”

时间紧迫，环境危险，没有人送他回去，也不能让他一人回去，冬香只得决定把他带过河去再说，让他到枪林弹雨中锻炼锻炼也好。

接着，几个人从舱里抬出一只小木划放在水里，大家都上去了。冬香用红布包着手电筒向对岸发出三下红色信号，革命军立刻响起了掩护的枪声，这边吴佩孚的军队开枪还击，顿时，枪声大作，小木划乘机撕开水面驶到对岸。

当夜，冬香又带领响导队，跟随北伐军的一支先遣队顺利地偷渡汉水河返回汉口。不料上岸后，在陈家墩遭遇了敌人，双方接上了火，响导队也参加了战斗。

在黑暗中，十三岁的小汉毛一人摸进敌群，搬起一块大石头猛砸一名敌军官的头部，乘他昏倒时缴获了一支驳壳枪。可是汉毛没有走多远，敌军官从地上跃起，由后面给汉毛一个扑天罩，把他压倒在地，又用拳头猛击。汉毛不顾疼痛，使出全身的劲，双手抓住敌军官拿枪的右手，一口咬断他的半截手指。敌军官痛得惨叫，准备对汉毛下毒手。正在危急

的时刻，冬香和一位工友抬着伤员向这边走来，敌军官为了逃命，甩开汉毛拔腿就跑。当冬香发现汉毛的时候，汉毛已不省人事，右手抓着一只驳壳枪，地上有半截大拇指。经过救护站的抢救，他才苏醒过来，向冬香讲述了与敌军官搏斗的经过。一天以后，由于他头部伤势过重，情况恶化，经抢救无效，最后还是牺牲了。

从此，冬香接过汉毛用生命换来的这只驳壳枪，白天不离开身上，晚上睡觉放在枕头下。她望着这支枪，有时咬牙切齿，有时眼泪汪汪。她身带这支枪，跟随革命军，猛追穷寇，多次受奖。北伐军夺取汉口以后，她返回工厂，又带着这支枪，揪出躲藏的工厂头佬，迫使复工生产，支援革命军北上。她还是带着这支枪，带领工纠队斗争封建把头、地痞流氓，协助革命政府清除军阀势力的残渣余孽和狐群狗党。工友们见她带上这支枪，肃然起敬，增添力量；敌人见她带这支枪，恨之入骨，胆战心惊……

韩冬香想到这里，站起身来，打断委员们的议论，大声说道：

“特派员，这个决定我们不同意！枪是用烈士的生命换来的，是党和广大工农交给我们的。有了枪，才有北伐革命的胜利；有了枪，才有我们工友农友的地位；有了枪，老板、工头才不敢乱说乱动。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国民党的反动军官相继叛变：五月十七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的‘马日事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封闭省工会和农民协会……如果我们交了枪，将会出现什么后果，你们想过没有？”

“你不要杞人忧天嘛！”柳特派员咬文嚼字地对冬香说：“总工会的决定是高瞻远瞩的决定，你鼠目寸光，哪能看得清楚！刘秘书长说过，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当然领导，为了避免政局纠纷，共产党人可以‘请病假’退出政府，工农革命武装均应服从政府的管理与训练，交了枪，才能保证国共两党合作到底！正是：有枪性命难保，交枪没有危险！”

“对！柳特派员说得对！刘秘书长的话确系至理名言！”角落里发出一阵喝采。冬香回头一看，那人又高又瘦，弓腰驼背，丝瓜脖子上长着一个橄榄形的脑袋，一对绿豆眼，几根稀眉毛。他是新泰纱厂工会宣传委员熊老九。

熊老九走上前去，摘下挎在肩上的驳壳枪，说：“枪是工会发给我们的，现在工会要收回去，我坚决响应！我连人都是工会的，即使工会要我的命，我也决不吝惜，何况一支枪！特派员，我把枪交给您家。”

会场一阵喧哗。

柳特派员连声说道：“大家雅静，大家雅静！宣传委员熊老九同志做得对，不愧是我们工会的优秀干部！请同志们都向他看齐，把枪交出来吧。”

除了熊老九交出驳壳枪外，其他委员都没交枪。

“希望大家当机立断，赶快交枪！”柳特派员催着说，突然虎起面孔，“总工会既然作出了收枪的决定，也一定有收枪的办法！老实对你们说吧，再过五分钟，国民政府的一连人马就会开到这里！”

冬香压低嗓门对坐在身边的武装委员傅振江说：“看样子，柳特派员真要引狼入室了！我在这里顶着，你赶快下去

告诉邹菊秀他们，……”傅振江频频点头，接过冬香递给他的驳壳枪，乘柳特派员不注意时离开了工会办公室。

“韩冬香！你是新泰纱厂工会的执行委员，理应带头交枪！”柳特派员点她的名了。

冬香见委员们以期待的目光望着自己，站起来理直气壮地大声回答：“特派员！你的所谓交枪‘理论’是彻头彻尾的投降理论，我们坚决反对！从几年来的斗争中，我们体会到枪是我们工友农友的护身法宝，交枪就等于交权，交权就意味着千百万人头落地。权不能交，枪就不能交！”

“交枪的决定是总工会作出的，下级服从上级，这是铁的原则！我问你：你是不是共产党员？要不要组织原则？”

“正因为我是共产党员，为了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广大工农的利益，所以必须抵制这个错误的决定，决不交枪！”

“执行委员，你的前段工作情况，总工会都知道。”柳特派员一下又变得和气起来，“这次交枪和解散工人纠察队，希望雷厉风行，做出成绩。我准备向上级建议，提拔你到总工会工作，可别错过机会哟！”

“谢谢特派员的好意，我可高攀不上！”

柳特派员突然咆哮道：“你不执行总工会的决定，就是明目张胆地反对刘秘书长！”

“不管他是谁，只要作出不符合广大工农利益的错误决定，我就是要反！”冬香斩钉截铁地说。

“你……你太无组织无纪律了！”柳特派员气急败坏，“我代表总工会郑重宣布：撤销你韩冬香的执行委员职务，同时开除你出党！”

·即墨市农工办不恶搞委员委
“门神交不熟，脚口供！饼交不”



委员们忍不住了，齐声怒吼：

“不交枪！我们就是不交枪！”

“以势压人，简直是个党棍！”

“我们新泰纱厂全体共产党员要到党中央去告你！”

“告我？简直是大笑话！”柳特派员趾高气扬地说，“老实告诉你们：上个月，国民政府答应再发一千五百支枪给武汉工人纠察队，我们陈总书记为了表示自己没有阴谋和对政府的忠心，一支枪也没有要；前几天，党中央召开了扩大会议，刘秘书长签发的交枪和解散工人纠察队的决定，符合这次会议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精神，你们到党中央告谁？唉？！”

“好吧，你就撤职开除吧，”冬香说，“没有职务同样干革命！我马上离开这里。”

“哪能这样轻巧？韩冬香！你不交出三十六支步枪，还有你的那支驳壳枪，休想离开这里！”柳特派员声嘶力竭地说。

“吱——”地一声，一辆疾驶而来的军车突然在尼姑庵门前停住。柳特派员闻声，急忙伸长脖子朝窗外一望，只见从车上跳下来几十名穿着“国民革命军”制服的彪形大汉，顿时他嘴角挂着微笑，但很快又收敛了，凶狠地说：“你们都看到了吧，这是国民政府特别派下来的一个连，他们既担负保护工会的任务，又履行缴枪和解散工人纠察队的职责。”

说着，一个鲢鱼嘴、兜腮胡、满脸横肉的大个子军官走到柳特派员面前，举手行军礼报告道：“柳特派员，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特务连连长令狐四郎奉命前来报到。”

在令狐四郎行军礼的时候，冬香突然发现他的右手断了半截大拇指，不觉一怔！正在这时，傅振江从工人纠察队队

部穿过工会办公室侧门进到室内，小声对冬香说：“都布置好了。”冬香点着头，松了一口气。她一抬头，瞥见自己交给傅振江转移的那支驳壳枪仍然挎在他的腰间，心里一惊：糟了！……但转而一想，柳特派员刚才特意提到这支枪，不收缴是不甘心的，是不会让自己离开这里的，保存三十六支枪的计划也就难以完成。只有牺牲少数几支短枪，才能保存数量多的长枪。

“令狐连长，”柳特派员说，“先让弟兄们收缴在座各位身上的短火。”

几十名彪形大汉一拥而进，从带枪的委员身上强行收缴了四支驳壳枪。

令狐四郎和三个彪形大汉收缴傅振江佩带的韩冬香的驳壳枪的时候，傅振江飞快往前一闪，枪托正好打在令狐四郎的鼻子上，又酸又辣，哭笑不得。三个彪形大汉紧紧扳住傅振江，令狐四郎才抓住那把驳壳枪。他拿起一看，只见枪托上刻有“0546”四个字，不禁又惊又喜。

缴枪完毕，柳特派员望着委员们愤怒的样子，洋洋得意地说：“你们硬是要我兴师动众！好吧，大家可以回去了。”又转向韩冬香，“你留下来，交了三十六支步枪再走。”

“唰”地一声，冬香拉开工会办公室和工人纠察队队部之间窗口上的帷幔，仇恨地望望令狐四郎，又鄙夷地看看柳特派员，然后说道：“特派员，三十六支步枪全在里面。我也该走了！”

柳特派员透过玻璃往里一看，步枪整整齐齐地靠在枪架上，一数，不多不少正好三十六支，就漫不经心地说：“那你走

吧。”

韩冬香向委员们递了眼色，转眼又对柳特派员说：“特派员，后会有期！”说完急步而去。

大个子委员不解地把傅振江一拐，小声问道：“怎么，冬香就这样轻轻巧巧地交枪了？！”

傅振江微微一笑：“韩冬香会这样吗？”

委员们离开办公室以后，柳特派员恭维地对令狐四郎说：“令狐连长此行真是旗开得胜哪！”又对特意留下来的熊老九说：“熊委员，嘱咐食堂备饭，慰劳众位弟兄。”

“是！”熊老九点头哈腰地答道，从尼姑庵的后门向食堂走去。

令狐四郎对恭维和慰劳都不感兴趣，他此刻最感兴趣的是那支驳壳枪。他把枪拿在手上翻来复去地玩弄着，情不自禁地说：“这支枪是我过去……”本来要说“是我过去用的”，但怕暴露自己由军阀吴佩孚手下的排长摇身一变为“国民革命军”连长的丑貌，连忙改口：“……是我过去最喜爱的。”说着，把枪放在桌上。

“哦？令狐连长过去最喜爱这支驳壳枪？”柳特派员搭讪道。

“对，特派员，我过去最喜爱驳壳枪。现在有了勃朗宁手枪，就不用这种枪了。”

“既然令狐连长曾有过这种爱好，那我就以个人名义，把这支枪赠送给你，作个纪念品。”

“那太好了！”令狐四郎高兴地接受了。

柳特派员拿起那支驳壳枪，恭恭敬敬地递到令狐四郎手上，口里喃喃念道：“国共合作，以志永久！”

令狐四郎接过驳壳枪，也念念有词：“国共合作，得益非浅！”心想这种“合作”真是有利可图：在战场上被小共产党夺走的东西，居然由眼前这个“大”共产党奉还给自己了。

这时，熊老九从食堂回来，柳特派员郑重地对令狐四郎和熊老九说：“缴枪的任务完成了，我也该回总工会了。熊老九同志，你协助令狐连长清理枪支，并且从今天起，由你主持新泰纱厂的工会工作。”

“枪我一定协助清理。至于主持工会工作，我却没有能力……”熊老九推辞道。

“这个问题以后再说。”柳特派员又对令狐四郎说：“令狐连长，枪都交给你了！再见。”

“再见。”令狐四郎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柳特派员走了，熊老九就在尼姑庵内设宴招待令狐四郎一伙。酒醉饭饱后，令狐四郎对熊老九说：“请你把三十六支枪都拿出来，我也该回去交差了。”

“是。”熊老九恭敬地答道，从工会办公室的侧门进到工纠队队部。

不一会，熊老九跌跌撞撞地跑出来，结结巴巴地说：“令……令狐连长，上……上当了！”

“什么？你说什么？”令狐四郎的眼睛里布满血丝。

熊老九喘了几口粗气，说道：“工纠队队部里放的全是假枪！”

“你说什么？！”令狐四郎抓住熊老九的领口。

一个士兵用脚踢开那个侧门，从里面拿出一支木枪，失望地对令狐四郎说：“连长，收枪不验收，您家也太大意了！”

“别的工厂交的都是真枪，哪晓得这里会玩假把戏咧！”令狐四郎辩解道，继续冲着熊老九发气，“你说，这些木枪是哪里来的？”

“那是去年北伐军刚来的时候，韩冬香为了训练工纠队，特意叫木工房做了这批木枪，涂上油漆，跟真的一样。以后总工会发了真枪，就把这些假枪换下来了，成了俱乐部里演戏的道具。韩冬香的鬼点子多，准是她叫人取出这些假枪，乘我们开会争吵的时候偷偷放到枪架上的。”

“真他妈的见鬼！”令狐四郎气急败坏地靠在椅子上。

一阵难堪的沉默。

“熊老九，你过来！”

令狐四郎突然尖声叫道，熊老九吓了一跳，战战惊惊地走到令狐四郎身边。令狐四郎满口酒气地对他说：

“老实告诉你吧！我们国军李品仙的部队已经占领了湖北省总工会，何健军长也下令部队与共党分离，并且开始拘捕共党分子，武汉政府就要正式分裂了，共产党神气不了几天啦！今天柳特派员回到总工会，要么是向我们投降，要么是死路一条！你准备走哪条路呢？”

熊老九出身于小商家庭，以前念过私塾，平时很少接近普通工友，去年成立工会时，他凭着一张油嘴骗取了一部分工友的信任，当上了工会委员。他当工会委员的日子里却暗地和宗关街一带的流氓来往，韩冬香曾对他提出过警告。他对党组织由心怀不满发展到怀恨在心。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

命后，他害怕了，后悔不该当工会委员，所以早上柳特派员要他交枪，他唯恐交迟了。现在经令狐四郎提醒，他又认为是表白自己的极好机会，连忙点头哈腰地说道：“我拥护三民主义，愿意听从令狐连长的分派。”

“那好吧，我欢迎你弃暗投明。”令狐四郎说，“现在就协助我追回枪支！”

“是！”

令狐四郎和熊老九的对话，正好被在隔壁房间里收碗盘的食堂工友、童子团员李娃听到了，他赶忙报告食堂管理员、工会委员李刚，李刚又及时告诉了韩冬香。

韩冬香交了假枪以后，带领工人纠察队的骨干，肩扛真枪和子弹袋，快步朝西北近郊双墩急行军。双墩是个偏僻地方。当年，秘密工会经常在这里开会。工会掌了大印以后，工友们昂头挺胸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开会，就很少有人到这里来了。今天韩冬香带领一些骨干又来到了这里。一个叫于祥林的老工友深有感触地说：“姓柳的引狼入室，令狐四郎强占工会，熊老九叛变革命，逼得我们一时不能回厂哪！”

冬香接过他的话说：“如果不顶住这股逆流，还会江山变色、人头落地。刚才，我跟冯亮同志通了电话，他指出交枪风是当前的一股逆流，我们抵制得对，抵制得好！”

“老冯肯定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于祥林高兴地说。

“冯亮同志说，‘马日事变’以后，汪精卫一伙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五月下旬，武汉政府公开发表布告，叫嚷要对农民运动‘加以制裁’；五月底，汪精卫一伙又在郑州举行反共会议，决定把在河南的北伐军撤回武汉镇压工农运动；上个

月中旬，汪精卫又跟蒋介石达成了联合反共协议。所谓国共合作十一条决定，是陈独秀被汪精卫一伙的反动气焰吓破了胆，再次拒绝毛委员、蔡和森等同志的正确主张，操纵中央扩大会议强行通过的。那个决议，是陈独秀彻底出卖中国革命的投降书。我们抵制交枪，拒不解散工人纠察队，就是向他的那条投降主义路线宣战！”

稍顿，韩冬香又说：

“由于熊老九的叛变，令狐四郎必然带人追我们，这样斗争就更加尖锐了。刚才，我们和党内投降派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现在，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也一定要取得胜利！”

“我们要斗到底！”一个叫余惠玲的工友说。

“要斗争就得靠枪。我们把枪运到农村去！”分队长邹菊秀建议说。

“对！这个意见很有道理。”冬香补充道，“现在敌强我弱，大城市里，敌人的力量很强。农村里，敌人的力量相对来说比较薄弱。我们要妥善保存枪支，迎接新的战斗！”

大家一致同意这种意见，并且商量了具体办法。

前面是三岔路口。冬香一行向右边的小路走去，翻过小土丘，看到一个看守麦子的空草棚，她手一指：“进去歇歇脚……”

话分两头。且说令狐四郎兵分三路，搜索追赶韩冬香：一路由副连长带领，在厂内进行搜索；一路由熊老九带领，到工友居住区搜索；一路由他自己带领，向双墩方向跟踪追击。

令狐四郎带领五个人，化装成老百姓，一路上打听到有带枪的人朝前面走了，心里大喜：熊老九说他们过去常到双墩开会，这是真实情况。

令狐四郎等几个家伙看见草棚子，象遇到碉堡一样，越接近越害怕。突然，他们头顶上“呼——”地一声响，令狐四郎急忙命令道：“卧倒！”几个家伙就地趴倒。令狐四郎慢慢抬起头一看，原来是一群麻雀受惊起飞，便第一个从地上爬起来，压着嗓子：“不要害怕，快上！”他自己却磨磨蹭蹭地落在后面。

快到棚子跟前，令狐四郎指挥右侧的两个家伙先上去，其余的就地埋伏在稻田里。

上去的两个家伙，有一个叫贱货，他首先闪到棚子侧面，贴着耳朵一听，里面没有动静；又贴着身子擦到门边，还是没有动静，便鼓起勇气把头伸进棚子门里一探，掉过头便喊：“快来人！”他自己第一个钻进棚子。

其余的几个家伙，手持凶器向草棚跑过来，胆战心惊地进去了，不料扑了个空，一个人影也没有。

令狐四郎生了气，望着贱货两眼一瞪：“你他妈的谎报军情！没有人你喊叫什么？”

贱货神气活现地指着地上说：“连长您看，满地都是烟头、纸片，证明有人刚刚在这里开过会。”

令狐四郎低头一看，大声吼道：“跑得不远，快追！”

这几个家伙出了草棚，拼命朝右边的小路上奔跑。

再说韩冬香他们一行，刚才在草棚里讨论了运枪办法后，从双墩来到罗家村。冬香的姑父住在此村。他们进村前，

把枪藏在村头稻场麦草堆里，因这里离公路近，便于晚上傅振江开来“皇经堂蔬菜站”的汽车把枪支运往冬香的故乡——黄安去。

“枪能不能运走，关键是汽车。”冬香有些担心。

“开这个车的是我师兄，没问题。”傅振江很有把握，“这车是专运菜的，经常跑这一带，也不会引起怀疑。”

“好，就这么办！”傅振江和冬香等一一握手，然后借来一顶破草帽戴在头上，肩挑两筐韭菜，装扮成卖菜农民走了。

傅振江走后不久，天已黑了。令狐四郎那几个家伙象漏了气的皮球，无精打采地来到罗家村公路旁，只听令狐四郎骂道：“老子回去找熊老九算账！”

“灯！”那个叫贱货的家伙发现村里一家矮屋里有灯光。那时候，一般贫穷的农民是不点灯的。

“看看去！”令狐四郎命令说。

这时，为了运枪安全，韩冬香和几个工友割了不少竹叶菜，准备上车盖枪。她打开门泼洗手水，突然发现对面大树下蹲着几个人，只听一个家伙说：“先观动静！”冬香一惊，转身进屋对大家说：“门口有狼！”

“干掉他！”于祥林抽出上午出厂时别在腰带上的钉锤。

“时候未到。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运走这三十六支枪！”冬香望着于祥林严肃地说。

“决不能打草惊蛇，误了大事！”邹菊香补充道。

“我们么样摆脱这几个家伙呢？”余惠玲焦急地问。

“从后门走！”冬香拉开后面的一张芦席，每人提起一捆竹叶菜，悄悄来到村头，从麦草堆里取出枪支。等冬香他们来到

公路旁时，恰好傅振江开着汽车来了，他们便迅速把枪支藏在车上。

“这是哪里来的汽车？！”令狐四郎拍着贱货的肩膀问。

“那是皇经堂蔬菜站拖~~菜~~的车。”贱货随口一答。

“你们死死盯住这间屋，我去看一看汽车到底搞什么？”

令狐四郎心怀鬼胎地朝村头赶来，只见这汽车在公路旁稍停片刻，“嘀嘀”一声喇叭叫，飞驶而去。

前 仆 后 继

—

一九二七年秋末。

一天凌晨，雾露未散，寒气袭人。新泰纱厂的铁栅门外，早已站满等候考工的女青少年，一字长蛇阵排到围墙尽头的大路边。

厂门口，半明不灭的路灯在晨风中摇晃，昏黄的灯光照在一张张瘦削困乏的脸上，照到墙边张贴的布告上。

排队等待考工的人们交头接耳地小声议论：“这个厂很久没有公开招工了，怎么这回一再出布告招工呢？”

“这还不清楚？这一回，厂里被捉、被杀的工友太多了，人差得很哩！”

“这样差工人，招工条件还这样苛刻！”

“还有许多苛刻条件没有写在布告上咧。”

“我考了六次还没有考中。进厂真难哪！”

人群中，站着一个高个身材的女青年，约莫十八岁，脸略瘦，但很红润，两眼炯炯有神。她默默地靠在墙边，在思考什么。

“大姐，什么时候开门呀？”站在她后面的一个穿青布衫

的小姑娘实在等得焦急了，用乡下腔音问她。

“我今天头一次来，还不知道。小妹妹，你也是头一次来吧？”

“是的。”小姑娘接着说，“我爸爸去年被‘北兵’拉去打死了，今年家乡又遇上大灾年，连野菜都没有吃的，我妈妈领着我‘肩挑房屋走，头顶锅出门’，沿途逃荒到汉口，听人家说新泰纱厂招工，就想来试一试。”

“都是受苦人啊！”她同情地望望这个小姑娘，心里很清楚：现在农民遭天灾人祸，苦不堪言，为生活所迫流入城市，只得沦为工奴。而自己这次考工，却有着姐妹们意想不到的、极其重要的原故。

这时，东边露出了鱼肚色，阴森森的铁栅门仍然紧闭着，这些从昨晚排队等考的女青少年在寒风中熬了一通宵，极度疲倦，有的靠在墙边呼呼睡着了。

这个十八岁的女青年，她圆睁着明亮的眼睛，心里在回忆前天晚上惊心动魄的一幕……

这天午夜，天空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砰！砰！砰！”突如其来的一声枪响划破寂静的夜空，惊醒了罗家墩一带熟睡的人们。

“李迎春，李迎春！”

李迎春听见她父亲李刚呼唤自己的名字，急忙起身，麻利地跑到窗前，只见他裤管里流着鲜血。街口，几束苍白的手电正向自己的家门口射来。光束后面，几只军犬使劲狂叫，十几个端着枪的黑影在闪动。

迎春准备开门，李刚示意她不开，气未喘匀就对女儿说：

“出叛徒了！你赶快到街口告诉蔡大叔，刚才，大批军警冲进厂里，我们从‘尼姑庵’把保存的文件拿到隔壁厨房里烧毁了，最后留下一本新泰纱厂和英美烟厂、既济水厂的地下党员名册，放在……”

“砰”地又射来一枪，他应声倒下。紧接着，十几条黑影冲来了……

父亲受伤被捕后，迎春以极大的毅力压住悲痛，从厨房小窗跳出去，到蔡大叔家报告了情况。蔡大叔认为，在军警的紧急搜捕下，李刚跑出厂时没有带名册，而冒着生命危险跑到家门口告诉迎春，说明同他一起处理文件和名册的同志都被捕或牺牲，急切需要迎春转告党组织设法取回名册；特别是在叛徒告密后，取回名册更是当务之急。可惜李刚没把话说完就被捕了，保存名册的地点不明，但根据情况初步判断，名册可能保存在厨房内，这是留下来的唯一线索。谁去寻找和拿取呢？厂里党员和积极分子有的被捕，有的隐藏起来，现在只有靠迎春了。但新泰纱厂门房把守很严，她是英美烟厂的工人，不能进新泰纱厂。幸好迎春在工会掌大印的日子里，曾多次到那个食堂帮过厨，还给收回英租界的工人纠察队做过馒头，对厨房内外的情况十分熟悉；她又长期住在外婆家，不在本厂做工，厂里许多人还不知道她是李刚的女儿。蔡大叔和迎春商量后，决定让迎春利用最近新泰纱厂招工的机会，考工进厂，接近厨房，探取名册。

此刻，在新泰纱厂的围墙边，李迎春心情激动地回忆着。今天，她就是依照地下党的决定，去完成父亲留下的任务。“厂门森森，关卡重重。你得首先闯过进厂关哪！”迎春又想到

临行前黎大叔的话，想到自己肩负重任，便抖擞精神，注视那扇阴森森的铁栅门。

这时只听得“刷”地一声，铁栅门拉开了，两个荷枪实弹的厂警走出来，站立在大门两侧。接着，一个招工头佬出现在门口，向这群女青少年喊话：“考工时间已到，大家不要拥挤，按次序进来过考，一次只能进一个人。”

轮到李迎春了。她一跨进挂有“新泰纱厂人事委员会 招募新工试场”招牌的房间，就感到这里的气氛严酷冷漠：在三张大条桌前，中间坐着一个主考人，两边分坐着四个监考人，身着米黄色制服，肩披五彩绶带，正襟危坐，表情木然；监考人的两侧，还站着四个荷枪实弹的厂警。考场犹如刑场一般。

李迎春进来以后，这些招工头佬的眼睛里同时向她身上射来逼人的寒光，打量她的全身上下。她知道，这是应考的准备阶段——过“目测关”。如果头佬们认为应试者“身体不健全”、“五官不端正”，根本不让参加考试，叫厂警推出去完事。

看来，李迎春顺利地通过了这一关。主考人向监考人示意后，其中的两个人把她带到一张像乒乓球台模样的大桌子边，开始进行“智力的各种测验”。

招工头佬毫无表情地对李迎春说：

“今天的智力测验有三道题目。”

“第一道题：默画。这里有十二个几何形状各不相同的木块，我一次拿出三个，在空中一晃就收进去，四次晃动十二个，你照着木块的样子全部默画下来。”

“第二道题：塞圆片。这里有十个厚薄不同的圆形薄片，叫你很快地塞进十个不同宽窄的长方形孔中。注意：圆片的

厚薄相差很小，较薄的圆片当然可以塞进较宽的长方形孔中，而较厚的圆片就不能塞进较窄的长方形孔中。一个孔只允许塞进一个圆片，不准重复。如果你把十个圆片塞进了十个相应的孔中，就算考对了；如果让薄圆片占用了宽长方孔，厚圆片无孔可入，就不及格。

“第三道题：拼图案。我把形状不同、色彩各异的木块拼成一幅画，你看一下以后，我再把木块的排列次序打乱，你要在三分钟内重新拼起来。”

听了招工头佬的这段繁琐介绍，迎春心想：“哪里是考工，分明是整人！难怪昨天蔡大叔说，魏循礼一上台，为了招收‘思想纯正’的‘新型工奴’，真是心思挖空、手段用绝哪！”

十二岁开始在英美烟厂做童工的李迎春，虽然过去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但凭着她在长期赶工时磨练成的敏捷的头脑、伶俐的手脚，顺利地做对了前两道题目。拼图案时，招工头佬将不同形状和不同颜色的木块拼成一幢房屋，屋后一棵树，树旁一只鹅，鹅的前方一头牛，牧童骑在牛背上。她还来不及看清楚，招工头佬就把木块的排列次序打乱了，但她仍然用心重新拼凑起来了。

“这个女子可以进行体格检查了。”招工头佬小声对坐在旁边的医生说。于是，量身长，磅体重，听心肺，验视力，又忙了一通。“身体健全。特别是手指嫩而长，不可多得。”医生满意地告诉招工头佬。

对李迎春考核的全部情况集中到主考人的办公桌上。主考人打开《考工明细表》，在李迎春的名字下写了“全部及格”四个字。突然，从内室走出一个瘦长枯干的中年人，他没有

穿规定的职员制服，而是一套黑色西服，一对老鼠眼直盯着考试桌上李迎春刚才拼凑的图案。他就是刚调来不久，负责这次招募新工的李登。

李登大摇大摆地走到主考人的办公桌前，也不向这些招工头佬打招呼，官腔十足地冲着李迎春说：“这个图案是怎么拼的呀？”

李迎春冷冷地望了他一眼，没有答话。

李登挑刺地说：“这个小树杈的位置拼错了，应该在右边，却放到左边。不能录取！”

主考人站起来，向两边的监考人交换了眼色，小声对李登说：“李先生，这个女子全部及格，就一个小树杈拼错了，还是录用吧？”

“就是树叶拼错了也不行！”李登大声大气地说，“本厂是武汉三镇最文明的工厂，考工也最讲文明，一点也不能含糊！”

“李先生，昨天和今天考了一百四十七名，及格的，连这个女子在内，还只有三十三名，这样下去，招募计划恐难完成……”

不等主考人说完，李登吼道：“怕什么？天天招募就是了。魏经理常说：找一百条狗不容易，挑一百个女工很简单。本厂屡遭共党破坏，值此劫后复苏之时，必须遵循宁缺勿滥的原则。”

“是！李先生雄才大略，深谋远虑，……”主考人奉承一番，转向李迎春，大声说道：“把她带下去，再换一个进来！”

随着主考人的吆喝声，站在监考人两侧的门警走上前来，把李迎春推出门外。

李迎春没有哀求，只有愤怒，离开阴森森的厂大门，径直朝蔡大叔家里走去。

蔡大叔有三十七八岁，中等身材，举止从容，是地下党情报站的负责人，公开身份是富兴小学的教员。

李迎春进屋来了。一看见她的愤怒表情，蔡大叔心里就明白了，不等她开口就说：“迎春，情况在我的预计中，魏循礼不是招工，而是挑选工奴！”

“怎么办呢，蔡大叔？爸爸被捕生死不明，我不能进厂，那件东西怎么取出来呢？”

“有办法……”蔡大叔谈了自己的打算以后，到街上买来一双缎子绣花鞋，两双长统丝光袜，外加四包茶点，打上包袱提着，同迎春一道，到富兴路去找细纱车间的女工头王小姣。

王小姣午睡刚起床，一听是自己小孩的先生来访，只好出来接待。

蔡大叔说：“这个姑娘是我的远房侄女，想托您讨个饭碗……”说着，把迎春上午考试的情况讲述一番。

“是呀，智力测验考不好就是不能录取。”不等蔡大叔说完，王小姣漫不经心地插话道，“现行的招工办法是我们魏经理和李先生从欧美学来的新玩艺，条件越高，招募进来的女工就越文明！”说着，对着镜子画眉毛。

迎春看到她那副模样就恶心，为了闯过进厂关，只得装出告贷求人的样子对王小姣说：“您家跟李先生是亲戚，就请帮帮忙说说情、做做保吧！”

王小姣无动于衷，一本正经地说道：“不做中人不做保，

一世不烦恼。”她画好眉毛，转过身来，一眼看见蔡大娘提着的包袱里露出了明晃晃的绣花鞋和丝光袜，连忙改口道：“就是一枝小树权吗？我看你这个伢也是怪可怜的，好吧，不看僧面看佛面，我明天跟李先生说说试试吧。”

二

又过了一天，李迎春终于跨过了新泰纱厂的高门槛，正式进厂了。

这里的环境，对她来说是熟悉的，可是，厂房依旧，人事已非。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由于革命队伍内的蛀虫放弃了革命领导权，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国民党反动派以枪杀、活埋等残酷手段，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的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革命人民展开了血腥的大屠杀，新泰纱厂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昔日游斗封建头佬的巷道，如今布满了厂警的岗哨；昔日工人纠察队的练兵场，如今漫透了烈士的鲜血；昔日的工会办公室，如今成了对女共产党员使用酷刑、剥光衣服、亮体示众的地方……人民得到的权力全部丧失，反革命全面复辟，这是何等深刻的教训！

迎春的心颤动着，百感交集；千头万绪，最后汇成了誓死取回那本名册的坚强决心。

她到人事股报了到，缴了新工进厂的“保证金”六元和伙食费三元六角，领了“摺子”，就进车间去了。

不用说，“三八制”早被废除了，恢复了原来的十二小时

工作制。女工们一上工，就象牛马被套上大车一样，得不到喘息的时间。魏循礼为了使女工连续在厂工作十二小时，更多地榨取她们的血汗，在标榜“优惠工友”的幌子下，强迫一批经过精选的女工在食堂搭伙。今天，李迎春也因此能够进出这个食堂了。

中午，她和同班的青少年女工一道，在训练员的带领下，排队走进食堂。她看到食堂还是旧日的模样，只是那些宣传革命和妇女解放的标语不存在了，而代之以什么“劳资合作”的虚伪口号和《膳堂守则》。

训练员命令队伍停下以后，对女工们说：“在吃饭之前，欢迎新任的食堂监督傅蓉花女士讲话。”

在寥落的掌声中，迎春看到走过来一个约莫二十三岁的女人，身穿紧身的青缎子贴花旗袍，上身套了一件西装样式的米黄色职员制服，身材匀称，白皮细肉，但眉宇间流露出一股杀气。迎春的身后，一个身体壮实的女工小声说：“这个妖女人我知道，艳若桃李，毒若蛇蝎！”

傅蓉花站在女工们的面前，玩弄着手中拿的长藤条，清了清嗓子，妖声怪气地说道：

“工友们！我们马上开饭了。古人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本厂是劳资合作工厂，厂方的利益，即是各工友的利益，这是我们的信条。因此，本厂对工友的福利问题十分注重。‘民以食为天’。厂方对伙食尤为关切，在外面吃饭每月总在五元左右，而本厂只收搭伙费三元六角，这样算下来，一年用于食堂的补贴将不下千元，对工友可谓优待之至矣！值此开餐之际，我们每个工友都要感谢魏经理的恩典！”

然后，她指着壁上写的《膳堂守则》念了一通，并特别强调了下面几条：

座位经指定后，不得擅自更换；

进食时不得高声谈笑；

用膳时间规定每次二十分钟；

膳毕不得停留在食堂内。

女工们在车间里跑了整整半天的巡回，相当于走了几十里的路程，这时又累又饿，哪个愿意听她的说教！迎春听到站在她后面的两个姐妹不耐烦地叽咕起来：

“肚子早就饿了，她还在七扯八拉，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

“她刚才在厨房里面吃得酒醉饭饱，哼！饱人不知饿人饥！”

“莲华姐，是这样的吗？我还以为她跟我们一样，也没有吃饭哩。”

“三梅，如果有这样的事，那倒真的有点‘劳资合作’的味道咧！你没有闻到她的满口酒气？她当然在我们之前吃饭！我们吃饭，她就拿着长藤条监视我们。现在什么事都不自由，吃饭也不自由，我看哪，姐妹们迟早要跟她斗的！”

听了莲华和三梅两个工友的对话，迎春深切地感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并没有吓倒工人阶级。虽然新泰纱厂的工人又换了一批，可是，不畏强暴、敢说敢为的精神仍然是工人的可贵的革命品质。眼下，取回那本名册尽管困难重重，但这里的群众基础仍然很好，这使她感到宽慰。

傅蓉花一点也不管女工们饿不饿。罗嗦一通以后，她又

叫带队的训练员逐个点名。最后，才编排座位，列队入席。

女工们全部就位以后，傅蓉花瞪着一排排的餐桌，煞有介事地重复道：“大家注意：一定要在同桌的人全部坐定后，再同时举筷，这样才能显示我们的文明！”

编排座位时，迎春正好跟莲华、三梅她们一桌。上午，她们在车间里彼此见过面，现在坐到一块，就把话拉开了。

“你看，这就是所谓两素一荤一汤！”莲华对迎春说。

迎春一看：素菜——从面粉厂弄来的烂蚕豆、霉豌豆和从菜场里弄来的青菜皮；荤菜——素菜上面盖几块职员食堂不要的肉皮子；汤——洗锅水里放点酱油，外加几片菜叶子。她不禁责问：“这种伙食怎么要三元六角钱一个月？”

“傅蓉花当了食堂监督以后，伙食太不象话了！”莲华气愤地瞟了那边一眼。

“是啊，太不象话了！”三梅说。

说话间，突然听到在那边餐桌巡视的傅蓉花大声斥责一个女工：“你这简直是猪吃食！”

“好厉害的母夜叉！吃饭都要受她管，我真不想吃这碗受气饭！”三梅盯着傅蓉花的背影，愤愤地说。

傅蓉花在那边训斥完毕，又拿着长藤条走到这边来，瞪着这边一些谈话的女工，怒气冲冲地说：“用膳时间规定只有二十分钟，一分钟也不能延长，谁吃不完该谁背时！”说着，又命令带队的训练员顺着餐桌巡视。

二十分钟的时间，早已被她那番罗里罗嗦的废话占用了一半，不一会，响起“嘘嘘……”的口哨声，傅蓉花挥动手中的长藤条指向壁上的挂钟，叫道：“二十分钟已到，大家马上集

合！”

一时间，“我的饭还没有吃完呐”、“哪里是吃饭，简直是催命”的抱怨声从各个餐桌发出来。然而，这也无济无事，迎春看见厨房里面的人都出来强行收碗筷了！姐妹们只好使劲扒了最后几口饭，离开餐桌，按照刚才的队形稀稀拉拉地站着。

又点了一次名以后，傅蓉花装着牧师的腔调说：“我们新泰纱厂是武汉最文明的工厂，你们这批女工是武汉最文明的女工，为了保持这个文明称号，我们必须以欧美为师，用铁的纪律约束自己！不多不少地用二十分钟的时间吃完一餐饭。进餐时的表现，将作为以后你们定级评薪时重要的考核标准！”

迎春看到姐妹们同刚才一样，谁也没理会她的说教，因没有吃饱饭，却填满一肚子怨气走出了食堂。

晚上，李迎春把厂里的情况向蔡大叔详细汇报以后，高兴地说：“看来，工朋友们对伙食强烈不满，可以从这里打开缺口，开展经济上的合法斗争来进行工作。”

蔡大叔赞许地点点头，说：“对，这个分析我完全同意，群众基础很好，对下一步工作很有利。”突然，他沉下脸色，放慢语调，“迎春，告诉你一个最不幸的消息……”

她的眼前，顿时展开了一幅悲壮的画面……

这里是汉口济生三马路。一片片枯黄的落叶在秋风中颤抖，一个个军警的鬼影在惨淡的日光下晃动，一阵阵浓烈的血腥味经久不散。虽然马路上五步一哨，十步一岗，戒备森严，但还是聚满了向革命者告别的群众。

上午十点钟，随着凄厉的警报器吼叫声，开来了五辆囚车。这些被押解的革命者在军警的枪托和皮鞭下，沿途高声宣传革命真理，车到济生三马路时，喉咙已经嘶哑了；但是，不等车停，他们又继续高唱国际歌，高呼口号。在场的群众向这些革命者投过来无限崇敬的目光，又捏紧拳头怒目圆瞪着刽子手。

第三辆囚车上，军警推下了一个革命者，他就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李刚同志。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从他口里得到一个字，这时，他却把刑场当讲坛，不顾沉重的脚镣手铐碰得伤口鲜血直流，慷慨激昂地对在场的群众说：“工友们！父老兄弟姐妹们！不要悲伤，挺起腰杆！共产党人杀不绝，国民党反动派的日子长不了！继续斗争吧，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刑场上的革命者跟着他齐声呼喊：“血债要用血来还！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是悲壮的告别辞，激动得在场的群众热泪纵横，有的失声痛哭；这是战斗的檄文，使敌人心惊胆颤，不寒而栗。人群开始骚动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李刚，暴徒的枪托打掉了他的门牙，紧接着一阵密集的机枪声，鲜血染红了济生三马路的半条街……

讲到这里，蔡大叔悲愤地对迎春说，“这就是反革命复辟所造成的千百万人头落地呀！”

迎春没有说话，噙着热泪望着济生三马路所在的方向。好久，她才说：“蔡大叔，我一定永远记住我们党历史上这个最惨痛的教训！”

蔡大叔说：“根据情报站掌握的确切材料，李刚他们这次

被捕牺牲，是由一个叫傅蓉花的女人告密的……”

“是她？”迎春几乎要跳起来，禁不住打断蔡大叔的话，“她是新泰纱厂新上任的食堂监督呀！”

“正是她。”蔡大叔说，“这个人原是新泰纱厂财会股会会计，后来投机革命，工会看到她有点文墨，就让她在食堂里管理账目。可她的根子不正，‘七·一五’以后受到敌人的审查，经不起威胁利诱，贪图荣华富贵，知道李刚掌握研口一带工厂地下党员名册，便出卖李刚换取她的苟且偷安。据说，她已经跟那个什么‘首席法官’勾搭上了，伪法官说，只要她能够查获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网，为党国立功，就正式跟她结婚哩！”

“可耻的内奸！”迎春的牙齿咬得直响。

“迎春，情况很紧急！”蔡大叔站起来，在房间里踱着步子，“李刚坚贞不屈，没有被敌人掏出半句话，这使我们每个活着的共产党员感到宽慰、敬仰和感激。可是，傅蓉花当时假裝在食堂办事房里算账，得知李刚他们在军警紧急搜捕时从‘尼姑庵’穿进食堂后门到了厨房里，便离开办事房企图向厨房里窥视。李刚他们行动迅速，一会就走了，她扑了个空。后来，看到用尽酷刑没有从李刚口里逼出一个字，就把这个情况报告了那个法官，敌人的稽查处通过鉴定，认为隐藏名册的范围不会出厨房，就责成傅蓉花担任新泰纱厂食堂监督，鞋在里面搜索名册，只是到现在还没有搜到。”
“时间紧迫，要千方百计尽快找到那本名册！”迎春接过蔡大叔的话说道。她深切地感到，如果那本名册万一落入敌手，又会有多少人头落地啊！

三

今天，迎春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接近厨房，探索存放名册的地点。父亲用生命保存了名册，自己一定要用一切力量、直至生命去夺回名册。她再次回忆父亲临别时未说完的话：“……我们从‘尼姑庵’把保存的文件拿到仅隔一道墙的厨房里烧毁了，最后留下一本新泰纱厂和英美烟厂、既济水厂的地下党员名册，放在……”虽然已经确认存放名册的范围在厨房以内，可这三百多平方米大的厨房，从哪里找出豆腐块那样大小的一本名册呢？迎春深信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革命精神是扼杀不了的，自己进行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她乘王小姣跟领班扯谈的机会，溜出车间，准备初探厨房。

不到开饭的时间，食堂的大门紧紧关闭着；通往厨房的食堂后门虽然半掩半开，但门边挂了一个“厨房重地，闲人免进”的牌子，又有一个坐在靠椅上抽烟的大胖子把门，看样子也进不去。迎春踌躇起来，突然听到噔噔噔的一阵皮靴声，幽灵似的邓海金走过来了！后面还跟着几个荷枪实弹的厂警。“喂，当班时间在这里搞什么呀？”邓海金停下来，三角眼逼视着迎春。

迎春心里一紧：早就听说夜猫子凶狠毒辣，那次厂里大搜捕就是由他带领军警进厂，想不到在这里同他遇上了！她明亮的眼珠一转，不慌不忙地答道：“到开水房要点水吞药。”

“车间里没有开水吗？”

“没有，茶桶还没有买回咧！”

近旁，正好是开水房。邓海金打量了李迎春一番，没有再说什么，噔噔噔地走了。

迎春对食堂内外的环境很熟悉，当食堂无门可入的时候，她想起厨房边的开水房，不仅躲过了邓海金的盘查，而且找到了一个接近厨房的据点。

迎春走进开水房，看见里面只有一个老工友，他正在用铁锹向炉子里加煤，就很有礼貌地对他说：“老师傅，向您家讨点开水喝。”

这个老工友有五十多岁，皮肤黝黑而有光泽，身体干瘦却很刚劲。他放下铁锹，用毛巾拭着额头上的汗珠，望望站在门边的迎春，不觉一怔：好面熟呀！说道：“姑娘，水还没有开，你等一下吧。”

迎春望着老工友使用的毛巾，心里也是一怔。因为她看出这条毛巾不寻常：下方加了两道黑边，这是新泰纱厂工会的前身——“工友会”在秘密活动时期的联络信号，这种信号很少有人知道，以后工会公开了，就不再使用了。这种毛巾只有极少几个工友保存下来，怎么眼前这位陌生的老工友也有这种毛巾呢？是偶合？还是别的原因？

迎春思忖了一会，走上前去，在长凳上坐下来，装着等开水的样子，眼睛注视着开水房和厨房之间的小窗口。小窗口加装了铁栅，下面有一根通往厨房的开水管。此刻，里面传来两个厨师的对话：

“听说傅蓉花原来是个会计，是我们调来之前突然提升为食堂监督的，这种破格提拔真有点怪！”

“更怪的是她突然通知我们搞什么分段清洁大扫除，要我

们把案板下面、柜子里头搞得一清二楚哩……”

敌人果然开始全面搜索了！迎春想到，一定得跟傅蓉花争时间！这时间，关系到她下党的安危，同志们的存亡，必须分秒必争哪！

老工友看到迎春听了厨师谈话后，脸上隐隐掠过激励的表情，并发现她的左耳下有颗小痣，若有所悟地暗自点了点头，然后对她说：“姑娘，水开了，你用吧。”

迎春喝开水的时候，看见老工友还在打量自己，知道自己前来此地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道谢了老工友一番，马上回车间去了。

迎春刚到纱车旁接了几根头，王小姣就找上来了。她对迎春说：“你的那个远房叔叔蔡先生，听我的儿子说我家有心口痛的毛病，今天早上就特意叫我儿子带来一剂汤药，当时我的心口正痛得厉害，煎了药喝下去，就不痛了。蔡先生还对我儿子说这是祖传秘方，一剂汤药要连煎三次，四个钟头喝一次。我看此药有奇效，上班时连药罐子都带来了。现在快到时间了，你跟我拿到厨房里去煎开。”

迎春听了王小姣的叙述，回想昨晚蔡大叔说过，王小姣有胃病（即心口痛），只要服点制酸药就可以缓解，可以考虑利用这一点作为通向厨房的一条渠道。昨天还只是说说而已，今天就收到了效果，蔡大叔的用心是何等良苦又何等及时啊！自己徘徊好久苦于不能进入厨房，这下可以进去了！迎春喜出望外，但表面上不动声色。她对王小姣说：“是，我就去。不过，开饭之前食堂的大门落锁，怎么进去呀？”

“你从后门进去。食堂监督傅蓉花知道我，她会让你进

去的。”

迎春从王小姣手里接过药罐子，径直朝食堂后门走去。她向坐在食堂后门靠椅上抽烟的大胖子说明来意以后，大胖子说：“可以进去，只看有没有炉子空着。今天魏经理请客，要我们除了给职员和搭伙女工做饭以外，还要办四十桌酒席，正忙得不可开交咧。”

“我看看去吧。”迎春说着，提着药罐子走进去了。穿过巷道，走进厨房，迎春看到里面真够热闹：十几副案板上响声阵阵，十几口油锅里热气腾腾。她想从在场的几十名厨师中找出一张熟悉的面孔，可是大失所望。因为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早被清洗，一般的厨师也多数遭到解雇，傅蓉花对厨房进行了一次大换班。

迎春看到一台炉子上不知蒸着什么东西，由于锅体不比炉口大，多余的火焰飘在外面，就指着药罐子对一个厨师说：“大司务，这是王小姣等着服用的药，叫我拿到这里煎一下。”

“好吧。这火很旺，快点煎。”

厨师们很忙，连分段大扫除也停下来了，大家都没有理会她，甚至没有发觉厨房里进来了一个生人。迎春乘着煎药的机会，在厨房内四处走动，用眼睛搜索着可能存放名册的地点。

食堂办事房内，傅蓉花正靠在沙发上听电话。

“是，我是蓉花。魏经理今天请客，你和稽查处的兄弟们都收到请柬了吧？”

“收到了。蓉，这不是我关心的，我关心的是那本共一党二名一册。李刚已经见阎王去了，名册至今下落不明，我真

担心哪！”伪法官在电话里说。

傅蓉花很高兴，她似乎很有把握地答道：“请放心，那本名册我以前见过，象通常用的账本那样大小，红色的封面。

我要在厨房里刨地三尺，一定把它找出来！”

“但愿如此。蓉，晚上见。”

傅蓉花还想说点什么，可对方把电话挂了。她放下听筒，象是后悔，痛恨自己那天迟到了一步，如果亲眼看到李刚在里面如何隐藏名册，也免得今日费这大的周折！

傅蓉花进入厨房的时候，李迎春正在开水房小窗口对面的冷藏柜旁边查看。这是用青砖、水泥和一部分瓷砖做的象壁柜那样的大柜子，靠冰块冷藏食物；以后食堂里买回电冰箱，这个冷藏柜就废弃不用了，成了堆放杂物的柜子。

此刻，那位烧开水的老工友，正从小窗口注视着厨房这边。当李迎春对那个废弃了的冷藏柜发生兴趣的时候，老工友看到傅蓉花走过来了！他想，绝对不能让傅蓉花发现有陌生人对冷藏柜产生兴趣。于是，他从小窗口发出略带颤抖的呼喊声：“姑娘，水开了，过来舀吧！”

迎春确实对冷藏柜发生了兴趣。她在工会掌大印的时候，在这个食堂帮厨的日子里，有次曾对当时的食堂管理员李刚说：“爸爸，为了给在外巡逻值勤的纠察队员存放好肉馅，在这个土冷藏柜里加些瓷砖吧！”李刚接受了女儿的建议，父女俩动手嵌镶瓷砖。眼前的这些瓷砖，她是很清楚的。她想，为什么柜子下方角落里的瓷砖好象有人动过呢？

她正在思索的当儿，突然听到开水房的小窗口里发出了呼喊声。这分明是那个烧开水的老工友的声音：刚才我不是

已经喝过开水吗？怎么他又在喊我？其中必有原因！迎春这么想着，刚回头，看到傅蓉花走向这边走过来，顿时意识到老工友喊话是为了暗示自己，便离开冷藏柜，向煎药的那台炉子走去。

傅蓉花走过来，盘问一番以后粗声粗气地说道：“煎好后快离开。厨房重地，不准逗留！”

迎春把汤药送给王小姣以后，决定重访开水房。

烧开水的老工友知道迎春会转回来的，不住地向门边探望。她走进来了，老工友显然很激动地喊道：“迎春，小姑娘！”

“老师傅，您家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迎春拉着老工友的手，让他在长凳上坐下来。

“姑娘，说来话长哪！时间紧迫，我捡主要的说吧。”老工友是一个人当班，估计一刻没有外人进来，就对迎春说：

“个把时辰以前，你在食堂外面跟夜猫子对话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新泰纱厂遭到血洗以后，有的工友胆小怕事了，见到夜猫子就躲，你却从容不迫地敢于跟他对答，骨气不凡哪！以后你进来，人坐在凳子上，眼睛望着厨房，我就晓得你心里有事；你的举止很自然，为什么我猜想你有心事？因为这些天来，我也是时刻通过这个小窗注视着厨房，苦于不能进去，只能看动静。我也有心事，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呀！再一看，你的左耳下有颗小痣，回忆起往事，我就知道你是我们的管理员、工会执行委员李刚革命烈士的后代！”

“我在开水房做工十年了，这十年生活难忘哪！老李在工会掌大印、当我们的管理员的时候，工友们扬眉吐气，头佬威

风扫地，那日子是多么红火罗！连我这把老骨头也变年轻了，跟大伙一道雄赳赳、气昂昂地参加了收回英租界的示威游行咧！没想到‘七·一五’以后，工友们被一巴掌打下去了，工会领着我们争取到的待遇，如工时的缩短、工资的提高、女工产前产后的休息、童工不做重活等等，全部被取消了。如今，我看到的是血溅纱锭、尸横马路，听见的是半夜枪声、寡妇悲鸣！共产党和国民党谁好谁坏、谁是谁非，老汉我心中有一本账啊！”

老工友越说越激动：“我的儿子郭志在英美烟厂做工，这次也和老李他们一道牺牲了！夜猫子不知道我是他的父亲，我幸存下来，含辛茹苦，也要报这血海深仇！”

“对！共产党人杀不绝，国民党反动派的日子长不了，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迎春紧握拳头说道。她完全明白了，眼前这个老工友是秘密工会时期的老交通员郭长山。当年，他和一些伯伯叔叔到自己家里开过几次会，所以他认识自己，而自己因为当时来开会的人很多，不可能对每个人都记得很准。此刻听老工友谈到郭志的牺牲，联想到父亲有次说过，秘密工会的老交通员郭长山，人老心不闲，双肩挑着两副担子跟工人纠察队送开水，这才认出这个好心的老工友是党的外围同志。顿时，一阵热血涌上心头，双手握着郭长山粗黑的大手说道：“老师傅，您家就是郭长山老伯？”

“姑娘，我就是郭长山哪！”老工友用带有黑边的毛巾拭掉眼角的泪花。稍顿，压低嗓门对迎春说：“姑娘，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老李被捕的当晚，曾经在厨房里烧毁了一些文件，最后把一件东西放到那个废弃了的冷藏柜里，我当时正从这个小窗口焦急地往里看，老李把那件东西放到柜子

下边的第三块砖的下面以后，向我示意了意，就匆匆走了。这些天来我四处奔走，今天才找到你了！”

找到了自己人，知道了保存名册的地点，迎春的心情无比激动：“郭老伯，我闯过重重的关卡，跨进这难进的厂门，就是为了找到那件东西呀！”

郭长山说：“迎春姑娘，我就是日夜盼望自己人来取出那件东西哪！”

“老伯，你知道那件东西是什么？”

“不知道。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迎春耳语地说道：“那是新泰纱厂及英美烟厂、既济水厂的地下党员名册！”

“原来是这么重要的东西——几十个同志的生命，几十把革命的火炬！难怪傅蓉花叫嚷刨地三尺也要把它找出来。姑娘，那个女贼在厨房里以大扫除为名搞的分段大搜查，已经进行到第三排炉灶来了，再经过白案组和红案组所在的地段，就是你刚才注意到的、保存名册的冷藏柜了，时间真紧迫呀……”

“呜……”几辆囚车驶过富兴路，刺耳的吼声传到开水房，郭长山愤然骂道：“狗杂种又下毒手了！”

“这是疯狂的反革命复辟！”迎春说，“取回名册，十万火急哪！”她深知：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她问郭长山：“老伯，您家除了观察傅蓉花的搜索以外，还听到什么情况？”

郭长山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又向炉子里加了一锹煤，然后说道：

“昨天下午，魏循礼来食堂视察，傅蓉花认为这是献媚

取宠的难得机会，又知道他现在很关心扩大生产、增加利润的问题，就向魏循礼献计：目前正是新花上市的季节，纺纱的原棉堆积如山，仓库里容纳不下，为了多纺快织，招财进宝，在猛增车速的同时，可以用提前开饭的办法，促使女工提前进车间给上一班做帮车。原规定每天早上五点钟开饭，现提前在五点钟开饭，提前吃了饭，就得提前进车间。魏循礼听后大喜，连声夸奖傅蓉花才干不凡，同意照办。

迎春这才知道姐妹们今天早上按规定时间进食堂没有吃上饭的内幕，愤愤地说：“傅蓉花出卖灵魂讨好国民党，盘剥女工讨好资本家，真是个双重走狗！”

“迎春姑娘，你看我说的这个情况是否有用？”

“很有用！这是傅蓉花自己给我们提供的收回名册的机会，她的本性决定她必然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炉里烈焰熊熊，锅内开水沸沸。迎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郝长山以后，这位老工友意味深长地说：“李刚同志壮烈牺牲了，他的女儿大步走上了来，前仆后继，老汉我看到希望了！”

四

今天早上没有吃成饭，本来就对伙食强烈不满的女工们怨气更大了，晚饭后回到宿舍，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我们做的是牛马活，连猪狗食都吃不饱，今天早上还误了餐！”大个子女工说。

“饭里沙子成堆，菜里虫子不少，看样子，以后得戴上发光镜吃饭才能保险。”三梅中午吃饭时，饭里的大砂子把她

的白齿碰掉了半边，此刻犹有余痛。

“进了这个鬼厂，我就得顶撞胃病。”一个女工捂着肚子说。

“食堂太不象话了，这种伙食怎么要三块六角一个月？”莲华说，“我们来算算细账：每个月的伙食费规定是三元六角，但我们吃的菜却是面粉厂、菜场和职员食堂的剩余物资，这都是不花什么钱的。现在的米是一百四十升为一担，也只卖三元六角，我们每人一个月顶多吃三十升米，即使除了油、盐、柴、炭钱，象我们这样的伙食也绝对要不了三元六角钱一个月。”

“这笔账算得对！”

迎春向蔡大叔请示工作回到厂里，听到姐妹们愤愤不平地议论伙食，同自己预料的情况一致，这真正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目前伙食上的问题最多，姐妹们的意见最大，管你什么白色恐怖，纺织女工就是不信邪！她说：“昨天傅蓉花胡说什么在外面吃饭每月总在五元左右，而在本厂搭伙每月只收三元六角，算下来，一年用于食堂的补贴不下千元，真是弥天大谎！”

“根本没有‘补贴’我们，而是一再盘剥我们！”莲华说。

迎春继续说道：“姐妹们还要想想，傅蓉花为什么在我们吃饭的时候搞那么多的清规戒律，点名吃饭、同时举筷、饭前饭后训话、限定二十分钟吃完等等。”

“为什么？”三梅不大理解地自语道。

“姐妹们！傅蓉花是为了配合魏循礼炮制的《工务规则》，把我们从思想上变成奴仆，行动上变成木偶，听任他们宰割！”

“我们坚决不答应！”

“我们绝不当奴仆！”

当姐妹们得知傅蓉花搞提前开饭的内幕之后，肺都气炸了！莲华气愤地说：“提前开饭也成了资本家的生财之道，傅蓉花的心，真是蝎子的针！”

“我们这回就要跟这个蝎子斗！”迎春看到条件成熟，就对姐妹们说：“为了迫使资本家改善伙食，减少清规戒律，我们要及时抓住傅蓉花提前开饭、延长工作时间这件事，大闹食堂，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迎春姐是我们的主心骨。行，就这么办！”莲华首先响应。

“对，说干就干！”姐妹们说。

翌晨。

莲华、三梅她们约了几十个同班的女工，在迎春的带领下，仍然按规定的时间五点半钟去吃早饭。当她们排着整齐的队列走进食堂时，情况果然跟昨天一样：餐桌上碗盘狼藉，稀饭桶里空空如也，几个勤杂人员在收碗扫地，给人以“饭已开过”的印象。

“迎春姐说得真准，傅蓉花存心要克扣我们每天的早饭了！”大个子女工看见稀饭桶又空了，回想昨天早上没有吃成饭硬饿了一上午的滋味，余怒未消，又添愤懑。

“这还不是傅蓉花的主要目的。”莲华说，“迎春姐昨晚说过，她提前开饭，使女工想吃饭就得提前进食堂，提前吃了饭就得提前进车间跟魏循礼卖命。”

“傅蓉花这一招真毒呀！”大个子女工这才完全领悟过来。

迎春对莲华说：“你去把傅蓉花找出来。”她从郭长山那

里得知，傅蓉花为了加快“刨地三尺”的搜查进度，昨晚宴会后在厨房里翻箱倒柜、打洞挖坑，足足忙碌了一通宵，现在还在继续查找。

傅蓉花出来了。由于昨天伪法官给了她精神压力，加上彻夜未眠，尽管刚才经过一番打扮，也掩盖不住面容的憔悴，活象一只给国民党和资本家疲于奔命的丧家狗。

“你们规定五点半钟开饭，现在刚好五点半，怎么没有饭了？”迎春站在众姐妹的前方，不等傅蓉花站稳，大声质问她。

傅蓉花看到女工们整整齐齐地列队站着，虎视眈眈，又听到这个女工劈头盖脸地进行指责，声色俱厉，身上不禁冒出了虚汗，手中玩弄着的藤条差点掉下来，迟疑了一会才答道：“谁叫你们不早点来？”

“魏经理一再强调，本厂是文明工厂，做什么事情都要严格遵守纪律。你为什么在规定的时间里不给饭我们吃？”迎春见傅蓉花心虚，决心在气氛上压倒对方，进一步追问道。

“那我管不了！根据《膳堂守则》的规定，你们有意见应该向魏经理提，不能直接找厨房间。”

“魏经理高踞写字楼，我们见不到他。你是食堂头佬，当然要找你交涉！”迎春炯炯有神的眼睛逼视着傅蓉花。

傅蓉花开始耍无赖了，腰一挺，头一偏，妖声怪气地说：“我就是不接受你们的交涉！你懂不懂规矩？”

“食堂头佬不管伙食，这是什么规矩？”

“那……那她们先来的吃多了，食堂里也没有办法。”

“什么！搭伙的人数没有增加，姐妹们的食量有限，更何况按规定开饭的时间只有二十分钟，先来的工友能吃多少？”

李迎春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傅蓉花张口结舌，理屈词穷。“你说，先来的工友能吃多少？”姐妹们齐声质问。

傅蓉花恼羞成怒。她仗着魏循礼撑腰，伪法官长志，冲着迎春威胁道：“小婆娘！你……你强词夺理，无理取闹，当心老娘揍你！”话未落音，扬起长藤条向迎春的头上猛抽过去。迎春料到傅蓉花会来这一着，早有准备，一个箭步闪到一边。姐妹们看到傅蓉花那副女流氓的恶像，人人火冒三丈，个个摩拳擦掌。迎春怒视女贼，阶级恨，杀父仇，一齐涌上心头。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迎春一挥手，大家纷纷拿起桌上的碗、盘、竹筷，使劲朝着傅蓉花的头上扔去！

“来人啦！来人啦！”傅蓉花自知寡不敌众，抱头逃窜，还没有跑两步，被凳子绊倒了，滚在地上表演了一个“狗抢屎”的动作，食堂里“轰”地爆发了一阵笑声。

厨师们停下了手中的活计，全都从厨房里走出来，观看这场难得的话剧。一个白案师傅对他的同伴说：“姓傅的太坏了，让她吃点亏也好！”

魏循礼闻讯赶来了，他身后还跟着几个带枪的厂警。

三梅小声对莲华说：“事情闹大了，怎么办？”

“迎春姐说过，我们开展的是合法的经济斗争，有理、有利、有节，资本家抓不到辫子。魏循礼来了更好，让他亲眼看看我们的力量！”

这时，迎春走过来，跟莲华和三梅耳语了几句，她俩离开了食堂。

傅蓉花看到魏循礼来了，象哈叭狗迎向主人那样，匆匆走上前对他说：“经理，反了！反了！她们行凶打人……”

魏循礼看到傅蓉花的那副狼狈相，又好气又好笑。为了显示经理的“尊严”，决定先来个下马威，对李迎春说：“你聚众闹事，殴打头佬，罪莫大焉！我宣布：罚你十个工，从你的工资中扣还碗盘的损失，马上向傅监督赔礼道歉！”

“我向她赔礼道歉？！”在魏循礼的面前，李迎春一点也不含糊，义正辞严地说：“她应该向我们赔礼道歉！到规定时间不给饭我们吃，应该赔偿我们的损失！”

“你说什么？！”魏循礼感到眼前这个黄毛丫头竟有点“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味道，这倒是没有料想到的。

“魏经理！你经常对我们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目前正值新花上市季节，工友们吃了饭要赶到车间去做活，可是傅蓉花却到了规定的时间不开饭，白白浪费了大家的光阴，岂不是应该赔偿我们的损失！”迎春故意引用魏循礼平时的说教，堵塞他的嘴巴。

“那……”魏循礼想到这个女工虽“犯上作乱”，却言之有理，一时语塞，“那，那你为什么打人呢？”

“魏经理！傅蓉花有打人的权利，我们就有还手的资格，这样才算得上‘劳资合作’哪！”

由莲华、三梅分头串连，对伙食强烈不满的女工们，被傅蓉花所谓“她们先来的吃多了”的奇谈怪论激怒了的姐妹们，纷纷走出车间，赶到这里来助威。

魏循礼一看，各车间的女工全都向食堂涌来。顷刻间，食堂内、大门边、窗台上，全都站满了人，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他不觉倒抽了一口冷气。

看到魏循礼的窘态，迎春主动进攻：“魏经理，我们工友

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傅蓉花不开饭，我们就坐在食堂里等着！”

“我们要吃饭！”

“饿着肚子不能上工！”

女工们的怒吼声，震撼着食堂。

六点钟过了，夜班工人下了班，却看不到早班工人进车间接班，她们全都在食堂里“等候”吃饭。

李登匆匆走进食堂，对魏循礼说：“经理！全厂摇班了，您看怎么办？”

“是不是让邓海金拨个电话给稽查处？”

“搭伙女工要饭吃，这……这怎么好对他们讲呢？恐怕稽查长又要笑掉大牙，骂吾等治理不力！”

“都怪傅蓉花弄巧成拙！”魏循礼气急败坏地说。

“这次造成的全厂停台，仅棉纱就少生产二十多件，足足损失两千多元！偷鸡不着反蚀把米，傅蓉花的话可听不可信罗！”

魏循礼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冲着傅蓉花说：“你站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赶快叫厨师做饭，把女工打发出去！”

“是，是……”此刻，傅蓉花活象一只丧家之犬。

在女工们大闹食堂，厨师们全都出来看热闹的时候，开水房内，郭长山掀开小窗上预先弄松了的铁栅，轻手轻脚地跳进空无一人的厨房，闪到废弃了的冷藏柜旁，敏捷地抽出柜子下边的第三块砖，从里面取出写满名单的红皮本本，并把另一件东西放进里面……

三天以后。

迎春突然来到开水房，模仿自己第一次跟郭长山见面时的口气在门口说：“老师傅，我想找您家讨点开水喝。”说罢，忍不住笑了。

“迎春姑娘，看你今天几高兴哟！”郭长山说着，自己也笑了。

“郭老伯，难道您家不高兴吗？”迎春故意问道，在长凳上坐下来。

“我当然高兴。一条妙计，取回了名册，惩罚了女贼，改善了伙食，全厂工友都高兴咧！”

“还有：讨还了血债！”迎春补充道，“今天清晨，蔡大叔告诉我一件大快人心的事。那天的情况您家知道，傅蓉花在食堂里斗败后不甘心，回到厨房继续搜查，不久就在冷藏柜里发现您家放的红皮本本。她瞟眼一看，封皮上写有‘花名册’三字，信手一翻，里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名字，以为是我党名册，象捞到救命稻草那样欣喜若狂，来不及细看就带着它坐上汽车到伪稽查处邀功请赏。伪法官接过红皮本本一看，原来是食堂用过的搭伙人名册！他简直气昏了，大骂傅蓉花是疯子，在场的伪警官也都勃然大怒。那个伪稽查长本来就不十分信任傅蓉花，得知这种情况，更是怒不可遏，后来对伪法官说：傅蓉花不说有什么共党名册犹可，说了以后我们作了指望，没有另行安排追捕，使共党得以逃跑，我们两头落空，她这个破抹布不但不顶用，而且坏事。当晚，就以贻误军机、扰乱军心罪，将傅蓉花重新关押，听候审查。”

“这是内奸应得的下场！”郭长山舒了一口气，然后说道。

稍顿，他问迎春：“你怎么又到厂里来了？”

“您家让我到哪里去？”迎春笑着反问一句，然后严肃地说：“蔡大叔传达了上级党的指示，我们要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里就是战场哪！”

郭长山点点头，寄予无限希望地望着迎春。他想，这姑娘的性格、志向都跟她的父亲一样，革命后继有人，老一辈的感到多么宽慰！想着，欣然打开炉门，向里面投进满满一锹煤，烈焰映得李迎春的脸庞更加通红……

转 运 武 器

—

一九三四年春天的一个深夜。

刚刚下过一场大雨，汉水河奔流得更加湍急了。此时，位于汉水河北岸新泰纱厂“惠工宿舍”里，女工们都入睡了，唯独二楼南面的窗前有三个人影。

“光华姐，张师傅今晚会过河来吗？”人影中的一个问道，声音小得象耳语一样。

“会来的。老孙的条子上写得清清楚楚，说张师傅今晚带一批东西过河，要我们协助安置。”这是养成工孙光华的答话。她二十三岁，高高的身个，圆圆的脸，一对明亮的眼珠在黑夜里闪光。

“朱秀，南墙边上的洞打好了没有？”光华问另一个养成工。她最多不过十四岁，长得瘦弱机灵。她小声回答光华：“趁刚才下大雨的机会，我们把洞打好了。为了怕被‘老鼠眼’发现，又把那几块砖照原样砌着。等一会把砖抽开，阿青姐就可以走了。”

光华点点头，三个人都没说话，宿舍里静悄悄的。光华想，汉阳兵工厂的张师傅要是能把枪安全送过河该是多好啊！鄂

豫皖边区的游击战士多么需要枪啊！只要老张过河来，在墙外轻轻敲三下，阿青马上出去接应。她乘坐等在水厂墙边的马车，就可以把枪送到双墩，再由双墩转运到鄂豫皖边区了。

光华透过昏黄的灯光，模糊地看到了魏循礼标榜的所谓文明：为了装点门面，新修的球场、篮球架和庭园里的秋千、假山以及“小桥流水”一类的东西。他效法欧美搞的“太罗制”、“福特制”的剥削手段，既隐蔽又毒辣，是杀害女工的软刀子。要想推倒这些吃人的制度，必须依靠枪杆子。魏循礼雇佣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牧师李登做女工宿舍总监，用数不清的清规戒律束缚女工。在他颁布的《惠工宿舍规章制度大全》中有一条规定是：凡属养成工均须住惠工宿舍，住舍女工三个月出厂一次。只此一条，就可以看出他们把这所惠工宿舍变成了现代化的女子监狱，禁锢女工的集中营。女工们被“关”得无可奈何，就挖墙打洞出去“放风”。

时间在消逝，墙外还没有动静。光华心里纳闷起来：该不会出问题吧？

突然，几道电光划破夜空，只听河堤上爆发出“抓共党”的喊声，紧接着，警笛声和警车声由远而近的叫着……

“光华姐，一定是张师傅被敌人发觉了！”这是阿青的声音。

“很有可能！”光华把拳头握得紧紧的。

“怎么办？”小朱秀在为张师傅的安危担忧。

在一片“莫让共党跑了”的叫喊声中，还不时夹杂着枪声。“赶快下楼！”随着光华这句话，她们三个人迅速闪到宿舍的南墙边。小朱秀熟练地抽掉墙脚边的几块砖，三个人从墙洞

迅速钻出墙外。在手电筒光柱的扫射中，光华看到大批军警追捕一个奔跑着的人。那个人扛着一大麻袋东西，吃力地向光华她们这边跑过来。“砰！砰！”又是两枪。那个人刚跑到惠工宿舍对面的一所民房墙边，就倒下去了……

光华她们跑上去一看，就是张师傅！麻袋里装的是枪！

张师傅头部中弹，血流面颊。“张师傅！我是光华！我是光华！”张师傅睁开眼睛，吃力地说道：“叛徒……一定……把枪送到！”嘴角边流出鲜血，昏过去了……

“抢救张师傅！保护枪支！”光华说道，“阿青，你赶快背张师傅从左边小巷穿过去，坐上老陈的马车，赶快到双墩报告老孙，说‘〇三线’出了叛徒。枪不要同时带去，这样碰见军警便于应付。你暂时不要回厂，也不要写信来，在那里等候消息。——朱秀，我俩把枪从墙洞里抬进去。”

话音刚落，大批军警冲上来了。

“抓到共党的有赏，死的、活的都要！”在这个家伙大声喊叫的时候，光华、朱秀已经扛着这捆枪钻进了惠工宿舍的南墙里面。

“报告白局长！人也不见了，枪也不见了！”

“给我搜！”

又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吆喝声。

“传令兵！”白局长又在墙外发号施令。

“有！”

“马上通知吴副官，把后备队调来，给我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把这条路封死。同时，给我挨家挨户搜查！一定得把共党和他偷去的枪找回来！”

她想：“是这样，一中立的行动，才不会被发现。我得马上走。”

接着是摩托车开走的轰鸣声。敌人调兵遣将去了。

把枪藏在哪里？这是光华急切想考的问题。南墙边上的洞口，虽然又重新插进了砖块，但是由于砖的松动，已经露出了破绽。在大批军警的紧急搜捕下，不及时把枪运进宿舍就不能保存下来，此刻，必须把这所惠工宿舍当做一个临时的地下转运站，运进宿舍后，由于墙边的破绽，敌人发现后一定会来搜查。怎么办呢？这时，光华想到南墙脚下一口水缸。当年的情景和仇恨一下涌上她的心头。

十五年以前，这里是一片菜地。现在光华站脚的地方，那时有一个破旧的三角茅棚，就是孙光华的家。新泰纱厂的资本家为了霸地建厂，勾结汉口特别市警察局派来大批军队，踏烂了地里的青苗，强迫这里的菜农搬迁。光华一家和其他菜农一起，在刺刀下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家园。路上，小光华的母亲病死了，光华泣不成声。爸爸孙立超含着眼泪，伸出那只被警察刺伤的手，按在光华的肩膀上说：“孩子，莫难过，我就不信，天底下没有我们穷人的活路！”安葬了母亲，光华就和他爸爸在双墩搭了个小茅棚住下来。每天，孙立超在汉水河边拉“散搬运”，光华在家里捡柴做饭。

一九二六年冬天，孙立超在码头上加入了共产党，光华也从此见了太阳。大革命失败后，党转入地下斗争，光华是父亲从事革命活动的好帮手。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中，她多次掩护革命同志，并在一次斗争的火线上入了党。一九三三年，当新泰纱厂招收养成工的时候，她受党的派遣，来到这个仿效欧美的大型资本主义企业，在女工中组织工人运动。

光华注视着南墙脚下水缸侧边。这里正是十五年前伪警察局张贴霸地告示的那棵杨树生根的地方。那棵杨树是光华的爷爷栽的，长到那个时候又粗又大，一个人还环抱不了。资本家霸地建厂，连这棵树也没有放过，砍了去盖厂房。十五年过去了，埋在土里的树根腐蚀成了一个大空洞，只因为上面还覆盖着一层泥土，所以不为人们注意。

光华发现了这个洞口，惊喜非常，赶忙对朱秀说：“快把枪藏进洞里去！”

“这里还有一个大洞，怎么平时不知道呀？”小朱秀脸上的愁云消散了，跟光华抬起麻袋塞进洞里。

“这个大洞的来历以后再跟你讲。快！再把水缸移过来！”

搬来水缸盖住了洞口，小朱秀高兴地说：“这个临时枪库真带劲！”

机警的孙光华，机灵的小朱秀，从钻回墙内到隐藏好枪支，只花了几分钟的时间。现在，尽管墙外人声鼎沸，气氛紧张，她俩却暂时放下了心里的石头。

“走！赶快回房间去，准备老鼠眼来查铺！”光华拉着朱秀的手，急忙赶上了楼。

二

惠工宿舍的高墙外，军警在紧张地搜查。居住在崇关街的穷苦居民，被迫披衣起床，忍气吞声地让军警搜查。

墙边停放的吉普车内，斜靠着这次大搜查的总指挥。人们透过车灯看得很清楚，他就是十五年前霸占菜地时的王等

巡官白洛，由于屠杀人民有功，现任汉口特别市警察局分局局长。

“报告白局长！”侦辑科长恭恭敬敬地走到吉普车旁敬了礼，“这条街道所有的房屋和小巷都查遍了，除了一滩血迹，别的一无所获。”

“饭桶！”白洛气愤地扔掉手里的雪茄，挪动着肥胖的身体从车门钻出来。传令兵看到他亲自出马，赶忙打开手电筒照路。

白洛自己也掏出手电筒，弯着腰，沿着惠工宿舍的墙脚用手电筒来回照射。他的身子虽然呆笨，专想阴谋诡计的脑子却很灵活。他想：既然宗关街都查遍了，那么，剩下来的就是新泰纱厂的惠工宿舍了。根据得到的情报，这个厂里可能有共产党，虽说一直抓不着把柄，魏循礼还派李登住在宿舍里面，也没有发现蛛丝马迹。今天的这个共产党，难道会上天入地么？

白洛边走边想，边想边照，突然，发现南墙脚下有几块砖格外不同，心里一怔，手电筒的光圈就在那几块砖上停下来。传令兵看见他不走，就在那几块砖的上面再加了一道光圈。白洛还嫌不亮，对站在吉普车旁的侦辑科长说：“许科长，把手电照过来。”一时，三道光圈同时照在那几块砖上。传令兵接过白洛手里的电筒，白洛直起腰来，舒展了一下肥胖的身体，掏出一支雪茄含在嘴上，摆弄资格地说道：“新泰的这堵围墙，是由大信营造公司承包的。这家公司的工程质量我很清楚，砌的墙既坚固又整齐，决不会发生局部松动的现象。你们看，那几块砖虽然松动了，这就是我们今晚要寻找的秘

密地点了！”

侦辑科长抢上一步，脚掌往墙上一蹬，砖块就纷纷掉落到围墙里面去了，不禁失声惊叫起来：“洞！一个大洞！”

“传令兵！”白洛心里好生高兴，吩咐道：“命令一分队守住这个洞口，二分队和三分队在围墙四周布上岗哨，其余的分队在所有通向新泰的大街小巷实行戒严。”

“是！”

白洛又吩咐道：“许科长，命令司机开车，到厂里找魏循礼和李登交涉。”

“是！驱车前往！”

新泰纱厂的经理室内灯火通明，李登和几个高级职员正在陪同魏循礼的三姨太打麻将，突然茶役进来说：“李先生，白局长要见你！”

这个尖嘴猴腮、鼠眼獐头的李登，就是女工们背地叫的“老鼠眼”。他打麻将正上劲，听说要会客，心里好不扫兴。但转而一想，深更半夜里警察局长驾到，一定有事，便振作精神走进会客室。

白洛在会客室里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一见李登进来，顾不上寒暄，劈头问道：“李先生，你知不知道阁下管辖的惠工宿舍出了问题？”

李登的头脑里这时装满了“东风”“白板”这些麻将牌，听说女舍出了问题，不觉一惊，说道：“白局长深夜驾临，有失迎迓，还望多多赐教！”

听了两句恭维话，白洛心里舒服多了，便把刚才发生的

事情告诉了李登，并指出：“根据墙边的大洞来看，我敢断言：那个共党连人带枪都在女舍里！”白洛说罢，又燃起了一支雪茄。

此刻，李登的内心活动是复杂的。他认为自己上任以来，对女舍的管理既冠冕堂皇，又严厉苛刻，以至于从未发生和政治有牵连的事件。唯一不愉快的回忆，是去年三十名湖南养成工集体逃跑的事。那是因为她们吃不了车间里的苦头，受不了宿舍里的“洋罪”，并没有什么政治色彩。事后拿着她们本人画押、保人盖章的《入厂保证书》，从她们在汉的亲友身上罚了一大笔“赔偿费”，不但不蚀本，而且赚了钱，因此，魏循礼没有责怪自己，还当众褒奖哩！此后，虽说又发生过零零星星的挖墙打洞的事，那也只是个别女工“跳厂”或逃跑时干的，既不影响新泰纱厂的盈利，又不妨碍惠工宿舍的观瞻。今天，如果真的有共党进来，好比挖了自己的祖坟，那就了得！仇恨共党，害怕工潮，这一点自己同白洛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即使出了事情，也不能在警界人士面前丢脸呀……

白洛看了看手表，对李登说道：“已经快下夜一点了，李先生，领我们到女舍看看去！”

白洛的催促，打断了李登在这一瞬间的思虑，他只好说：“局座对鄙厂关怀备至，鄙人代表魏经理深表谢意！当今党国的一统天下，岂能容异党活动？鄙人这就请局座速带卫队，同去女舍查彻！”

随着凄厉的警笛声，五十名军警组成的分队跑步开进厂内。在李登和白洛的带领下，顺着厂内的西大路向惠工宿舍跑来。

路上，白洛对李登说：“李先生！阁下把全部住在女工集中到球场上，我带领兄弟们进房间清查。意下如何？”

“局座言之有理！”

一场大搜查开始了！

李登召来惠工宿舍内各个“部”的舍监，通知她们叫醒各个房间里的养成工速到球场集合；还要打开做夜班的养成工住的空房间让军警搜查。主子下令，喽罗呼应。这些舍监拉响了各个“部”的电铃，捶开房门，并拖着鸭公般的嗓子叫道：“紧急集合！”“快到球场集合！”

“这个鬼厂真讨厌，半夜里叫魂！”

“白天累个死，夜晚睡不安，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期满之后，快点离开这个鬼厂！”

养成工们揉着惺忪的睡眼，边穿衣服边发泄心中的不平。

“五分钟集合完毕，迟到的罚工！”又是舍监的狼嚎狗叫声。

在南楼33号房间里，同朱秀一起在南墙边打了洞的银芝走到光华的床边问道：“光华姐，是不是为那个洞的事紧急集合？”光华答道：“肯定是的。不要怕，到时候由朱秀……”朱秀，银芝点头称是。

球场上灯火通明。养成工们没精打彩地站着。李登拖着牧师传教的嗓子说道：“为了实施委座制定的《剿共临时施政纲要》，警察局的白局长带领兄弟们，今夜不辞劳苦光临鄙舍突击检查，这是国民革命的需要，是限制异党活动的需要；同时，深夜紧急集合，也是培养诸位精神文明的措施之一……”

在李登“训话”的同时，五十名军警冲入了所有的房间，枪托打坏了脸盆，刺刀挑破了被褥，床上、地下被搞得一团糊涂。结果扑了个空。白洛既没有发现那个共产党，也没有看到一支枪，感到很失望。但他还不死心，又亲自带领一个班，在院子里查了一通，最后，来到南墙边上。

站在球场上的银芝，看到白洛走近南墙，心里顿时一紧；接着又见白洛走到水缸旁边，拿出手电筒往里照，又用带铁钉的皮靴踢那个水缸。军警看到他对水缸发生了兴趣，也都围过来，五六支手电筒的光柱同时射到水缸上。银芝的心随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一阵一阵地跳动起来。她不安地想道：如果他们把水缸搬动，那大洞里的枪……

正在这时候，站在银芝身边的光华用胳膊把朱秀一拐，朱秀的童音嗓门就说话了，在深夜里显得那样清脆：“报告李先生，我们房间里发生了情况……”

“什么情况？”李登警觉起来，急忙反问道。

“有情况了？”白洛在心里自问道。本来，他并不是存心注意那个水缸，用脚踢它，主要是排解心头无奈的动作，充其量也只是试试它有无缺损。当时看到里面装着满缸清水，又听见球场上有人报告出了情况，便离开水缸，往球场这边走过来。

朱秀继续报告：“起床时我还没有注意，现在才发现我们33号房间少了一个人。”

“谁？”李登走过来。

白洛也走过来了。

“余阿青！”朱秀答道。

李登迎向走过来的白洛，对他耳语道：“局座！情况清楚了……”又转向养成工们：“今晚的紧急集合就此结束，请各位回寝室休息。”大家一哄而散。球场上留下了两个身影：一个圆滚矮实，一个瘦长枯干。

李登见到用如此规模的大搜查都没有找到一个共产党，再一次证明自己任何时候不会失职，于是很神气地对白洛说道：“局座！情况很清楚，墙边的那个洞是一个逃跑的女工打的，她叫余阿青，去年从上海来的，长得倒眉清目秀，可是行为不轨，我早就发现她跟不三不四的男子来往，这次准是徇情私奔去了。”

“也有可能。纱厂女工嘛！”白洛虽然口里如此答道，但心中不甘。

“局座！动用五十名军警搜查小小的女舍，这在鄙厂开办以来还是第一次。局座对党国精忠效力，劳苦功高，鄙人望尘莫及！不过，请局座放心，有李某在，共党休想进女舍来！”李登此刻反守为攻了。

白洛此行徒劳往返，又气又恼，听了李登名为恭维实则挖苦的话，更是火上加油。但他怎能示弱？回敬了一句：“女舍发生挖墙打洞之事，从管理看总不能算尽善尽美吧？”

“当此世风日下之时，私逃之事在所难免。”李登答道。他一向瞧不起这帮警界人士，认为他们浪荡、消遥、逞能，镇压共产党不得力，便针对白洛专爱搞姘头的事，又向他还击了几句：“不过，有人喜欢金屋藏娇，鄙厂却不允许女舍养汉！”“哈哈哈哈……”白洛干笑了几声，寒暄一阵，扫兴而归。

三

33号房间虽然按规定熄了灯，里面一片漆黑，但是光华、朱秀、银芝等养成工都没有睡觉，她们躺在床上小声议论着。

朱秀说：“光华姐的计谋真高明，让阿青姐出去了不回来，给那个洞找了一个‘主’，平安地躲过了搜查。”

银芝接过朱秀的话说：“刚才我吓得好狠哪！你的尖喉咙一说话，情况就变了。光华姐真会算哪！”

光华对大家说：“姐妹们！第一仗我们算是打赢了，但是，以后还有很多事要做。老鼠眼是个精灵鬼，他连我们每个人的姓名、年龄、籍贯都记得一清二楚，大家想想，天亮后他看到水缸搬动了，能不怀疑？”

“是啊，那怎么办呢？”朱秀用双手托着下巴，陷入了沉思。

银芝说：“我们马上下楼，把水缸还原，在树洞口盖上泥土。”

秀娥说：“这样不行。枪是烈士的鲜血换来的，那洞潮湿，再盖上淤泥容易生锈，战士们拿去怎么打白狗子呢？”

光华说：“秀娥说得对。我想把枪藏在床底下好！”

银芝急了，大声说道：“那怎么行！”秀娥赶忙“嘘”了她一下。银芝压低嗓门继续说：“光华姐这回是怎么想的？枪放在床底下，老鼠眼一进来不就发现了？”

光华笑了笑，不慌不忙地说了具体方法。

事不宜迟，说干就干。趁老鼠眼送走白洛的机会，姐妹们轻巧地摸到墙边，取出了枪支，搬回了水缸，掩盖了树洞，

并按光华说的方法，把枪藏在床底下了。

李登送走白洛，回到他设在惠工宿舍里的办公室兼卧室内，躺在沙发上思量着刚才发生的一切。警察局长亲自搜查没有发现问题，自己从而保全了面子，这固然是好事，但汉阳兵工厂的枪支被盗，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想到枪，李登从沙发上站起来，眼前浮现一些明火执仗的共产党人的形象。他想，这些共产党在还没有枪的时候就敢于把自己的老伯父从庄园里拉出去戴上高帽子游街，如果有了枪，岂不是要掉脑袋？！

他瞪起老鼠眼，望着窗外黑沉沉的庭院，然后，目光放在书桌上的“新泰特别区党部文件袋”。这是昨天魏循礼亲手交给他的，因为忙于“牌战”，一时还顾不上看。当下他伸手去袋子里掏，琳琅满目的小册子便呈现在眼前。这里有《封锁匪区办法》、《匪区食盐、火油、药料、电器封锁办法》、《邮政封锁暂行办法》等十三种，都是南京“国民政府”为了企图扼杀红军和红色区域的人民而颁布的。李登顺手翻弄着这些小册子，想起魏循礼当时对他说的话：“上峰十分注重对匪区的封锁，吾等可要严加防范哪！”突然，他联想到余阿青早不走迟不走，唯独在今天晚上汉阳兵工厂的枪支被盗的时候走，难道仅仅是偶合吗？李登感到事关重大，顾不上睡眠，拿起手电筒就朝着余阿青出走的南墙脚下的洞口走去。

手电筒的光束来回不停地在南墙边上移动着，李登的老鼠眼此时更眯成了一条线，跟着光束在墙脚边和地面上不住地搜索。突然，他发现水缸侧边的一块地面跟它旁边的地面不

同，上面是一层新土，疑心更大了，他猛蹬一脚，那层新土塌下去了，露出了一个大洞！他一看是树根腐烂以后形成的洞，这倒不惊奇，惊奇的是为什么老树洞上面覆盖有新土？“一定有人用过这个洞！”他思想上一闪念，便赶紧到老虎灶拿来一把长火钳，在洞内探索着，最后从里面夹出了一个麻袋，电筒一照，麻袋上有黄蜡油的斑痕。“女舍里怎么有这种东西呢？分明用它包过什么金属物件，不然不会涂上黄蜡油！”想到这里，他的心顿时紧缩起来，全身起了鸡皮疙瘩，恐怖地想到：这可能就是白洛踏破铁鞋找不到的东西！

这个麻袋怎么留在洞内的呢？

刚才光华她们取出枪支以后，为了迅速藏进房间里和消除洞口的痕迹，临时分成了两组：光华带人藏枪，银芝带人消除痕迹，两个组同时行动。那个洞太深了，用银芝的话说，真象个“无底洞”，一时没有那么多的泥土把它填满，为了怕时间呆长了被李登发觉，银芝准备分两步走：随手取来包枪的麻袋，今晚暂时盖住洞口，再填上泥土，明晚再把洞全部填满；不料李登比兔子还精，这下就露出了破绽。

李登发现这个麻袋，判断出那十支枪很可能现在就藏在他管辖的女舍内，藏枪的人也很可能在他管辖的女舍内，一时又气又恼，心如火燎！他准备拨电话告诉白洛，可是转而一想，自己刚才对他夸过海口，现在再请他来，岂不是自打耳光？也不能惊动魏循礼，因为这种失职是难以宽恕的。眼下，只有自己想办法了。

李登怀着哑巴吃黄连的痛苦心情、惊弓之鸟似的惶恐情绪、与共产党不共戴天的仇恨，回到办公室连夜思索对策。

凌晨，李登全然不动声色，把这个树洞按原样还原以后，象平常一样把做日班的养成工集合到球场里，例行公事地“训话”一通。末了，让她们出发进车间，并指使她们唱起《新泰纱厂之歌》……

这些养成工开始还漫不经心地唱两句，等到走出球场，离李登远了，就干脆都不唱了，三五成群地谈起话来。

银芝小声对光华说：“光华姐，今天一切照常，看来老鼠眼一点也没有发现秘密。下一步，我们就想想怎样运出去了。”

光华环顾了四周，轻声答道：“老鼠眼是个精灵鬼，我们不能只看表面，还得观察一下，再合计运走的事。我总担心那树洞上面盖的一层新土……”

进了车间，她们走到各自的纱车旁，同做夜班的女工进行交接班以后，都紧张地看起车来。

天色未明。车间里稀稀拉拉的灯泡象鬼火一样，有气无力地眨着眼睛；满车间昏黄昏黄的，分不清是白天还是夜晚。凌晨起来，银芝就觉得自己的眼睛不舒服，在这样的照明条件下，更觉得难受。此刻，她用手一摸，才发觉自己的眼睛肿得象桃子。过了一会，看到电灯象朦胧的月亮，看到纱锭是模模糊糊的，她想请半天病假回宿舍休息，同时，利用这个机会照看床底下的东西。

她走到训练员张阿珠的面前，说道：“张先生，我……”

刚一开口，就被她打了一嘴巴。

“薛银芝，你为什么讲话之前不鞠躬？！”张阿珠训斥道。

“我忘了。”银芝补行了礼，“张先生，我今天害眼，实在做不得，向您家请半天假。”

“什么？请假？！你不做，难道要我关车不成！”张阿珠暴跳起来，“做不得也要做，死也要死在车间里！”

银芝早就对这个厂里的一整套所谓“文明”非常不满，早就想离开这里；听了光华的话，为了开展工作，她才坚持下来。此刻，她忍气吞声地重又回到纱车旁。

银芝的眼睛里布满血丝，连行走都不方便，哪能看得见细如毛发的纱头呢？顷刻，断头越来越多，车子开了大“花”。张阿珠看见了，恶狠狠地走过来，大声喝道：“薛银芝！你好生接头，老娘打死你！”话音未落，抓起一条毛辊劈头盖脑地打过去……光华看见了，赶忙走过来，喊住毛辊，严正地说：“张先生！薛银芝的眼睛肿得象大红桃，也该让人家休息休息嘛！”

张阿珠先是一怔，然后冷笑着说：“让她休息，她的车你来看？”

“可以！”光华走上一步，从容地说，“魏经理常说：振兴实业，人人有责。如果您家批准薛银芝休息，她的车我来看！”一上工，光华就在心里捉摸着如何让一个姐妹找借口回到宿舍观察动静，现在银芝害眼病，正可借此机会回去。

张阿珠被光华这突如其来的一击弄得哭笑不得，听到她又搬出魏循礼的话，一时无言答对，只好硬着头皮说：“那就这样办吧。”

银芝准备走，张阿珠又说：“给你开一张‘入舍证’。”

“怎么？我们回到宿舍还要什么‘入舍证’？”银芝困惑地问道。

“这是最新规定，李先生今天清晨下达的。从今天起，凡住舍女工在当班时间一律不准回宿舍，在休息时间不准出宿舍。宿舍门口有专人把守。如果确系有病，必须持有‘入舍证’才能进入宿舍。”

“看来，惊动老鼠眼了！”光华在心里说。等银芝拿到“入舍证”后，光华小声对她说：“情况变得复杂了，你要随时观察动静。我们放工回来后再商量办法。”“好。光华姐放心，我虽说眼睛痛，但决不会睡觉。”银芝用手帕捂住眼睛，离开了车间。

她回到宿舍。果然，宿舍的大门落锁了，高墙下站着两名警卫。她掏出“入舍证”，警卫看了足足半分钟，才打开门让她进去。

做夜班的女工都睡觉了，宿舍里静悄悄的，阴霾的天气使这个宿舍在白天也显得阴沉沉的。银芝正准备登上南楼，突然看到南墙脚下有一个人影在闪动，虽然她现在的视力很差，但在朦胧中辨认出那个身影是纤长枯干的，便知道是李登。她赶忙登上楼梯，蹑手蹑脚地走到南楼的尽头，蹲在走廊的栏杆下面，见南墙脚下的那个树洞被李登打开，他拿着包枪的麻袋在比划着。银芝先是一惊，接着一阵难过，后悔自己昨晚不该用那条麻袋封住洞口而留下把柄的。

回到33号房间，银芝关上房门，透过玻璃窗看到走廊里没有人走动，便蹲在光华和朱秀的床前，看看藏在她俩床底

下的枪支被人动过没有。头伸进去一看，枪支原封未动，她才放心了。

这是摆着六个上下铺的小房间，还不到十四平方米，一共住十二个养成工，每人每月缴一块钱的房租，比外面的房租还要贵两倍。新泰纱厂对女工的盘剥是无孔不入的，强迫养成工住宿并收取高额租金只是其中一例。

银芝睡的是上铺，铺位正对着走廊的窗前，透过窗上的玻璃可以看到走廊上和庭院里的一举一动。她正准备爬上床假装睡觉听动静，一见床单气就来了。这是用厂里的次布做的单幅床单，当中印着一个圆形图案。李登明文规定，每个养成工在铺床时必须把这个图案放在床的正中，偏斜一点就要挨打，把床单睡皱了更要挨打。她和许多养成工为此多次挨过李登的毒打。当下她用手把床单一掀，轻声骂道：“不睡你的鬼床单！”就俯卧在棉絮上，用她那正在害眼疾的双眼吃力地监视着窗外。

此刻，宿舍里寂静无声，银芝的耳边却回响着光华常说的话：清规戒律是缠住女工的毒蛇，惠工宿舍是关锁女工的监牢。要想斩断毒蛇，砸烂监牢，就得靠女工们自己团结起来斗。开展厂内的斗争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开展支援红色区域的斗争。红色区域扩大了，红军胜利了，旧中国这个大监牢就会土崩瓦解，女工们才能彻底翻身！

这时，银芝听见楼梯上有脚步声，心里顿时警觉起来。她想：莫不是老鼠跟趁姐妹们上工以后暗中查房吧？这是他的惯伎，因为养成工们放工回来后经常发现自己的床铺被人翻动过。果然，来者正是李登。他把皮鞋换成布鞋，手里拿

着一大串钥匙，在光天化日之下，腰下还挟着一支四节手电筒。银芝看到他用钥匙打开南楼最前面的一间房，进去了好一会才出来，又依次打开第二间、第三间……现在，李登进隔壁房间了，银芝的心跳动起来，她对光华把枪藏在床底下本来就有点担心，老鼠眼真的来查房了，心里更是不安。但是，她决心坚持不离开房间，观察老鼠眼的动静，并作好准备，承担风险。

“叽嘎——”一声，房门开了，幽灵似的老鼠眼进来了！银芝俯卧在床上，假装睡着，注意他的一举一动。她看到李登的老鼠眼巡视着房间里的天花板、墙壁、地板和床铺，对于光线较暗的地方，他还打开电筒照射；巡视一通以后，他又伸出毛茸茸的手翻动着每一个铺位上的被褥，特别注意查看了逃离本厂的余阿青的床铺。突然，他发现门边的上铺有人睡觉，先是一愣，然后大声嚷道：“你为什么不上班哪？”银芝掏出“入舍证”，答道：“我眼睛疼，张先生准假休息半天。”“唔。”李登阴险地从牙缝里迸出一句话：“我查看一下你们房间里有没有什么不卫生的东西……”说着，他弯下腰，打开电筒，依次查看每张床下面放着东西没有，还不时用脚踢开摆放在床下的鞋子，以免遮住了视线。

银芝用厌恶的目光死死盯着李登，她的耳朵清楚地听到自己心脏的“咚咚”跳动声，右手紧紧捏着放在床里边的四根绑在一起的帐篙，如果万一他发现了枪支，她将居高临下，用这把粗竹篙猛击他的头部。

终于，李登直起腰来，回转身朝房门口走去，随着带房门的声音，银芝放开了帐篙，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她想光

华这个点子虽说有几分冒险，但却相当高明——把十支枪分别用铤带紧紧地捆绑在下铺的两副铺板下面，“上不沾天，下不着地”，人站在床边，从上面摸不着，从下面看不见；除非你把头伸进床底下，否则就发现不了这十支枪。

五

下午六点半钟，光华她们放工吃饭以后，回宿舍来了。一进门，银芝就把老鼠眼发现了树洞、暗中查过房但未发现枪支的事告诉了光华。末了，沉痛地说：“光华姐，由于我的失误，对工作带来很大被动，我感到十分痛心……”

光华安慰她道：“我昨晚就想过树洞的事。由于我们已经动用过它，所以再盖上去的就是新土，任凭我们怎么伪装，也和原来的不同，这就难以逃过老鼠眼那双狡猾的眼睛。”光华接着说：“当前，国民党颁布了各种封锁红区的反动法令，老鼠眼对宿舍的管理也更加法西斯化，给我们开展工作造成了许多不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稍有疏忽，就会对工作造成损失。来，大家商量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说完，要秀娥在走廊上假装背诵纺纱机零件名称，负责警戒。秀娥出去了，姐妹们都围过来共同出主意。

光华她们正在商量运枪的事，忽然电铃响了。铃声中还伴着舍监的喊叫声：“今天提前上课，快到礼堂集合！”

秀娥从门外走进来，说道：“光华姐，提前上课了！”“往常都是七点钟上课，今天刚吃过饭就上课，怎么搞的？”秋姑说。

“这跟要‘入会证’一样，说明已经打草惊蛇，他们更戒备了，抓得更紧了。我们一定要发扬这个厂的工友在大革命时期的斗争精神，支援红区，转运枪支！”光华说着，同姐妹们一道向礼堂走去。

这是养成工专用礼堂，座落在惠工宿舍球场侧边，是李登来厂后建议魏循礼修建的，也是他们标榜文明、常向外界吹嘘的一项“福利”设施。他们在车间里不惜损坏女工的视力而用小灯泡，在这里却星罗棋布地把灯泡排列成图案，为的是在有人参观的时候开亮它们。

今天没有参观的“宾客”，灯泡照例没有开齐。

电铃响了，讲台两边出现两个“静”字。李登走上讲台，清了清嗓子，以上课为名，讲了一通，宣扬新泰如何“文明”，要工人安分守己，甘当奴隶。最后他说：“明天是我厂礼拜，又是建厂纪念日，晚上将在这里召开盛大的庆祝会，望诸位抖擞精神，接受魏经理和各界同仁的检阅……”

第二天晚上，礼堂里灯火辉煌，新泰纱厂厂庆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魏循礼亲临致词，李登充任司仪；各界人士和报社记者应邀出席。在来宾席就坐的还有伪瓯口分局局长白洛。为了助兴，李登还特地请来教会学校的管弦乐队。

乐队奏了一通以后，李登走上去讲台，他身穿西装，脖子上挂着金十字架，干咳了一声，宣布庆祝大会开始，接着就是魏循礼“致词”……

就在魏循礼和李登他们自我陶醉的时候，光华、朱秀、银芝、秀娥等人溜出了礼堂。

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有春夜的凉风。院子很静悄悄

的，看不到一个人影，人们都集中在礼堂里。

光华和姐妹们摸到西墙脚下，她们贴着墙壁听了一会，没听到墙外有脚步声。

“开始行动！”光华话音未落，大伙分头动手。

在五分钟的时间内，西墙脚下的洞打好了，十支枪也抬到墙边。光华掏出怀表一看，晚上八点半钟，正好是事先规定的联系时间。不一会，听到墙外有一辆马车由远而近驶过来，轻巧地停在墙边。接着，听见墙外轻轻敲了三下，光华在墙内也轻轻敲了三下。

“老孙伯和阿青姐来了！”朱秀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她急忙抽开几块砖，老孙伯出现在洞口，光华迅速从洞口递给他十支枪。老孙伯激动地说：“同志们，你们干得好啊！烈士的血没有白流，游击战士没有白等！”

光华她们也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枪啊！你的身上绽开着烈士的血花，又寄托了纺织女工的热切希望。飞吧，快飞到鄂豫皖边区！英勇的游击战士有了你就如虎添翼，让白狗子在你面前成排成排地倒下去！有了党指挥的枪，纺织女工就看到了曙光，东方大地将升起一轮朝阳……

老孙伯和阿青敏捷地把枪支搬上马车，并伪装起来。

临走前，老孙伯对光华说：“你们惠工宿舍地处汉阳兵工厂和双墩之间，今后可能长期作为地下转运站。”

“为红区转运武器，我们誓死完成任务！”光华代表姐妹们表示坚定的决心。

“再见！”

“一路平安！”

马蹄声和车轮声消失在围墙之外……

光华和朱秀熟练地把那几块砖照原样堆砌着，同时用预先准备好的沙灰把它塞牢。姐妹们在完成转运武器的任务后，在管弦乐的伴奏声中，迈着轻捷的步子回到了礼堂。

针 锋 相 对

—

一九三四年初冬的一天，正是新泰纱厂日夜班转班的“大礼拜天”，下午四点钟，做夜班的女工就提前来到车间。这时，女领班张阿珠扭着腰站在车间里的走道上，不时看看手表，虎视眈眈地瞪着每一个进来的女工。看样子，她利用停机转班的机会搞了什么鬼名堂。这个家伙歪点子多，迫害工人的花样经常翻新。女工们切齿痛恨，背地里都叫她“阿猪”。

不一会，车弄里走出一个身穿浅黄色职员制服的女青年，年纪约二十岁，中等身材，短发，圆脸，大眼睛，她就是新从上海纺织中学毕业分配来厂、在细纱车间当见习技术员的徐志芳。女工们对职员一般都是仇视的，背地里把年纪较大的职员喊“丕子”，把年纪较轻的职员喊“小丕子”；她刚来，女工们照例喊“小丕子”。

徐志芳走到张阿珠面前，问道：“张先生，工友都来齐了，可以开车吧？”

“好，开车！”

张阿珠一声令下，徐志芳合拢电闸，“呜——”地一声，马达启动了。这些马达带动了横贯车间南北的一根根的天

轴，天轴又通过传送皮带转动了一排排的细纱机，顿时，车间里响声一片，震耳欲聋。

地下党员孙光华来到一工区她所看的纱车旁，眼望着一丈多长的天轴皮带上下不停地飞快旋转，耳听着比平时更刺耳的纱机轰鸣声，她觉察到车加速了！心里不禁纳闷起来：为什么突然加车速呢？

看着飞旋的纱锭，她回想上午在双墩开会的情况。会上，老郑同志在传达上级党委关于粉碎国民党“清剿”大别山红区的指示时说：“当前，我主力红军撤出江西，进行战略大转移，南方各省的红色游击区就象钢刀插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心坎，反动派恨之入骨，开始了疯狂的烧杀，我鄂豫皖区也遭到国民党匪军的‘清剿’，使用的兵力不下二十万人。他们依照蒋介石的手谕，实行所谓‘无限期清剿’和‘座山驻剿’，施履并村移民、伐树烧山等毒辣手段，企图将游击队困死在山林里。

“根据得到的情报，二十万国民党匪军是紧急招募、仓促集结起来的，今年的冬寒来得早，来势猛，大别山区已经开始降雪，靠军工厂赶制棉衣来不及，匪军司令将约定此地的纱厂生产棉布做军大衣。上级指示我们：迅速弄清哪个纱厂为匪军生产，设法拖住生产进度。”

交代任务以后，老郑同志还给光华讲了一位新来的、她还未接上关系的同志的情况……。

眼下，光华看着这台老牛似的英制细纱车在高速下边转边停，心里暗想：过去厂里经常接受外面的订货，也没有象这样加速，这次猛增车速，是不是同国民党“清剿”大别山匪

区的紧急行动有关呢？

在四工区墙角边的最后一台纱车上，皮带盘飞快地旋转着。车速的增大使皮辊表面压起槽子，皮辊压钩的压力不均匀，因而车子上毛病百出，四百根纱头断得只剩几十根，断了的纱头象绣球花开在毛辊上。车子这样开大花就是值车工的大祸来临，十四岁的养成工秋兰只得不停地跑巡回，抢接断头；尽管她的手脚很伶俐，无奈劳动强度跟她的年龄悬殊太大，接了这根又断了那根，手指头卡头卡肿了，腿子跑软了，累得气喘嘘嘘，断头还是接不齐。

张阿珠巡查走到墙角边，看到这台纱车上开满了绣球花，心想今天是加速的第一天，必须鞭策女工适应于高速下做生活，对接头接得慢的得加重处罚，以收“杀一儆百”之效，便决定拿秋兰开刀，乘她不备之时，抓起一条毛辊从身后猛敲过去，秋兰还没有从接头的忙乱中解脱出来，后脑壳又被打得一闷，不觉回过头来，见是张阿珠，怒问：“你凭什么打人？”

“你躲在墙角边偷懒，还敢犟嘴？车子开花，连打带罚！”

张阿珠咆哮起来，紧握着的毛辊象雨点一样地打在秋兰的头上、身上。张阿珠来势很猛，左右开弓，手脚并举，尽管秋兰尽力躲让，但是瘦小的秋兰怎能对付得过肥壮的张阿珠？“你还敢躲哇？老娘打死你！”刹那间，瘦削的小脸被毛辊的钢尖划了许多血十字……

在纱机的轰鸣声中紧张地看车的女工一时没有发觉墙角边的小姐妹惨遭毒打，等到张阿珠打累了，在车头上挂起罚工牌，她们才围过来。“不好好接头，故意造成车子开大花的，老娘就要连打带罚！”狠狠地瞪了女工们一眼，转身走了。

平时，她是不让女工聚集在一起的，这次显然是借秋兰示众，杀鸡吓猴。

“这是什么世道？做苦工还要遭毒打！”十九岁的养成工英姑扶起秋兰，愤愤地说。

“阿珠太狠毒了，把秋兰打成这个样子！”刘大姐在张阿珠手下做工的时间最长，最了解她，因而也最痛恨她。

姐妹们看到张阿珠的肥胖身影大摇大摆地上楼去了，有的厌恶地使劲往地上吐口水，有的牙齿咬得格格响。

一件出乎女工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新来的技术员徐志芳走过来，从职员制服的口袋里掏出洁白的手绢，细心地揩干净秋兰脸上的血迹，说道：“这么快的车速，开花怎么怪工友呢？”

女工们睁大眼睛望着徐志芳：哪有职员同情工人的？

徐志芳把秋兰扶到墙角的纱簾上坐下来，关切地说：“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帮你看车。”

女工们对眼前这个“小丕子”更加不理解了。

徐志芳发觉女工们站在旁边注视自己，就说：“工友们，去做活吧。张阿珠打人、罚工、开除工友，在厂里是有名的，她一会又要下楼来，大家不要吃眼前亏。”

人们散去了。机灵的英姑偷空穿过大车弄跑到一工区，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了光华。

深夜一点多钟，张阿珠上楼睡觉去了。只见昏黄的灯光下，徐志芳敏捷地闪到一工区光华所看的纱车旁，四顾无人，便走进车弄，小声地用规定的联络暗号同光华进行联系。光华迎上前去，激动地说：“我就是孙光华。姐妹们盼望你好久

了！”车弄里，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光华把徐志芳带到墙角边，这里光线更昏暗，人们无法看清那个人的面孔。

徐志芳说：“光华同志，我向你报告一个紧急情况：今天白天，阿猪趁停车转班的机会，在车间里上窜下跳地指挥修机工换天轴皮带盘，她不说换的原因，只说把小盘全部换成大盘。有个叫王阿根的修机工不肯换，说：‘皮带盘已经换过两次，再换大，车速就更快了！车速再加快，车子受不了，人更受不了！’说罢，掉头就走。阿猪追上去，用穿口哨的链条猛甩在他的头上，再用劲一拉，他的右耳朵一下就被拉破了，满链条都是血！这时，邓海金突然出现在车间门口，后面还跟着十来个荷枪实弹的军警，检修工一看这阵势，只得忍气吞声地把大皮带盘往天轴上装。阿猪为了在四点钟以前全部装齐，不惜亲自动手，赤膊上阵……”

“难怪我今天一上班，就发现车速突然增快了。”光华说，“为什么突然猛增车速？为什么阿猪不象过去那样，把加速的原因和方案告诉直接装车的检修工？为什么加速前要军警到场？事出有因哪！”

“你说得对，光华同志。”徐志芳说，“当时我也是越想越不对劲，不禁想起昨天晚上阿猪一个人在楼上办公室写划了许久。我就趁她在车间里张罗的机会，独自到办公室里去看看，终于在字纸篓里发现了一张计算车速的草稿纸，上面十分潦草地写着‘15,000匹’、‘大衣’、‘月底’等字样和几个数学公式。”说着，从衣袋里拿出一张揉烂了的纸递给光华，“就是这张草稿纸。”

光华接过稿纸正准备看看，突然听到前面大车弄里传来一阵脚步声，赶忙对徐志芳说：“邓海金又带着厂警来巡夜了，你暂时回避一下。”

徐志芳点点头，鄙夷地望着传来脚步声的方向，朝中间车弄里走去了。

邓海金一行离开车间以后，徐志芳重又摸到光华所看的纱车旁，小声问道：“光华同志，你对这张草稿纸的看法怎样？”

光华指着草稿纸说：“这张纸我下班后就带到双墩，请老郑最后鉴定一下。根据这上面写的‘15,000匹’、‘大衣’、‘月底’等字样来分析，阿猪这次突然加速，决不是一个平常的生产措施，很可能是为了在月底前生产一万五千匹棉布做军大衣，也就是老郑说的为匪军生产、配合‘清剿’大别山的军事行动！”

“我完全同意这个判断。”徐志芳激愤地说，“跟国民党匪军生产棉布做军大衣的就是这个厂！阿猪猛增车速是想一箭双雕：援助匪军屠杀人民，加重劳动强度残害在业工人。手段多辣呀！光华同志，你说该怎么办？”

光华环顾了一下四周，说：“老郑同志今天上午说，这次国民党‘清剿’的规模相当大，要出动二十万匪军。这一万五千匹棉布该可以做多少军大衣呀！这么多的白狗子穿了棉大衣，上了大别山，我们的红区就要受损失了。所以，我们必须同阿猪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她加速，我们就减速！拖住了军纱生产的进度，就拖住了白狗子的腿子！”

光华走到细纱车的另一面，继续说：“纺纱织布是流水线

生产，其中细纱工序是关键。翻炒的产量上不去，前、后纺和织布车间就衔接不上，因而斗争的重点正好在我们所在的细纱车间。蒋介石颁布《剿共临时施政纲要》以后，国民党大搞白色恐怖，军警到处横行，红鼻子动辄抓人，现在祠堂牺牲太大，得想办法巧妙地跟他们斗！”

听完了光华的话，徐志芳精神振奋地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阿猪有牙，我们有盾！”

光华意味深长地说：“这次的斗争，不同于以往的斗争。红区的军民在大别山同敌人展开短兵相接的战斗，我们在这里也要想方设法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二

细纱车间加快车速后的第二天。

在大车弄中间的一个特设的高台上，张阿珠的左腿架在右腿上，高高地地坐着，一双眼睛不停地向车间四处扫描，监视着每一个女工。

她听着一排一排的细纱机齐声轰响，仿佛在为自己奏乐；看着一个一个的女工赶着跑巡回，仿佛象奴仆一样为自己奔忙。听着，看着，心里暗自高兴：“这些人都是贱命，硬要我逼着干！我一打，一罚，这不都适应了高速下做生活吗？”她还准备根据今天的生产情况，把车速再加快一些，这样，就可以提前完成笨纱任务了！

在她自我陶醉的当儿，工务主任叶矮子摸上高台，在她身后说道：“多神气呀，国内第一流的女领班！”

“你这个阴险鬼！”

“你真厉害！你加多快的车速，女工就适应多快的车速，她们都快成为纱机上的零件了！”

“这就是‘太罗制’的管理嘛！”

“你闻风而动，难怪前天魏经理再三要我把订货的事首先告诉你，征求你的意见，你这里揭了榜，他才正式跟吴司令签订合同。你对军纱生产如此卖力，这个区党部委员的头衔没有白挂罗！”

“我跟共党有杀夫之仇，援助国军责无旁贷。”

“妙，实在妙！你这一炮又打响了，魏经理褒奖你自不必说，吴司令肯定会亲自给予重赏哩！”

张阿珠心头乐滋滋的，向叶矮子报告生产情况，进一步夸耀自己的成绩：“过去，一台车纺七篓子纱还纺不满，昨天一加速，就纺了八篓子半，四天的纱现在三天就可以纺完。我还准备用红线、蓝线做标记，让日班、夜班搞竞争，制造矛盾，增加产量。细纱是成纱工序，细纱的车速加快了，产量提高了，前、后纺和织布间就可以跟上来。这样，月底前定能完成任务！”

车间通道口的门帘子开了，满载着成纱的车子被男工推到下工序；一阵穿堂风吹过来，张阿珠罩着西服的旗袍被卷起衣角，肩头斜挂着、表示职务的彩带飒飒作响，她故意挺起胸脯，向叶矮子显示自己胸有成竹。

“妙！实在妙！”叶矮子又操起他的口头禅大加赞赏，“我马上通知前、后纺和织布间，按照你们细纱间的进度调整他们的工艺！”

说话间，徐志芳走过来了。她看到叶矮子，寒暄道：“叶主任，晚安！”

“晚安。”叶矮子说，“你被派到张先生手下工作，多荣幸呀！”

徐志芳答道：“是呀，短短一个星期，我学到不少东西哩。”

叶矮子转身又对张阿珠说：“这个上海正牌科班出身的技术员，学业成绩很好，算是年轻有为咧！”

为了在叶矮子面前显示加车速的具体成果，张阿珠问徐志芳：“技术员，今天每台车的班产是多少？”

徐志芳说：“我正要报告张先生。每台车七篓子纱都没有纺满，比昨天少多了，跟前天的一样。”

张阿珠大惊，赶忙从高台上走下来，对叶矮子说：“怪事，我在高台上一刻不停地监视女工，她们没有偷懒呀，产量怎么反倒降低了？我这就去看看。”

叶矮子失望地说：“那……暂时就不通知前、后纺和织布间调整工艺了。你们先研究一下，我走了。”

此刻，张阿珠仿佛觉得身后挨了一闷棍：本来想当着叶矮子的面表功，不料竟当面出丑！

在四工区墙角边的最后一台纱车上，尽管皮带盘转得“呜呜”直响，可是传送皮带却不能把这么快的速度传递到纱车上，滚筒的速度慢下来了，开花现象减少了，秋兰不象昨天那样手忙脚乱了。

英姑跑过来，兴奋地问秋兰：“今天的生活该好做哟？”

“好做多了。不知道是哪个好心人出的好主意，把红糖

和着米饭捏成砣砣，一塞到皮带盘上面，皮带打滑，车速就慢下来了。”

“当然有好心人罗！不能总是豺狼当道嘛！”

英姑的眼睛真尖，发现张阿珠从远处走过来，忙说：“阿猪来了。她要问你，你就照刚才的话说。”她迅速回到自己所看的纱车旁。

张阿珠鼓着眼睛走过来，看到秋兰跟平时一样，心平气和地接断头、跑巡回，一点也不象昨天那样忙乱，疑心油然而生，对身后的徐志芳说：“你去马达房把这一排车关掉，我要仔细检查检查。”

“是。”徐志芳走了。

少顷，天轴的转动由快到慢，最后停止了；皮带盘响了一长声，也不动了。张阿珠挽起袖子，围着这台纱车东摸摸，西看看。她也真不愧是魏循礼夸耀的“全才领班”，一下的功夫，就在皮带上发现了米饭的痕迹！

“这还了得，存心搞破坏！”张阿珠的眼睛逼视着秋兰，牙齿在腮帮子里面咬得直动直动。“快说！这米饭是哪里来的？”

秋兰早有准备地回答：“报告张先生！为了抢接断头，连吃饭都没有时间，我只好把碗放到车顶板上，接根断头，扒口饭，时间太紧，不小心把饭弄泼了……”

虽然秋兰熟练地背诵着英姑告诉她的话，但眼前的事实怎能逃过张阿珠狡猾的目光！她大喝一声：“胡说！分明是想减速！老娘打死你！”

从纱锭的缝隙间，英姑看到张阿珠的脸胀得通红，眼睛

里布满血丝，霍地从纱车上抽出一条毛棍，高高地举起来，正准备打秋兰，突然徐志芳跑过来了。她拉着张阿珠高举毛棍的手就往回拖，连声说道：“张先生，大事不好！这根天轴下所有纱车的皮带上都有米饭！”

“真的？我看看去！”张阿珠放下毛棍，跟着徐志芳查看去了。

正准备挺身而出的莫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秋兰见张阿珠走了，车子又关着，索性在纱篓上坐下来休息。

张阿珠命令徐志芳把马达都关掉，把全部纱车停下来检查，发现每台车的皮带上都有米饭！

她怒从心头起，吩咐徐志芳：“你上楼给硚口警察局挂个电话，接通后下楼告诉我，我要亲自报告白局长，这里有人破坏军纱生产，叫他来厂抓人！”

“什么？军纱生产？”徐志芳追问道。

张阿珠自知失言，叶矮子对她讲过，生产军纱的事不要对别的职员讲，但看到刚才叶矮子对她很器重，就认为不必对她保密，但也不对她说明详细情况，只是说：“你刚来，还不知道我们车间做的是军纱。要注意，不能对别人讲！”

“这个我明白。在上海时，我们学校的附属工厂经常接受军事订货。”

张阿珠一听，更放心了。

徐志芳问：“你叫白局长来厂抓人，抓谁呢？台台车上都有米饭，难道把满车间的人都抓去？”

张阿珠一听，在心里说：对呀。口里却答不出话来。

徐志芳看到她怔住了，又说：“张先生是远近闻名的领

班，以善于治理工人著称，军纱生产刚开始就要警察局抓人，未免跟你的名声太不相称了。依我看哪，枪打出头鸟，擒贼先擒王，注意观察，把领头的抓起来就是了。”

“你这话对，你这话对。”

稍顿，张阿珠咬牙切齿地说：“她们会往皮带上撒米饭，我会往皮带上抹松香！”

三

昨天，细纱车间的活好做一些，今天再上夜班，情况又变了。

每台纱车上的皮带盘“呜呜”直响，上下跳动着的皮带象龇牙咧嘴的下山猛虎，朝女工头上猛扑过来；飞旋着的滚筒象决了堤的洪水一浪高过一浪，似乎要把女工吞没进去；皮辊表面重新被压起槽子，断了的纱头又象绣球花开在车子上。女工们都忙乱起来，这边车弄里听见斥责叫骂，那边车弄里传来小养成工的悲鸣……

“阿猪又出鬼点子，把车速加快了！”英姑说。

“嗨！做苦工忍饥挨饿，加车速更受折磨！”刘大姐是在汉口长大的，小时候白天捡破烂，晚上有时在宗关街听街头艺人唱小曲、说评书。她虽然不识字，但能编点顺口溜，每有感触，脱口而出。

“今天再出主意降车速就好！”秋兰说。

叶矮子走过去了，他的身后跟着几个厂警。他尖声高叫道：“大家安分守己，专心做活！从今天起，不准三五成群谈

话！不然就算聚众闹事，不仅开除工籍，而且要送往官厅究办！”

姐妹们忍气吞声地回到各自的纱车旁。

各工区的工头都出动了。她们的右肩上都斜挂着彩色绸带，挺起胸脯，扭着腰杆，在车间里指手划脚，穿来穿去，神气活现地向每一条车弄里窥视。

虽然控制得那么紧，机智的英姑还是偷空到光华所看的纱机旁去了一趟。

“又加速了！”英姑焦急地说。

“是的。”光华说，“据了解，今天阿猪又搞鬼了！她黑心肠施毒手，拿起钢丝刷死劲地刷传送皮带，又抹了松香粉，车速更加快了。看来，这家伙对她的‘党国’很尽忠，对生产军纱很卖力！”

英姑说：“阿猪有一整套残害工友的办法。再怎么对付她呢？”

“阿猪有矛，我们有盾。你和刘大姐赶快分头告诉工友们，向皮带上泼水加油，车速就会降下来。”

“水每个人可以自己舀，这机油怎么弄呢？”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叶矮子亲自出马，厂警四处巡逻，情况更严重了。”

她俩商量了一阵，最后决定：让思想基础好、年纪最小、手脚又伶俐的秋兰当“输油工”，从党的外围同志、修机工王阿根那里拿机油，秘密地传递给工友们。秋兰所看的纱车由邻近机台的英姑她们兼看起来。她的纱车在墙角边，只要保持正常运转，张阿珠就不易发觉。

英姑悄悄地摸到秋兰的纱车旁，商量了一阵……

这时，张阿珠从侧门进来了，她睡眼惺忪，却死死地盯着每一个看车的女工，又伸着头向车弄里探望，还不时地伸出臃肿的手弄一弄机台，摸一摸纱篓里纺好的纱。

此刻，秋兰拿着油壶来到四十九号纱车旁，帮助一个身体较弱的女工往皮带上加油。

那个女工说：“这个办法真好。要不，车子开大花被阿猪看见了，又要罚我三个工！”

刘大姐猛一抬头，忽然发现张阿珠在四十六号纱车的尾部指手划脚，马上警觉起来：这个加油加水的办法，比起往皮带上塞米饭不大容易被阿猪发觉。如果阿猪现在亲眼看见秋兰往皮带上加油，不仅她个人有生命危险，这第二个回合的斗争很快就会失败！可是，秋兰正在加油，她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张阿珠再拐一个弯就会走到自己的面前。那个女工集中注意力接头，也没有回头看，顿时，刘大姐的心弦绷得紧紧的。怎么办呢？既不能高声呼喊她，更不能离开自己看的纱车走过去提醒她，眼看着张阿珠在四十六号纱车的尾部指手划脚一通以后，拐个弯就会走到秋兰身边，怎么办？

情急智生。刘大姐猛然想起光华向她讲过的、大革命时期这个厂的工友用顺口溜当联络信号的事，便在车弄里大声唱起歌来：

阿猪好狠心，
换大了皮带轮，
又撒松香粉，
开花磨死人！

张阿珠是“下江人”，听不懂刘大姐唱的湖北地方曲调，更听不清唱词的内容，只是觉得在车间里唱歌是不能允许的，便大声斥责道：“不准唱！不准唱！”

刘大姐从容不迫地说：“今天的生活好做些，高兴起来就哼上两句。”

“娘西皮，倒会穷开心！”骂了两句，张阿珠就往四十九号纱车走去了。

这边，秋兰突然听见刘大姐唱歌，心里好生奇怪，猛一回头，听见张阿珠叫嚷“不准唱”，她明白了，赶紧收拾油壶，一溜烟穿过车弄走了。

张阿珠走到四十九号纱车旁，见那个女工慢条斯理地看车，气就来了，正要发作，可是看到车子上没有开大花，一时抓不着把柄，只好作罢。

四

萧瑟的西风中，厂内西大路上，枯黄的树叶四处飘落，有的落到炉子间的墙边，有的落到路边的明沟里，有的飘进细纱车间办公室的窗内。

“真讨厌！”一只肥胖的手猛然关上窗子。“我最不喜欢黄叶凋零了。”

“这跟您的心情有关，张先生。”伏在桌上写什么的徐志芳说道。

“是啊，产量上不去，真烦死人了！”

的确，张阿珠上任以来，从未遇到这样不顺心的事。虽

然如此，她并没有忘记自己酷爱打扮的习惯，从抽屉里取出黑色手提包，打开，拿出梳子拢一拢电烫头发，又拿出口红把嘴唇擦得血红，边照镜子，边问道：“技术员，你说产量上不去的原因是什么？”

徐志芳随口答道：“我看哪，不全怪工人怠惰。机器太陈旧了。”

张阿珠心想：签订合同已有一个多星期了，离交货不到半个月，黄叶落光了，天气变冷了，军队等着棉大衣上山剿共，这真是燃眉之急哟！便说道：“关于机器陈旧的问题，总经理有言：‘中国纱厂机器如此窳败，唯一的补救方法，就是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因此，我们都要下楼去监督工人。”徐志芳没吭声，随着她下楼来。

车间里，女工们见减速办法没有被张阿珠识破，都非常高兴。由于生活好做一些，只要工头们不在场，她们就“磨洋工”，偷空坐一下。此刻，看到张阿珠的魔影窜进车间来了，只得站起来装着忙碌的样子跑巡回。

张阿珠窜来巡视了一通，看到女工们并没有偷懒，可就是产量低，一肚子的气没有地方出，见了秋兰这个“下饭菜”，就冲着她说：“你今天不把产量恢复到那天的八婆子半，当心老娘打死你！”

“机器不行，你怎么怪人呢？”

“怎么？又敢犟嘴？老娘今天打死你！”

张阿珠伸出巴掌朝秋兰的脸上打去，谁知杨秋兰却借势把她的右手食指死死地咬住了！顿时，张阿珠象猪被宰杀时那样惨叫起来。

“你再打我，我就把你手指咬断！”

秋兰张开嘴，用力向地上吐了一口痰。

“秋兰咬了阿猪的臭指头了！”女工们奔走相告，这条消息比皮带传送的速度还要快地传到每个姐妹的耳中，越来越多的女工拥到四工区的墙角边。大家见到张阿珠象一匹刚被宰杀的猪那样连声呻吟，狼狈不堪，吐出了多年郁积在心头的怨气，都很高兴！

秋兰的行动，鼓舞着姐妹们大胆开展各种形式的怠工斗争。

张阿珠惊魂未定，觉得眼前这个“乡下小赤佬”象一尊铁塔，这批新招来的养成工比原来的女工还要厉害！半晌，她歇斯底里地大发作起来：“小娘西皮吃了豹子胆，老娘开除你！”

“肝火不要太旺了。”叶矮子不声不响地摸到张阿珠的身后，拍拍她的肩膀。然后，怒目瞪着看热闹的女工，大声吆喝道：“有什么好看的？都去做活！杨秋兰冒犯领班先生，一定要重罚！”

人群散去，张阿珠恢复常态，对叶矮子搭讪道：“你总是这么阴险，来无影去无踪！”

“不是我来，你可下不了台呢！”

“怎么？这样霸道的小娘西皮，不开除她，留着做种？”

“前段时间，你成批开除那些拿工资的女工，这是对的。可是，要开除这些技术好而又只拿极少津贴费的养成工，可得慎重啊！更何况目前正值生产军纱的高潮时期，魏经理还在叫李登下乡紧急招募养成工咧！小不忍，则乱大谋。杨秋

兰的处分问题，以后再说吧！”

“真是便宜了这个小娘西皮！”张阿珠犹有余怒。

“别生气了。魏经理叫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晚，吴司令在璇宫饭店宴请参加这次清剿的后勤单位——当然有我们新泰纱厂，也有你这位大名鼎鼎的张阿珠，徐技术员也陪同前往，还有参加清剿的国军将士代表和工商各界人士。宴会后将举行盛大的舞会。汉口特别市警备司令部派专车接送，请你下午五点钟到经理室等候。这是刚才王参谋打电话通知的。这个王参谋说他认识你，还特地要我转告你，他明天坐飞机到上海去，说你要是有空回家就同机前往。”

璇宫饭店是张阿珠最喜欢的游乐地之一。提起“璇宫”二字，她仿佛看到了五颜六色的灯光，闻到了香槟酒的芬芳，听到了爵士音乐的交响，刚才的怒气已化为乌有，突然象打了吗啡针一样地兴奋起来，一个恶念在她头脑里产生了。

叶矮子故意说道：“无功不受禄。我们的产量没有跟上去，真不好见吴司令的面哪！”

“这有什么要紧？我自有安排！”张阿珠虽说是叶矮子的直属下级，可是在节骨眼上，总要表现出比他更胜一等。她胸有成竹地说。

“请你告诉魏经理：搞加速，靠皮带传动是老式的、笨拙的方法，而齿轮传动才是新型的、有效的方法。我准备马上亲手绘制图样，把车芯牙轮改大，今晚就交给王参谋——他是亡夫的老同学，让他明天飞往上海时带去，到茂昌铁工厂紧急订货，几天后就可以空运回汉，再花几个小时装到几百台纱车上，锭子就会比那天转得快两倍，产量也会猛增两倍。

到了那个时候，这班娘西皮磨洋工也好，搞破坏也好，全然无效，完成军纱任务就稳打稳扎了！”

叶矮子高兴得象小丑那样怪声尖叫：“妙，实在妙！真是女中英杰！”他四下一看，伸出舌头，又很快缩进去了，小声对张阿珠说：“我俩得意忘形了。这里怎么是谈话的地方呢？上楼去吧。”兴奋地拉着张阿珠走了。

英姑此刻正巡回到车头边，以纱锭为屏障，站在那里听完了他们的谈话，便飞快跑到一工区告诉光华。

英姑把张阿珠和叶矮子的话重复一遍以后，焦急地对光华说：“我估计阿猪现在上楼绘图去了。她要是今晚把图纸交给了那个什么王参谋，几天以后新做的大车芯牙轮空运回来，再象上次换皮带盘那样派军警监督安装，那我们这段时间的减速斗争就会前功尽弃！”

“是这样。”光华也很着急，“到那时，军纱生产的进度拖不住，白狗子的腿子也就拖不住了！”

“怎么办呢？”英姑焦急得不住地搓手。

“斗争进入第三个回合了。这次比前两次棘手得多！阿猪的手段真狠毒哇！”

在她俩面前，仿佛出现了按张阿珠绘制的图纸做成的几百个大车芯牙轮，把几百台纱车带得飞转！在如此高速下，纱锭“哒哒哒”直响，就象白狗子摇着机关枪，射到大别山上，也射到纺织女工的心上……

沉吟了半晌，光华问道：“你是不是听叶矮子说，徐志芳也要参加今晚的宴会？”

“是的，我没有听错，有她。——唉！”英姑脸上露出困惑

不解的神情，“光华姐，你提那个‘小丕子’干啥？”

光华笑了笑：“她是我们的人！”

英姑的两只眼睛瞪得象两个小灯笼：“真的？！”

“上级指示我跟她单线联系，所以你们都不知道。前两次减速斗争都是她出的点子，大概你们都以为是我的主意。她经常到我这里来，可我看的纱车在路边上，过往的人多，被邓海金看见了两次，很不安全。你看的纱车在墙角边，周围都是自己人，为了她的安全，为了开展工作，经请示老郑同志，以后有事我俩先商量，由你跟她单线联系。”

“我也早就觉得这个‘小丕子’是个好人，不想竟是自己人！太好了！”

光华把徐志芳的身世告诉英姑：

“她是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革命先烈徐大刚的后代。她父亲牺牲后，党把她送到学校念书，经过党九年的培养，她从上海纺织中学毕业了。为了在长江中上游的产业工人中开展革命活动，党把她调到武汉来。因为新泰纱厂是这里最大的厂，厂里的老板不仅跟当地的军政界有勾结，而且跟南京中央政府有直接联系，所以党又把她派到这个厂里来。”

英姑高兴地说：“她来得好，来得正是时候！刚才我正愁无法拢阿猪的身。”

“是啊！能够拢阿猪的身，事情就好办了。”光华深情地说，“志芳的点子多，办法巧，给我们带来了上海工人的斗争经验。党及时把她派到我们这里来，可见党对我们的斗争情况多么熟悉，又多么理解我们的心情哟！有党的领导，这次牵制国民党清剿兵团行动的无形的战斗，定能胜利！”

五

璇宫饭店二楼正厅里，整整齐齐地摆着几十台铺有白府绸桌布的圆桌，桌上摆着奶油冻、水果排、沙史力克、火腿安利蛋等西菜和刀子、叉子、高脚酒杯。宴会还没有开始，与会的党政要员、工商界富豪、国民党军官和签订军事订货合同的乙方代表们，三个一堆、五个一群地在那里嘻嘻哈哈，谈天说地。高台上，乐手们狂热地演奏着爵士音乐，把靡靡之音充塞了大厅。

张阿珠还是那套她最喜爱的打扮：紧身旗袍上罩着西服上衣，头上披着卷发，嘴唇擦得血红，肥胖的左腕上挂着一个黑色手提包。她今天的心情格外愉快，这从她主动找徐志芳扯谈可以看出来。平时，她是不大理会她的，因为她觉得：自己既可当领班先生，又可当车间技师，魏经理另设一个技术员是多余的。为了改大车芯牙轮的问题，从设计、描绘到晒图，都是她自己一手办成的，她觉得根本不需要什么另外的技术员！

魏循礼今天因故没有来，张阿珠、叶矮子和徐志芳就成了新泰纱厂的全权代表。张阿珠高兴地把他俩拉到阳台上，远望着西边天空的晚霞，俯视着门口停满的奇形怪状的小汽车，又扫了欢腾的大厅一眼，不胜感慨地说：“真是一个歌舞升平的世界呀！”

“是啊，这样的世界，决不允许共匪骚扰！”叶矮子接着说。

突然，爵士音乐的演奏中止了，司仪在麦克风里喊道：

“请来宾入席，宴会就要开始了！”

在穿着白制服的女招待引导下，宴会桌前高朋满座。

张阿珠看到司仪是个国民党校官，他在说话时嘴角边的一颗黑痣不断跳动着，便对徐志芳说：“他就是王参谋，是亡夫在黄埔军校的同学。亡夫要是不死，军衔比他还高。我真恨死共产党了！”

志芳口里说：“张先生，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再不要说不吉利的话了。”心里想：这帮蒋介石的喽罗死少了，还要多死些！

“对。”叶矮子兴高采烈地随声附合。

司仪宣布：“现在，请吴司令讲话！”

掌声中，佩带少将肩章、斜皮带下挂着马刀的匪司令登上讲台。他清了清嗓子，环顾了全场，开门见山地说：

“当前共匪作乱，总裁命令彻底清剿。我国军将士要把这次清剿的成败，看作是国家存亡的关键，不成功，便成仁！诸君都是党国的有为之士，期望大家竭尽全力完成清剿的后勤任务，精诚合作，荡尽共匪……”

志芳看到张阿珠虽然聚精会神地听匪司令讲话，可是手提包一刻也没有离开手边。

此刻，志芳的眼前浮现了一幅幅的画面：九年前，父亲的壮烈牺牲；上海工人前仆后继，浴血斗争；党对她的亲切关怀和巨大希望；光华、英姑、秋兰这些姐妹们，在厂内英勇地进行着无形的战斗……特别当她想到老郑对她说的，国民党企图在红区内造成“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庐舍不见炊烟，用野兽闻鬼哭”，顿

时，怒火在胸中燃烧，恨不得把这人肉筵席一下掀掉！她满怀阶级仇恨，注视着张阿珠的那个黑色手提包。提包里放着的那张图纸，等于是杀人的武器！决不能让这张图纸空运到上海！

华灯初上，宴会开始了。划拳催酒，杯盘叮当，好不热闹！志芳对张阿珠说：“张先生，王参谋既是您的旧交，何不把他请到这里来敬酒呢？”

“对呀！”张阿珠说。心想：敬了酒之后，正好把图纸交给他，让他飞往上海时交给茂昌铁工厂的赵经理，早已拍了电报了。于是，起身就走。

“张先生，您的嘴巴……”

“哦！”张阿珠这才发现自己刚才吃沙史力克时，口红被抹掉了。她想到，高贵妇人必须有一张红腥腥的樱桃小嘴，便赶紧打开手提包，掏出口红，对着镜子涂抹起来。她的动作也真熟练，一瞬间就擦好了。

志芳又说：“张先生，王参谋过来了。他是今晚的大忙人，您不把他请来，别人又拉跑了。”

张阿珠一看：风度潇洒的王参谋代表吴司令四处敬酒，正被那些姨太太缠着不放，好不容易才脱身哩！

张阿珠请匪参谋心切，手提包忘记随身带走。

志芳以极快的动作，趁身旁的叶矮子跟工商会长劝酒的机会，打开拉练，手伸到张阿珠的提包里……

“哎——你在干什么？”叶矮子嘟囔着。

志芳猛吃一惊，以为叶矮子发现了自己的行动，仔细一想，她又信心十足：对时机的选择是有把握的。可不是吗，

抬头一看，原来是工商会长正想把自己的杯中酒往别人杯里倒，被叶矮子制止了。

志芳迅速地从手提包里取出那张图纸，正要把它自己画的另一张外形一样、齿数不同的齿轮蓝图往里面放时，不料匪参谋长敬酒的心比张阿珠还急切些，反倒跨着大步拉着她的手走过来了！

志芳急切地考虑着：如果自己画的图纸不能装进阿猪的手提包里去，“狸猫换太子”就搞不成，斗争的第三个回合就会失败……

紧急中，她想起下午临行前光华的嘱咐：用“调虎离山”的办法支走阿猪如有困难，就要用打破瓶杯的办法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她便趁叶矮子同工商会长拉拉扯扯之时，蓦地用扳子拨动酒瓶的底部，“当啷”一声，白兰地酒瓶掉破了！

人们“哟”了一声，把目光投向这边。

张阿珠和匪参谋也停下脚步，朝地下的玻璃碎片望去。

喝得酒气熏天的叶矮子冲着肉球似的工商会长说：“你太不老实了，把酒往别人杯里倒还不算，还要用袖子把这瓶酒摔倒。不行，连罚三杯！”

接着是人们的一阵狂笑。

混乱之中，志芳从容地把自己绘制的、上面模仿张阿珠和叶矮子签名的蓝图放进了张阿珠的手提包。

六

车间里的灯光昏黄昏黄的，细纱车单调地鸣响，就象是

奏着催眠曲。张阿珠坐在大车弄中间的高台上，想到明天大车芯牙轮空运回汉后将刷新细纱车间的生产纪录，而自己的名字将载入“剿共记事册”时，便抖擞着精神，一本正经地监视女工。一会又想到，上星期璇宫饭店宴会之后在舞池里发生的事情，再一次把她引入深沉的回味之中，使她兴奋、留恋。后来，头脑被刺激得麻木了，不觉睡意袭来，先是闭目养神，然后索性走下高台，向楼上她那特设的小卧室走去。这时候，还不到晚上十点钟。

朦胧中，她猛然想到：“魏经理好久没有下车间查班了，要是今晚摸进来怎么办？”便叮嘱一个跟她最要好的工头，如果发现魏经理来视察的迹象，就叫她提前把自己喊醒。张阿珠认为这是万无一失的，就放心大胆睡觉去了。

张阿珠离开还不到一刻钟，这个管四工区的工头一哈欠打得鼻涕、眼泪直流，就走过来对英姑说：“我白天在‘职员进德俱乐部’里开了一天会，现在很困倦，到马达房里躺一会儿。如果有先生到车间里来有事，你就提前喊醒我。”说罢，她也睡觉去了。

张阿珠和这个管四工区的工头睡觉去以后，车弄里响起了嘹亮的歌声：

阿猪好狠心，
换大了皮带轮，
又撒松香粉，
开花磨死人！
细纱的姐妹们，
团结一条心，

你会加速我会减，
阿猪斗不赢！

这是今晚怠工的联系信号。英姑把张阿珠和管四工区的工头都睡觉去了的消息告诉秋兰和刘大姐以后，她们三人就同声高唱起刘大姐编的这首歌。四工区的姐妹们听到歌声，连忙把纱头打断，让车子空转，坐在车弄里拉起家常来。

少顷，同样的歌声依次从一工区、二工区和三工区传来，这表明管那三个工区的工头也都睡觉去了。于是，整个细纱车间里，尽管天轴皮带盘“呜呜”直响，传送皮带上下飞旋，可是，天轴下一台一台的纱车都在空转，姐妹们一堆一堆地坐在一起亲热地交谈。自从秋兰怒咬张阿珠的手指头以后，大家的胆子更壮了，心更齐了，由光华暗地里布置，经常象这样大规模地怠工。而“小丕子”徐志芳，一遇上这种情况就设法回避。

过了好一会，又从三工区传来歌声。歌词和曲调都跟刚才的一样，只是唱得急促些，这表明出情况了。姐妹们霍地站起来，走进各人的车弄，显露出十分忙碌的样子，但是却不把纱头接齐，故意留些绣球一样的大花开在机台上。

在叶矮子和好几个高级职员的前呼后拥之下，魏循礼亲自进车间查班了！

这次，他们不是按工序的先后，先视察前纺，后视察后纺，而是走着和平时相反的路线，从一个车间的出口进来，再由进口出去。魏循礼今晚对这些高级职员说：经常变换视察的方式，有助于敦促职员同心同德，办好实业。“业精于勤，荒于嬉”，这是他对职员们的经常告诫。

一开始在布机间视察的时候，魏循礼的女秘书就向他报

告，刚才吴司令亲自打来电话，催问军用棉布的生产情况。所以，他这次的视察十分细致，不仅注意生产进度，尤其注意职员的管理水平。叶矮子已经感觉到了，经理今晚的视察细致得几乎到了挑剔的程度。

一踏进细纱车间，这里的职员没有集体迎上来欢迎魏循礼，只有徐志芳一个人在门口向他“请安”，又看见一个工头不知从哪里匆匆忙忙跑进来，又躲躲闪闪溜到车弄里。他首先就产生不愉快的感觉。接着，他分辨出在“呜呜”的噪音里，有的是轴承缺油，有的机器磨损，这些不正常的声音使他心里更是不高兴。再一看，尽管女工们十分忙碌，纱头仍然接不齐，台台车上都开满了绣球花，心里就有了几分怒意。

“工务主任，请你把张先生找来。”魏循礼一字一板地对叶矮子说。

一听到经理的这种腔调，叶矮子就知道事情不妙，赶忙三步併作两步去找张阿珠。矮子一下子就穿过了十多条车弄。天哪！哪里有她的人影！

在叶矮子去找张阿珠的时候，魏循礼缓步走到四工区，慷慨惺惺地问秋兰：“工友，生活好做不好做哇！”

“经理先生，生活太难做了！”秋兰不慌不忙地说，“张先生只顾加速，不搞维修，不仅车子受不了，而且影响产量。”

说话间，徐志芳走过来对魏循礼说：“报告经理先生，第二十八号车和四十三号车的滚筒都拉坏了，停台了！张先生加速超过了限度，违背了科学原则，损坏了机器，我们搞技术工作的可负不起责任啊！”

魏循礼没有回答。他想：车速是快了一些，但是军事订

货催得急，不加速也不行呀！只要前后供应平衡，能够如期交货，以后再搞大修……

他正在思索着，一个高级职员走过来说：“经理，这两天细纱的班产量比过去的都低，今晚的更低。别的车间都加速了，这样下去，可能会造成前后供应不平衡！”

话还没有说完，摇纱车间的领班史贵气喘嘘嘘地跑过来，说：“经理！细纱车间今天白天出的纱已经供不上我们摇纱做，晚上就更缺了，不得已关了十三台车子，还得继续关车。细纱供不上，摇纱饿肚皮是小事，影响经理的全盘安排，这可是大事啊！”

“报告经理！”粗纱车间的领班得知魏循礼在这里，也赶来告状，“我们做出来的粗纱，细纱车间纺不赢，张先生又不派人拿过来，堆在那里，连车子都不能开了。您家看怎么办？”

魏循礼皱了皱眉头，鼻孔里哼出一句：“是有问题啊！”

史贵让自己的呼吸平息之后，别有用心地说：“经理！自李领班调到上海总公司以后，张阿珠女士在细纱车间独当一面，她的魄力可贵，然而经验尚缺，我们作为相邻车间的负责人，都有扶持的责任。如若不然，乱了经理的大谋，我等亦负疚良深！”史贵对于魏循礼特别重视张阿珠，早已产生嫉妒之心。很想利用今晚她“打野”去了的机会，把手伸到细纱车间来。

“史先生言之有理！”粗纱车间领班点头附合。

此刻，魏循礼最关心的是完成军事订货，哪有闲暇理会这番话！张阿珠为什么避而不见，魏循礼好生纳闷。

车间里由远而近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叶矮子满头大汗跑回来向魏循礼报告：“经理！没有找到张先生，敢情是有

“什么事去了？”

“也有可能。”魏循礼鼻音很重地说。

叶矮子又说：“我刚才遇着布机间的领班，他说：‘由于纱线供应不上，一下子就关了三十台织布机！’”

“什么？！”

“他还说，出于半成品供不应求，完不成军用棉布的生产任务；布机间可没有责任罗！”

魏循礼的耳朵里嗡嗡作响，心绪很乱。他想：张阿珠是自己亲自提拔的，现在，她掌管的工序出了问题，造成前压后掉，供应失调，严重地影响了生产进度，如果不采取措施，在同仁面前怎样显示自己赏罚严明？“走！到前面看看去！”魏循礼的口里突然粗声粗气地冲出这句话，可把叶矮子吓了一跳。

在高级职员的簇拥之下，魏循礼一行向细纱车间的大车弄里走去。

英姑遵照光华的布置，在魏循礼刚进车间的时候，没有喊醒那个管四工区的工头，那个工头当然无法喊醒张阿珠。此刻，她已进入梦乡，怎能做到车间里发生的一切！

这里，英姑高兴地想道：光华姐根据阿猪每次值夜班时总爱在中途钻进小卧室睡大觉的规律，布置姐妹们今晚在她睡觉去了以后，最大限度地减速，把细纱的产量压到最低点，造成前后供应严重混乱，已经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正想着，光华走过来了。她看到时机成熟，就让英姑去马达房喊醒那个工头。

“程先生，快起来，魏经理来了！他今天改变了路线，是

由车间的出口进来的，我们刚发现。”英姑急切地说。

“什么？”这个工头也真机灵，鲤鱼打挺地翻身下床，飞快地从马达房走出来，惺忪的睡眼看到魏循礼进了大车弄，大惊失色，来不及揉眼睛了，绕道飞快向楼梯口跑去……

光华所看的纱车在路边上，她看着这个工头急急忙忙地上了楼，就拿出一把预先准备好的空筒管，放在楼梯最上面几层的阶梯上，巧妙地布好了“筒管阵”。

楼上，张阿珠得知魏循礼进了车弄，头发未整理，衣服未扣上，也顾不得打开手提包整容，仓惶失措地向楼梯口奔去。

魏循礼在车弄里逛了一圈，不见张阿珠的人影，勃然大怒，准备上楼查看，另外再拨个电话给李登，让他查查她是否在宿舍里。

楼上，张阿珠当年在金陵大学的长跑没有白练，一步可以抵上那个工头的两步，几秒钟的光景就把她甩在后面。这时她已跑到楼梯口，一瞬间，踩着一支筒管了！这筒管，圆滚滚，光溜溜，张阿珠踩上它，就象坐了风火轮一般；霹雳叭啦地从楼梯口“飞”下来，一古脑地滚倒在楼梯的拐角处。

楼下，魏循礼正准备上第一步阶梯，听见这可怕的响声，以为发生了地震，造成中梁倒塌，吓得目瞪口呆；定神一看，滚下来的不是屋梁，而是又肥又胖的张阿珠！当叶矮子和史贵扶起她时，她已被摔得皮青脸肿，血泡四起，“猪”头变成了狮子头。

“怎么？张女士？您在练习‘空中飞人’，准备在周末晚会上表演？”

史贵认定张阿珠是他身后赶上来“超车”，此刻看到她

衣冠不整，知道她睡懒觉刚起来，便特地抓住这个机会在魏循礼面前刺她一下。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魏循礼的女秘书匆匆跑过来说：“报告经理！吴司令叫王参谋星夜把车芯牙轮送到厂里来了！”

“王参谋提前回汉了！”狼狈不堪的张阿珠顿时高兴起来，仿佛捞到了救命稻草。

魏循礼对女秘书说：“你招待王参谋在会客室下榻，我处理了事务就过来。”

“王参谋说，张先生急要车芯牙轮，他让勤务兵扛着木箱进车间来了。”

众人朝通道口望去，见参谋在挂着盒子枪的勤务兵簇拥下，大步走过来了。

寒喧了一阵，张阿珠迫不及待地打开木箱，取出一个牙轮，一、二、三、四、五地数着牙数，忽然，她惨叫一声：“完了！牙数不对！”

众人围住木箱，各自取出一个牙轮观看。

史贵的风凉话又来了：“把这种牙轮装在车芯上，车速就要慢两倍了。张先生真关心工人哟！”

王参谋说：“是按图施工的呀，怎么不对呢？”

魏循礼看了看牙轮，又对了对图纸，上面晒印着的“设计：张阿珠，审核：叶仲之”几个清楚明白的字映入眼帘，便声色俱厉地对张阿珠说：“我经常讲：业精于勤，荒于嬉。可你一听到‘璇宫’二字魂都飞了，这正是那天画的图纸！”又冲着叶矮子：“还有你，越老越贪玩，越贪玩就越糊涂了！”

魏循礼瞪着眼睛环顾在场的每个人，借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然后提高嗓门说道：“不能按期交货，是新泰之耻啊！现在，我宣布：张阿珠女士因今晚不慎摔成重伤，给我长期休息！叶仲之先生免去工务主任职务，接任细纱车间领班。”

匪参谋插嘴道：“魏经理，吴司令要我告诉您，进山清剿的时间提前了，这一万五千匹棉布做军大衣的事……”

魏循礼接上去说：“只得拖一拖了。”

“那……弟兄们没有大衣，不能开拔……”

“我也无可奈何，爱莫能助了。”

“魏经理，我……”惊魂未定的张阿珠还准备说什么。

“你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张阿珠完全理解魏循礼说的“长期休息”的含义，哭丧着脸瘫倒在楼梯的扶手下……

斗争节节胜利的消息，频频传到了双墩的地下联络站。那天，孙光华去双墩汇报工作时，老郑同志对她说：

“请转告志芳、英姑、秋兰、刘大姐和工友们，你们持续地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斗争，采取了多种形式减速和怠工，又撵走了尖刻泼辣的张阿珠，大大延迟了这笔军事订货的交付日期，直接拖住了国民党清剿兵团的行动，在白色恐怖下给反动派当头一棒，为我大别山红军部队夺取反清剿斗争的胜利赢得了时间。大伙干得好哇！”

“老郑同志，姐妹们要我来接受新的任务。”

“好哇！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一个接一个的新任务在等待着同志们哩！”

办晨夜校

“当、当当，当、当当……”响亮的钟声，在新泰纱厂工人居住区回荡。

一九三八年芦沟桥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卖国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几个月间吞併了半个中国。但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奋起抗战，纷纷成立了各种抗日救亡团体。

清晨，新泰纱厂的工人们听到钟声，怀着抗日救亡的热忱，三三两两地朝纺织工人晨夜校走来。敲钟的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工，高高的身个，短头发，圆脸盘，浓眉毛，一双乌黑的大眼睛里闪动着智慧、泼辣的光芒，这就是新泰纱厂前纺车间挡车工、地下党员洪腊梅。敲完钟后，她眼望着校门外走来的工友，心里又回想起晨夜校开办时的情景。

前几天，洪腊梅接到地下党的通知，到联络站会见了党派来开辟抗日救亡工作的“方先生”，一块研究了怎样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事。当时，方先生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为了发动、组织工人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决定在新泰纱厂附近的工人居住区开办一所纺织工人学校。表面上教学棉

纺常识和进行一般的抗日救亡宣传，实际上以此作为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揭露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恶面目，提高工人群众斗争觉悟的阵地。通过一段时间的教育，从实际斗争中选拔一批优秀的产业工人输送到抗日武装斗争的战场。

考虑到新泰纱厂早晚都有歇班的工人，就定名为纺织工人晨夜校。

洪腊梅接受了联络工友来校学习的任务。经过两天的努力，晨夜校终于开学了，她又主动承担了打上课钟的工作。现在，看着这来校学习的工友，她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洪腊梅在厂里一向关心工友的疾苦，乐于助人，遇事有主见，在工人中很有威望。她的丈夫先前在一家日商纱厂做工，前几年被日本人活活折磨死了，只剩下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和她相依为命。前不久，日本飞机来武汉轰炸，她正在厂里做工，小姑娘在家无人照看，在街上玩，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用机枪低空扫射死了。这阶级仇、民族恨，在这位中年妇女的心中燃烧着。现在，这位纺织工人，把一切都献给了党的抗日事业。

她站在门口，笑容满面地和每一个来校学习的工友打着招呼。

“洪师傅，你来得早哇。”钢丝挡车工凌云和几个青年工人喊着走到门前。

“你们也不算晚啦。”洪腊梅伸出左手拍着凌云的肩膀，望着几个青年工人亲切地问，“都来了吗？”

凌云侧身指着几个青年工人，“你看，都来了。”

洪腊梅满意地点着头。

“洪师傅，今天上什么课呀？”

“今天是时事新闻讲座。”

“好哇，我最喜欢听时事新闻。”^{模全工龙小华一听很高兴}

“我也喜欢听。”落纱工张巧姑赶忙问，“今天是哪位先生讲课呀？”

“是方先生。”

“那更好了。方先生讲得又通俗又好懂，我最喜欢听她讲课了。”龙小华更高兴了。

洪腊梅笑着问：“小华，我问你，你为什么喜欢听时事新闻呀？”

“这……”龙小华被这突如其来的提问弄愣了，用手摸了摸后脑勺，眨着一对大眼睛，“新鲜、热闹嘛。”

“哈哈哈哈……”龙小华的一副窘态，把几个青年女工都逗笑了。

“小华，你这种想法可不对呀。”洪腊梅脸色严肃，语气温和，意味深长地对几个青年人说，“我们听时事新闻，可不是听新鲜、听热闹哇，而是要弄明白抗日救亡的道理，搞清楚日本鬼子是怎么会打进我们中国来的，这是谁造成的？另外，我们作为中国工人，面对这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的时候，又该怎么办？这些都要边听边想。你们说对吗？”

几个青年听了，都进入了深思。

“哎呀，真没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深刻的道理呀！”龙小华说着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小华，没想到可不行呀。要不然，国家亡了，脑袋掉

了，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哩。”

龙小华听了点着头：“洪师傅，我一定边听边想，用心弄懂抗日的道理。”

“对，这样就对了。”洪腊梅赞许地说，“快进去吧，要上课了。”

几个青年一齐走了进去。洪腊梅望着他们的背影，心里计算了一下，今天来听课的，不到三十人，多半是青年工人，那么多老工人为什么不来呢？她正在分析原因，忽见门外又慢慢走来一个人。

这人有四十多岁，名叫陈厚纯，是前纺推纱工，脸形消瘦，面色微黄，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病未痊愈的人。

“陈师傅，你的病好了吗？今天也来听讲？”洪腊梅很关心地问。

“啊，是洪师傅哇，我老远看见就好象是你。”陈厚纯说着走到跟前，“病倒没有好，我昨天听你到我家中一说，这里讲抗日救亡的道理，我今天在床上就躺不住了，心里想着非要点来听听不可。”喘了一口气接着说，“这日本鬼子太把我们中国人不当人了，我要是年轻，身体好，非要到战场上跟他拼个你死我活不可，杀他几个，方能消消我心头之恨啦！”陈厚纯说到这里，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咬牙切齿，怒目圆睁，双手握紧了拳头，仿佛马上要同日本鬼子拼命一样。

洪腊梅完全理解陈厚纯的心情，她知道陈厚纯原在上海做工，“八·一三”后，日寇侵占了上海，逼得他家破人亡，只身逃到武汉，好不容易才进新泰纱厂做了一名临时工，怎不叫他对日本鬼子怀有深仇大恨呢？

“陈师傅，你这种精神，真值得我们学习呀。”洪腊梅鼓励说：“年纪大了，身体有病，这不要紧，只要有抗日的思想就是好的。方先生讲过，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知识出知识。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只要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行动起来，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我看啦，打败日本鬼子是不成问题的。你说是不是？”

“对，我虽然不能做么事、帮什么忙，来听听讲，也感到心里舒畅呀。”

“好，已经开始讲课了，快进去吧。”洪腊梅说着扶陈厚纯走进了屋。

这是一栋老式民房，上下两层楼。楼下室内有长短不齐的二十多条板凳，一块黑板，一张破条桌。讲台上站着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姑娘，身穿英丹士林长褂，脚穿红袜子，青布鞋，头上剪着短发，给人一种朴实、大方的感觉。她就是晨夜校的教师、党的地下工作者方育英，公开身份是妇女指导委员会宣传员。

黑板中间写着“武汉”二字，周围画有五只血手向它扑来。方育英正对工人们讲：“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强盗张牙舞爪地向华北、华中各地伸出它的血手。”她指着黑板上的图画，“现在，敌人兵分五路扑向武汉。水路以南京为基点，从长江西上。陆路在长江北岸分三路：一路从合肥到信阳，再由信阳南下；二路由六安、霍山横断大别山脉；三路由安庆往黄梅、广济。长江南岸则取马当、九江，由瑞武公路直向武汉。所以说，武汉当前的局势是非常危急的。”停顿了一下，方育英继续讲，“面对这强敌压境的局面，国民党政府又是怎样对待

的呢？虽有重兵布防在武汉周围，但按兵不动，消极等待，虽然口头上说要抗战，但又害怕动员广大民众，实质还是打算妥协退让。目前情况非常清楚，只有动员广大民众实行全民抗战，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为了保卫大武汉，我们要行动起来，呼吁当局武装民众，实行全民抗战，立刻给进攻的日寇以坚决的抵抗！”

方育英讲得慷慨激昂，工友们听了热血沸腾。

“大家有空多看看《新华日报》（注），对我们认识当前局势，以及了解沦陷区人民的痛苦生活是很有帮助的。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方育英转向洪腊梅问，“洪师傅有什么说的吗？”

洪腊梅站起来，环视了一下，说：“工友们，方先生今天的讲课，生动具体。我们听了后，要好好想一想，国难当头，我们作为一个工人，应该怎么办？今天到这里来听课的人，都对国事非常关心。今天只来了三十几个工友，而且多半是青年人。在宗关地区，不算别的厂，仅我们新泰就有工人近两千名，这说明我们的动员工作还做得很不够啊！刚才，方先生讲，要动员广大民众实行全民抗战。靠谁去动员呢？靠国民党政府吗？它一听见‘民众’这两个字就感到头痛，这是自大革命以来我们都看到了的。只有靠我们自己，靠我们每一个觉醒了的工人，靠我们去动员所有的工友，让他们都行动起来，就有力量了，事情也就好办了。今天，陈厚纯师傅也来了，他身体有病，还这么关心国事，真值得我们向他学习。象他这样的工人，在我们厂不算少数，问题是我們没有去很

（注）《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办的报纸。

好发动他们。只要我们把抗日救亡的道理向他们讲清楚，他们是会来这里参加听课的。最后，我有一个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回去后，都分头去联络人，联络得越多越好。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他抗日，我们就团结他，欢迎他和我们一起战斗！”

下课后，工友们纷纷议论：

“国民党那么多军队，怎么不开到前方去打日本鬼子？”

“打个屁。从南京退到武汉，这一次准是又打算退了。”

“妈的，国民党军队平时只会欺负老百姓，到紧要关头，就荷叶包鳝鱼——溜了。”

“照国民党这样干下去，我看啦，武汉太危险了。”

“你莫灰心丧气哟，事在人为。方先生说得对，只要全市的人都行动起来，日本人想打进武汉，也不那么容易。”

人们说着，逐渐散去。

方育英和洪腊梅邀约凌云、张巧姑、龙小华、蔡小莲等几个积极分子到楼上，对情况作了研究。

洪腊梅问：“凌云，叫你们去联络人的事，做得怎么样呀？”

“青年人的工作好做些，没有什么负担。老师傅的工作比较难做，有的因为家务拖累不能来。例如我的师傅黄秋菊吧，丈夫病在床上，又有个三四岁的小孩，她说抽不出时间来听课。”

其他几个青年也说：“是呀，我们找了几个老工人，他们也是这样讲，他们也确实有各种各样的困难。”

“嗯，这是个实际问题，我们要想办法帮他们解决才好。”方育英听了说。

洪腊梅想了想，说：“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把积极分子和青年工人分成两个一组，帮助那些家务负担较重的工友，使他们能挤出时间来参加晨夜校的活动。”

“这个办法好。”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秋菊这个人啦，我了解，”洪腊梅说，“真是个老实、厚道的受苦人。只要帮她解决了具体困难，是会乐于参加晨夜校的活动的。这件事就交给我和凌云一块去办吧。”

“那太好了。”凌云高兴地说，“我想过，要是我师傅参加了晨夜校的活动，一定会带动不少人。”

“好，这件事就这么办。”方育英说，“另外，大家对我的讲课，听了后觉得怎么样？”

“讲是讲得不错，可我感觉……”洪腊梅想了想，说，“要是能和我们工人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讲，再把沦陷区人民受的苦难穿插进去，就更好了。”

“对，那一定更能感动人，使大家受的教育更深。”凌云赶忙说。

方育英听了点着头：“洪师傅这个意见提得对，下一次我一定根据你的意见，好好准备一下。”说完后，抬头想了想，两眼望着大家，说，“要有在沦陷区受过日本鬼子迫害的工人，上台讲讲亲身所受的痛苦，那一定比我讲的更能感人，更有号召力，你们看呢？”

“嗳，这倒是个好主意。”洪腊梅思索着，“陈厚纯师傅据我了解，就受过日本鬼子不少迫害，要是动员他上台讲一讲，准能感动大家。”

“陈师傅呀！言词太短，要他上台讲，只怕拿十六磅的

锤子，也打不出一句话。”龙小华不大相信。

“不，这是我们工作还没有做到家。你们看，他今天抱病来听课，这就不容易。”洪腊梅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平时你别看他不作声，但从我跟他的谈话中，知道他并不是不会说，而是心里有苦，不愿随便讲出来。如果能动员他讲一讲自身的遭遇，一定会讲得感人。”

“好，这个动员工作我去做，也可以从中向他学习一些东西。”方育英说，“大家要注意，在联络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方法。对家庭有困难的工友，要想办法帮助他们，再一个，态度要亲切，讲抗日的道理，要和他们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这样，他们才会乐意和我们一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洪腊梅问，“没有意见，今天就谈到这里，分头去干吧。”

等几个积极分子走了以后，洪腊梅说：“老方，今天到我家去吃饭吧。”

“好吧。”方育英点头答应着，心想：有这么好的一位同志帮助自己工作，对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减少了多少困难啊！

“我去帮你烧火。”方育英想到洪腊梅孤苦一人，便这么说。

“那好哇，走吧。”

两位战友说着走出了校门。

二

晨夜校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在离新

泰纱厂不远的水厂路，有一个国民党宗关区党部，是座专门破坏抗日救亡活动，搜集共产党员和进步工人黑名单的巢穴。党部委员江作人，既在区党部任职，又在新泰纱厂伪工会挂名，是一个特务加工贼的双料货。这个家伙长得獐头鼠目、尖嘴猴腮，因为秃了顶，周围没剩几根头发，别人都叫他“江秃子”。这江作人听说工人办晨夜校，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就视为眼中钉。但迫于当时武汉三镇抗日救亡的形势，又不敢公开下手。当他把这件事向顶头上司硚口警察分局局长报告后，局长命令：一定要把晨夜校的性质搞清楚，再向上报告。江作人心想：十年前北伐军来时，工人不也是办夜校、成立工会、组织纠察队，闹得不可收拾吗？幸亏后来搞了个大“清党”，才将那帮穷鬼镇压下去。现在工人又要求实行民主，搞什么抗日救亡，很有点象北伐时那种气势，这……这真是太危险了。想来想去，终于有了主意。他打听到领头的是前纺车间一个姓洪的女工，便决定擒贼先擒王，心想把这个领头的先治服了，事情就好办了。主意打定，便来到新泰纱厂伪工会办公室，坐在沙发转椅上，打电话叫来了安在厂内的爪牙，前纺工头吴三。

“江委员，有什么事？”吴三赶忙上前问道。

“你报告的前纺姓洪的女工，叫什么名字？”

“叫洪腊梅。”

“唔……洪、腊、梅，好响亮的名字。现在她当班吗？”

“正在班上。”

“快去把她请来。”

“请来！这……”吴三不解其意。

“对，请来，明白吗？”江作人加重语气，重复了一遍。

吴三若有所悟，“啊，……明白，明白。”

“快去，我有事找她。”

“是，是。”

不一会，洪腊梅被吴三“请”到了伪工会。

江作人一见洪腊梅，连忙起身，满脸皮笑肉不笑地说：“啊，……你就是洪师傅，久闻大名，请坐，请坐。吴先生，快倒茶。”

吴三赶忙倒茶捧了过来。洪腊梅看都不看，也不坐下，两眼望着窗外，心想：看你们变的什么把戏。

江作人见假客套失灵，又不好冷场，只得死皮赖脸地说：“洪师傅，近来生活好做吗？”

洪腊梅先感到奇怪，江秃子今天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客气、关心？转念一想，心里已明白了一大半，便随口敷衍道：“讲什么好做不好做，在当前，为了抗日，只要日子过得去，我们做就是了。”

“对对对，国难当头，应该忍痛牺牲嘛。洪师傅可真算是识大局、顾大体的有识之士啊，嘿……”江作人陪着笑脸。

洪腊梅听了这些不伦不类的言词，再也不愿答理他了。又冷了场。江作人不得不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请洪师傅来，是想跟你商量件事。听说你们办了座晨夜校，怎么也不跟厂工会打个招呼呀？”

洪腊梅一听，果不出所料，便冷冷地说：“办晨夜校读书

识字、学棉纺常识，是我们工人自己的事，用不着跟谁打招呼呀。”

江作人假装关心：“办晨夜校厂里有的是地方嘛，通过工会腾一间房子，买些桌椅板凳，好好布置一下，在厂内办，不是更好更方便些吗？”

洪腊梅心想：你想把晨夜校置于你们控制之下，真是白日作梦。她一语双关地说：“厂外空气新鲜，又比厂内安静，用不着工会操心啦。”

江作人虽听出这话中有话，也只得耐住性子。“只要洪师傅同意将晨夜校迁到厂内与我们合作开办，我担保你在工会当个把理事，月薪嘛……四十五块光洋，是不成问题的罗。”

洪腊梅一听，怒从心起：工人的工会早在大革命失败后，就被你们这批工贼强行改组了，成了替资本家办事的御用工具，压迫工人的帮凶。今天，你想收买我？哼，你看错了人。她强按下满腔怒火，冷冷地笑着说：“嗨，工钱倒是不少，可我是一个穷工人，高攀不上哇。”

江作人一听，倒抽了一口冷气，把脸一变，瞪着两只老鼠眼，威胁道：“姓洪的，你放识相点，别不受抬举，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要是不答应，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洪腊梅毫不示弱，“有什么手段，你就使出来吧！我还有事，没功夫跟你闲扯！”说完就迈步离开伪工会，朝车间走去。

江作人气得跌坐在沙发转椅上，骂道：“他妈的，没想到这臭婆娘这么难对付，真是软硬不吃！”想了一会，他叫了声：“吴三。”

“什么事，江委员？”吴三连忙上前答应。

“来。”江作人叫吴三到跟前，用手筒着他的耳朵低声说：“你到工人中去，就这么讲……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吴三点着头，哈着腰。

“事情办成之后，有赏。去吧。”

“是、是。”吴三答应着退了出来。

江作人靠在沙发转椅上，两眼望着天花板，继续想着破坏晨夜校的鬼主意。

黄秋菊放工后走出工厂，天色已是伸手不见五指，她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了家里。丈夫有病在床上呻吟着，四岁的女孩小花在屋里饿得哇哇直叫。一进屋来不及歇口气，就赶忙烧火弄饭。等把饭煮到锅里后，才抱起小花在怀里拍着呵哄：“乖，别哭，妈妈弄饭你吃。”

黄秋菊三十岁左右，是前纺钢丝挡车工，为人忠厚老实，与姐妹们的关系相处较好，但是对形势的认识比较模糊。她丈夫原是新泰码头的搬运工，一次运原棉，从踏板上摔下来跌伤了腰，一直卧病在床，失业在家。一家三口人，全靠她一人微薄工资糊口，生活的重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黄秋菊坐在灶门口烧着火，不禁回想着今天在车间发生的事：

下午正做活时，工头吴三走到身边喊“黄师傅。”她想，吴三今天怎么客气起来了？本来黄秋菊见了这种人就感到恶心，停了一会，还是慢慢答应了一句：“吴工头，有什么事？”

“你丈夫的病好些了吗？”吴三装做很关心似的。

嘛，这更奇怪了。黄秋菊又想：我丈夫跌伤，被厂方裁减，失业在家几个月，不但未见吴三问一句，而且说是自找苦吃，自作自受。今天怎么忽然关心起来？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真叫人摸不透。“谢谢你的关心，好了点。”黄秋菊还是埋头做自己的活。

“你到晨夜校去听课了吗？”

“我那有空去听课，厂里家里都忙不过来，再说……那些事我也管不了。”

“对呀。”吴三连忙说，“要少管闲事。工会江执行委员说过：抗日有政府，打仗有国军，工人嘛，只管做好工就行了。”

黄秋菊听了，没有作声。

吴三又悄悄说：“你可别跟洪腊梅她们一块闹。我料定了，她们将来落不到好下场。你好好干，我心里有数，等你丈夫病好了，我向厂方美言几句，让你丈夫进厂搞临时工还是可以的。”

黄秋菊听了，口里不说，心里根本不相信他会发善心，进厂几年，对这人面兽心的家伙早看透了。但他今天为什么突然对自己这么关心呢？正想着，饭烧糊了，便赶忙放下怀抱的小孩，起去弄饭。

“是饭烧糊了吧？这么晚了，怎么也不点个灯？”随着声音走进来两个人。

“是腊梅呀。”黄秋菊听到声音连忙招呼，“快进来坐。我来点灯。”

“师傅。”

“啊，凌云也来了，快坐吧。”黄秋菊点着灯对洪腊梅说，“不瞒你们说，灯油不多了，我想节省点，等会吃饭时再点。”

“那就不点吧，我们在黑地里坐一坐也是一样。”洪腊梅说着坐下。

“那怎么行呢？”黄秋菊点燃灯放在桌上。

“小花，来，姨抱。”凌云说着抱起了小花，“师傅，我帮你烧火。”

“那就麻烦你了。”黄秋菊问，“你们吃过饭了吗？就在这里吃一点吧？”

“我们吃过了。”洪腊梅关心地问，“张师傅的病好些了吗？”

“好了些，就是腰还痛，刚才还在哼，这会才睡着了。看病的那位医生讲，还要吃几付药才能好。现在吃饭都难，那还有钱吃药啊！”

“我这有一块钱，拿去捡几付药他吃吧。”洪腊梅掏出钱递给黄秋菊。

“哪能用你的钱啦。”

“我们姐妹还讲客气么？再说，我一个人，日子也比你好过一点。快收下吧。”

“师傅，洪师傅送给你，就收下吧。”凌云在一旁劝说。

“那，那就谢谢你了。”黄秋菊感激地接过钱。

洪腊梅说：“张师傅的病要继续看啦。不管日子怎么艰难，救人要紧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家里东西，三个人的衣裳能当的都当了，给他诊病，还不是唯愿他早点好。”黄秋菊说着，把已经

弄好的饭端到桌上，“你们再加一点吧，也不是么好饭菜。”

“我们真的吃过了。”洪腊梅说，“你快招呼他爷俩个吃吧。”

“小花让我来喂。”凌云说着端起碗喂小花。

黄秋菊吃着饭，屋里一片暂时的沉静。

洪腊梅先开了口：“秋菊，前天我叫凌云来约你到晨夜校去听课，你怎么不去呀？”

“家里丢不开，再说……”黄秋菊话到嘴边，感到说不出口，又停住了。

屋里沉静起来。桌上的灯火摇摇晃晃，洪腊梅的心里思潮起伏，用什么办法来打开阶级姐妹的心灵之锁呢？她思考了一会，便调换话题：“秋菊，还记得前几年我们在日商纱厂做工的事吗？”

一提起此事，黄秋菊的鼻子一酸，眼眶就湿润了：“记得，那种苦日子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黄秋菊在伤心地回想着。

凌云屏住呼吸，睁着一对大眼睛在一旁听着。

“还记得那年冬天吗？你生下第一胎，未满月，需要喂奶，姐妹们好不容易想方设法帮你带进了车间，藏在车台下面。不料龟田的狼狗走来嗅到了气味，上前就是一口，把小孩的头整个给咬了进去……”洪腊梅讲到这里，热泪跟着涌出了眼眶，难过得说不下去，停顿了一会，又面向凌云说：“那时，我丈夫正拖着棉条桶走到跟前，一见此景，心中怒火万丈，上前就是一脚，照狼狗踢去。狼狗反扑到我丈夫身上。他忍无可忍，提起手中的棉条桶，就用力照狼狗的头部打去，打

了个稀巴烂。这时龟田走来，硬要我丈夫给他的狼狗抵命，把他抓进了巡捕房，活活地折磨死了……”洪腊梅再也说不下去了。

黄秋菊早已哽咽地哭泣着。凌云也流下了伤心的眼泪，问：“后来怎么样？”

“后来我和你师傅都被日本人赶出了工厂。”洪腊梅说，“秋菊，课堂上讲的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后我们劳苦大众所遭受的苦难，我们受苦人一听就懂。”停顿了一会，洪腊梅又接着说：“当然，靠哪一个人，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如果我们每个工人都行动起来，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国家就亡不了，就能够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黄秋菊擦着眼泪，说：“腊梅，你的话是说得不错，可是吴三今天对我讲……”

“吴三！？他对你讲什么？”

黄秋菊便把吴三对她讲的话，说给洪腊梅听了。

洪腊梅听后，说：“吴三的为人，你想过吗？狼走千里吃人，狗走千里吃屎，他对我们工人不会存好心眼。他说：‘抗日有国民政府，打仗有国军。’哼，国民政府从南京退到了武汉，国军从东北退到芦沟桥，又从芦沟桥退到了华南。一败再败，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军队我们能依靠吗？不能。指望他们，只会落个任人宰割的结果。吴三现在是工头、是走狗，日本人打来了，他还照样当头佬、当洋走狗。”

“我反正是生就了的苦命。”黄秋菊无可奈何地说。

洪腊梅说：“不是我们的命苦，而是有人压迫、剥削，我们才受苦。要想过好日子，就得和大家一块跟他们斗！现在大

敌当前，先要打日本，将来还要跟厂主、工头斗。只有把这些家伙都斗垮了，我们才会有好日子过。”

听了洪腊梅讲的这些道理，黄秋菊感到心里亮堂多了。“腊梅，你说得对，往后多开导我。我明天一定参加晨夜校的活动，跟你们一块干！”

“这就对了。”洪腊梅为阶级姐妹的觉醒而高兴，“家里的困难，我们想办法帮你克服。”

“师傅。”凌云高兴地说，“以后我一定经常抽空来帮你料理家务。”

“谢谢你，凌云。”黄秋菊眼眶里闪动着感激的泪花。

三个阶级姐妹更加亲密了。

三

经过充分发动，今晚到晨夜校来听课的人，比哪一天都多。其中有青年工人，也有陈厚纯、黄秋菊这样一些年龄较大的老工人。

上课前，凌云带领着一些青年工人高唱抗日歌曲：

唤起工农千万，

奔赴抗日战场。

刺刀拔出鞘，子弹推上膛。

对准鬼子冲，对准鬼子放。

我们奋斗抵抗，奋斗抵抗，

中国不会亡。

楼上，洪腊梅在向方育英汇报江秃子、吴三破坏晨夜校活动的事后，两人又进行了分析、研究。

“我们早就估计到了的。”方育英笑了笑，“国民党现在是假做巫婆真做鬼，口里喊抗日，实际搞破坏。为了达到破坏抗日的目的，他们是什么卑鄙手段都使得出来的；软的硬的，明的暗的。但只要我们有了充分的准备，头脑清醒，就不怕他们。”

“我看啦……”洪腊梅听后，想了想，“这样也好。他们越这样做，就越暴露他们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恶面目，就越有利于我们揭露他们，教育群众。你看呢？”

“说得对。”方育英点了点头，“毛主席说过：‘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汉奸、亲日派、托洛茨基派，对于中国的和平统一、民主自由和对日抗战的每一个步骤，都竭尽全力来破坏。……今后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不但要向国民党顽固派和人民中的落后成份努力做宣传鼓动和批评的工作，而且要针对着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充当日本侵华走狗的亲日派和托洛茨基派的阴谋，作尽量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

洪腊梅边听边点头地深思着。

“现在我们更要注意依靠广大工人群众，团结他们和我们一起战斗。只要把大家都团结起来了，我们就有力量了，再强大、再狡猾的敌人也是可以战胜的。”

“说得对呀，老方。”洪腊梅说，“你看，下课后是不是找几个积极分子好好研究一下，依靠群众，想办法开展反对破坏晨夜校的斗争！”

“行，那就这样决定吧。”方育英站了起来，“走，上课去。”

两人走下楼，教室内逐渐安静下来。人们目光都注视着前面。方育英走上讲台，右手习惯地掠掠披到额前的一绺短发，环视了一下室内的人群，便开始讲课了。

“今天来的工友不少，这说明了大家对抗日救亡是很关心的。工友们、同胞们，自‘八·一三’日寇侵占上海以来，我们工人遭受的最大威胁是什么？就是失业。在敌占区，工厂大批开除工人；在日寇还未侵占的地方，厂方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是想方设法开除工人。就拿武汉的几个纱厂来说吧，前不久就开除了一批工人。我们工人是时时刻刻都受着失业的威胁。就是在业的工人，工资也是大大降低了。这是谁造成的？这是日寇侵略我国所造成的。我们工人除了遭受失业的威胁外，还要遭受流离失所的痛苦。由于日寇的侵略，有的工厂被摧毁，我们就不可能回到原工厂做工，我们也不愿去为鬼子、汉奸做工。同时，大部分工人的家乡成了战区，也不能回家乡去谋生。为了躲避敌军侵占前的轰炸和侵占后的暴行，我们工人只得成群成批的逃难。在逃难中，工人们不仅在路途中饱尝饥寒辛苦，而且遭到敌机的轰炸，弄得骨肉离散。日寇侵占后，未逃走的工人，有的作为壮丁被抓走，有的被杀掉了……”

方育英声音哽塞了，工友们心里难过了，有的人禁不住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我来讲一讲！”随着话音，从人群中站出一人。大家看到陈厚纯师傅悲愤地走上了讲台。

“听了方先生的讲话，我要把我经受的苦难向兄弟姐妹们讲一讲。”他两眼含着怒火，双手紧握拳头，悲痛地说：“有的

工友知道，我原来在上海做工，为什么要跑到武汉来呢？‘八·一三’后，日本鬼子侵占了上海，我一家四口人：老伴、儿子、媳妇，除老伴外，爷三个都被鬼子逼迫在军用被服厂做工。日本鬼子把我们中国工人不当人看待，工友们都不愿干，可是，鬼子拿着皮鞭、刺刀硬逼着我们日夜不停地干。有一个鬼子领班，对我儿媳起了坏心思，先叫鬼子宪兵抓了我儿子去当壮丁，事后便瞅了一个机会，要强奸我儿媳妇，儿媳拼命反抗，万恶的鬼子领班便开枪将她打死了哇……还将我抓去毒打了一顿。老伴闻讯，又气又急，病倒在床，不几天就死了……”

工友们听到这里，都哭了起来，尤其女工们哭得厉害。停了一会，陈厚纯继续讲：“全厂工友们为这件事无比愤怒，大家摇了班，要求严惩凶手。日本鬼子不但不允，而且将领头摇班的王大哥抓进了宪兵司令部。他们用尽了各种残酷刑罚，将他的十指烧断，活活地把他折磨死了。鬼子还派人来抓我，多亏工友们给我送信，才逃出虎口，跑回自己的家乡。”陈厚纯喘了一口气，心里稍微平静了一点，“我在乡下养病时，谁知乡下也不得安宁。一天，突然大批日本鬼子到乡下，把我们全村包围，乱打了一阵枪，乡亲们伤亡过半。鬼子又进村进行搜索，将米、面、豆子、干草、牛、羊、猪、一马、鸡子、布匹、铁器等东西一律装到车上运走，有些用不着的衣服家具就堆到一块用火烧掉了！村里的妇女有的被抢走，有的被杀死或被剖开肚子、被割去奶头……”

陈厚纯讲到这里，又悲痛得说不下去了，工们都痛哭起来。

停了一会，陈厚纯声音哽塞地继续讲：“家乡实在无法藏身，不得已才跑到武汉。去年腊月，有个同我儿子一起抓去的青年，偷跑了出来，流落到武汉，找到了我，谈了我儿子的情况。原来他们做完了军用工程后，就被一律送往浙江沿海的泗礁岛，装入麻袋里面，投入海中。工友们，兄弟姐妹们，你们看，这丧尽天良的日本鬼子坏不坏？真是凶暴到顶啦……”

这一字字、一句句的血泪控诉，激起了工友们的万丈怒火，满腔仇恨，大家齐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死难同胞报仇！”“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陈厚纯已经悲痛得站立不住了，凌云赶忙上前把他扶下了讲台。

洪腊梅站立起来，悲愤激昂地望着工友们，说：“刚才陈师傅讲的，是他亲身的经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鬼子是多么残暴、凶恶，又是多么阴险、毒辣，当亡国奴该是多么悲惨、痛苦。我们不起来抗日行不行？国民党当局口说要抗日，可是对我们晨夜校的抗日救亡活动，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想尽千方百计进行破坏。前两天，江秃子在厂伪工会办公室，把我叫去进行收买、威胁，被我抹了他一鼻子灰。紧接着又命吴三在工友中散布说：‘抗日有政府，打仗有国军。’国民政府从南京逃到武汉，国军一败再败，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军队，我们能依靠他们吗？不能。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就是让日寇打进武汉，拱手投降，当汉奸走狗，仍然骑在我们劳苦大众的头上，拉屎拉尿。国民党顽固派是我们民族的罪人。只有毛主席、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才是我

们民族的救星。现在，我们要活，只有靠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和敌人斗争！”

通过党的教育，工人的血泪控诉，工友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到晨夜校听课的人越来越多。

四

江作人正在区党部里冥思苦想，突然工贼吴三慌忙跑来：“报告江委员，不……不好了。”

“什么事大惊小怪？”江作人怒吼了一声。

“到晨夜校听课的穷鬼越去越多。昨天晚上挤了满满一屋子，还喊口号哩！”

江作人心里吃了一惊，未曾答言。

“江委员，快想办法呀。”吴三催促着。

“你慌什么？”江作人表面装作镇静，内心却烦躁不安，倒背着两手来回踱步。

“我看，是不是干脆拿两张封条，把晨夜校封闭算了。”吴三在一旁献策。

“封！？”江作人站住，抬起右手在空中摆了摆，“不不不，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能封的。”他走近吴三身边低声说，“你不知道，晨夜校的教师都是有来头的，尤其是那个姓方的，是个有背景的人物，听说是‘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宣传员哩！‘妇女指导委员会’你知道是谁组织的吗？是总裁夫人。这是一个国共合作团体，其中有不少共党知名人士参加，若是鲁莽行动，让总裁夫人知道了，我们就会吃亏。”

江作人说完往沙发上一坐。

“那……”吴三听了，心中惶恐，吓得半晌也说不出话来，在一旁站着，再也不敢随便出主意。

江作人想了半天，说：“对，就这么办！”站起来对吴三低声说道，“你今晚带几个人去到晨夜校外边，就这么干……明白吗？要闹得他们不能上课，闹得他们不得安宁。”说罢，便恶狠狠地自言自语，“要不了几天，他们就会自己垮台，哈哈哈。”

第二天晚上，许多工人都到晨夜校来上课。黄秋菊进屋后，赶忙找洪腊梅反映：“腊梅，我刚才来时，发现吴三带着几个流氓在阴暗地方站着，鬼鬼祟祟地望着这里，不知要干什么。”

对黄秋菊的高度警惕性，洪腊梅感到高兴，“嗯，你这个发现很重要。走，找大家商量去。”

洪腊梅把情况对工友们讲了，并一起进行了分析：他们为什么不明着进来捣乱，却躲在阴暗角落里？他们想干什么？洪腊梅联想到江秃子一连串的行为，断定这很可能是江秃子派来搞破坏的，可不能麻痹大意。就决定派十个年轻力壮的工人，由龙小华带着，从后门出去，绕到前面，暗地监视那几个流氓的行动，其他人还是关上门照常上课。

再说，吴三布置好了后，便在远远的黑地方站着。那几个流氓却悄悄地走到晨夜校门外，竖起耳朵贴着门偷听。等到里面已开始上课，有个流氓就将手中早已拿着的石块朝门上砸去，其他几个也跟着将石块砸到门上、窗户上，同时发出一片怪叫声。屋里喊道：“谁？”看到开门，那几个流氓慌了

手脚，掉头就跑，恰好被龙小华他们包围了，扭进了壁里。吴三见势不妙，早溜掉了。

工人们都很气愤，走上前围成一圈，有的人拳打脚踢，边打边问：“你们为什么来捣乱？”有的人大声追问，“谁叫你们来的？”“快说！”怒吼声震的房子都颤动起来。那几个流氓一见这个阵势，早吓得全身筛糠，连声求饶：“真打！”他们交代是江秃子指使吴三带他们来干的。

“呸，真他妈的卑鄙无耻！”工人们气得大骂江秃子，并狠狠地教训了那几个流氓一顿。

那几个流氓滚蛋以后，洪腊梅对工友们说：“大家看见了吧，这就是国民党的‘抗日’行动。”

黄秋菊说：“这一下我算看透了国民党。他们说‘抗日’是假，破坏抗日是真。”

陈厚纯气愤地说：“国民党哇，上海沦陷时我就看透了。平时只会欺负老百姓，日本人一打来，比兔子还跑得快。祖国的大好河山就是被他们断送的。”

“对，大家说得不错。”洪腊梅语气坚定地说，“国民党是假做巫婆真做鬼。今后我们更要处处留神，谁胆敢破坏我们的抗日救亡活动，我们就跟谁斗到底！”

事后，洪腊梅留下几个积极分子交换了一下情况。

蔡小莲说：“这两天吴三在车间里老是跟着我们几个人转，我们谈话时，他老是隔着机台站着，竖起耳朵听我们的谈话，好象想打听什么秘密似的。”

“对，你这一说倒提醒了我。”龙小华赶忙说，“今天我和郭幼亮在加油房吃完饭，正要出去洗碗，打开房门一看，吴

三正站在门口，一见我们开了门，显得很尴尬。我心里起了怀疑，表面上若无其事地说：“吴工头，你站在有什么事吗？”他支支吾吾地笑着说：“嗯……没什么，没什么。”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溜走了。

洪腊梅一边听，一边分析：这说明吴三她想打听我们内部的活动情况。沉思了一会，她说：“他们是想抓住把柄，向我们开刀，那我们就来一个将计就计。”

“将计就计？”几个人一时理解不过来。

“对。”洪腊梅低声将自己的打算说了出来，“你们看，这样行不行……”谈完后笑着说，“这叫做真中有假，假中有真，争取主动，迷惑敌人。”

几个人一听，都高兴地说：“好，这个办法好。”

“那就这么决定下来。”洪腊梅说，“我去找方先生，征求一下她的意见。”

五

经过两天的苦心探听，吴三自认为得到了“确实”情报，赶忙来向江作人报告：“江委员，我探听到了一个确实情况。”

江作人眼见自己使用的种种手段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正急得团团转，听到这句话，如获至宝，跨步上前，瞪起两只老鼠眼问道：“什么情况？快说。”

“我探听到晨夜校的活动内容分时事新闻讲座、教唱救亡歌曲、看图读书识字……”

“这我知道！你少缠圈子，说具体点。”

“是是是。问题就在这时事新闻讲座上。”

“时事新闻讲座……嗯，有什么问题？”

“今天快放工时，龙小华那小子硬要和加油工郭幼亮一块去上厕所，我就怀疑这里面有问题，便装作不介意似的，让他们去了。我偷偷地尾随在他两人后面，见他们走进了厕所，我赶忙躲在外面，听他们谈些什么。只听见龙小华低声说：‘小郭，今天晚上在晨夜校楼上，由方先生讲时事新闻，洪师傅叫我通知你参加。’郭幼亮问：‘有多少人？讲什么内容？’龙小华说：‘人不多，讲共产党、八路军……’后面声音太小，听不见。”

江作人边听两只眼睛边打转，听完后沉思自语：“嗯，这个情报很重要。这一定是次秘密会议，这个姓方的一定是一‘八路’。洪腊梅，我看你这次还有什么话说！”他内心里在盘算着下一步棋该怎么走。最后，他咬着牙恶狠狠地说：“对，就这么办，我给他们来一个突然袭击，一网打尽！”

当天晚上，下着蒙蒙细雨，街上都关门闭户，显得很寂静；夜，象泼了墨似的，黑得张口不见牙齿。远远望去，只有晨夜校楼上，还亮着微弱的灯光。

夜幕里，突然有一队人偷偷摸摸、蹑手蹑脚直往晨夜校窜来。这队人除了一两个人外，都是穿的黑制服，仔细辨认，原来是一队警察。掉在最后的是一个大胖子，他就是国民党硚口警察分局警长邵一中，外号叫著胖猪。白洛听了江作人的报告后，就派他连夜带警察来晨夜校抓人。他想这可是到了手的一块肥肉，可不能错过时机让他们跑掉。因为他太胖跑不动，加上路又滑，所以掉在后面，还累得满头大汗。

到了晨夜校门口，江作人不敢占先，等邵一中来先进屋。他们进屋后竖起耳朵一听，楼上正在讲话哩！蒋胖猪急了，把手向后一招，就三步当做两步，急忙上楼。不料楼梯太窄，身个又胖，只得侧着身、憋住气、慢慢往上爬。一到楼上，好象打了一剂吗啡针似的，立刻精神百倍地掏出手枪把门一推，大喝一声：“不许动，都举起手来！”

方育英正在往黑板上写什么，听到喊声便停下来很镇静地问：“请问，你们这是干什么？”

邵一中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哼……干什么？你，你们秘密集会，宣传赤化，图谋不轨，违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令》。”掉头对警察嚷道：“来，把他们统统铐走！将校门封了！”

“慢点！”洪腊梅走上前来，“你说我们宣传赤化、图谋不轨，请问，有什么证据？”

邵一中两眼瞪着洪腊梅，手指黑板说：“她刚才还在往黑板上写，你们鼓吹共产，诽谤党国，往‘八路’脸上贴金，不是宣传赤化、图谋不轨是什么？”

方育英不慌不忙地指着黑板上说：“你仔细看看，我写的是什么？”

邵一中和江作人把电筒照在黑板上，一看，都傻了眼。

原来黑板上画的是纺织机械图样和部件。

方育英说：“我们讲的是棉纺机械常识。厂方不是常说生产救国吗？我教大家熟悉机械性能，更好地生产，以达到生产救国之目的。请问：这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那一条？”

邵一中被问得目瞪口呆，哑口无言，朝着江作人脸上一耳光，骂道：“你他妈的是怎么搞的，又不弄清楚，就叫老子

们来！”

江作人挨了一巴掌，转身对准吴三脸上也是一耳光，“你他妈的是怎么搞的？又不弄清楚，就来报告！”

吴三挨了一巴掌，用手捂着脸，不敢吭声，有苦说不出。

龙小华和郭幼亮两人对视了一眼，暗地好笑。

邵一中没有抓住把柄，只得自己下台阶：“方先生，对不起，误会，误会，这完全是误会。”说完用嘴巴对警察一努，一个个夹着尾巴溜了。江作人、吴三自觉没趣，也赶忙跟着滚了。

龙小华、郭幼亮悄悄地跟在后面，直到他们一伙去远了，才返回来将校门闩上，他们把情况一讲，工友们都哈哈大笑，高兴极了。

方育英擦掉黑板上的纺织机械图，挂上陕北图片，给工友们讲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陕北人民抗日的英勇事迹。

六

江作人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便老羞成怒，亮出了最后的一张王牌。第二天清晨，当洪腊梅和工友们陆续往晨夜校走来时，只见江作人带领吴三和几个警察，偷偷摸摸地往校门上贴了什么东西，正打算开溜。洪腊梅见状，赶忙一个箭步上前拦住，大喝一声：“站住，你们干什么？”

江作人先吓了一跳，后定了定神：“干什么？你们看看这个。”说着用手朝门上一指。工人们围拢来一看，门上贴着两张封条，上面写道：“查晨夜校不合政府法定手续，勒令封闭。”工人们看后，气得火冒三丈，异口同声地指着江作人问：

“我们工人要读书识字，关你什么事？凭什么封学校的门？”

“嘿……”江作人冷笑几声，说：“你们擅自办学，不合政府法定手续，就该封闭！”

洪腊梅据理力争：“我们办学，是经武汉妇女指导委员会许可的，怎么不合法定手续？”

江作人蛮不讲理：“你们办学，不向政府、警察局备案，就属非法。”

洪腊梅问道：“现在武汉三镇的抗日救亡团体，到处都是，难道都向政府、警察局备案过案吗？”

“这……”江作人被问得张口结舌。

洪腊梅又进一步追问：“国民政府不是口口声声要实行民主，给民众以自由吗？你们连个晨夜校都容不得，这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这……”江作人已经理屈词穷了。

洪腊梅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纺织工人为了学点棉纺常识，懂点抗日救国的道理，自己办个识字夜校，完全有利于生产，有利于抗战事业，我看这不违反政府的什么法令。”

“抗战要靠国军，你们能起多大风浪？”江作人好象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又凶起来了。

“再靠那打败仗的国军，中国都完蛋了。”龙小华在一旁插言道。

洪腊梅说：“国民政府从南京退到了武汉，这还用别人说吗？”

江作人厚颜无耻地狡辩：“这是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国家大事，政府自有决策，岂是你等所能理解的？”

“呸，说得好听。”工人们低声说道。

江作人大声威胁：“你们一定是接受了赤化宣传，图谋不轨，竟敢诽谤党国……”

洪腊梅上前厉声质问：“江秃子！你说我们接受赤化，图谋不轨，请问，有什么证据？”

“这……”江作人被问得目瞪口呆。

洪腊梅手指门上的封条，大声说道：“你无凭无据封门，快将封条撕下来！”

“对，快将封条撕下来！”工人们怒吼了。

“撕掉？说得倒轻巧。”江作人说着往后退步，将嘴巴朝吴三和几个警察一努，说了声：“走。”便赶忙溜走了。

工友们非常气愤，都用两眼望着洪腊梅，等她拿出主意。

洪腊梅面部严肃，心里想到党组织的指示：选择有利时机，组织工人揭露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恶面目，显示觉醒了的工人力量，更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她站到校门口一块长条石上，大声对工人们说：“工友们，国民党当局为什么封我们的学校呢？在他们看来，我们讲抗日救亡的道理有罪，不合法。相反，不抗日、不救亡，让日本鬼子占领全中国就是‘合理合法’了。这就使我们更擦亮了眼睛，更认清国民党的真实面目。他们以为这一封，我们的书就不读了，我们的抗日救亡道理就不讲了。不，我们的书还是要读的，我们的抗日救亡道理还是要讲的。我们要立即向武汉三镇人民发出紧急呼吁，要将事实真相写稿给《新华日报》发表，争取全市工人和民众的同情和支持。一定要国民党当局派江秃子来亲自启开封条，还我晨夜校。要他们知道，抗日的革命讲

坛是封闭不住的，爱国的革命思想是永远封闭不了的！”

这声音渗透到工人们的肺腑，这声音响彻了云霄……

工人们齐声怒喊道：“对，誓与江秃子一伙斗到底！”

紧接着，洪腊梅约同方育英和工人们在一起研究了具体的斗争方法。方育英连夜组织工人奋战，第二天便将紧急呼吁书散发到全市，《新华日报》也报道了纺织工人晨夜校被封的消息并写了短评。全市各工厂、各抗日团体都送来了声援信，封闭纺织工人晨夜校事件，震动了江城！

硚口警察局局长白洛，在办公室里手拿一份紧急呼吁书，一张《新华日报》，坐立不安。他两眼看见紧急呼吁书上面提的条件：“三天以内，有关当局若不派江作人来将纺织工人晨夜校启封，赔礼道歉，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硚口区警察局和宗关区党部负责。”

“叮铃铃，叮铃铃……”电话铃响了。白洛拿起话筒：“喂，那里？”

电话里传来一个粗暴的声音：“喂，你是白洛吗？”

白洛一听，是市警察总局局长的声音，连声应道：“是，我是白洛。”

“封闭纺织工人晨夜校的事，你知道吗？唉？”

“知道，知道。”

“你们是怎么搞的？唉？现在全市都知道了，唉！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共党人士已经向我们提出了强烈抗议，搞得我们很被动，唉，你要立即设法平息事态，唉！”

“是是是。”

“不然的话，后果自负！”咔嚓一声，对方将电话挂了。

白洛放下话筒，掏出手帕擦了擦额上冒出的汗珠，在室内走来走去，就好象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怎么办？事情闹大了，这江作人也太不会办事，真是授人以柄，把党国的面子丢光了。他赶忙打电话叫来了江作人。

江作人走进办公室，就听见白洛的吼声：“事情闹大了，你知道吗？”说着便将手中拿的紧急呼吁书和《新华日报》朝江作人掷去。“快拿去看看！”

江秃子接过看了看，带着委屈的神色说：“这，这不是根据你的布置办的吗？”

“笨蛋！”白洛一听，便推卸责任，“谁叫你这么明目张胆地干？现在全市都知道了，各工厂、各抗日团体都发了声援书，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共党人士已经向我们提出了强烈抗议，《新华日报》也在火上加油。刚才总局长来电话，命令立即设法平息事态。你看怎么收拾吧。”

“那……”江作人没料到事情会闹到这么严重地步，也慌了爪子。

这时，从外面传来惊天动地的口号声，警长邵一中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报……报告局长，外面来了成千上万的工人，手拿三角彩旗，高呼口号，要见局长。”

白洛一听，心惊肉跳。江作人更象斗败了的公鸡，耷拉着脑袋站在墙角里，生怕工人们冲进来把他抓到了似的。

白洛定了定神，只得硬着头皮，说：“走，出去看看。”转身关照江作人，“你就呆在这里。”

白洛来到警察局门口，只见马路上人山人海，把门口围

了个水泄不通。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给民众以抗日的自由！”“不准封闭纺织工人晨夜校！”口号声浪，此起彼落，一浪高过一浪。

白洛一看这个阵势，心里象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惶恐不安。他强作镇静，高声嚷道：“工友们，兄弟姐妹们，请大家安静一下……”

领队的洪腊梅见白洛出了面，便把手朝人群一摆，工友们逐渐静了下来。

“兄弟就是硚口区警察局局长白洛，大家有话好说，何必……”

“请问，我们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犯了什么法？”洪腊梅打断他的话。

“为什么封闭纺织工人晨夜校？”“为什么主番五次派人到晨夜校捣乱破坏？”凌云和其他几个青年工人齐声质问。

白洛到底是只老狐狸，面对着这激烈的质问，仍然不动声色，脸上堆满虚伪的笑容，“嗯……兄弟认为，工友们宣传抗日的道理是合法的。至于封闭晨夜校的事，本局确实不知。对此事，本局一定查办……”

“宗关区党部在你们管辖区内，他们干的事，你们能说不知道？”龙小华问道。

“这……”白洛无话可答。

“白局长，”洪腊梅想到今天到这里游行示威的目的，缓和了一下气氛，说：“我们发的紧急呼吁书上面提的条件，你该看到了吧？”

“看到了，看到了。”

“你打算怎样答复呢？”

“条条照办。明天下午，我一定叫江作人亲自去赔礼道歉，启开封条。”

“你可要言而有信。”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怎么样，你们的条件我都答应了，你们可以回去了吧？”

“工友们。”洪腊梅转身对大家说：“既然当局这么答复，那我们就先回去，等他明天派人来。”

“打倒汉奸卖国贼！”“给民众以抗日的自由！”“还我纺织工人晨夜校！”工人们高呼着口号，离开了硚口区警察局。

白洛一回到办公室，往沙发上一坐，便凶相毕露地咆哮起来：“这些穷工人简直反了，反了！”

江作人赶忙上前献策：“局座，我想了想，你看是不是将那个姓方的和洪腊梅抓起来，这样事态就会自然平息。”

“嗯……抓……”白洛右手摸着下巴，两眼左右转动，思考着说，“不是时候，现在是众怒难犯啊。就是抓，也不能公开抓，得偷偷地……”讲到这里，双目射出凶光，忽地一敛，将左手握成拳，低声道，“懂吗？得偷偷地干！”

江作人恍然大悟，“啊……明白，明白。”

“那好。”白洛站起来说，“明天下午你就去启封，赔礼道歉，平息了事态再说。要记住：小不忍则乱大谋哇！”

“是，是。”江作人点头磕脑地答应着。

第二天下午，宗关地区各工厂的工友们闻讯都来到了晨

夜校门口，声援新泰纱厂工人们的斗争。《新华日报》的两名记者也来到现场采访，只见黑压压的一大片，到处是人。

洪腊梅和工友们站在晨夜校门口，冷静地等待着。

“江秃子会来吗？白洛该不会变卦吧？”站在旁边的黄秋菊担心地说。

“耐心地等一会，我料定他不敢不来。”洪腊梅很有信心地说。

“对，今天他若变卦，明天就有他们好看的。”有一位记者说。

“来了，来了，江秃子来了！”龙小华飞快地跑来报告。

不一会，江作人带着吴三和两个警察，神情沮丧地慢慢走来了。

江作人一到愤怒的人群面前，便满面装笑说：“请诸位工友海涵，前日鄙人一时感情冲动，将晨夜校封闭，多望各位见谅……”

“少废话，快将封条撕掉！”工人们齐声喊道。

“是是是。”江作人乖乖地上前揭下封条，点头哈腰地厚着脸皮说：“工友们，抗日救国是党国的头等大事，诸位的抗日热忱，实在令人钦佩，今后，鄙人一定大力协作，以求共赴国难……”

“呸，收起你的假面具吧！”龙小华夺过江作人手拿的封条，撕得粉碎，朝他脸上掷去，“这就是你所讲的‘抗日’！”

“这……”江作人低着脑袋，无言回答。

“江作人，你放明白点。”洪腊梅走上前指着江作人说，“中国人民是不愿当亡国奴的。晨夜校你是封不住的。谁要

想扑灭在人民大众心里燃烧起来的抗日烈火，谁就会被烧得焦头烂额！”

“是是是。”江作人怕吃眼前亏，只得点头称是。

“滚！”工人们齐声喊道。

“是是是。”江作人赶忙带着人夹起尾巴滚了蛋。

工友们眼看斗争取得了胜利，心里都非常高兴，对今后的抗日救亡斗争更有了信心。

洪腊梅站到校门口的石条上大声说：“工友们，请进去吧，现在开始上课！”只见她走进屋里，拉起绳索，敲响了钟。

“当，当当，当，当当……”

响亮的钟声，在汉水河边新泰纱厂工人居住区回荡。

奔 向 延 安

—

一九三八年，抗日形势急转直下。

八月上旬，日寇侵占了黄梅、广济，其刀锋已直逼武汉！

一天晚上，气候异常炎热，在新泰纱厂晨夜校教室里，几十个工友正在开会。

根据抗日救亡斗争形势的发展，党组织决定在新泰纱厂纺织工人晨夜校的基础上，挑选一部分青年工人组成抗日救亡宣传队，走上街头向武汉民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今天，是宣传队成立大会，室内青年工人，男男女女，有说有笑，会议开得生动活泼。

这时，只见一位青年女工说：“宣传队的节目安排是：小话剧‘放下你的鞭子’，由龙小华、蔡小莲合演；表演唱‘送郎参军打日寇’，由郭幼亮、张巧姑合演；歌舞‘行动起来，保卫大武汉’，全体合演。这些节目的导演，由龙小华担任。演出前的演讲，由我准备。大家回去先熟悉台词，过两天开始排节目。”讲话的女工叫凌云，年方十八、九岁，身个不高，但长得结实，由于过度的劳累，圆圆的脸形略显消瘦，可是

一对明亮的大眼睛却炯炯有神，给人坚定、沉着的印象。她是宣传队的负责人。

“日本鬼子都打到广济、黄梅来了，组织上怎么还不批准我们上前线？”提问题的是男青工龙小华。

“是呀，我们要求参加八路军，到战场上打鬼子！”有几个男青工，同龙小华一样的心情。

凌云说：“上前线去打鬼子的要求，洪师傅已经向组织反映了，在未批准之前，我们要抓紧宣传，利用各种文艺形式，大造革命舆论，唤起民众，迫使国民党抗日。”

“对，这话有道理。”

“鼓动群众，宣传抗日！”

工友们都同意凌云的意见。她宣布散会。工友们都陆续走了，凌云留下清理教室。这时，进来一人，凌云一看，见是洪腊梅，忙把刚才会议情况向她作了汇报。洪腊梅听完汇报，低声告诉凌云：“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我明天一早到武昌，参加那边几家纱厂工人的抗日救亡工作，这里的担子就交给你了。”并告诉小凌：“方先生现在在党的地下联络站，负责整个硚口区工厂的抗日救亡工作。你明天中午去找她，联络站地点在汉正街口二号楼上，到了门口先看楼上窗户上的暗号……”说着，她俩出了门。洪腊梅回家准备明早到武昌，迎接新的战斗。

洪腊梅的家住在崇安街尽头，靠近汉水河边的一间草棚子里。回到家里后，她从桌上摸起火柴正准备点灯时，突然从屋角黑暗处窜出来两个人，一个用力将她抱住，捂住她的双眼，另一个拿出绳索要捆她。洪腊梅挣扎着，刚开的喊

“有强盗哇，来人……”第二句还未喊完，就被一团棉絮塞住了嘴巴。正在这时，从屋外飞奔进来一名女工，一边与拿绳索的家伙搏斗，一边大声喊叫：“快来人啦，有强盗！”

这两个家伙没有防备这突如其来的人，顿时慌了手脚，只见那个捂嘴巴的家伙，掏出一个东西朝这个女工头上猛击了一下，只听“哎哟”一声，这个女工就倒下去了。

洪腊梅趁此机会高声喊道：“来人啦，有强盗！”她死死地扭住凶手的衣裳不放。那个拿绳索的见势不妙，慌忙跳窗逃跑了。这个凶手也挣脱跑了。

这时凌云和工友们闻讯赶来了。

“洪师傅，受伤了吧？”大家关心地问。

“没有。要不是这位女工来，就危险了。”洪腊梅说着赶忙上前扶起了被打伤的女工。工友们一看，才知她是黄文丽。据她自己说，她是单身从华北流亡来武汉的学生，因生活所迫，前不久才进厂做临时工。

凌云也知道黄文丽，参加过晨夜校的活动，便上前扶住她，关心地问：“文丽，怎么样了？”

“没什么，只是头有点昏。”黄文丽用一只手捂住头说，“洪师傅该没有吃亏吧？”

“没有。”洪腊梅说，“幸亏你来了，不然的话，就遭了这些家伙的暗算。”

“这些该死的强盗！”黄文丽说着就坐到旁边的凳子上，“我们从厂里出来，想到晨夜校去找洪师傅谈谈要求参加宣传队的事，不料在那里没有找到洪师傅，我估计她可能回家了，就来到这里。刚走到门口，就听见洪师傅的叫喊声，我一进

屋就跟那个拿绳子的家伙打起来，屋里黑咕隆洞的，也看不清相貌，只看到那两个家伙都是穿的短裤褂。当时我脑袋上突然挨了一棒，就昏倒在地上了。”

工友们听了，都称赞黄文丽有胆量。

二

第二天，凌云送走了洪腊梅，中午便来到了党的地下联络站——汉正街二号。她先站在屋外看了楼上窗户玻璃上的安全暗号：倒数第二块玻璃上贴的“米”字形防空纸条，才进屋上楼。这是一幢两层楼房，楼下是地下党派人开设的一家布店，楼上是硚口区地下党联络站。

凌云一边喝茶，一边打量方育英，只见她头上梳的短发，上穿月白色的圆角短褂，下穿青布裙，是一付十足的学生装扮。

凌云放下茶杯担心地问：“方先生，这里离硚口区警察局不远，不危险吗？”

方育英笑着说：“敌人决不会想到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敢设在他们的眼皮底下。”

凌云钦佩地点了点头。

方育英出生在上海一个纺织工人家庭，十岁时就跟着母亲进厂做童工，受尽了资本家的压迫、剥削。父母亲都是地下党员，是工人运动的带头人。在震惊全国的“五卅”运动爆发后，父母亲组织工人罢工，上街游行声援，父亲当场就被英帝国主义枪杀，母亲被捕入狱，以后在刑场英勇就义。这

些，在十三岁的方育英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党组织关怀着这个烈士的孤儿，设法把她送到了南方的红色区域。在那里，方育英受到了党的教育培养，并参加了红军，在部队里搞宣传工作。一九三四年，红军北上抗日，她随部队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了陕北。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参加过五月党代表会议。后来党派她到上海搞学生运动。上海沦陷后，为了开辟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救亡运动，组织上决定派她到武汉工作。

方育英问凌云：“洪师傅走了吗？”

“今天早上走的。昨天晚上差点出了事。”凌云将昨夜洪腊梅险遭绑架的事谈了。

“嗯，果然不出我们的预料。”方育英点头自语，接着对凌云说，“当前武汉的形势，据我们得到的情报，国民党反动当局对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不敢公开反对，而是采取暗地破坏的手段，派人绑架、暗害我们的同志。因此，党组织决定我转入地下工作，负责整个硚口区工厂的抗日救亡工作。你们新泰厂的抗日救亡活动，今后就由你负责领导了。”

“昨晚洪师傅跟我谈了。我一定尽力去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凌云表示着自己的决心。

“很好。”停了一会方育英问，“工友们现在的思想情绪怎么样？”

“大家都盼望能早日参加八路军，到战场上打鬼子。”凌云激动地说，“尤其是龙小华、郭幼亮他们几个人的要求更强烈，说到战场上和鬼子一刀一枪地干才带劲！”

“你是怎么想的呢？”方育英有意识地问了一句。

“我说真心话，我也有同样的想法。”凌云坦率地笑着说。

“你们这种要求很好哇。”方育英语气肯定地说。

“可是，听洪师傅说，上面有人不同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凌云问。

“是呀，情况是很复杂呀。”方育英说着，严肃地站起来，“上面有人不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转入农村建立抗日武装的指示，对广大革命民众提出的去抗日战场的要求不理采，现在我们正在跟这条错误路线作斗争，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与八路军驻汉办事处联系了，打算输送一批产业工人到延安去，已经向党中央作了请示，中央领导非常高兴，决定派人来武汉迎接，接兵的同志快到了！”

凌云一听要到延安去，心里可高兴了，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这件事你暂时不要向大家传达。”方育英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油印本递到凌云面前，“你回去先看看毛主席的这篇讲话，再组织积极分子在一块学习学习。”

凌云双手捧起一看，油印本封面上印着《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十八个大字。

“毛主席在这篇讲话中深刻地分析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目前是处在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时期中。毛主席在这篇报告中指出，当前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他说：‘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当前，上面极少数人拒不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战区和敌后的正确部署，反对毛主席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

自主原则，这就是阶级投降主义！”

“阶级投降主义！”凌云重复着这句话。

方育英见她似乎还不太理解，便用手翻开毛主席著作，指着里面的一段话说：“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官僚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为了争取中华民族和劳动群众的解放，为了使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坚决有力，必须反对共产党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的投降倾向，要使这一斗争开展于各方面的工作中。”方育英合上书本，说：“所以，你们不仅要看到国民党反动当局是投降派，而且要看到在我们党内也可能产生投降派。”

凌云边听边点头，经方育英这么一讲解，她明白多了，深有体会地说：“阶级斗争真是错综复杂呀，想不到党内也可能产生投降派。”

“因此，组织你们去延安，奔赴抗日武装斗争的战场，这一革命行动本身就是对党内投降派、对错误路线的一个有力的回击，有力的批判！”当方育英说到后面这两句时，凌云感到她的语气加重了。

停了一会，凌云问：“育英同志，那我们目前宣传队的活动怎么开展呢？”

“在组织上未决定你们去延安，接兵的同志未到达之前，你们仍然要安心在这里战斗。告诉大家不要轻看宣传工作，要认识到动员民众保卫武汉、揭露国民党，这也是很重要的抗日工作。”方育英说着坐下喝了一口茶，想了一想后，用庄重的语气继续说，“小凌，毛主席最近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

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在这次讲演中，毛主席说：“当此保卫武汉等地成为紧急任务之时，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来支持战争，是十分严重的任务。保卫武汉等地的任务，毫无疑问必须认真地提出和执行。然而究竟能否确定地保卫不失，不决定于主观的愿望，而决定于具体的条件。政治上动员全军全民起来奋斗，是最具体的条件之一。”毛主席说保卫武汉是紧急任务，要认真地提出和执行，而政治上动员全军全民起来奋斗，又是最重要的具体的条件之一。我们能轻看宣传动员人民大众的事吗？当然，这里既包含一个宣传内容问题，只要我们的宣传内容是号召人民大众拿起枪杆子到武汉周围的农村去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以此来保卫武汉，就是在按党中央的指示办，就是在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造舆论。”停了一会，方育英深有感触地说，“小凌，历史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懂得了，只有坚定地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啊！”

凌云深思地点着头，说：“育英同志，我们一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永远前进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在硚口区警察局的一间密室里，江工作处正在向白洛报告：“局座，根据你上次的指示，派去暗地绑架洪腊梅的两个人，捕了几天，昨晚好不容易才碰到她回到家里。正动手时，屋外闯进来一个女兵，把他们两个人冲散了，惊动了不少工人。他们两个人从窗户里逃出来，跑到河边跳水游泳来脱身。”

“嗯。”白洛只从口里吐出了这三个字，仍背着手在密

内来回踱着方步。

江作人估计会挨训的，出乎意料，白洛听了没有发火，他停住步用手掏出香烟，点燃后猛吸了一口，吐着烟雾问：“洪腊梅现在哪里？”

“第二天就不知去向了。”

“什么！失踪了？”白洛又迈开步思考着，走了一个来回，“那个方育英呢？叫你派人暗地绑架她的事怎么样了？”

“她现在一直没有露面，也不知道哪里去了。”

白洛一听，火了：“废物，简直是一群废物，连两个女人都对付不了！”说着便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

江作人在一旁低着脑袋不敢作声。

停了一会，白洛问：“厂里工人现在有什么动静？”

“晨夜校现在没有活动了，一部分工人成立了宣传队，准备上街搞宣传。”

“好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先还只是在厂附近闹，现在竟要闹到大马路上去了！”白洛站起来，气势汹汹地走到江作人面前，“你这个区党部委员是怎么当的？唉？”

江作人的脑门上登时吓得渗出了一层冷汗，连忙说：“宣……宣传队的情况我基本上摸清楚了，都是些青年工人，领头的是一个名叫凌云的女工。”口里虽然这么说，其实心里糊涂，他对宣传队情况的了解也只有这么一点点。

“凌云？干什么活的？”

“前纺纲丝工。”

“嗯……对这个人要注意。”

“是。”

停了一会白洛问：“厂里情况现在怎么样？”

“魏循礼决定将厂迁往重庆开办，厂里已经停产拆装机器。”

“哼，资本家只知道赚钱。”白洛一听颇不满意，吸着香烟踱着步问，“工人打算宣传一些什么内容？”

“不，不清楚。”

白洛一听，瞪了江作人一眼，“哼，你不清楚我清楚。根据我得到的情报，他们宣传武装民众，调八路军南下抗日，保卫武汉三镇。”接着又自言自语，“哼，异想天开，典型的赤色宣传，跟《新华日报》唱的一个腔调。肯定是共党在背后操纵。”说着又坐到了沙发上，用右手摸着自己的下巴问，“你看他们组织宣传队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这……”江作人的两只老鼠眼转了转，立即揣摩到了局长大人的心思，“第一，为共党赤化武汉制造社会舆论。第二，以此作为联络工人的组织，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说得对！”白洛高兴地用右手拍了一下椅把，站起来说，“根据〇八号向我作的报告来分析，他们除了搞宣传外，恐怕还有别的企图，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的真正目的搞清楚。”

“还是局座站得高哇。”江作人口里连忙奉承，心里却感到纳闷：〇八号是谁？啊，原来局座手里还牵着一条线啦！

“他们的目的，只怕并非一般。总而言之，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使他们的愿望不能实现！”白洛说，“为此，关键是要抓到在幕后活动的共产党，尤其是方育英，你一定要探听到她的行踪。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的愿望成为泡影。”

“是，局座。”江作人连忙说，“这些天来我一直都在派人四处侦察。”

“对，要不惜一切代价。”白洛赞许地说，“最近上面有密令下达，准备将武汉放弃掉。在日本人占领之前，务必要将共党的地下人员一网打尽！”说到这里，他将右手握成拳在空中晃动着，“为政府撤往后方扫除心腹之患。哼，共产党口喊抗日救亡，实则是想扩张势力，收买民心，妄图赤化武汉三镇。总裁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最近训示：‘宁赠友人，勿予家奴。’宁可将国土送给日本人，也不让给共产党！”

“总裁真是深谋远虑，见识高，天才，真是天才。”江作人听了点头哈腰，钦佩不已。

白洛接着说：“别的区已经着手秘密搜捕共党地下人员，我区也要立即行动。据侦察，那个姓方的就是共党地下组织的一个重要分子，你要动用一切手段，不惜任何代价将她抓到手！”

“是。”

“至于对宣传队内部情况的了解嘛……”白洛右手摸着下巴思考着说，“我已另有安排。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是。局座还有什么吩咐吗？”

“没有什么，你去吧。”

“是。”

三

经过一天的宣传演出，天快黑时工友们才回到队部，这

时大家感到很疲劳了。

黄秋菊烧了一些开水，等大家一回，就迎上去说：“快来喝口水吧，宣传了一天，都累坏了吧？”

“哎呀，黄师傅，你这真是雪里送炭呀。”工友们喜出望外。

“不，这呀，这叫炭里送雪。”郭幼亮笑着大声说。

“哈哈哈……对，对。”工友们都笑起来了。

“真的，渴死了。”黄文丽抢先端起一碗水就喝。这黄文丽平时爱唱个歌，说话时富于表情，嗓子好，就是有点爱做作。自那天晚上救了洪腊梅后，根据一部分工友的意见，吸收她进了宣传队。由于她既有文化，又懂音乐，队里安排她独唱“松花江上”，并协助龙小华排练节目。这时，她一边喝水、一边用草帽不停地扇着风，对站在身旁的张巧姑说：“巧姑，我嗓子里早就冒青烟了。”

“是呀，只怪天气太热了。”张巧姑用手巾抹着头上的汗水说。

工友们有的喝水，有的揩汗。郭幼亮端起一碗水喝了一小口，“哟，还是冷开水啦！”

“这么热的天，不摊冷怎么喝呀？”黄秋菊笑呵呵地说。

“师傅，你想得真周到。”凌云在一旁禁不住称赞道。

“大家出外宣传，等于是到前方打仗一样，顶着日头晒，多辛苦呀。我在家里只烧点水，这完全是应当的，还说哩。”

“黄师傅，你的后方支援搞得不错呀。”郭幼亮说。

“黄师傅，我们真得好好向您家学哇。”龙小华深有感触她说。

“这叫做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分工不同嘛。”黄文

丽不以为然地说。

“不对。这叫做一心为抗日，思想境界高。”龙小华忍不住顶了一句。

“说得对，说得对。”工友们都点头赞同。

“对对对，思想境界高，嘻……”黄文丽也赶忙改口笑着说。

“工友们。”凌云高声对大家说，“现在大家回去吃饭休息，明天早上再到这里来集中。”

工友们一听，便陆续回去了。凌云留下了龙小华、蔡小莲、郭幼亮、张巧姑四个人。

几个人坐下后，凌云说：“现在我们来开个碰头会。大家看今天的宣传演出搞得怎么样？”

“我说。”龙小华先开口了，“今天的宣传演出总的来说搞得不错，只有个别人表现不太好，例如黄文丽吧，因为怕太阳晒，老躲在阴地方，独唱时也不卖力，故意做作，反正我对她总看不顺眼。”

“你这个看法我不同意。”张巧姑说，“人家是学生出身，不能跟我们一样要求，这么热的天，她能够一直坚持到底就算不错了。说实在话，我们的节目要不是她热心帮助排练，还演不出去哩。”

“照你这样说，死了张屠户还要吃蝎毛猪咧。”郭幼亮一听不服气。接着对几个人说，“我同意小华的看法，她处处太做作。前几天排练节目，她教我和巧姑唱曲子时，你们看，就是这个身法……”说着站了起来学黄文丽一样笔直地站着，将两手扣在胸前，歪着脑袋，清了清嗓子：“咳，咳，腮——

嗯——，多嘛嘛法收，呵——呵——呵——呵——呵——

“哈……你这个缺德鬼。”几个人都被郭幼亮的模仿音调和神态逗笑了。

“反正啦，我看不惯她那副做作像。”郭幼亮有十八九岁，聪明伶俐，直爽乐观，他学完后边说边摆了摆手坐下来。

凌云听着没有说话。蔡小莲说：“我认为对黄文丽这个学生出身的工人我们应该多帮助，她的这种习惯是不好，但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改掉的。对她不能和我们一样要求。”这蔡小莲有二十二岁，是养成工出身，长得眉清目秀，身材匀称，性格沉着老练。

“我同意小莲的看法。”凌云说，“十个指头还有长短哩，那能一样齐。为了搞好抗日救亡工作，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她今天演唱不卖力的事，巧姑等会回宿舍去给她提一提。我倒是对她的来历不明这一点有怀疑，她说她参加过华北流亡同学会，这倒是要想办法查清楚的。”

几个人听了，都点头表示同意。

“这件事我已经跟方先生谈过了，请组织上帮我们搞清楚。”凌云说：“大家对宣传队现在的活动还有什么意见？”

“我们要求参加八路军的事，组织上怎么还不批下来呀？”龙小华问。

“你怎么又急起来了呢？”凌云说，“方先生不是对我们讲过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吗？”

“我是说，天天宣传，国民党还是老样子，它根本听不进。”

“国民党想完全不听是不可能的。因为事情在发展，他们

不得不听。国民党一天不听，我们就宣传一天，这样，他们不听也得听。再说，只要把广大民众发动起来了，他们再不听的话，广大民众就更看清了他们的丑恶面貌，更同情我们党的主张了，到时候他们就更孤立了。”停了一下，凌云接着说，“我们一定不要性急。要看到，目前我们根据局势的需要和组织上的安排搞宣传，这就是在干革命，跟在战场上打日本鬼子一样重要，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我认为只有把这一任务完成好了，才能更好地去完成下一步参军作战的任务。”

蔡小莲接着说：“凌云说得对，我完全同意。另外，我还补充一点：我们要想到白洛、江秃子一伙对我们宣传队的活动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破坏。前几天不是有人暗地来绑架过洪师傅吗？我认为对这一点我们要时时注意。”

“好，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安心搞好宣传工作。”龙小华听凌云一分析，思想通了。

“这就对了。”凌云笑着说，“小莲刚才提得很好，敌人是不会睡大觉的，今后我们尽量少单独出外活动，尤其是晚上更要注意。”说完就散会了。

蔡小莲和张巧姑住在厂惠工宿舍，由于厂里已经停产待迁，宿舍的管理不象从前那么严格，她俩和黄文丽，还有其他几个女工，住一间房，当她俩回到房间里时，同房女工都睡着了。

张巧姑的铺与黄文丽头顶头，她上床时，黄文丽说话了：“小张，你们怎么才回？又开了会的？”

“嗯。”张巧姑睡下说，“你还没有睡着哇？我还当你睡着了哩。”

“天气太热了，臭虫蚊子又多，睡不着。”黄文丽说着翻了一个身。

“哼，什么职工宿舍？臭虫蚊子成堆都没人管。”张巧姑说。

“哎哟，今天我可累坏了，两条腿到现在还酸。”黄文丽呻吟着说。

“大家都是一样。你看我们今天宣传时，观众都是顶着烈日晒，这说明民众的抗日热情有多高啊！”

“是呀。”黄文丽赶忙附和，“我就是看到这一点才坚持下来了。不然的话，天气热，口里又干，我简直唱不出来了。”

“说真的，文丽，你今天的独唱可不大带劲。”张巧姑说。

“是吗？我还没有感觉到哩。”黄文丽支吾着说。

“下次再宣传时，你可不能这样呀。你看，工友们都很卖力呀，这也是表明一个人对抗日救亡的态度呀。”张巧姑语重心长地说。

“谢谢你提醒，下次我一定注意。”黄文丽说完停了一会儿低声问，“小张，厂里现在决定迁往重庆，你们打算怎么办呀？”

张巧姑一听，想了想说：“你不要担心，到时候队里会有妥善安排的。”

“我是担心洪师傅走了，凌云是个年轻姑娘，这么多人，她能安排得好吗？”黄文丽好象毫不介意似地自言自语。

“凌云办事可稳重些，何况还有方先生作指导。”张巧姑不禁脱口而出。

“方先生！？方先生还在指导我们么？她现在那里？”黄文

丽迫不及待地追问。

“巧姑，快睡觉吧。”蔡小莲赶忙制止张巧姑，“天不早了，明天还有活动哩。”

张巧姑自知失言，便将话题岔开：“我也不知道她在哪里。快睡吧，已经不早了。”

“我好多天都没有看到方先生，心里真想念她呀。”黄文丽睡下来说。

“文丽，不该你知道的事就不要问，这是宣传队的一条纪律，知道吗？睡吧。”张巧姑说完便再也不作声了。

黄文丽睡在床上默默地沉思：“方育英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四

八月二十日，工厂开始搬迁。

这天晚上天气很热，纹风不动。凌云睡在屋外的竹床上，翻来覆去地思考着中午在队部召开的骨干会上讨论的宣传队员们的去向问题。工厂开始搬迁了，工友们都看透了国民党对日妥协、退让、欺压民众的把戏，不愿跟国民党到后方去做工。更不愿留在沦陷区过亡国奴的生活。大家一致要求早日参加八路军，到前方去拿起枪杆子在战场上和日本鬼子斗争。去延安的事组织上什么时候批下来呢？从延安来接兵的同志是否到了？明天要到联络站去一趟，向育英同志汇报这一情况。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地有了睡意，这时有一个人坐在竹床边，她也没有发觉，直到有一支手抹着她头上的汗珠时，

她才惊醒，恍恍惚惚地一看好象是一位中年妇女。

“小凌，睡着了吗？”这个人低声问。

凌云听声音，再仔细一看，才知是方育英同志。凌云连忙坐起来，握着方育英的手说：“育英……是你，我正想明天去找你哩。”

“啊，你要去找我，那我来得正是时候了。”方育英笑着说。

“走，进屋去谈谈。”凌云说着端起了竹床进屋。

这是一幢两层楼的板壁房子，凌云父女俩租住了楼上的一间房。上楼进房后凌云点燃了灯，这才仔细把方育英打量一番。只见她梳的巴巴头，上穿白夏布大襟褂，下穿大裤管长裤，从装扮看，象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女工。

“育英同志，你这么一改装，年龄显得大多了，我简直认不出来了。”凌云笑着说。

“象一个纱厂工人吧？”

“象，象极了。”

“白洛不是正在派人到处抓我吗？我这么一改装，就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了。”方育英笑了笑，“让他们去绑架穿英丹士长褂的方育英吧。”

“育英同志，你可真有办法啦。”凌云感到很钦佩。

“这也是让环境逼的。我们必须用革命的两手，来对付敌人反革命的两手。”

“嗯。”凌云点了点头，“来，快坐下。”说着端过一条长凳，“窗户这儿有风，凉快，就在这里坐吧。”

两人并排坐在长凳上，仰望长空，天幕上点缀着熠熠闪亮的星星，银河一泻千里，一轮明月当空，周围显得静悄悄

的。

“小凌，你要找我谈的事，我已经知道了，是为迁厂和队员们的去向问题吧？”

“是的，你怎么知道的？”

“工厂已经开始内迁，你们当然会考虑到这个问题。”方育英说着轻轻地挨近凌云的身边，“你还只晓得你们厂的情况。你晓得这两天的时局吗？快要大变了！日本鬼子很快就要进攻武汉，国民党政府已经决定迁往重庆，看来武汉是守不住了。”

“啊！”凌云听了感到既惊奇又愤恨。她抬起头，蹙着眉回想起武汉三镇抗日救亡的一幕幕热烈场景：为了保卫大武汉，许多救亡青年舌敝唇焦地呼吁武装民众；广大工农民众集会游行表示愿拿起枪杆与敌人决一死战；《新华日报》曾专刊向当局表明详细的条件，请调八路军南下抗日……然而，对这一切，国民党反动当局却充耳不闻，视若无睹，眼看武汉就要沦陷，这完全是国民党祸国殃民的反动政策所造成的啊！

“我们要求参加八路军、去延安的事组织上批下来了吗？”

方育英看到凌云的心情这么迫切，便首先向她谈了昨天下午去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开会的情况。

昨天下午，方育英去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参加了确定去延安人员的会议，会上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等党的负责同志，首长们在会上讲：“……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及其军事战略上的主观错误，加上害怕动员民众，武装民众，武汉的丧失已不可避免。国民党已经着手撤退，迁都重庆。根据形势

的变化和革命斗争的需要，办事处党委决定在武汉地区选拔一批优秀的产业工人参加八路军，输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为夺取抗日战争这一伟大斗争的胜利作好充分准备。”党的指示和决定是多么英明、正确啊！

“小凌。”方育英接着说，“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党组织已经批准了你们参加八路军和去延安的要求，从延安来武汉接兵的同志已经到了！”

“真的？”

“真的。”方育英语气庄重地说：“你们这一阶段的宣传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党希望你们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好好学习，为将来走上抗日武装斗争的战场打下良好的基础。”

“什么时候走？”凌云问。

“明天上午你把几个骨干召集拢来，通知大家，党组织已批准他们参加八路军和去延安的要求，叫他们各自作好准备。人员分三批，由几个骨干分头带领，去八路军驻汉办事处报到。下午，你到联络站去参加地下党召集的各工厂组织去延安人员的负责人碰头会议，会后我给你开好介绍信，你带第一批人员去办事处报到。”方育英说。

凌云一听，高兴极了，激动得紧紧握住方育英的手，心里向往着延安的战斗生活。

“育英同志，延安在武汉的哪个方向？”

方育英用手指着窗外，遥望天际，“就在北方，那不是北斗星吗？就在北斗星下面，看见了吗？”

凌云朝北斗星的方向凝目远望，“啊，看见了，那不就是陕北吗？”



“延安正在陕北。”方育英回答道。

“毛主席住在延安什么地方？”凌云兴奋地问。

“毛主席住在延安杨家岭窑洞里。就在那里领导着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指挥着全中国的各个抗日战场！”

凌云回忆起《陕北影集》上毛主席的光辉形象，说：“到延安去能见到毛主席吗？”

“能见到，肯定能见到。毛主席经常给八路军干部、战士作报告，给群众讲革命真理。”

凌云听着，眼望北方，一颗红心早已飞向了延安，飞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

停了一会，方育英说：“小凌，上次你提到黄文丽的事，组织上已经查了。”

“她参加过华北流亡同学会吗？”

“没有。同学会的负责人现在武汉，我找他问了，华北流亡同学会根本没有这个人！这个人的来历成问题。”

“啊！”凌云吃了一惊。

“嗯，这样吧，在没有弄清她的真正身份之前，你们要对她提防，注意作进一步的观察。你们参军去延安的事，不要让她知道。”

“好。”

“时间不早了，我也该走了。”方育英说着便起身。

凌云说：“晚上不安全，就在这里睡吧。”

“明天早上我还有一个重要会议参加。你们家里也睡不下。今晚月光明亮，街上乘凉的人多，不会出什么问题。”

两人说着走下楼来，凌云送出大门，望着方育英的身影

消失在夜幕中。正准备转身进屋，凌云忽见两条人影从工厂的方向走来。

“凌云。”

凌云仔细一看，原来是蔡小莲和张巧姑。

“你们还没有睡呀？这么晚了还在外面跑。”

“工友们的去向没有定下来，怎么睡得着呀？”张巧姑说，“刚才回到厂里，有些队员悄悄问我们……”

“走，上楼去谈谈。”凌云赶忙制止，拉着两人上楼。

上楼到房里，张巧姑低声问：“有些队员问我们参加八路军的事，组织上批下来了没有？”

蔡小莲接着说：“我说明天再来，她这个急性子硬是等不得，非要我一块来找你，要你明天一清早去找方先生问问这件事。”

“方先生刚才来过。”凌云低声说。

“什么！方先生来了的？”张巧姑惊喜地说，“参加八路军的事组织上已批下来了！”

“你真是个急性子。”凌云笑了笑，“我打算明天中午一点钟召开一个骨干会议，传达党组织的指示。今天不早了，明天再说吧。”

“究竟批准了没有？你说今晚我可睡不着觉。”张巧姑追问。

“你呀……”凌云用极小的声音说：“告诉你吧，批准了！”

“真的！”

.....

三位战友低声谈着。

这时，黄文丽偷偷地进了屋，竖起耳朵站在楼梯上窃听着凌云她们的谈话，但是她们的声音太小，什么也听不清楚。

五

黄文丽出于她的反动本能，已经嗅觉到这两天的气氛不大对头。工厂开始搬迁，宣传队却稳如泰山，队员们毫不为将来的去向发愁，宣传队也不开展活动，几个骨干频繁开会，……宣传队将发生什么变化呢？她捉摸不定。昨夜虽然盯哨去到凌云家里，除了隐约听到张巧姑说“真的”两个字外，还是一无所获。左思右想，她决定从张巧姑身上打开缺口。

今天黄文丽一直注视着张巧姑的行动。吃完午饭后，张巧姑拿脸盆去洗脸，她就在走廊上踱步，不时用眼睛瞟着张巧姑。等张巧姑洗完脸回宿舍时，她赶忙进房躺在铺上假闭着两眼装睡。张巧姑进房放下脸盆朝黄文丽看了一眼，见她睡着了，便悄悄地走出了宿舍。

这时黄文丽赶忙下床，爬在窗户台上看张巧姑的去向，只见张巧姑笔直出了厂门，她便立即跟踪出来。

今天的会议地点是在郭幼亮家。张巧姑和蔡小莲商量，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决定分批走。出厂后张巧姑装作往宣传队队部的方向走去，黄文丽远远地吊在后面。这个家伙很狡猾，选择的落脚点都有掩蔽身子的地方，因此，虽然张巧姑不时停下回头望望，也没有发现她。

当走到宣传队队部门口时，张巧姑又停下回头望了望。

这时，黄文丽借助一根粗大的电线杆遮住了自己侧着的身体。张巧姑断定身后无人跟踪，便立即岔进队部旁边的一条小巷，径直往郭幼亮家走去。黄文丽便偷偷跟了上来。

郭幼亮住在宗关街岔进去的一条小巷尽头的小茅棚里。这里比较僻静。为了提防敌人，凌云将会议地点选择在这里。张巧姑走到门口，又回头望了一下才进屋。而黄文丽早料到张巧姑进屋前会站住往后看一看的，便紧贴在一家大门口，等张巧姑进了郭幼亮的屋才走上来潜伏在小茅棚的侧面，贴身偷听里面的谈话。

“你怎么现在才来？该没有带‘尾巴’吧？”凌云问。

“就是怕有‘尾巴’跟在后面，我走走停停，所以才来迟了。”张巧姑说着坐下。

郭幼亮听了还不放心，又出门看了看，见实在无人才闩上门。

凌云见几个骨干都已到齐，便宣布开会。首先她传达了党组织的决定，大家一听批准了他们参加八路军和去延安时都非常高兴。

“我早憋不住了，在国民党统治下受窝囊气。”龙小华说着拍了一下郭幼亮的肩膀，“伙计，这一天终于盼到了！”

“方先生昨夜什么时候走的？”郭幼亮问。

“方先生一直和我谈到深夜才走。”

“到延安去能见到毛主席吗？”龙小华问。

“方先生说肯定能见到。毛主席经常给八路军干部、战士作报告。”

“那太好了！”几个人一听，更高兴了。

“哎，什么时候走？怎么走法呢？”张巧姑问。

“方先生说分三批走，由我们几个人分头带领去八路军驻汉办事处报到。我今天下午到联络站去参加硚口、武昌两个工厂工运负责人的碰头会议，会后方先生写好介绍信，我带领第一批人员去办事处报到。小华、小郭带领第二批，小莲、巧姑带领第三批……”

“那我们的介绍信呢？”龙小华插了一句。

“小华，你别打岔，让凌云讲完了再说。”蔡小莲讲。

“你们的介绍信也到联络站找方先生拿。”

“那你今天又要和洪师傅见面了。”张巧姑说。

“既然是召开的两区各工厂工运负责人的会议，洪师傅肯定是要去的。”

“洪师傅去延安吗？”几个人异口同声地问。

“这我还没有问方先生。”凌云回答说。

“小凌，联络站在什么地方？我们还不知道哩。”张巧姑问。

“你们尽打岔嘛，叫我怎么说咧。”凌云低声说，“告诉你们，联络站在汉正街二号楼上。注意，这可不能对其他人讲啊。”

“这我们知道，你放心吧。”

“好，你们各人分头通知去的人准备一下，行李尽量简单，明后天要准时到达。”

“好，保证按时不误。”几个人齐声回答。

凌云最后说：“关于黄文丽的事，昨天也和方先生谈了，她说这个人的来历有问题，要提防她……”

黄文丽在屋外正听得起劲，当听到谈她的问题时，她做贼心虚，心里一惊，慌忙提脚就走，一不留意，“啪啦”一声，脚下踏破了一块瓦片。

“谁？”凌云赶忙开门出来。

黄文丽见躲避不及，就干脆迎上前来。

“啊，是文丽呀，到这里有什么事呀？”凌云问时，其他几个人都出来了。

“嗯……你们都在这里呀，我，我是来找郭幼亮拿曲谱的。”黄文丽尽力稳住神说。

凌云见她神色不对，心里已经明白了一大半。

“曲谱前天不是放到队部去了吗？”郭幼亮说。

“啊，那是我记错了，我到队部去拿吧。”黄文丽说完就走了。

龙小华望着黄文丽的背影低声说：“她是什么时候来的？奇怪。”

“我们刚才的谈话肯定被她听到了。”几个人都预感到事情的危险性。

龙小华对凌云说：“照你刚才说的，我看这个人很值得怀疑。”

蔡小莲接着说：“我一直在思考着上次她救洪师傅的那件事，为什么那么凑巧？会不会是敌人有意安排的？”

“嗯。”凌云在仔细思考着。

“你们这一提醒，使我想起了许多蛛丝马迹。”张巧姑把黄文丽平时接近自己的言行谈了。

凌云作出判断：“这个人很可能是白洛、江秃子派进来的

暗探。”讲到这里，她立刻预感到给联络站、方育英、洪腊梅带来的危险性，当即果断地说：“我马上去联络站找方先生报告这一情况。你们明天暂时不要去联络站，赶快回家拿点东西分散隐蔽起来听候通知。”

几个人很快分散后，凌云沿着汉水河堤往硚口方向迅跑而去。

再说黄文丽，走出小巷后便飞跑起来。她，生长在南京一个大商号的家庭，中学时代便加入了三青团，读大学时，已是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在学校以破坏学生运动为职业。南京沦陷后，随着主子跑到武汉。经推荐，她投靠了新主子，成为硚口警察局长白洛手下的心腹谍报人员。为了破坏新泰工人的抗日救亡活动，白洛派她进厂做临时工。为了侦察方育英的行踪，白洛安排了一个使她救洪腊梅的机会，骗取了一部分工人的信任，打进了宣传队。黄文丽边跑边想：伪装潜伏了几个月，今天才探听到共党地下联络站的地点，探听到工人参加八路军和去延安的事。哼，想得倒美，你们要去延安，我要你们去不成。我这一报告上去，马上就可以将方育英、洪腊梅等人一网打尽，自己也就可以得到奖赏、职位高升了……她越想越高兴，越高兴越跑得快，一口气跑到了宗关区党部。

区党部守门的人看到黄文丽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便拦住问道：“哎呀，干什么的？到这里乱闯，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知道，这是宗关区党部，我是新泰纱厂的，来找江作

人。”黄文丽神气十足，大模大样。

守门的一听，心里吃惊，嘴，一个穷工人，好大的口气，竟直呼起党部委员的大号来了。“江委员不在，吴三先生在里面。”

“那好，我要面见吴三。”

“你随我来。”守门的将黄文丽带到了江作人的办公室，只见吴三正坐在里面。

“吴先生，厂里有个女工找你。”

吴三一看，认得是黄文丽，便问：“黄文丽，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黄文丽也不答理他，走到桌旁就倒了一杯冷开水喝起来。“渴死了，这鬼天气真热得要命！”说着便坐到墙边的沙发上，用衣裳扇着风。

“你找谁？”吴三盛气凌人地站起问。

“找江作人。”

“江委员另有公事去了，有什么话对我讲也是一样。”吴三神气地说。

黄文丽一听，鄙视地望着吴三，心想，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他不会讲实话，便说：“吴三，你知道我是谁？”

吴三感到奇怪，“你，你不是前纺间的女工黄文丽吗？”

“瞎了你的狗眼！”黄文丽从身上掏出了一个白皮派司递到吴三面前，“你再仔细看看我是谁？”

吴三仔细一看，派司上写着：“汉口特别市警察总局谍报员黄文丽，编字第〇八号”。他恍然大悟！原来黄文丽是局长白洛的心腹，谍报员〇八号就是她呀！便一反常态，满脸堆笑，

点头哈腰地说：“啊——小姐，你就是黄谍报员；鄙人实在不知，适才多有冒犯，请勿见罪。请坐，请坐。”说着赶忙倒茶、递烟、点火。“黄小姐请休息一会，我去叫人打水来擦抹汗。”

“用不着了。江作人呢？”黄文丽跷起二郎腿，猛吸了一口烟，慢慢吐出烟雾，傲慢地问。

“江委员饭后就到局里去了，是不是需要打电话叫他回来？”吴三说。

“来不及了。你们这里电话机呢？”

“就在旁边密室里。”吴三手指一间房门说。

黄文丽赶忙走进密室，把门关上，拿起话筒，便拨打硚口警察局局长白洛办公室的号码……

汉水滚滚向长江流去，波澜起伏，奔腾不息。浪涛拍打着河岸，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河堤上疾步飞奔的凌云，心里象河水似地翻滚着波浪，她想到了辛酸的童年，想到了做工的苦难，想到了党的教育，想到了抗日救亡的日日夜夜，想到了即将奔赴的抗日战场。她决心，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党的组织遭到破坏。时间就是安全，就是胜利。跑呀，跑呀，她一口气跑到了硚口。停住步，两眼朝联络站周围一望，汉正街口人声嘈杂，人群熙熙攘攘，里面掺杂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很明显，已经来迟了一步，联络站已被特务暗地包围。再抬头一看，联络站窗门玻璃上的安全暗号还未摘掉，这就是表明方育英同志还不知道联络站已被敌人包围的事。怎么办？若不进去，方育英等同志会投入敌人的罗网。为了党组

织不遭受更大的损失，为了同志们的安全，非进去不可。凌云拿定了主意，装作若无其事地缓步走进了联络站。

联络站被包围，是在黄文丽报告白洛后，由江作人带领便衣特务干的。白洛命令江作人：“不准操之过急。要放长线钓大鱼。联络站只准人进，不准人出，暗地加强监视，不准打草惊蛇。这次务必等洪腊梅来以后一网打尽。”

凌云走上楼，方育英正伏在桌上写东西，她听见脚步声抬头一看，见是凌云。

“小凌，你来得早哇。”

“洪师傅来了吗？”凌云急忙问。

“还没有，大概快来了。”方育英见凌云脸上神色不对，忙问：“出了什么事？”

“联络站被敌人包围了，门外有狗！”

“啊！”

凌云接着将事情的经过对方育英讲了，方育英立即将窗门玻璃上的安全暗号摘下了，将桌上写的东西点火烧掉。

“怎么办？育英同志，你得赶快想办法离开这里。”凌云着急地说。

“不要慌，我们想办法一块走！”

.....

再说洪腊梅，昨天接到方育英的通知后，今天中午来联络站开会。她梳的巴巴头，身穿向阳纱长褂，打把青布小阳伞，手拿一把鹅毛扇，从穿戴上，活象一位商店的内老板。到硚口下了马车，拐弯抬头一望，发现一个人站在联络站门口东张西望，背影很熟悉，再看他的脑袋顶上光秃秃

的，不由得吃了一惊：“这不是江秃子吗？他怎么到这里来了？莫非……”洪腊梅想到这里，赶忙用手中的阳伞遮住了自己的面部，很沉着地走到路边凉棚下一个卖冷食的小摊贩旁。

吃冷食的人不少，洪腊梅挤进人群买了一杯刨冰，边吃边朝联络站楼上的窗门上斜视，只见玻璃上贴的是“十”字形危险暗号，知道联络站出了问题，便急忙吃完刨冰，快步离开了桥口。

联络站楼上，方育英和凌云装扮成一对青年夫妇。方育英身穿西装革履，头戴巴拿马帽，看上去活象一位阔少爷；凌云身穿花绸旗袍，高跟皮凉鞋，头上安的电烫头发，看上去活象一位阔少妇。

方育英拿出一把花布阳伞递给凌云：“小凌，我刚才到后面看了，后面巷子里没有特务，可以从后门出去。”

“好。”

原来这联络站后面是一条小巷子，往右走是死胡同，往左走直通中山大道。后门被前面的板壁遮住，不进屋到后面是发现不了的。方育英带着凌云下楼，出了后门。

江作人在大门外守了半天，一看手表时针已指四点，还不见洪腊梅到来，他稳不住了，便问一个熟悉这一带情况的特务：“这房子后面是什么地方？”

“后面是条小巷子，那头是死胡同，这头直通中山大道。”

江作人一听，“嗯”了一声，把手一招，叫拢来特务。

“你们跟我一起进去搜查。”江作人带着两个熟悉情况的特务进了后面巷子。

江作人一进巷子口，只见一对青年夫妇手挽手地走来往自己身边擦肩而过，女的用花布阳伞遮住了面部，男的戴一副墨镜。江作人一见，觉得男的面貌好熟，好象见过面，是谁呢？想了一会，他断定是方育英。但怎么变成了一个男的呢？再转念一想，啊，是改妆跑了。哼，你跑到天边，我也要把你抓到。他对两个特务说：“赶快追上前面那对青年夫妇！”

“是。”

三个人在后面紧紧追赶，只见那对青年夫妇出巷子后，走向马车站，跨上了一辆马车，沿中山大道直向下面飞奔而去。

江作人也叫过一辆马车，三个人跳了上去，命令马车伕紧紧盯住那辆马车追赶。

马蹄哒哒，车轮飞转，前后两辆马车相距约三十米左右。过了居仁门，又过了利济路，江作人一直紧追不放，一个劲地催促马车伕：“他妈的，给老子快追，快追！”

凌云听见后面马车赶来，担心地问方育英：“这‘尾巴’甩不掉呀，怎么办？”

方育英胸有成竹，看了看手表，时间已到四点半钟，很有把握地说：“不要紧，现在正是新市场日戏散场的时间，门前人多车多，准能甩掉他们。车伕，请将车赶快一点。”

两辆马车，都加快了速度，不一会便来到了六渡桥闹市区。这时恰逢新市场日戏散场，夜戏进场，门外人力车、马车来来往往，人群拥挤异常。江作人眼看前面的马车混入了车阵，一眨眼就不见了。他催马车伕拼命往前赶，马车好不容

易穿过了新市场门口，来到了江汉路。江作人见前面马车上有一对青年夫妇，车子在飞奔，便紧紧咬住不放。追呀，追呀，一直追到了法租界的新巴黎路一幢高大楼房前的小花园门口。青年夫妇走下马车，挽起手正准备进去，江作人带着两个特务跑上前来，掏出手枪拦住道：“不许动！方先生，你会跑，我也会追，再没有话说吧？请跟我走一趟！”

这对青年夫妇转过身来，江作人一看便傻了眼……

“干什么？真是岂有此理。”男青年感到非常恼火。

江作人见这个男青年不是改妆戴墨眼镜的方育英，而是戴金丝眼镜的阔少爷，顿时目瞪口呆，张大的嘴巴合不拢来，“嗯……”半天说不出话来。

此时，花园门房内走出一个仆役，赶忙向青年夫妇点头哈腰说：“少爷，少奶奶回来了。”连忙打开了花园中门。

少媳拿出条花手绢捂住鼻子，瞪了江作人一眼，娇声娇气地说：“真讨厌！”挽着男人的手膀进花园楼房去了。

江作人这才注意到楼房门旁的大理石上隽刻着“上官公馆”四个金字。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明明看得清清楚楚，怎么一下子变了呢？方育英、凌云到那里去了呢？

方育英、凌云到八路军驻汉办事处来了。接连两天，方育英又把龙小华、郭幼亮、蔡小莲、张巧姑等人也送到了这里。大家见了面，都非常高兴。出发去延安的前一天，凌云和同志们都换上了八路军的灰军装，戴上了“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注]的袖章。从延安来接兵的同志给他们讲

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抗日战争时期，按照抗日战线的战斗序列，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又称第十八集团军。

了话，宣布了路途中应注意的事项。这天晚上，大家都兴奋得睡不着觉，盼望着早点天亮。

凌晨，东方欲晓，天边，晨光熹微。在汉口刘家庙车站的第一股道上，停着一列火车。站台上送行的有方育英、洪腊梅和八路军驻汉办事处来的同志。

“呜……”火车汽笛拉响了。

火车徐徐开动，凌云和同志们挥手向方育英、洪腊梅告别，向革命的城市武汉告别，迎着朝阳，奔向革命的圣地——延安。

虎 口 拔 牙

—

武汉沦陷后，新泰纱厂成了日寇的汽车修配厂。

一九四一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这年四月的一天晚上，我党地下工作者杜士贵老师傅敞胸露怀，大步流星地向家里走去。刚才，他接受了一项艰巨的任务：给新四军兵工厂弄一些合金刀头。可是厂长牧野对工人的抗日活动早就严加提防，一草一木都不准出厂。合金刀头是车床和刨床的“牙齿”，贵重得很，他把刚从瑞士进口的“TK8”合金刀头更是当做宝贝锁在仓库里，要拿出仓库很困难。即使出了仓库，因为搜身严格，出厂门这一关也很难。

杜师傅边走边琢磨着：障碍再多，危险再大，只要依靠群众，一定能办到。他决定马上和他的徒弟分头通知积极分子，连夜开个“诸葛亮会”。杜师傅的徒弟名叫高树华，出身在洪湖畔。十五岁那年，小高的父母亲从事抗日活动被汉奸出卖，惨遭日寇杀害，小高成了个孤儿。后来，他沿门乞讨，不辞劳苦，来到汉口找他叔叔。可叔叔已被鬼子炸死了，多亏杜师傅将他收养，带进了厂。小高怀着对日寇、汉奸的深仇大恨，做事有勇有谋，是杜师傅的好帮手。

杜师傅一进门，见小高拳头打在大腿上：“个黑心狼，老子要卡他喉咙！”

杜师傅知道小高在骂牧野，便问道：“你要做什么事？”

小高咬了咬牙：“整天受苦受累，狗娘养的牧野又要我给他捉鱠鱼！”原来小高在湖区长大，格外会捉鱠鱼。前几天，仓库保管卢又财打听到小高会捉鱠鱼，连忙报告牧野。牧野馋得很，特别爱吃鱠鱼，便逼着小高给他捉鱠鱼。今天，牧野见了小高，就叫他再送一次鱠鱼去。

杜师傅听了很气愤，捏紧拳头问小高：“你打算怎么样卡牧野的喉咙？”

小高呼地冲起身子，放起了连珠炮：“平时鬼子监视得太严了，我要趁这次给牧野送鱠鱼的机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厨房那边贴上一幅大红标语：‘打倒日寇、汉奸！中国共产党万岁！’让牧野看了吓得目瞪口呆，坐卧不安，连鱠鱼都吃不下喉，尝尝中国人民的厉害！”

小高这么一说，杜师傅心里象喝了蜜一样甜；嘿，有这样心红胆壮的小伙子，何愁合金刀头夺不到手！他见火候已到，便说：“树华，现在有件紧急任务，这任务完成了，对敌人同样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小高眉毛一扬：“什么紧急任务？”这个小伙子知道刚才师傅是办了重要事情回来的，就迫不及待地想了解清楚。

杜师傅说道：“新四军为了粉碎鬼子的扫荡，迫切需要修理和制造枪炮，现在把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机器在螺蛳岭建了一座兵工厂，厂里设备初步具备，就是车床和刨床缺少刀头。”

“是要我们支援吗？”小高激动地问。

杜师傅微微一笑：“当然哪！这任务重，时间紧，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俗话说：人多智慧多，敢把泰山拖。今晚开个积极分子会，要大家献献计谋。我们现在就去分头通知。”

小高高兴地说：“这是抗战的大事！就是合金刀头衔在老虎口里，也要夺过来！”

在晚上的献计会上，大伙议论了一通，提出了各种办法。当机修车间老杨师傅提出在仓库门的锁上做文章时，小高抢着说：“最好不撬锁，不留痕迹把合金刀头搞到手！”

老杨师傅补充说：“钥匙开锁，奥妙就在缺口。要是能把那钥匙的缺口印下来，不就可以仿制了吗？”

“对！”小高赞成老杨师傅的意见，不禁想起上次送鳝鱼的事。

原来，上次小高给牧野送鳝鱼到厨房，牧野的私人厨师不会杀鳝鱼，他拿把菜刀要小高杀。小高说：“我只会捉鳝鱼，不会杀。再说，这鬼东西滚圆、溜滑，要用蛮快的小刀才好杀哩！”这时，仓库保管卢又财给厨房里送灯泡来了，这个汉奸是个馋鬼，听小高说要小快刀杀鳝鱼，他从腰带上取下一个葫芦形的弹力环，把环上的钥匙和小刀摊在手板里掂了掂，说道：“这串钥匙里有小快刀，你快用快还我。下次有鳝鱼，我再借给你用。”

趁用卢又财的小刀杀鳝鱼的机会，印下钥匙图样，这可是个好办法。想到这里，小高不禁舒开眉结，微微一笑。这一笑，被坐在对面的杨师傅看见了，问道：“高树华，你有高见吧？”高树华高兴地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大伙儿都赞成。杜师傅可高兴了，“你就用鳝鱼和他们做好这笔‘生意’！”

“哈哈……”小高和大伙同声齐笑。

二

第五天早上，在修配厂里通往厨房的路上，走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他中等身个，粗腰阔肩，一副脸庞黑黝黝，一双眼睛明闪闪，腰带紧扎，手提鱼篓，这是小高给牧野送鳝鱼来了。

小高一进厨房，厨师和卢又财满面堆笑，连忙提桶来装鳝鱼。

这时，忽然从门外窜来一只大黑猫，朝溜到地上的一条鳝鱼猛扑过来。卢又财忙叫：“猫来了！”厨师一听，连忙掉过头来，一脚朝黑猫踢去。那黑猫正衔着鳝鱼，不愿丢下。厨师一脚踏着鳝鱼，一脚将黑猫踢得老远，顺手把门关上了。

“太君，这多鳝鱼，就给一条猫吃吧！”小高见厨师对黑猫非常讨厌，不解地问道。

“你的不知道，这猫大大的懒！它的不捉老鼠，得好好的饿它一下！”厨师边说边提起鱼篓继续朝桶里倒鳝鱼。“哟，死了死了的！”厨师发现有一条直挺挺的死鳝鱼，忙伸手抓出来，扔在地上。

小高知道，牧野虽馋，但嘴刁得很，不吃死鳝鱼和老鳝鱼。现在，厨师把死鳝鱼扔在地上了，小高却一步跨了过去，捡起来，紧紧地抓在手里，好象生怕有人夺走似的。

厨师倒完了鳝鱼，把鱼篓朝地上一丢，从桶里捉出一条头大身粗的老鳝鱼，往地上扔。小高又一步跨了过去，提起

老鳝鱼，放在鱼篓里，接着，又把那条死鳝鱼放在鱼篓里。

卢又财见此情景，眨了眨鼓泡眼说道：“甩了算了，放在篓里做什么？”厨师也说：“扔了扔了的！”

“我要带回去吃。”小高说。

厨师一个劲儿地在桶里找了一阵，只找到一条半死不活的，还有些老鳝鱼不好捉，他又拿来一个大脚盆，把鳝鱼倒在里面。“死了的老了的，统统的不要！”厨师一边嚷着，一边伸手在木盆里翻动着。小高想：你不要死鳝鱼、老鳝鱼才好，合金刀头正需要“保险柜”藏身呢！他把厨师扔出来的七条死鳝鱼和老鳝鱼都放在篓子里了。

不知什么时候，卢又财已找来了一块砧板。小高一见砧板，故意提起鱼篓，说了声，“太君，我该到车间里去了！”便向门外走去。厨师忙对卢又财说：“小刀的拿出来，杀鳝鱼！”说完，忙叫住了小高。小高回过头来，卢又财已从腰带上掏出了弹力环，说：“这把小刀快得很，你来杀吧！”

小高接过弹力环，看着那黄腾腾的铜钥匙，心里一喜，只要卢又财稍不注意，我就从荷包里掏出象方饼干一样大的肥皂，迅速把钥匙的图样印下来！但他见卢又财望着他，只得用手摸摸那刀口：“快，是快呀！”卢又财说：“那你就去杀吧！”小高想：你现在盯着我，我不好行动；你叫我去杀，我就连小刀带钥匙一起拿走，难道你老是盯着不成？小高说了声：“好，我去杀！”刚挪动脚步，卢又财贼眼珠一转，忙说道：“钥匙给我吧！”小高见卢又财十分狡黠，忙将弹力环交给卢又财：“杀鳝鱼，血呀水的，把你的钥匙搞脏了！”

卢又财取下小刀后，便把带钥匙的弹力环放到上衣口袋

里去了。小高心里象敲鼓一样，咚咚咚地跳起来：眼下只我一个人，怎样完成任务呢？他仔细回忆着杜师傅嘱咐：“一定要沉着，还要根据情况变化见机而行！”现在该采取么办法呢？他一时还想不出个道道来。

小高坐下来杀鳝鱼了。厨师走过来，把筲箕放在小高身边，就和卢又财一起看杀鳝鱼。小高用脚踩着鳝鱼头，左手抓住鳝鱼身，右手拿着小刀，朝鱼喉管一捅，又顺着鱼肚子轻轻地一划，只一眨眼的功夫，就剖开了鳝鱼肚。厨师见小高杀得又快又好，就竖起大拇指，对小高连声说：“你的手艺大大的好！大大的好！”小高说道：“太君，不是我手艺好，是卢保管这小刀快呀！”卢又财见人夸他的小刀，浑身都发痒了：“这是日本产的，当然快！”厨师补充说道：“牧野厂长送的，哪有不快的！”小高接着刺了一句：“他送给你的是马刀吧？怎么送小刀？”卢又财以为小高进厂才一年多，不会知道他以前的事情，鼓泡眼一眨，说道：“有一次，牧野厂长见我用手指剥苹果皮，便关心我，把他削水果用的小刀送给我了。”“嘿，牧野厂长对中国人还蛮好呢！”小高又刺了卢又财一句。可卢又财哪里听得出来！其实，小高对卢又财小刀的来历早已听杜师傅讲过，这把小刀是卢又财卖国投降、为虎作伥的罪证！

那还是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寇刚占领武汉的时候。一天黄昏，工友们正从厂门外往厂里搬圆钢，有个大个子工人又病又饿，一百四五十斤重的圆钢硬是扛不动，踉踉跄跄地掉在队后老远。这时，牧野独自一个人从外面回来，见此情况，举起马刀鞘，大骂一声“八格呀噜”，向大个子腿上打去。大个子一晃身，圆钢从肩上滑了下来，虽没砸着脚，却把路旁的

一根短木棍砸得弹了起来，正好打在牧野的下巴上！牧野火冒三丈，连忙抽出马刀向大个子砍去。大个子一闪身，牧野扑了个空。大个子知道跑也跑不脱了，于是一箭步闪过去，抓住了牧野的马刀，把他摔倒地上，扭打起来。“快来人！”牧野嚎叫起来了。大个子知道情况万分危急，用尽全身的力气，夺过牧野的马刀，向牧野头上砍去！不料，碰巧卢又财已跑拢来，一把抓住了大个子的手臂，夺过马刀。这时，一队日本兵赶过来，把大个子绑走了。卢又财见路上有一个白腊腊的东西，捡起来一看，是把象牙柄小刀，便判定是牧野掉的，连忙给牧野送去。牧野见卢又财救了自己的命，当面把小刀送给了他，并且奖赏日钞一万元，还将卢又财提为材料仓库保管。

小高手里拿着卢又财的小刀，千仇万恨涌上心头：一定要印下钥匙的图样，夺取合金刀头，给鬼子汉奸当头一棒！小高想：要是在还小刀的时候，卢又财把弹力环递给自己，那就有办法了！可卢又财会这样作吗？

厨师见小高已杀了不少鳝鱼，对卢又财说道：“鳝鱼怎样作最好吃？”卢又财说道：“枯鳝丝！味道美得很！”小高附和道：“是呀，这新鲜鳝鱼做成枯鳝丝，那好吃得很呀！”

卢又财笑着对厨师说：“我们给牧野厂长做这种菜吧！”厨师说道：“我们先好好的尝一尝，再给牧野厂长做！”卢又财知道厨师也想吃枯鳝丝了，说道：“好！好！”可又有点担心：要是正在吃的时候，厂长来了，那太不妙。他眉毛一扬，问厨师：“厂长什么时候来厨房？”厨师答道：“他到外面的开会，要我的准备晚饭！”卢又财这才放心了。

不一会儿，在离小高不远的方桌上，厨师端来两大碗枯

鳝丝和几盘菜，还有两瓶酒，他俩面对面地大吃大喝。

小高边杀鳝鱼、边想点子，又听到门外猫叫声，他眉头一皱，有办法了。小高把快杀完的鳝鱼装在筲箕里，放在蒸笼上，又把鳝鱼肠子装进破罐子里，用砖头盖严，留下很少一点鳝鱼肠子在地下，将门带拢留条缝。他转身洗完手，将衣袋里准备好了的肥皂掏出来，放在左脚鞋口里，又把小刀洗净、擦干了，递给卢又财：“鳝鱼杀完了，都放在蒸笼顶格。”说着朝门口瞅了一眼，见门动了，知道猫要挤开门缝进屋来，忙把小刀在卢又财面前一晃：“卢保管，这小刀象牙柄，精致玲珑，比剃头刀还快，是你的一件宝！”经小高这样夸，卢又财浑身都发痒了：“是宝，是宝！”他想接过小刀，可是左手握着酒杯，右手的筷子还夹着枯鳝丝，腾不出手，说道：“我右荷包里有弹力环，你给我上上去！”

小高连忙从卢又财荷包里掏出弹力环，将小刀往环里上。这时，大黑猫吃完了地上的鳝鱼肠子，闻到了蒸笼上的鳝鱼腥味，直往笼上跳。可是，鳝鱼放在笼里面，黑猫子左掀右掀掀不动，急得直叫。这一叫，给小高发出了“信号”，他故意把手上的弹力环和小刀掉在地上，连忙躬腰去拾。

这猫一叫，把卢又财和厨师惊动了，他俩不约而同地忙起身前赶黑猫。小高趁这个时机，从鞋口里取出肥皂，将钥匙在上面一按，印好了图样，放在荷包里，并把弹力环和小刀放在桌子上，连忙帮卢又财和厨师去赶黑猫。

黑猫被赶出了门外，厨师不高兴，冲着小高说：“你的大门的打开？”小高说：“太君，鳝鱼都放在笼里面，猫子掀不开呀！”卢又财走过去，用手掀了掀蒸笼盖，说：“猫子是难掀开。”

卢又财回到桌子边，见小刀和弹力环放着，正要伸手去拿，小高说：“我来！”卢又财接过上好小刀的弹力环，特地拿着那把小刀，晃了晃，神气地说：“这是宝！”小高说：“是宝！要不是这小刀，我现在还离不开这里呢！”说完，提着鱼篓，大踏步走了。

三

这天晚上掌灯时分，修机车间工头中林已吃饭去了，小高和杜师傅走出车间，拉开距离，摸黑向材料仓库走来，他们是去取合金刀头的。

这仓库门前是一片荒地，离车间只三百多米远。这时，天空乌云密布，仓库四周一片漆黑。在通往车间的路上，路灯光被树木遮挡着，亮一片，暗一片。机器的隆隆声虽然不时地传来，但这里显得静谧。

杜师傅走到小高身边：“等巡逻队过去了，你再进去。”原来，厂里自从发现了抗日传单后，牧野经常派厂警队在夜间巡逻。师徒俩等了一会儿，不见巡逻队的踪影。小高说道：“师傅，离下工不早了，中林已快吃完饭了，我进去怎样？”杜师傅说道：“好！”就连忙掏出他和杨师傅按照小高印下的图样做的钥匙给小高。小高跑去，正要开锁，忽然发现情况，就跑过来，咬着杜师傅的耳朵说：“隐蔽！”只见仓库右边有一束电筒光向门口射来，越来越近了。师徒俩立即隐蔽在仓库左边的烂坦克堆后面。小高从破坦克的洞眼里朝门前望去，只见副岛带着两个厂警，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将手电筒

朝四处乱照了一阵，就嘀咕着向车间那边走去了。

巡逻队走了，师徒俩立即走到仓库门口。杜师傅对小高说：“外面如有情况，我就朝百叶窗上撒土末。”小高点了点头，就开锁进了仓库。杜师傅把门锁上，在门前细心地看，专注地听。嘻，不好了，杜师傅发现，从车间那边奔来一个黑影！是人！那人正朝仓库这边走呢，该不是卢又财吧？那人影愈来愈清晰了，咳，那人正是卢又财！快下工了，卢又财来干什么呢？原来，今天牧野接上级命令：又有一批坦克、汽车运来修理，所需零件必须尽快生产出来。牧野回厂后，了解到有些车间合金刀头已用秃了，立即命令卢又财为夜班送去合金刀头，以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

杜师傅见是卢又财来了，连忙走到仓库左边，抓起一把土末，向屋檐下的百叶窗上撒出。土末在窗上发出“嚓嚓”的响声，又“沙啦沙啦”地掉在地上。扔了两把土末，杜师傅就蹑手蹑脚地走到烂坦克堆那里，隐蔽起来，注意仓库门口的动静。

正当小高拿着合金刀头往荷包里放的时候，听到百叶窗上的响声，他屏住气，又听到仓库门“嘎”的一声响，断定是卢又财进来了！于是想把合金刀头放回原处，将盒儿盖好，人藏起来，等卢又财走了再去拿。但转念一想：不行，现在鬼子正在赶修汽车坦克，万一卢又财是来取合金刀头的，把这里的刀头都拿走了，怎么办呢？新四军兵工厂正等着我们的刀头，决不能把刀头放回原处！小高急忙把盒里所有的刀头都放在荷包里，将柜门轻轻关上，就摸索着，绕过材料柜，从地上摸到一块砖头拿在手里。然后，就蹲在柜后的墙角里。一面注意着仓库里的动静，一面在想：这些材料柜都单独放

着，有周旋的余地。如被卢又财发现，我就来个“先下手为强”，一砖头请他见阎王！

卢又财进仓库闩上门后，就去拉电灯。“咔嚓！”电灯没有亮。又拉了几下，还是不亮。仓库里黑洞洞的，卢又财是个胆小怕死的人，没有亮，一个人也不敢进去。怎么办呢，取合金刀头要紧！他想去看看仓库，但怎么也看不清。他记起来了：荷包里有火柴。他划亮一根火柴，打开仓库盒一看：保险丝断了。“唉，准是烧坏了。”他又划亮火柴，向里层走去，哪知道这是小高有意把保险丝掐断了！

卢又财猫着腰，划一根火柴走一段路。他边走边想：我要把刀头送到车间里去，让厂长、工头都知道我卢又财为皇军的事业尽心尽力。走到第三层了，卢又财站在放刀头的材料柜前，右手拿着火柴杆，左手拉开柜门，大吃一惊：啊，装刀头的盒子全空了！他心里象被谁捅了一刀，懵了！噫，是不是盒子里的刀头倒出来了呢？他又划亮几根火柴，把柜子都照遍了，连一个刀头的影子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呢？他静下心来，仔细地回忆着：今天上午我还见到了刀头，又没有人来领。谁拿出去了呢？要偷也是偷不去的，门又是锁着的，谁变成蚊子飞进来了不成？他越想越觉得奇怪，越想越糊涂了！

卢又财知道，牧野今天叫他把合金刀头送到车间里去，是因为生产零件很紧急，而车间里很快就要等着刀头用。如果合金刀头不见了，一时又供应不上，坦克汽车无法修理，贻误了军机，那牧野决不会宽恕他的。想到这里，他那鼓泡眼皮一眨：先得看个蛛丝马迹，然后把情况向牧野汇报，让

牧野派人追他个水落石出。于是，又划亮了火柴，在地上、柜子上仔细地照着、看着。

仓库里象墨一样黑，似死一般静。卢又财正要划亮一根火柴，忽然背后传来“叽叽叽”的声音，他打了个寒噤：“是鬼呢，还是老鼠？”转身一想，不管怎样，还得找出点痕迹，于是又划火柴，绕着放刀头的柜子和另一个柜子转了一圈，火柴的亮光把卢又财周围的柜子照得清清楚楚。小高在暗处想道：与卢又财周旋，是完全可以躲得过去的，但是，离下工的时候快到了，必须设法把卢又财赶出仓库，尽快地和杜师傅回到车间。否则，就是合金刀头拿出了仓库，敌人也会怀疑的。

此刻，小高凝神注视着卢又财的行动。他见卢又财向他这边走来，心弦紧绷，急中生智：和牧野搏斗的那个大个子工友被鬼子惨杀后，胆小信鬼的卢又财非常害怕“报应”，平时他一个人夜里不愿到仓库里来的。现在，我就利用这点吓跑他。

小高轻手轻脚地从柜子的另一面绕到卢又财的背后，等卢又财刚划亮火柴，便敏捷地把头伸到卢又财的右肩上，轻轻地把火柴头的火吹熄了！小高又连忙轻手轻脚地摸到离卢又财较远的另一个柜子后面去了。

卢又财见火柴头上的火突然熄了，心里一惊：背后怎么有风！他擦亮火柴，转过身来一看，空空的。再一看百叶窗，窗都开在屋檐下，风很难吹到地面上来。况且，外面树叶无声，一丝风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呢？“一定是鬼！”忽然，他脑海里浮现出那个大个子工人的愤怒呼声：“打倒日寇汉

奸！”想到这里，卢又财心里十分惊慌；不管三七二十一，扭头朝门口跑。

仓库里黑洞洞的，卢又财跑着，砰的一声，额头撞在柜角上了，也顾不了痛，继续往前跑。他觉得背后有个巨人，张着血口，在向他追捕！当他跑到第二层的时候，脚被地上的钢条绊着了，扑通一声，摔了个“狗吃屎”。他连忙爬起来，又继续往前跑。跑到门口，抽掉闩门，把门拉开。这时，他喘着粗气，一边锁门，一边自我安慰：“有幸！有幸！鬼还没打着我！”便抱着头，向牧野办公室跑去。

赶走了卢又财，小高向门口摸去。小高走到门口，杜师傅已用钥匙把门打开了，等着他出来。杜师傅见小高出来了，便把门锁好，问小高：“卢又财没看见你吧？”小高说道：“他是我吓跑的！”说完，望着杜师傅，轻轻地拍了拍荷包。杜师傅会意地笑着，拉了拉小高，一齐向车间里奔去。

再说那卢又财跑到办公楼，却不见牧野。听说牧野到厨房里去了，他又连忙向厨房里跑去。

厨房里，牧野正在和经理喝酒，桌上摆着桔瓣丝。

“现在，共军处境的困难，武器和物资大大的缺乏，想到城里的打主意，要多多的防备！”牧野喝了一口酒，望着经理。

“共军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钻不进我们厂里来。我们要多多的生产配件，多多的修理汽车和坦克，给共军大大的扫荡！”经理露出一口金牙。

“今天开会，上级再次命令我们，配件生产要大大的抓紧。但是，合金刀头不多了，什么时候的运到？”

“从本国运来，大约还要二十天。”

“二十天？”牧野嫌时间太长了。他伸了伸舌头，鳝鱼丝从口里掉了出来。他连忙又夹着满满的一筷子，往嘴里送。

“太……太君，合金刀……刀头不……不见了！”卢又财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全身直打颤。

牧野闻声一惊，又见卢又财鼻青脸肿，额上有个大疱，“哇”地一声，口里的鳝鱼丝不知吞还是吐，正卡在喉咙里！

经理见牧野如此神态，忙要卢又财把事情详细地说一遍。卢又财说完后，经理抓了抓头皮：“一点痕迹的没有，大大的奇怪！”

牧野沉思了片刻，贼眼珠一转：“合金刀头的不见，是不是会与共军的有关？”

经理道：“很难说，这是一个谜！”

“不！我要全厂戒严，从现在起，任何人出门都要严格地搜查。同时，派人到仓库里去仔细研究研究。难道合金刀头长翅膀飞了不成？我不信揭不开这个谜！”牧野气势汹汹，眼珠子象血泼了一样。

“厂长，我上午还见到合金刀头了的。您现在趁下工的时候，来个‘砍草寻蛇’，严格搜身，说不定可以查出来。”卢又财哭丧着脸。

“经理，马上给副岛打电话，命令他实行全厂戒严，对下工的工人进行严格的搜查！”牧野眨了眼皮，“还有，工头马上开会，把工人们今天的行动好好地回忆回忆，要从一些可疑的痕迹开刀！”

现在，牧野无心吃枯鳝丝了，他和经理放下筷子，向办公室匆匆地走去。

四

离下工只有十多分钟了，在修机车间门外的烂汽车旁边，卢又财和中林小声说着话，那声音小得只有他俩才能听到。

“我的吃饭的回来，就不见姓杜的和姓高的在机器旁边。再问工人，都说上厕所的去了。过一会儿，他们的才来了。”中林说道。

“太君，您到车间之前，他们离开机器有多长时间？”卢又财问道。

中林答道：“一年前，厂里出现了赤化的传单，不是怀疑过他们两人吗？中国有句古语：‘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现在开会去，得把这个情况向厂长汇报。”

中林开会去了。卢又财走近修机车间的窗户旁，朝里面仔细地看，好象在寻找什么。车间里，机器象往日一样地转动着，工人们在机器旁从容地干活，没有一丝惊慌的神色。

正当卢又财站在窗户旁朝车间里看什么，杨师傅发现了，他想起一个钟头前，和小高一起把合金刀头装进鳝鱼肚里的时候，小高说卢又财已经发现合金刀头不见了，现在卢又财又在监视着工人。他意识到：今天下工时，厂警队肯定要堵在门口严格搜身。

“呜——！”刺耳难听的汽笛声响了，在修机车间，工人们象往日一样，收拾着衣物和碗筷，你来我往，这里在喝：“饭盒给我带走！”那里在喊：“棉衣我拿了！”大家都在有条

不紊地清理着自己的东西，准备走出车间。

杨师傅假装往墙边走，小声对杜师傅说：“卢又财站在窗口！”杜师傅说道：“我早已发现了！”这时，小高提着鱼篓从杜师傅身边走过，他深情地看了杜师傅和杨师傅一眼，好象在说：“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闯过鬼门关！”

卢又财在窗户旁看了一会儿，并没有发现杜师傅和小高有什么可疑的行动。但他仍不死心，等杜师傅走出车间，他便跟在杜师傅后面，并且注意着小高。杜师傅很快就挤到前面，一下不见人影，卢又财无可奈何，又跟在小高后面。可是下工人多，人们挤成一团，有的走得快，有的走得慢，一眨眼功夫，小高也不知走到哪儿去了。卢又财不见杜师傅和小高了，干脆挤到门口去。他要和副岛一起，亲自对工人进行搜身。

小高提着鱼篓向门口走去，心理象开水在翻滚：我军兵工厂正等着合金刀头，拖延时间就是抗战的损失。敌人的搜查每天都有，一定要在今天闯出虎口！

在离厂门口两百多米远的地方，鬼子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三步、五步一个地站在马路边，吆喝着工人们，气势汹汹。围墙边的炮楼上，架起了机枪，鬼子兵虎视眈眈，如临大敌。

杜师傅和小高站在离栅栏不远的地方，看敌人搜查。这大门口分左右两个栅栏口，副岛和卢又财在左边的栅栏口，旁边站着三四个鬼子兵。他们在下班工人身上里外都摸遍了，连火柴盒也不放过。鬼子兵凶神恶煞，逼得工人们鸦雀无声。人们心头燃着仇恨的怒火。小高攥着拳头，恨不得冲

下把这鬼门关砸个稀巴烂！

一会儿，副岛就搜查杨师傅了。他一下揭开杨师傅手里提着的饭盒盖，见里面有两块腐乳，连忙用手巾捂着鼻子。这家伙想：“合金刀头只有两个打字机字头那样大小，说不定就藏在里面！”他两眼瞪着杨师傅：“腐乳的夹开！”

杨师傅把饭盒往副岛面前一伸。

卢又财便走过来，一把抓住杨师傅的胸襟，朝肩上打了一拳：“老东西，活得不耐烦了！”说完，从饭盒里拿起一双筷子，逼着杨师傅动手。

杨师傅眼里闪着仇视的光芒，使劲一夹，腐乳汁迸到了卢又财胸前。卢又财瞪着鼓泡眼发怒了，硬要杨师傅给他揩干净。

“我是中国的穷工人！”杨师傅指着身上的烂棉衣说，“那就只有这了，你愿意吗？”副岛站在旁边，感到腐乳的气味实在难闻，连忙将杨师傅朝门外推：“罗嗦的什么，你的走！你的走！”

看到这些，小高心想：敌人搜查得又严又细，越查到后面会越严，我得早点出去才好。他向杜师傅示意要出去，杜师傅点了点头。小高朝左边栅栏口挤去，因为卢又财眼睛不时地往右边栅栏口瞧，估计卢又财不会轻易放过他的，可能是在寻找他们师徒俩，往左边过去会减少卢又财的一份疑心。

小高提着鱼篓，朝左边挤去。他看到，身边差不多都是自己认识的人，心里更加踏实了。

牧野早已告诉了副岛，小高是重点搜查对象。此刻，副岛和卢又财见小高朝栅栏口挤来，心想：要仔仔细细地查你一

番！

小高来到副岛面前，他将小高从头搜到脚，里里外外捏了三遍，结果什么也没查到。他绷着马脸，指着鱼篓问小高：“你的什么的东西？”

几个鬼子兵听副岛这么一问，连忙走过来，将刺刀尖对准小高的下巴，吼道：“小偷的有，刺了刺了的！”有一个鬼子兵还拨动着手中的枪，被副岛制止了。

“太君，我要见厂长！”小高不紧不慢地说着，在场的鬼子兵都摸头不知脑，一个个都望着他。副岛想起今天早上牧野在电话里回答他的话，知道小高今天是给牧野送鳝鱼了，但仍不放心：“厂长的命令，统统的搜查！”说完，就要提鱼篓。

小高一步跨过去，从副岛手里夺过鱼篓放在地上：“这鱼篓是给厂长送鳝鱼的，你不是不知道！要查，请厂长来！”

卢又财见小高夺过鱼篓，不让搜查，走到小高面前，皮笑肉不笑地说：“给厂长送鳝鱼，我知道。这鱼篓里有几条死鳝鱼，你就让太君检查嘛，何必拉拉扯扯！”

有个鬼子兵见副岛望了他一眼，连忙奔过来，冷不防地朝鱼篓踢去，“叭！”鱼篓踢倒了，有几条鳝鱼滑了出来。小高立即跨过去，提起鱼篓，倒立起来：“有什么，都是鳝鱼，都是鳝鱼！”边说边用手在地上扒着，把有的鳝鱼掀开，把有的鳝鱼堆起来。

副岛见篓里都是些鳝鱼，问道：“你的为什么要带鳝鱼的走？”

“新鲜鳝鱼厂长留下了，他不吃老鳝鱼和死鳝鱼，我带回去充充饥！”小高不慌不忙地说道。

副岛猫着腰，借着灯光仔细地看着，见都是些死鳝鱼和大脑壳鳝鱼，对小高的话相信了。但他看到自己胸前有一条大鳝鱼肚子鼓鼓的，心想：合金刀头小得跟老鼠不咬就藏在里面！他想伸手摸一摸，又怕脏，连惊带怕又财努嘴。卢又财也怀疑鳝鱼肚里藏着合金刀头，于是伸手去摸，觉得鳝鱼肚里有个硬东西。他心里一喜，大声说：“太君，硬东西，你摸！”

一听说鳝鱼肚里有硬东西，鬼子兵都围住了小高，刺刀尖快触着他的头发了。工人们屏住呼吸，好象要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顿时，空气紧张得象要爆炸了！

副岛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递给小高：“你的剖开来。”小高接过小刀，摸了摸鱼肚：“太君，是有个东西，这家伙太馋了！”小高操起小刀，使劲一划，把剖开了的鳝鱼往卢又财面前一放。卢又财连忙从肠子里取出硬东西，唉，是个螺蛳！他心里凉了半截。工人们看了，心里轻松了半截。

小高知道卢又财和副岛不了解鳝鱼的生活，便神气地说：“我说吧，这鳝鱼馋得很，这么大的螺蛳也往肚里吞！”卢又财和副岛听了，默不作声。

副岛和卢又财已隐隐闻到了一股腥味，捂住了鼻子。副岛仍不死心，又选了一条死鳝鱼要小高剖开，工人们心情又紧张起来了。

小高老早就看到牧野站在副岛的后面，只当没看到的。现在是小高找牧野的时候了。他拿起那条鳝鱼走到牧野跟前：“太君，要我剖一下倒没什么，不过，我辛辛苦苦地捉了鳝鱼，反被人家这样怀疑，以后谁还愿干这？”牧野来了个快



刀切豆腐——两面光：“反正你鳝鱼肚里的没什么，队长要剖，就剖开给他的看看！”

小高左手抓在鳝鱼的喉管后面，哎呀，里面有合金刀头！他把鳝鱼移到副岛脚前，使力一划，那鳝鱼肚里的血水直往副岛裤子上喷。小高连忙把那条鳝鱼凑到副岛鼻子跟前：“你看，有什么？有什么？”

副岛捂着鼻子，怒气冲冲，把手一挥：“你的滚！你的滚！”这家伙想：合金刀头小得很，偷了何必硬要今天带出厂！这样查，害得自己太苦了！

副岛一说“你的滚！”工人们心里象卸了一块石头。卢又财也无可奈何。小高连忙将鳝鱼扒拉一堆，装在鱼篓里，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厂门。

副岛和卢又财又仔仔细细地搜查杜师傅，更是一无所获。这天晚上的搜身，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过了两天，牧野接到上级命令，新四军兵工厂要到汉口“偷”合金刀头，叫修配厂严加防范。牧野明知道合金刀头被共产党夺走了，却迟迟不敢报告。后来群众到处传颂：“共产党神通广大，象孙悟空一样，变化无穷，只吹一口气，就把合金刀头卷走了。”牧野听到这些话，又气又恨，于是把卢又财开除出厂。从此，卢又财成了丧家犬，惶惶不可终日。

一天晚上，传来了一条胜利消息：“螺蛳岭兵工厂有了合金刀头，修理和制造了一批武器。送给反‘扫荡’中的新四军一个连，消灭了敌寇一个团。”小高听了喜得跳，杜师傅和工人们听了高兴得合不拢嘴！

闯鬼门关

一九四六年秋天。

西风飕飕，秋雨沥沥。

新泰纱厂西大门侧边的岗楼里，魏循礼的奴才——四个门警、四个搜身婆正围坐在一起嘻嘻哈哈，打诨扯谈。

坐在皮靠椅上的搜身婆，是最近提拔为厂警队副队长的胡七姐。她约莫四十岁，是厂内女流氓组织“十二金钗”中的老七，长得象个老冬瓜，从头到脚洒满香水，脸上擦的雪花膏，多得象墙上的石灰粉，这个家伙很坏，女工们痛恨地喊她“老冬瓜”。

谈笑一阵以后，老冬瓜看了看手表，一本正经地说：“魏经理让我传话给诸位：我们八个人是镇守西大门的八大金刚，专负搜身之责。越是起风下雨，搜身越要严密。搜身是维持厂方安全，配合国军消灭奸匪的措施。大家要克尽职守，不得怠慢！”

“七姐，有您家亲自上阵，歹徒一个也跑不了！”众搜身婆和门警恭维地说。

下午六点钟，放工汽笛响了，奴才们穿上雨衣走出岗楼。

门警拉开搜身时专用的、一次只能走一个人的电动十字形转门，端着枪耀武扬威地站在门口的雨棚下；搜身婆摆开架势，准备对放工出厂的全部女工进行搜身。

尖长刺耳的汽笛声，越过烟雨茫茫的长空，传到工人家属的耳中，皱纹满额的母亲和衣衫褴褛的儿童来到厂门口，望着新泰纱厂十字形转门所在的方向，提心吊胆地想：“女儿又在鬼门关磨命了！”“姐姐快出牢门了！”

汽笛刚落音，工作了十二小时的女工们，冒雨站在通往十字形转门的又窄又长、弯弯曲曲、两旁筑有木栅、只能单独走过一人的通道上，等候着搜身。她们清晨四点钟起床时，天还没有下雨，很多人没有带雨具，此刻，在厂警的刺刀下，被迫解开衣扣，敞露胸怀，给搜身婆搜摸。飕飕的冷风卷起阵阵秋雨，扑打在她们瘦骨伶仃、精疲力竭的身上，饥寒交迫，浑身颤抖！

雨地里，缓缓向前移动着的人流中，不知是谁哼起了一首悲切的小调：

小通道，弯又弯，
道旁高筑木栏杆。
姐妹上工当牛马，
放工要过鬼门关。
春夏秋冬遭凌辱，
阴晴雨雪受苦难；
悲愤羞辱说不尽，
血海深仇诉不完……

听着这个小调，有的女工想到每天都有姐妹遭受搜身婆

的毒打，或被门警乘机侮辱，不禁惴惴不安：今天过这个鬼门关，不知又该哪个姐妹遭殃……

在黑压压的长蛇阵一样的人群的尾端，站着一个做摇纱的女工，她今年十七岁，健壮的中等身材，微长的脸形，齐耳的短发覆盖在清秀的眉宇上方，一对水汪汪的眼睛闪闪发亮。她的神态好象有点稚气，是一个机智而又坚定的姑娘。她就是地下党员杜士贵的女儿杜巧英。

众搜身婆秉承老冬瓜传达的魏循礼的旨意，故意在女工身上找岔子，使搜身进行得很慢。整整两个钟头以后，巧英才走出十字形转门，搜她的身了。

老冬瓜鼓着一对牛眼珠，欺她是新进厂的，把她从头到脚死死地盯了一会，然后动起一双臭手，从上身摸到下身；紧接着，又将冷冰冰的手贴着肉从上到下摸了一遍，仍然没有摸到什么东西。老冬瓜想到今天是魏循礼下达指示的第一天，眼看女工们都走光了，这是最后一个，象这样一无所获，怎能在众搜身婆面前显示自己的精明？急得差点鼓掉眼珠。

“把鞋子脱下来！”老冬瓜还不甘心，命令道。

巧英压住愤怒，脱下鞋子。老冬瓜猝然发现她的脚趾上缠着一砣烂油花，上面还有血迹。

此刻，在老冬瓜的眼睛里，这不是一砣无用的烂油花，而是魏循礼就要赏给她的白花花的光洋，顿时眉飞色舞起来；但又感到在众搜身婆面前喜形于色，有失威严，一转身便收敛笑容，板起面孔，冲着巧英大声叫嚷：“捉强盗哇！这个小乱污皮偷了厂里的棉花！”恨不得一口把她吃掉。老冬瓜边喊边把那一小砣烂油花撕得泡泡的，唯恐“赃证”太少了。

“你嚷什么？”巧英毫无惧色，“你晓不晓得这砣烂油花是做什么用的？”

“怎么，你还嘴硬？好，你跟老娘讲出道道来！”老冬瓜在这突如其来的强硬态度面前，打了一个颤才回话。

巧英义正辞严地说：“你们这个厂只顾自己赚钱，不管工人死活，机器不维修，设备不更新，皮带轧手，飞梭伤人，伤亡事故接连不断。今天，摇纱车上的一个螺钉飞出来砸伤了我的脚趾，血流不止，没有药棉包扎。医务所是为你们职员开的，我们工人进不去，我才捡了这么一丁点烂油花包住伤口。”

巧英慷慨陈词，老冬瓜无言以对，便咆哮着要起无赖：“你把棉花藏在鞋子里想偷走，还要狡辩！老娘打死你！”一巴掌打过去，巧英头一偏，没有打着；老冬瓜自己差点跌倒，被门警扶住，就气呼呼地对门警说：“把她的折子收下来！”

巧英知道“折子”是新泰纱厂工人上工的凭据，折子被没收，说明严重“违犯”厂规。一天不退还折子，一天就没有工钱。象今天这种情况，只要老冬瓜把折子交给工务处，工务处就会克扣自己半个月的工资，并以“罚款之半”作为奖金赏给老冬瓜。鬼门关前，多少女工被无理强行没收折子，忍饥挨饿给资本家白干活啊！

“拿去！”巧英不屑一顾地望了老冬瓜一眼，掏出折子说：“你们就会搞这一套！”

这个穷凶极恶的搜身婆，今天不费气力没收了一个折子，心里好生高兴。看看天色晚了，她不再跟巧英多纠缠，同门警一道缩进岗楼里去了。

巧英鄙夷地回头看看鬼门关，想着要赶快回家办事，就快步出了厂门。

二

晚上。

罗家墩的一所板壁平房里，巧英正在油灯下写什么。她的老奶奶在窗前做针线活，眼睛却不断地注视着窗外。雨早已停了，风仍在飒飒作响。老奶奶心里很清楚，孙女儿写的是“重要东西”，便主动担任警戒。

巧英写完以后，把纸装进小瓶里，又拿出一块白蜡在油灯下烧熔，封住瓶口。老奶奶看到这个十七岁的孙女儿虽然还没有脱掉孩子气，可做事细心，和她爸爸一个样，心里暗暗高兴。

孙女儿办完了事，奶奶对她说：“巧英，你做了十二小时工，走这远的路回到家，又忙了好一阵，明天还要赶早工，也该睡了。等会你高树华哥哥来了，我把东西交给他。”

“奶奶，我不累，您先睡吧。”巧英用手托着腮帮子，似乎在考虑什么问题。

奶奶见孙女儿不想睡，就没有催她。过了一会，又说：“巧英，听隔壁的陈嫂子讲，这回抗战胜利，魏循礼当上二十一个厂的大老板了，现在还四出活动准备竞选什么国大代表咧！”

巧英知道奶奶是新泰纱厂的早期工人，是大革命时代的工纠队员，现在虽已六十花甲，还这样关心自己的工作和厂里的动态，真是“人老心不闲”的好奶奶呀！便说：“是啊！红

鼻子这回发了国难财了，在我们无数阶级姐妹的白骨堆上，建立了他的万贯家财。爸爸常说：日本鬼子走了，蒋介石来了，资本家回了，这可是虎去狼来呀！

“红鼻子的鬼花样越来越多，姐妹们做工越来越苦了。已经是秋天，他还规定全厂女工都要穿裙子上工，说是为了‘文明生产’。那天，我们车间的陈环芝得了感冒，勉强穿着裙子来到摇纱车旁；一开车，飞快旋转的纱框就象一把大风扇，吹得她的裙子直飘直飘，冷风在脚下直窜直窜，一直钻到心里。她身上打冷颤，不住地打喷嚏，不到放工就周身冰凉了。第二天，她发高烧，又不许请假，就没有穿裙子上工，穿的一条长裤子，不巧被红鼻子下车间巡视时碰上了，说什么‘违犯厂规，有碍观瞻’，二话没说，把她开除了！姐妹们后来‘摇班’两个钟头，他才被迫答应可以穿长裤子上工。”为了怕奶奶过多地担心，巧英没有把今天螺钉轧脚和鬼钩夹崩被没收折子的事告诉她。

奶奶听了以后，感受很深地说：“资本家越来越坏了，还是要靠大家起来斗呀！”

“奶奶说得对！我们今天在做纱的掩护下支援人民解放军，就是为了斗倒蒋介石，斗倒资本家！”

突然，门外有人敲门：“哪，哪哪。哪，哪哪……”

“树华哥来了。”巧英小声对奶奶说，走过去开门。

门开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出现在门口。巧英起初一愣，定神一看，高兴地叫道：“爸爸！”

奶奶也迎上前去，端详久别的儿子，他那次经风霜的脸庞变成了古铜色，两道浓黑的剑眉更加深沉有力，明亮的眼

睛里闪动着永不疲惫的光采，褪了色的粗布衣衫记载着他走过的战斗历程。

杜士贵和母亲、女儿拉了几句家常话以后，愤慨地说道：“当前，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以六月二十日大举围攻我们的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人民开始了空前的、全面的进攻。我们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同日本帝国主义英勇奋战了八年之久。日本投降后，人民渴望和平，蒋介石却以空前的内战灾难压在人民的头上，杀人放火，奸淫掠，实行三光政策，同日本强盗完全一样。”

“蒋介石真狠毒哇！最近，白崇禧多次派人到新泰纱厂调运军纱，果然是准备全面内战呀！”巧英说着，拿出用蜡封口的小瓶，“这是树华哥哥要的情报，里面有白崇禧来厂调运军纱的详细情况。”

杜士贵接过小瓶，说：“你的树华哥哥跟随中原解放军转移了，上级指示我回到汉口来，负责这一片的工作。”

说话间，老奶奶又主动地坐到窗前，注视着外边。
杜士贵藏好小瓶，兴奋地对女儿说：“毛主席最近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只要我们不为反动派暂时的、表面的强大所吓倒，而是敢于向反动派斗争，敢于夺取胜利，我们的小米加步枪就能打败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

巧英越听越激动，紧握着拳头说：“我真想上前线打蒋介石！”

杜士贵说：“留在这里也是为了打蒋介石。巧英哪，我们的担子可不轻呀！明天，你还要完成一项艰巨的特别任

务……”

油灯下，爸爸向女儿交代了任务，父女俩共同作了周密的安排。

父女俩谈完话，已经是二更时分了。杜士贵起身对坐在窗前的老人说：“妈，我该走了。根据得到的消息，这几天汉口伪宪兵队要在这一带突击查户口，我不能在家过夜。”又对女儿说：“巧英，明天按计划行事。如果有情况，晚上在汉水河边赵师傅的小船上碰头！”

奶奶打开门，望着儿子的魁梧身影消失在朦胧的夜色中，许久，才对孙女儿说：“巧英，你也该睡一会儿了。”

巧英为了给即将来到的战斗积蓄精力，便和衣靠在床上，不一会，呼呼睡着了。

奶奶没有丝毫的睡意，望着孙女儿的睡态，眼前浮现了辛酸的往事……

十七年前，巧英的妈妈顺芝在新泰纱厂做工，已经有九个多月的身孕了。虽然她用布条把腹部捆了又捆，勒了又勒，还是现了怀。工头沈元宵看见以后，装着“慈善”的面孔对她说：“喂，别这样遭孽吧，干脆回去生了毛毛再来，我还是让你上工。”

“真的？”顺芝喜出望外，想到上一个孩子就是做夜班时从裤管里掉下来丢了的，便怀着产后能复工的一线希望回到家里。

几天以后，顺芝在家里平安地生下了巧英，婆媳二人满心欢喜。不幸，就在这天，丈夫杜士贵拉人力车碰上一个国民党军官，坐车不给钱，还开枪打伤他的右腿。他鲜血淋漓，

不能动弹，多亏穷哥们扶回家。顺芝心里仅有的一点喜悦被这飞来横祸冲走了。为了挣钱给全家糊口，替丈夫治病，产后第三天就去上工。谁知沈元宵说：“魏经理昨天有令：喂奶女工一律不要。你的奶这大，魏经理检查起来我背不起责任，你还是回去给孩子喂奶吧！”

“我不喂奶总该可以吧？”顺芝几乎是哀求地说。

“不行不行，新泰纱厂又不是菜园门！”沈元宵闷沉沉地说，头也不回就走了。

那年月，穷苦人家都是家无隔夜粮，一不上工，就“碗米无存”了。百般无奈之时，顺芝只好忍痛抛开心爱的初生婴儿，到市商会会长家里给他那已满两岁的女儿喂奶。

顺芝在市商会会长家里真是度日如年！每当她把奶头放进这个两岁小女孩的口里时，就想起：哇哇待哺的巧英不知是死是活？痛苦呻吟的丈夫伤势如何？面容憔悴的婆婆捡麦子给巧英磨粉子回到家没有？奶汁流进人家小孩的口里，辛酸的眼泪沾湿自己的衣衫。一看见市商会会长家里的人来了，赶忙擦去眼泪，强作笑脸相迎……

奶奶的回忆，被巧英翻身时的响动打断了。她揉了揉昏花的老眼，顷刻，一种自豪的感情代替了刚才悲切的记忆。现在，儿子是地下党负责人，孙女儿也参加了党，而那个尝尽人间辛酸的媳妇，也在“佣人”的名称下为党做了很多工作。记得儿子参加党以后，武汉沦陷的那年，那个市商会会长当了汉奸，地下党为了得到有关情报，决定让顺芝继续留在他家里。日本投降了，这个市商会会长又由汉奸摇身一变为汉奸的时兴人物——市商会理事长，最近还把他十九岁的

女儿嫁给了白崇禧的嫡系贾军长，“门当户对”以后，权势更大了。他的女儿出嫁时，要带个“老妈子”，顺芝就陪同到了“贾公馆”。顺芝在党组织决定她继续留在市商会会长家里以后，更加表露出照顾“小姐”的“忠诚”，使市商会会长对她没有见外。顺芝从为了糊口到为了革命，九年以来，她自觉地、刻苦地认字写字。去年以来，她又借经常跟“小姐”冲洗照片和接触照相机的机会，偷偷地学会了照相，因此，为党做的工作就更多了。……这一切，怎不叫老奶奶感到欣慰！

外面，梆声报了三更，老奶奶结束了自己的遐想，走到灶边烧火做饭。饭做好了，只等鸡叫，就把巧英喊起来吃饭。

“喔喔喔……”鸡叫了！老奶奶看了看孙女儿：睡得多深沉啊！喊了几声都喊不醒，就轻轻地推了她两下。奶奶看到孙女儿的眼皮睁开了又合拢去，想到这个从小没有吃过母亲奶的孩子的悲惨身世，瘦弱的身体，辛苦的工作，就站在床边等着，让她多睡一会。

秋风传来隐隐约约的汽笛声，新泰纱厂拉头道汽笛了。巧英一古脑地从床上坐起来，揉着惺忪的眼睛，责怪奶奶道：“您家怎么不早点喊醒我呢？”

“你刚刚躺下咧！”奶奶笑着说。

“蒋介石抢走了胜利果实，发动了全面内战，您家怎么让我睡安稳觉呢？”

“这孩子……”奶奶点着头，“你说得对！奶奶我错了。”说着笑起来了。

巧英顾不上吃饭，拿了几个菜包子，推开屋门就走了。

月落星稀，秋风阵阵。从罗家墩到新泰纱厂，路上高的

象山，低的象塘，巧英走起来高一脚，低一脚，一步一晃，两步一摇。她心中燃烧着对蒋介石、国民党、资本家的仇恨，何惧长夜难明、道路崎岖？为了完成一项特别任务，她大踏步地朝新泰纱厂走去。

三

下午三点钟，一辆灰色的奥斯汀牌小汽车，绕过富兴路停在新泰纱厂的大门口。司机拉开车门，里面走出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妖女人和挽着她的一个国民党将官，后面跟着一个拎着轻便皮箱的老妈子。早已等候在门口的魏循礼迎上前去，彬彬有礼地说：“贾军长百忙中再次光临鄙厂，不吝赐教，实为全体同仁之幸也！”

“魏兄门外远迎，吾等受宠若惊！”敌贾军长寒喧一番以后，说：“我的太太对贵厂很感兴趣，再次打扰了！”

“贾夫人脾艺高超，世无伦比，魏某佩服，佩服！”

妖女人娇声怪气地说：“魏经理，我今天一觉睡到中午十二点钟才起来，准备通宵大战，到时候，你可别请人代劳啊！”

“一定奉陪到底，奉陪到底。”魏循礼点头哈腰地说着，领着他们到办公楼小客厅去了。

魏循礼一行离开大门口以后，两个门警小声议论起来。

“我看，党国的将军容易当，每天打牌、吃饭、玩女人，又不打仗。”长个子门警说。

“据说，还是魏经理亲自邀请多次，他才答应到厂里来打牌哩！为了这事，魏经理特地用飞机从上海总公司调来一

个高级厨师。”肥头胖脑的门警说。

“我听茶房说，魏经理的牌艺本来不错，昨晚却输给了那个太太，不知怎么搞的。”

“你不能体味出其中的奥秘，看来这辈子只有当门警的福份了。”肥头胖脑的门警轻蔑地看了长个子门警一眼，自鸣得意地说。

“怎么，其中还有奥秘？”

“你不见那个将军多么宠爱他那年轻的太太，魏经理故意输钱给她，讨得了她的欢心，也就讨得了那个将军的欢心。只要那个将军高兴起来，给魏经理一点什么方便，那么，魏经理在牌桌上失掉的金钱，在牌桌外就可以成百倍地捞回来！”

“哦，这也算是魏经理常说的‘生财之道’罗！”

此刻，在厂区前面原棉仓库扛花包的杜士贵，目睹敌贾军长等人进了办公楼。

几十名搬运工人，鱼贯地把汉水河边新泰码头上的原棉往仓库里搬。仓库门口的高台上，长得象猴子一样的瘦管事扯着嗓门高声尖叫道：“拉‘散搬运’的工友们！目前正值新花上市季节，每天都有原棉运到码头，凡是扛花包扛得好的，我让你连续做工一个月，免去每天早上排队领工票的手续……”

杜士贵根本没有理会瘦管事的话，他注意的是周围的环境。他对这个仓库并不陌生，几年前，当这里是日寇的汽车修配厂的时候，他就在厂里做过工，并在这个新修的仓库里安装过照明电路。此刻，他扛着花包在仓库里走动着，眼睛不住地打量四周的墙壁，寻思道：电闸移到什么地方去了？

豪华的小客厅里，敌贾军长、妖女人方才吃罢魏循礼款待他们过中的燕窝粥。妖女人从老妈子手里接过香手帕揩着嘴唇，对魏循礼说：“这粥的味道太美啦！”

“贾夫人真能品味哪！”魏循礼说，“中午吃燕窝粥，晚上洗牛奶澡，您就能常保十九年华的青春！”

敌贾军长看了妖女人一眼，显然很高兴，对魏循礼说：“魏经理不愧留过洋的，博学多识，名不虚传！”

“顺妈，”妖女人对老妈子说，“我吃热了，帮我把华达呢的春装脱掉，换一件凡尼丁的罩衣。”

“是，小姐。”

顺妈从轻便皮箱里取出罩衣，熟练地跟妖女人换上。

敌贾军长对魏循礼搭讪道：“她呀，热一点就觉得燥，冷一点就感到凉，真象个寒暑表！走到哪里都得带上老妈子给她随时换衣服。”

“豪门之娇嘛！哈哈哈哈……来，上牌桌，上牌桌。”

笑声，谈话声，麻将牌打出去的“啪啪”声，充塞了小客厅。

敌贾军长并没有完全沉溺于牌桌前的欢乐中，有时，他还偷眼看看被自己的太太喊作“顺妈”的那个老妈子。她只有四十多岁，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苍老。他虽说知道她是在岳丈家帮工十七年、太太最贴身的老妈子，但她并不完全放心。自己是党国要人，怎能让闲杂人靠近身边呢？只因为太太非常信任她、需要她，所以才让她留在自己的公馆里。此刻，只见她静静地坐在一边，目不旁视，身不乱动，并没有可疑之处，他也就比较安心地进行牌战了。

“顺妈”望了敌贾军长一眼，心想：你只知道我是你老婆的

老妈子，你就不知道我是地下党员杜巧英的母亲顺芝。任你防范得如何严密，我都能就地取材，用你老婆的照相机拍摄你视为绝密的军事情报，并用密写信把取情报的时间、地点通知地下党……

想着想着，顺芝突然听到原棉仓库里传出与众不同的、类似天河小调的号子声，心里一怔：多么熟悉的声音呀！抗日战争时期，自己在汉奸商会长家里帮工时，这声音就是传递情报的暗号；现在，地下党果然接到了通知，巧英她爸爸以拉“散搬运”的身份混进厂里来了！不过，狡猾的敌贾军长严格限制了自己的人身自由，送出这个 135 型胶卷比以往任何一次困难得多。

顺芝一点也没有听错，打号子的正是杜士贵。他进出仓库时眼睛向四壁苦苦地搜索之后，终于在最不显眼的八号货位的墙壁上发现了电闸。又扛了几趟花包以后，他看到挂钟上的时针已经指到四点，和女儿巧英约定的时间快到了，便打起这个号子，示意顺芝作好准备。

杜士贵打完号子，又径直朝新泰专用码头走去，从那里再扛上花包运到仓库里来。在河堤上，今天清晨跟杜士贵一道排队领工票的地下党员老赵，几乎是耳语地对他说：“每个人身上的火柴都被瘦管事没收了，说是仓库里‘严禁烟火’。‘调虎离山’之计怎么搞？”

杜士贵跟他耳语两句以后，问道：“仓库西头的花包是不是象早晨预定的那样，故意参差不齐地堆着？”

“是的。到时候你再打一个号子，我们就让那里的花包全

都垮下来。”

“好。马上行动！”

分手后，老赵朝仓库西头走去，杜士贵直奔八号货位，看到工头到外边蹓跶去了，又打起与众不同的、类似天河小调的号子。

老赵听见号子，把花包用力往上一甩，仓库西头的花包顿时象小孩玩的积木那样，纷纷跌落下来，横七竖八，狼籍满地。

“花包发码了！花包发码了！”

人们大声呼喊着，纷纷拥向这边。

瘦管事也跑过来了。

“饭桶！堆花包也堆不好，弄得发了码。都过来，都过来，快跟老子把这个货位整理好。”瘦管事对大伙吆喝道。

“你光喊快快快，难保不出问题。”老赵若无其事地说。

瘦管事和两个工头在这里张罗着要工人整理花包，八号货位那里空无一人。此刻，杜士贵的心象汉水河那样翻滚着，眼前的花包仿佛都变成了杀人放火的国民党匪军的军衣。“不能，不能让这些棉花变成老虎皮！不能让战火烧到解放区！”他纵身跳到八号货位的花包堆上，拉开电闸木盒的玻璃盖，在木盒里塞满棉花，刻骨的阶级仇恨凝结在粗大的手上，猛地把电闸一推一拉，“嗤嗤”两声，火星四射……

小客厅里牌战正酣。不用说，魏循礼又输给了妖女人。

“太太，你的牌运真不错啊！”敌贾军长看到白花花的光洋从魏循礼的手里源源流进妖女人的荷包，禁不住眉飞色舞地夸起自己的老婆来。

“人家魏经理是国内的纱业巨头，输几圈牌算不了什么。”妖女人更是兴高采烈。

“对对对，我这个常败将军一定舍命陪君子，败了也要战个通宵。”魏循礼奉承地说。

又打了一圈牌，魏循礼手边的一皮包光洋都搬空了。这时，他感到该向贾军长暗示自己的要求了，便问道：“军座！听说十一月份召开国大，是吗？”

“是的。”敌贾军长嘴里叼着进口雪茄烟，漫不经心地说。

“关于竞选国大代表的事，依军座之见，鄙人是否有希望？”

“到时候，我帮你周旋一番，保证没有问题！只是费用……”

“包在鄙人身上，军座派人来取就是了。”至此，魏循礼吃了定心丸，便把话题岔开：“军座，前线的战事如何？”

“我军全线进攻，共军节节败退，一年之内，必能荡尽万恶之奸匪……”

敌贾军长话未落音，猝然间，浓烟滚滚，火光闪闪，人群骚动起来：“原棉仓库起火了！原棉仓库起火了！”

魏循礼猛地站起来，说了声“少陪”，便朝火场奔去。

妖女人正准备跟在魏循礼后面走出小客厅，被敌贾军长叫住了：“太太，你到哪里去？”

“去看看。”

“不能去！当心沾火星。”敌贾军长一把抓住她。

妖女人娇声怪气地说：“火，多么富有诗意！想当年，罗马的尼罗皇帝把自己焚烧罗马城当作至高无上的乐事，眼前

这家纱厂里如此壮观的熊熊烈火，我岂能错过欣赏的机会？”

“我真把你没有办法！”敌贾军长瞪了自己宠爱的太太一眼，转身对顺芝说：“顺妈，你陪太太一起去！”

妖女人、顺芝走后，敌贾军长向汉口特别市警察局和自己的特务连拨了紧急电话……

十三年前，这个厂曾经因为一把火将全厂化为灰烬。为了扑灭大火，工头没有制止向火场涌去的工人。

“烧得好！”

“把做军衣的棉花烧光了，我都喜欢！”

工人们私下高兴地谈论着。名为“救火”，实则看热闹。

明白内幕的杜巧英，这时悄悄地隐藏在人群之中。她没有救火，也没有看火，而是在办公楼附近寻找自己的母亲。

妖女人此刻自比尼罗皇帝，陶醉于烟云火海之间，早把同来的“顺妈”忘在脑后。

顺芝无心观火。她在想：大前天跟地下党的情报站寄了密写信，今天听见了巧英她爸爸的号子声，但由于无法收到地下党的回信，对眼前的火灾弄不清，不过，根据历次的经验来看，这可能是摆布敌人的迷魂阵。她故意跟妖女人保持一段距离，眼睛注视着仓库和往来的人群。

目光敏锐的巧英很快发现了皱纹满额的母亲，她也在用目光向女儿示意。巧英想，这是一位多么值得尊敬的母亲啊！她含辛茹苦，隐藏在敌人营垒里，为党做了多少工作呀！

“快！提水去！”巧英提着消防水桶，穿过人群，快步擦过母亲的身旁，一瞬间，一只温暖的手递给她一个圆筒状的东西……

四

敌贾军长的紧急电话打出去不久，汉口特别市警察局救火队和他的特务连乘车驶进厂内。他们在仓库四周戒严，使用液体灭火剂，不多久就扑灭了大火。

魏循礼回到小客厅，感激涕零地对敌贾军长说：“军座亲临指挥灭火，使吾厂化险为夷，此恩此德，终身难忘！”

敌贾军长俨然像个最高司令官似的吩咐魏循礼道：“命令仓库工人全部集中，接受我的特务连的甄别审查，车间工人一律退出现场，返回车间做工！”

“军座高见，一定照办！”

工头的吆喝声，皮鞭的抽打声，驱散了聚集在原棉仓库外面的人群。

巧英也同工友们一道，被工头赶回了车间。

摇纱机的纱框飞快地在巧英面前旋转，巧英心想：昨晚，同爸爸商量好的取情报的过程分三步：妈妈把胶卷带进厂内；我在爸爸使用调虎离山计的时候从妈妈手里接过胶卷；再趁混乱转交给爸爸带出厂外。今天，前两步走得很好，正准备迈第三步时，情况突变，军警密布，戒备森严，原棉仓库和外边的联系被卡断。虽然情报已由妈妈交给了我，但一堵围墙隔开了我和爸爸，我根本无法接近他，怎能把胶卷转交给他？三人接力式的取情报的方法在我这里卡壳了！爸爸他们由东大门出进，不经过搜身；我们女工全部由西大门出进，非过鬼门关不可，一小砣烂油花都被老冬瓜搜出来了，更何况这

圆筒状的胶卷……

巧英觉得挂钟上的秒针今天走得特别快，眨眼的功夫就跑完了一圈，又一圈，又一圈……还有半小时就放工了，真是时间催人哪！她又下意识地摸摸胶卷，这不是普通的胶卷！胶卷里有敌人的重要情报！摸着这个胶卷，她仿佛听见敌人的霍霍磨刀声，又看见老根据地的人民在向她招手……一定得把胶卷安全地送出去！有了这个胶卷，人民可以减少牺牲，而敌人的阴谋较易于挫败。现在，能否完成任务，关键在自己身上。巧英深感自身责任的重大，因而更觉得时间万分紧迫……

巧英，这个苦水里泡大的年轻的地下党员，不声不响地苦苦思索着。只见她明亮的眼珠一闪，一个智闯鬼门关的方案想定了……

车间里，在工头的严密监视之下，巧英无法掏出这个胶卷加以隐藏，便走进厕所里去——那年月，这里是女工们唯一能够短时间自由活动和交谈的地方。

巧英离开机台还不到半分钟，就被大麻脸的工头李九妹发现了。她想起魏循礼的一再叮嘱：“值此勘乱建国之时，对于女工，决不可任其偷闲，延长工作时间及增加劳动强度，乃是纱业的生财之道。”杜巧英居然敢在半天之内两次到厕所躲懒，这还了得！一气之下，抓起一把竹扫帚就往厕所追。

巧英的动作非常敏捷，不等大麻脸追进厕所，她就出来了。大麻脸飞起竹扫帚横扫过去，眼尖的巧英发觉有个东西在面前一晃，赶忙蹲下，扫帚打在墙上，墙被打掉一块皮，白粉纷纷落地。

“你凭什么打人？”巧英瞪着大麻脸，心想真是半路上杀

出了程咬金，要打个遭遇战。

“魏经理规定半天只能上一次厕所，你为什么去两次？”大麻脸气呼呼地。

“为什么不能去两次？”巧英反问道。因为她知道，这些工头都是欺软怕硬的家伙，让步就自讨苦吃，又耽误时间，必须在气势上压倒对方，才能摆脱她的纠缠。她又振振有词地说：“我们是来做工的，不是来当牛马的，可你们对女工的剥削，却比狼还要贪婪！你们拼命延长我们的工作时间，不断增加我们的劳动强度，霸占了我们呼吸新鲜空气的时间，侵蚀了我们吃饭喝水的时间，甚至剥夺了我们上厕所的时间——这是哪家的法规？”

“好大的狗胆，竟敢跟老娘顶嘴！”大麻脸又飞起一扫帚打过去，巧英眼尖手快，乘势夺过她的竹扫帚，甩了老远。

大麻脸正在目瞪口呆的时候，厕所里的女工都出来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说：

“上厕所也要管，真是岂有此理！”

“我亲眼看到你今天到厕所去了四次，这该怎么说？”

大麻脸自知寡不敌众，夹着尾巴走了，口里还嘟嘟嚷嚷：“等着瞧吧！”

“够你瞧的！”巧英的嘴角浮现一丝微笑，站在姐妹们中间说。

五

车间里红灯亮了，放工的汽笛响了。巧英带着隐藏好的

胶卷和另一件东西，跟随同班的姐妹一道，排着队缓缓地向鬼门关挪动着。

原棉仓库那边，刚才杜士贵借助快速推拉电闸产生的火星点燃棉花以后，熟练地把电闸木盒的玻璃盖还原，现场上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留下，所以，魏循礼虽然搬来敌贾军长的特务连甄别审查了一通，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现，只好把工人放了。此刻他一肚子的怨气没有地方出，就让这个特务连在离厂之前列队到这边走一趟，向工人示威。

火情的发生，军警的来临，使今天的鬼门关的气氛显得更加严峻。个别胆小的女工看到刺刀在秋风中闪着寒光，真有点不寒而栗。

在等待搜身的长蛇阵的中段，一个面色焦黄、年龄较大的女工对厂警说：“先生！我发高烧，连站都站不住，是不是提前搜身放我早点回去？”

“不行不行！一律按顺序来！”

“我都快昏倒了……”

“死了也要按顺序搜身！”

厂警的刺刀在那个女工面前一晃，那个女工忍气吞声地不再说话了，坐在地上，斜靠着木栅，痛苦地呻吟着。

今天的搜身比平时进行得更慢。搜身婆故意在女工身上吹毛求疵，好一会才搜完一个。有些路远的女工，凌晨三点钟就起床赶工，在车间里磨命十二小时，又在这里等上一两个小时，疲劳极了，有的就呼呼睡着了。

有一个女工，在厂警来回巡逻经过自己面前时，想开口说话又忍住了；后来，看到一个搜身婆路过这里，就说道：“今

天下午邻居带信说，我妈妈快断气了，我请假又不准，说要等放工才能走。我好不容易等到放工，搜身又这么慢，妈妈临死前想见我一面，怕望不到了，请放我早点……”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冷不防被打了一耳光，搜身婆恶狠狠地说：“你想得倒美！真是做梦……”

突然，前面的人群一阵骚动。纵然在厂警的刺刀下，女工们还是发出了愤怒声：

“这是什么世道？纵容门警污辱女工！”

“人家还是个姑娘伢呀！”

“不是为了生活，谁到鬼门关来！”

巧英明白，一定是门警和搜身婆串通好，搜身婆借故离开，门警代替搜身婆搜身，乘机污辱女工。她一打听，那个姑娘很坚强，当门警下手污辱她时，她挣脱了，并死劲地打了那个坏蛋两耳光，丢下摺子，说声“不在你这个鬼厂做苦工了”，头也不回就走了。

鬼门关前的一幕幕，使巧英深有感触：是啊，这里确实是鬼门关哪！新泰纱厂是个鬼门关，旧中国就是个阎王殿！靠了这个阎王殿，这个鬼门关前才群魔乱舞！母亲冒着生命危险辛勤工作，父亲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老根据地的人民浴血战斗，自己的积极配合，这一切，都是为了砸烂旧中国这个阎王殿！也只有砸烂了阎王殿，才能捣毁大大小小的鬼门关！巧英想到这里，更感到自己任重道远。

过了许久，才轮到巧英走出十字形转门。

一个肥头胖脑的门警看到她的荷包里鼓鼓囊囊的，便凑近老冬瓜的耳边说：“七姐，她就是昨天偷棉花被你抓着的

女工，她今天的荷包里好象又装了什么东西，神色也不对头……”

“嗯，是有问题。”老冬瓜打量了巧英一番，连忙朝她走过来。

肥头胖脑的门警又跟上去说：“那圆鼓鼓的东西，可能是一大团棉纱，足足有半斤重。”

“偷出去织几尺布没有问题。真是贼胆包天！”

“这个贼秧子是我发现的，七姐到时候报功领赏，可别忘了我呀！”

“那是当然罗！上次我得奖，你们不是都有好处吗？这次，我们一人半斤白干！”

“七姐真够意思！那，我就痴痴跟着月亮走——沾光了……”

老冬瓜走到巧英的面前，命令道：“把双手伸开！”

巧英慢慢地伸开双手，老冬瓜认为她心中有鬼，赶忙用手一摸，荷包里果然有一个圆东西，还略具弹性。“必是棉纱团无疑！”老冬瓜自信地想着，伸手就掏，但是外衣没有荷包，东西装在内衣荷包内，便又命令道：“跟老娘把扣子解开！”

巧英慢条斯理地解着衣扣。老冬瓜确信巧英心虚，便亲自动手解她的衣扣。老冬瓜无意中一回头，发现别的搜身婆投过来又羡慕又嫉妒的眼光，更坚信自己今天必有所获。不料，这几个用布条卷成的衣扣扣得很紧，不容易解开，老冬瓜扭头歪颈，眼睛直眨，肥胖的手指按着衣扣感到很吃力，额头上渗出了汗珠，口里也开始喘气了。

“这样的搜身，真是欺人太甚！”巧英的眼睛望着远方，鄙

爽地说。

“你别嘴硬，等一会，尝尝老娘的酸甜苦麻辣！”

老冬瓜急功好利，不等把巧英外衣上的衣扣全部解开，右手就使劲地插进她的那个装有“圆东西”的荷包里……

“哎唷！”

鬼门关前突然发出了一声惨叫，老冬瓜赶忙抽出了右手……

肥头胖脑的门警跑过来一看，舌头伸出了半晌缩不回去：老冬瓜的中指丫被什么东西划破了，血流不止。

“哎唷——我的妈呀，这个小娘西皮荷包里装了一个菜梆子，还有纱剪，把我的中指丫刺开了呀……”平时，老冬瓜看到血就害怕，这回见了自己的血，神经更是紧张，又放泼，又撒娇，坐在地上大哭大闹，望着巧英干嚎：“我的中指丫呀……我……我要你……赔我的中指丫……”

搜身婆们知道，误被纱剪刺破手指，女工是没有责任的，看到老冬瓜撒泼放赖，啼笑皆非。肥头胖脑的门警想到这场祸是自己撞下来的，物伤其类，对众搜身婆说：“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呀？还不把七姐抬到医务所去……”

搜身暂停了，女工们拥到鬼门关前。她们看看傲然屹立的巧英，又看看受伤的老冬瓜，互相致意，欣喜非常，议论纷纷：

“老冬瓜最横蛮、最毒辣、最爱找岔子，今天刺得好！”

“这个姐妹真有办法！”

“真解恨哪！”

肥头胖脑的门警忙了一阵，走过来大声责问巧英：“你为什么把纱剪放在荷包里？”



“纱剪是厂方发给我们摇纱工人的生产工具，搞掉了我们赔不起，放在荷包里最保险！”巧英扣好衣扣，毫不在意地回答。她把拿在手上的菜园子咬了一口，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那……”肥头胖脑的门警听了她的答话，觉得似乎有点道理，一时语塞。他是厂警队里最能言善辩的，胖脑壳一歪，又问道：“那，那你为什么不放在外面的荷包里？”

“你看，”巧英指着破旧的衣衫，望了身旁的姐妹们一眼，然后对他说：“我们虽然成天纺纱织布，自己却穷得连打补丁的布都没有，只好把破衣服上的荷包布拆下来补衣服，哪里谈得上‘外面的荷包’、‘里面的荷包’？几件破衣服只有这一个荷包！真是‘泥瓦匠住草房，纺织女没衣裳’哪！”

这不是一般的解释，这是愤怒的控诉！女工们七嘴八舌，纷纷助威：

“厂方对工人太刻薄了！”

“纱剪是由个人保管的，放在什么地方你管不着！”

“老冬瓜对待女工象母老虎，胡搜乱摸，刺破手活该！”

肥头胖脑的门警看到女工们逼视着这边，感到老冬瓜今天是自讨苦吃，这个女工没有“辫子”可抓，眼前又众怒难犯，便对女工们说：“都回去，都回去！再不走，就算聚众闹事了！”

又对巧英说：“你也回去！”

这些女工没有被搜身，看到门警再不纠缠巧英，高兴地散去。

巧英准备走时，肥头胖脑的门警又对着她说：“你下次如果再在荷包里放纱剪……”

“谁搜该谁走运！”巧英把话接过去，坚定地回答着，又故

意啃了一口菜糲子。原来她把这菜糲子挖了个洞，胶卷安稳地藏在里面，又用菜渣封住了洞口。

这里的一切，蹲在对面小杂货店旁边的杜士贵和老赵看得真真切切。起初，他俩听见汽笛拉了很久不见巧英出来，为她的安危担忧；后来搜身婆对她纠缠，更捏了一把汗；此刻看到她顺利地通过了鬼门关，便高兴地笑着，经由小路回到汉水河边，上了那里的第一条小船，这是预定的联络地点。

不一会，巧英赶来了。她笑嘻嘻地说道：“爸爸，赵伯伯，请你们吃菜糲子！”

“好！搜身婆没有吃到口的，我们带给根据地的人民吃。”杜士贵说。

机智的巧英听见爸爸的话里有话，便问道：“情况你们都知道了？”

“亲眼看到了！”杜士贵说，“巧英哪，刚才，你不仅为把胶卷带出鬼门关作了巧妙的安排，而且替姐妹们出了一口气啦！”

“真是智闯鬼门关咧！”老赵说，“今天智闯鬼门关，来日砸烂阎王殿！”

晚霞灿灿，波光粼粼，映着三人充满胜利信心的笑脸……

巧 夺 原 棉

—

一九四七年十月的一天清晨，北风呼啸，灰云密布。汉水河上，狂风掀起的层层巨浪象山岭连着山岭，不断向堤岸涌来，肆地冲刷着新泰纱厂的专用码头。

“呜——”，一阵汽笛声响过之后，一艘火轮带着两只木拖船徐徐地离开了码头。它们撞波破浪，摇头晃尾，缓缓地向上游进发。

不到半支烟的工夫，码头瘦管事就从火轮舱房里冒出来了。他双手裹紧外衣，瑟缩着身子，瞪着老鼠眼向船头一瞄，见码头工正在和船工洗船板，就连忙退到舱房里去了。

“唉，时运不佳！遇上这种顶头风，何时能到哇？”营业部副主任翟升咽下口里的蛋糕，八字眉一皱，望着进来的瘦管事叹息。

“您很着急吧？”瘦管事从碟子里拿起一块蛋糕，刚挨到嘴边，又退了回来，“翟主任，听说这次到柳家铺久源花行运原棉，是要给国军纺纱。今年天旱，棉花歉收，久源花行的棉花还是与震寰纱厂争来的呢！唉，纺军纱，要用好花，卖价又低！”

“喂，有得必有失嘛！”翟升嘿嘿一笑，肥脸上的蝇屎雀斑都颤动了，“冬天在望，国军需要棉衣，那些挂花的弟兄们还需要药棉。吾等应助一臂之力，急市党部之所急。值此战事紧张，时局动乱之际，欲站稳脚跟，发家致富，更应以国军为后台，此为‘背靠大树好乘凉’，所以原棉要尽快地运来！”

瘦管事歪着脑袋，竖起耳朵听着。半晌，忽然翘起大拇指，伸到翟升面前：“副主任高见！高见！”

“不，此乃魏经理之远谋！”

瘦管事连连点头，脸上发笑，心里发痒：这次运原棉，魏经理深谋远虑，堂堂的营业部副主任也亲自出马，可不一般呀！原棉一运来，少不了记上我一份功劳，今后提携不就有了资本么？想到这里，他老鼠眼一眨，忙对翟升说：“真急人！要是能把这鬼风挡回去，我们很快就把原棉运回来！”

翟升摸了摸仁丹胡子，贼眼珠一转，望着瘦管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喂，船上的几个伙计我还不熟呢！”

“有个大汉子姓杜，是个码头工，很勤快，有时还能帮我们出点主意。还有个码头工姓覃，年轻力壮，能做事。他们都很卖力。”瘦管事就象背书似地说着。

翟升原在汉口警备司令部当过大队长，是个老奸巨滑的家伙，他一本正经地说：“穷鬼做事卖力，只图保住饭碗，可心理才复杂啦！厂里共党经常闹事，不少工友被赤化。此次远出，责任重大，所到之地，虽是国军占领区，但民情不熟，工友人数多于我们，更何况共党活动无孔不入，我们不得不防哪！”

“腿都长在他们身上，有什么办法呢？”

“不！兴几条规矩，用紧箍咒将他们的手脚都箍起来！”

“妙！妙！”瘦管事连连点头。

一会儿，船随着弯曲的河道向西拐去。瘦管事向舱外望了一眼，见风浪小了些，忙对翟升说：“这儿还避风，您出去把刚才拟的规定向伙计们宣布吧！”翟升原准备到了柳家铺再宣布的，但再一想：现在宣布可早些使法规在伙计们的头脑里生根，也可显示显示我的威风，给他们点厉害瞧瞧！于是，他欣然答应了。

翟升和瘦管事走出了舱房，见船头没有人，就向船尾走去。他们刚提起脚，迎面奔来一个汉子。这汉子约摸四十多岁，熊腰虎背，方脸浓眉，额上横着的粗大皱纹象刀刻似的，右手握着的斧头闪射银辉。他就是码头工杜士贵师傅。刚才，他在船头擦洗船板，见瘦管事从舱房里钻出来瞪了他一眼，又回到舱房里去了。他估计瘦管事一时还不会出来，而翟升害怕大风，不敢独个儿出来，便向大伙儿使了个眼色。然后，他就轻手轻脚地走到舱房的后头，听翟升和瘦管事说话。因为顺风，他们的谈话杜师傅听得真真切切。后来，杜师傅知道他们快出来了，眉头一皱，麻利地从船尾抓起一把斧头，向舱房前面大步走去。此刻，翟升和瘦管事的目光与杜师傅的目光碰了一下，还没等翟升和瘦管事开口，杜师傅挥了挥手里的斧头，说道：“管事先生，前面堆着的新绳子，要砍下几根来！”

瘦管事连连摆手：“唉，不行不行，这是拴帆布用的！”原来，原棉上了拖船，要盖上一层帆布，防止雨露；再用粗大

的绳子拴住帆布，防止风刮。

“拖船上堆着的帆布都快让‘风老虎’给掀走了！看，伙计们把帆布都折得整整齐齐的，正等着拿绳子去拴呢！”杜师傅不紧不慢地说。

瘦管事朝拖船那边一看，见工人们都坐在折叠好的帆布上，连连点头：“行！行！”

杜师傅刚挪动脚步，瘦管事又叫住了：“你马上要伙计们到这里来，副主任要宣布规定！”

“什么？‘龟腚’？”杜师傅故意问道。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快去叫人吧！”

“你想一想，如果一阵狂风吹来，那帆布都要卷到河里盖乌龟了！”

瘦管事转念一想：唉呀，这帆布有一部分还是通过市党部的关系，向军用码头借来的呢，要是被风卷到河里去了，一来不好交账，二来几万斤原棉怎么运回来呢？于是忙说：“好，你们拴好了帆布再来。”

杜师傅象是对瘦管事，又象是对翟升说：“这样大的风，说不定还要下雨。这次运原棉可遇上了‘拦路虎’！工友们都很担心，巴不得一爪子把原棉抓到手哇！”说完，将斧头一扬，朝船头走去了。翟升看着他的背影，觉得这个码头工做事又勤快，又有主意，真象瘦管事说的那样。

翟升和瘦管事猫着腰，钻进舱房里去了。杜师傅抡着斧头在砍绳子，他心里象江水一样翻腾。

十天前，担任硚口地区地下党负责人的杜师傅，从上级党组织那里接到了鄂西北根据地围山被服厂厂长、他的徒弟

高树华写来的一封信。信上说，人民解放军转入大反攻之后，新兵日益增多，冬天又快来临，需要赶做大量棉衣，但被服厂缺少原棉。派人侦察，发现柳家铺久源花行有几万斤原棉。这久源花行是当地地主傅立业主办的，它和新泰纱厂订了长期合同，专为新泰纱厂收购籽棉并加工成皮棉，花行地处敌占区，武力夺取会打乱我军的战略计划，必须派人打进资本家的运棉船，和被服厂地下运棉队配合，才能夺取原棉。半年前，杜师傅由“散码头”转成了正式码头工。这次运原棉，翟升特别派了几个码头工上船帮忙，恰巧杜师傅也被派上了。这样，在资本家运棉船上负责夺取原棉的任务就义不容辞地落到杜师傅肩上了。任务是艰巨的。特别是魏循礼派来了一个狡猾的翟升，这家伙有反革命经验，已起了提防之心。要完成夺棉任务，重要的一条就是紧密依靠工友们。只要集中他们的智慧和力量，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杜师傅砍下三根绳子带着，刚一走上拖船，就听到了咒骂声。这个说：“他妈的，这么大的风，两个猪崽子躲到舱房里去了，要老子们做事！”那个说：“狗娘养的，他们带来了蛋糕牛奶不愁饿，老子们么时候才能打湿口？”杜师傅忙接上去：“嘿！这河水是蛋黄熬的汤，想喝就喝呗！”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码头工覃旺伢见杜师傅来了，忙从帆布上跳起来，一边接过杜师傅手里的绳子，一边低声问道：“杜师傅，您刚才在那边听到一些什么没有？”为解放军被服厂夺取原棉的事，杜师傅已和工友们商量过。现在，大伙儿都围了过来，想知道杜师傅刚才在火轮舱房那边听到的情况。当杜师傅把资本家运原棉是要给国民党军队纺纱和做药棉的消息一讲，大家火

冒三丈，一致表示：坚决从资本家手里夺取原棉，为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力量。杜师傅朝舱房那边望了望，还告诉大家：“翟升对我们已有防备，他叫我要你们到前面去，听他宣布什么规定。”覃旺眨了眨眼睛：“好，我们将帆布拴好了，前去见识见识！”大家一齐行动，很快就把帆布拴好了。

当工人来到火轮上，翟升宣布：“第一，绝对听从指挥；第二，到了目的地，不经允许，不得擅自离开，更不准与外人私自接触和交谈；第三，干活须出力，不得偷懒。”当翟升把这三条规定一宣布，大伙儿心里又愤恨，又紧张。有的说：“这真是束缚工友们手脚的紧箍咒！”有的说：“我们的耳目比翟升他们多得多，到底谁监视谁？”有的说：“一上了岸，地广人稠，我们的行动可就不由他们了！”杜师傅听了这些，心里更踏实了：有柳家铺地区地下党的领导，有高树华带领的地下运棉队，还有这些在资本家运棉船上和花行里做事的工友，互相配合，团结一心，一定能牵住牛鼻子，在柳家铺一带显显神威，从资本家手里夺取原棉！

二

船行了两天两夜。第三天清晨，风停了，但天空愈来愈暗，呈一片深灰色。

杜师傅对天气十分关注。这几天，他起得很早，一个早晨总是好几次地朝东北天空仔细观看。半夜里，他也要爬起来走到舱外，冒着冷风，把天空瞧个够。

今天清晨，杜师傅看天看得出神的时候，忽然背后响起了瘦管事的声音：“你在看什么？”

“看老天爷！”

“要说敬老天爷，不要得罪了神！”

“我才不敬，神也服人管呐！”

“你好大的胆！”瘦管事不高兴了。

“没有这大的胆，就做不成大事呀！”

“什么大事？”

“俗话说：‘行船不问风雨事，十有九回要误事’。你看，这次不是吃了大风的亏，耽误了运棉的大事？”

“哦，我知道了：你是看天色，关心运棉的大事！那好，那好！”瘦管事边说边走，解缆去了。

杜师傅望着瘦管事的背影，在心里说：“你知道个屁，我要把与夺棉有关的情况都摸清楚，闹得你们摸头不知脑！”

瘦管事转来的时候，指着南岸的一片开阔地，对杜师傅说：“已到椅子洼，快要靠坡了。”每年秋天，瘦管事总要跟随运棉船到柳家铺来几次，对这一带很熟悉。

“还有多远呢？”杜师傅问道。

“不远，只上十里了。”瘦管事说到这里，忽然想起了什么，一转身，朝船后走去了。立刻，船尾响起了凶声凶气的叫喊声。他催工友们起来做事了。

瘦管事回到卧舱里，见翟升睁着眼在伸懒腰，便弓下身来轻声说道：“八角嘴快到了，船快拢岸了！”

翟升揉了揉惺忪的眼睛：“不是要到柳家铺吗，怎么到八角嘴靠岸呢？”

“副主任，柳家铺不在汉水边，它离八角嘴还有三十七里！”

“唉呀，怎么的，设花行于八角嘴岂不省事得多吗？”

“这有历史的原因哪！”瘦管事干脆坐下来，谈起了开设久源花行的原由。

原来，十多年前，新泰纱厂在八角嘴设了个棉花庄，号“广源”。有一年，虫灾严重，棉花歉收，震华纱厂急需要原棉，就悄悄地在柳家铺设了个庄，与新泰纱厂竞争。由于柳家铺是个大的集镇，周围都是棉田，交通也方便，震华纱厂的棉花庄生意兴隆。而新泰纱厂设在汉水边的八角嘴棉花庄没热闹两天，便冷冷清清了。第二年，魏循礼想出了个计谋：先用大量财物拉拢柳家铺的伪乡长、大地主傅金海，与他订立合同，并派他儿子傅立业在柳家铺开设花行。傅金海是一乡之霸，又拥有棉田一千多亩，开起花行来实力雄厚。就在这一年，震华纱厂在柳家铺的棉花庄被挤垮了。在魏循礼的建议下，柳家铺花行取名为“久源”，意思是：新泰纱厂很久就在这一带开辟了花源；这花源要永久地属于新泰纱厂。震华纱厂的资本家听到这个号名，眼睛都气红了。

当瘦管事解释“久源”这个号名的意思时，霍升八字眉一扬，兴奋地说：“哦，我明白了，怪不得魏经理经常讲：‘久源’在汉水之上游，虽有千里之遥，但花源充足，从不枯竭。雪亮的原棉一到我厂，皆化为白花花的银元，真是源远流长，一本万利呀！”

“哈哈哈，讲的好！”瘦管事患支气管炎，一阵大笑，喉咙里塞了痰，他连忙顺手扒开舱南的窗户，吐了出去。当他将

头缩回来的时候，忽然大吃一惊：停在岸边的一艘火轮上标有“震华纱厂”四个字，后面的木拖船上还装着一些原棉！

“快来看，快来！”

翟升听到瘦管事急促的声音，不知出了什么事，急忙披衣下床，朝窗口一望，愣住了！

翟升和瘦管事走出舱，站在船舷上，朝震华纱厂的运棉船仔细观看。这时，杜师傅和工友们已走过来了。

“管事，震华纱厂的运棉船怎么停在这里？”杜师傅问道。

瘦管事叉着腰：“哼！这是在与我们争夺棉花！”他好象在回答杜师傅，又好象自言自语。

“你不是说，今年与震华纱厂的一场争夺战已经取胜了吗？”翟升望了望瘦管事。

瘦管事看到震华纱厂的运棉船已远远地丢在后头，侧过头来说道：“上一次，我在柳家铺听邬理事说，九月里，震华纱厂派人在八角嘴一带收散花，价钱比久源的略高一些，一些农民都愿把棉花卖给他们。傅行长知道了，连忙请来乡里的保安队，以保障军棉为借口，将他们赶走了。”瘦管事说的邬理事名叫邬成安，是新泰纱厂派到久源花行联络事务的。

“现在看来，他们是舍不得放弃这块肥肉的！”翟升咬了咬牙。

“上岸了，我们向行长和理事谈谈这个情况，一定想法对付他们！”

“对。”翟升点了点头，和瘦管事一起走到舱里去了。

杜师傅和工友们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头。

八点半钟，天上深灰色的云又变淡了，呈灰白色，很象

毛玻璃。人们可以看到太阳的模糊轮廓。这时，船已到了八角嘴。当翟升和瘦管事准备上岸的时候，邬成安走到船边来了。这几天，他住在八角嘴旅馆里，一面雇请搬运工，一面等待着翟升和瘦管事的到来。搬运工的作用是把从柳家铺运来的原棉从八角嘴内河边搬到拖船上。在一阵寒喧之后，翟升、瘦管事和邬成安便商量着运棉的具体安排。

杜师傅听说要在明天或后天从柳家铺将原棉运到拖船上，心里一紧。夺棉战斗必须在柳家铺到八角嘴一带的途中进行。等原棉上了资本家的拖船，那问题就严重了。杜师傅和船上的工人们还没想出好法子。时间非常紧迫，必须尽快与柳家铺地区地下党负责人柳兰香和地下运棉队队长高树华取得联系，制定夺棉计划。想到这里，杜师傅走至船头，朝南面的河坡上一看，卖柴的，搭船的，运货的，卖小吃的，人还不少。吆喝声、叫卖声此起彼伏。杜师傅踮着脚，他的眼光在扫视着。忽然，他发现前面的柴垛边有个卖油条的，旁边站着一个小伙子，左手提着棉花篮，右手拿着一个桨杆，背对着火轮。按照高树华信上讲的，这小伙子很可能是来与他联络的地下交通员。他连忙走到舱房里，对瘦管事说：“管事先生，我和覃旺伢到河坡边买油条去了！”

瘦管事连连点头：“好，去！”

翟升瞪了瘦管事一眼，嘴巴动了动，不好表示反对。他望着杜师傅的背影，还是说话了：“快去快来，不要走远了！”

杜师傅连忙说道：“再远也是个河坡边，一喝就听到了罗！”

杜师傅走到船头，朝码头工姜家早努了努嘴，意思是要

他注意翟升他们。接着，就和覃旺伢走下了船。

杜师傅买了四根油条，给覃旺伢两根。小覃望了望火轮，见翟升他们并没出舱，就示意杜师傅走到柴垛那边去。杜师傅知道小覃在放哨，立即走到那小伙子面前，与他搭话。对上暗号后，小伙子见附近无人看他们，忙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纸卷，递给杜师傅，微笑着点了点头，就不慌不忙地走开了。杜师傅咬了一口油条，蹲下身来，环顾四周，看到仍然无人注意，便打开纸卷。纸条上写着：

杜师傅：

我们已与花行何家鼎同志联系上了。

他说，纱厂驻花行理事邬成安已租一弓篷船抵八角嘴。此船是专接纱厂运棉人员的。据此情况，我们考虑到资方运棉一向迅速，需要尽快与您接头。柳家铺和八角嘴两地驻有敌保安队，不便与您面谈，特提出如下联络办法：我们立即派四只空船停在邬成安所租篷船的两旁，您想法要资方再租一只船，最好是这四只船当中的，让资方人员坐篷船，你们坐敞船。此篷船由我地下工作人员驾驶，条件是有利的。敞船到汉河口时，我们看到暗号就设法上船，与您面谈夺棉之大事。如若不成，到柳家铺后再想法联系。

高树华 柳兰香

杜师傅收起纸条，和覃旺回到船上去了。当杜师傅把高树华和柳兰香的信给工人们悄悄地一说，大伙儿心里又高兴，又紧张。有什么办法让资本家再租一只船呢？大家走到拖船上，两个一封，三个一伙地小声交谈着，想着点子。

一会儿，杜师傅和大家走到火轮上去了。这时，翟升开始给船工安排活了，翟升催码头工人上岸了。杜师傅麻利走到翟升跟前，说道：“管事先生，俗话说，‘早上海来疙瘩云，不到两天雨淋淋’。今天早上，南边飘来这种云，会下雨吧？”

翟升和邬成安连忙望着天空，东看看，西瞄瞄。翟升眯缝着眼，望了一下东边天空，忙说：“还有太阳呢，下什么雨啊？”

杜师傅说：“太阳被灰白色的云遮住了，这种云越来越厚了。俗话说，‘毛玻璃云增厚，不久就有小雨’。”

翟升眨了眨眼皮，把腰一挺：“下雨不下雨，只有天晓得！”杜师傅早就估计到翟升不会轻易相信下雨的。到底会不会下雨呢？杜师傅当然心中有谱：会下，最迟不超过两天。现在，杜师傅和工人们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斗争：如果翟升不相信会下雨，二十床帆布不带走，就不可能再租一只船，那今天与高树华他们面谈的事也就落空了。夺到的原棉还可能在途中遭到雨淋。想到这里，杜师傅扫了工友们一眼，剑眉一耸，对翟升说：“我们这些码头工、船工，一年四季日晒雨淋，风吹雾罩，对天老爷的脾气是摸透了的！我不过是为副主任着想！要是这几万斤原棉遭到雨淋，就是有十亩百亩的场子，有红火辣太阳晒，也挽救不了损失，那回去怎么交账啊！”

工人们见翟升、邬成安和瘦管事不作声了，来了个趁热打铁：

姜家早走到翟升面前，说道：“副主任，刮了几天大风，现在云层在增厚，这鬼天就是要下雨呀！”

覃旺伢也走到翟升面前，说道：“副主任，前段晴了一二十天，哼，这一回可要掉‘眼泪’了！‘久晴必久雨’嘛！”

邬成安听到这里，摸了摸后脑勺：“‘天有不测风云’，这太阳势必出不久了，可能要下雨。”

瘦管事听到这里，点了点头：“有道理！有道理！”他望着翟升：“副主任，这次运棉……是件大事，不可马虎。为了防止下雨，我看得将帆布带走，这有好处！有好处！”

翟升掏出手帕，擦了擦额上的汗：“好，那还得租一只船。篷船只好坐人。”

瘦管事点了点头。他觉得杜师傅做事有经验，拉着他，与邬成安一起走上河坡，朝内河边走去了。工人们将帆布抬的抬，扛的扛，吆吆喝喝地向内河边走去了。就这样，杜师傅和工人们硬是镇住了翟升！

翻过河堤，穿过八角嘴的街道，眼看就要到内河边了，杜师傅见邬成安和瘦管事提着沉甸甸的行李包，说道：“先把这东西放到篷船上再去租船吧，免得碍手碍脚！”邬成安指了指前面，说道：“一下河就是篷船，近得很！”

走到河边，杜师傅一眼就看到篷船两旁各靠着两只空船。因为时间已九点多钟，大多数船都开走了，杜师傅朝河边看了几眼，好象空船就只有这四只，不觉心里一喜。邬成安和瘦管事走上船头，一个高个子中年人从船艄走上前来，忙和

邬成安打招乎。中年人打量了杜师傅一番，没有做声，只是脸上露出了微笑。杜师傅心里明白：这是地下党组织的船民。

当瘦管事和邬成安进舱放行李包的时候，杜师傅已和篷船边的一个老头子谈起了租船的事。等瘦管事走出篷船的时候，抬帆布的工人们都气喘吁吁地走到船头来了。瘦管事看到杜师傅正在和老头子“讨价还价”，忙走过去，和老头子谈定了。船租好了，瘦管事连忙叫工人们抬帆布上船。

装完了帆布，人要上船了。杜师傅望着翟升，说：“翟副主任，邬理事、管事先生，还有你，都上篷船吧！”

没等翟升表态，邬成安马上点头。他想：我本是坐篷船来的，再说，现在刮着冷风，到篷船里舒服多了。

翟升当然想坐篷船，那敞船又挤又冷，特别是和些“臭苦力”坐在一起，这与他的“官位”多么不相配！可他并没有点头，而是望了望瘦管事。瘦管事心里明白，翟升是要他到敞船上去“押阵”。于是，他忙打着肚子，咳嗽了两声，吐出一口痰。杜师傅看在眼里，心想：翟升要瘦管事上敞船无非是监视我们，这个家伙还抱着三条“规定”不放。于是他眉一皱，向翟升道：“管事先生病成这样，坐篷船里去吧。我们这些码头工皮肤被风吹厚了，坐敞船舒服些。”

翟升看了看杜师傅，又看了看覃旺伢和姜家早，见三个码头工都上了敞船，不好再说什么了。

船开走了。篷船在前，敞船在后。两船相隔不过三五丈远。

敞船上，老人一声不吭地划着双桨，那嘴唇象被封条封住了似的。杜师傅他们也默默地坐着，听着桨叶拍打水面的叭叭声和“欸乃、欸乃”的摇桨声。

大约走了三、四里，杜师傅见有一条支流朝东南边伸去，正想问划船老人家，忽然听到篷船上响起了邬成安的声音：“看，看，就是这条支流，拐几个大湾，向椅子洼那边去了。”

接着是翟升的说话声：“马上跟傅行长说，派一些保安队进驻椅子洼……”今天早上在火轮上谈话的时候，邬成安告诉翟升：以前，震华纱厂常沿着这条河，从椅子洼那邊偷偷地过来抢购棉花。现在邬成安一提到这条河，翟升怒火直冒。

邬成安说：“不行，那儿是别的乡了。”

翟升激动地说：“震华纱厂的运棉船已经停在椅子洼了，那要提防！”

杜师傅背对着篷船尾，仔细听着他们谈话。过了一会儿，渐渐地觉得声音小了。杜师傅侧过头来一看，篷船已经走到敞船前好远了。杜师傅再一看，敞船前面停了一只草船，一动也不动，有个小伙子使劲地撑着篙子，头上冒着汗。啊，是船搁浅了。杜师傅看看老人，老人吃力地摇着双桨，头上也冒着汗。覃旺伢看到船慢了，一把抓起身边放着的竹篙，撑了起来。这时，前面响起了翟升的喊声：“快跟上来，快跟上来！”

老人响起了洪钟般的声音：“水小了，船在‘耕田’罗！”

两只船愈隔愈远了。老人的话忽然多起来了。他谈到前面有个地方叫汊河口，这地方到柳家铺水路十七里，到八角嘴二十里。到西北面汊水边，水路三十五里。他还谈到前面哪里有大湾，哪里水浅，哪里水深。杜师傅对老人的谈话蛮感兴趣，心想：要在这里进行一场夺棉战斗，对于他这个外地人来说，熟悉这些情况是十分重要的。于是，他仔细地询问老人道：“老人家，您长期驾船吗？”

“不，我是和锄头打交道，种棉花的。”

“那你为么事驾船呢？”

“唉，没法活了……”老人不紧不慢地谈起了自己的家境。

老人名叫金火生，家住汉河口附近。一家人靠种佃田过日子。今年久源花行把棉价压得低低的。金大伯家要还地主的阎王债，要交地主的租，不卖棉花怎么行呢？傅立业将棉花大秤收进，等级降低。金大伯一家八口人，现在锄头刚停，就没有米下锅了。老人家身个子还硬朗，眼看一家人无法生活，就驾起木船，挣点钱糊口。他在农闲时靠驾船过日子，已有多年了。老人谈到这里，用衣袖揩了揩噙着泪水的眼睛。

杜师傅、覃旺伢和姜家早被深深地感动了。杜师傅额上的皱纹更加粗了，激动地说：“你们租地主的田种花要交租，到地主的花行卖花又要受盘剥，我们将棉花纺成纱，织成布，又不知资本家榨取了我们多少血汗！地主和资本家都是毒蛇！我们工农只要团结起来，把那些‘毒蛇’统统打死，日子才会好过。”

“你这话说得好！”金大伯见篷船已在前面一箭多远了，见前后再没有船了，忙掀开脚边的稻草，露出一篮棉花，棉花上放着一根浆粧。

“这棉花什么时候被水打湿了。”金大伯自言自语。

“打湿了不要紧，晒一晒就干。”杜师傅接过话来。

“干了好藏起来！”

“藏起来怕虫咬。”

“咬了用手捉。”

“捉了下油锅。”

暗号对上了，金大伯异常兴奋：“你是杜师傅吧？”

杜师傅点了点头。

“听我姨侄女说，你们是来为解放军运原棉的。”老人神采飞扬，突然用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圈子，“这方圆百把里都组织起来了，连我这老头子都有了用场！你们不晓得，一听说要把久源花行里的原棉夺过来，运到解放军被服厂去，哪个船侠心里不是燃着一团火哟！”

杜师傅问道：“您姨侄女是个带头的吧？”

“那还用说。”老人带着一种骄傲的神情。

“您姨侄女叫什么名字？”杜师傅眉头一皱，问道。

“姓柳，叫兰香。”

“啊，听说过了，我们今天要见她！”

“我晓得。”老人边说边从前面舱里翻出一小捆棉梗来，放在艄尾，上面缠着一条白腰带。“到了汉河口，柳兰香看到艄尾有这种暗号，她就要喊搭船的。”老人说完，就使劲地荡起了双桨。

在前面篷船上的翟升，过去很少坐木船，由于晕船，已昏昏入睡。邬成安和瘦管事半坐半躺着，象在打瞌睡。这两只船相隔只一、二丈，有时也相隔小半里。相隔得近，是要让瘦管事知道敞船就跟在后头，也让杜师傅知道翟升一伙人的情况；相隔得远，杜师傅和金大伯想谈什么就谈什么，也好让柳兰香和高树华上到敞船里来，商量夺棉的战斗计划。

十二点钟左右，柳兰香和高树华很顺利地上了敞船，和杜师傅三人谈了很久，订出了全盘的夺棉计划。在离柳家铺七八里的地方，他们就上岸了。

三

这天夜晚，邬成安将杜师傅和姜家早安排在花行堂屋里睡觉，将覃旺伢安排在另一间草屋里，与何家鼎睡在一个床上。何家鼎原是新泰纱厂推纱工，因为邬成安要一个人给他打杂，何家鼎才到花行里来。

夜深了，何家鼎小声说道：“翟升他们把船一租来，这几万斤原棉不就要运走了，怎么个夺法呢？我真担心！”

覃旺伢笑了笑：“不用操这个心了，今天杜师傅、柳兰香和高树华开了个联席会，已把计划订好了！”

“什么样的计划？”

覃旺伢神秘地说道：“哼，这计划又大又巧，连诸葛亮也甘拜下风。这计划呀，利用了天时，借用了地利，挑起狗咬狗，还加上李代桃僵的妙计。”

“你过细说一说妙！”何家鼎越听越糊涂了。

当覃旺伢把这个计划详细一说，何家鼎连声称赞：“好，蛮好！”并问，“这是谁出的好主意？”

“工农兵联席会出的嘛！”覃旺伢停了一停，接着说道：“不过，主要是杜师傅。一路上，他看天察地，又摸透了资本家的情况，把心都操碎了！”

“哦！我晓得了！”何家鼎象突然发现了什么奥妙似的，“今天下午，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翟升他们到河边跑了半天，连一只船也没租到？现在，听到你谈的夺棉计划，联想到天黑时杜师傅的眼睛象在天空寻找什么，我晓得了：船民

在地下党的指示下，要等下雨了，才肯将船租给他们。你说是不是？”

“说得对。”

“我还是担心：天会不会下雨呢？”

这天夜里，他们两人谈了很久。

第二天，天还没亮，何家鼎和覃旺伢就悄悄地起来了。他们走到屋外，见天空中飘着牛毛细雨，心里可高兴了，真佩服杜师傅的眼力。

吃过早饭，瞿升陪傅立业打牌去了，瘦管事也没提起租船的事。杜师傅找到瘦管事，问道：“船租好吧？”

“等雨停了再说。”瘦管事轻描淡写地说道。这时，邬成安走过来了。

“这秋雨连绵，说不定还会下个十天半月！”杜师傅这一句话触动了邬成安，邬成安望着瘦管事：“久晴必久雨，那等到什么时候？”

“我是说走了算了，可瞿副主任说要等一等。”瘦管事说道。

杜师傅见邬成安和瘦管事动摇了，来了个“火上加油”：“这蒙蒙雨还不大碍事，不是有帆布可盖吗？问题是以后雨下大了，盖帆布也不保险。到了八角嘴，还要翻大堤哩！”

“好，我们找瞿副主任去！”瘦管事边说边拉着邬成安走了。

瞿升听说这秋雨将下很久，越下越大，想到魏循礼再三叮咛的要在七天内运回原棉，有些着急了，忙叫邬成安和瘦管事到河边去租船。

不到半小时，十二只船就租好了，几十个搬运工也雇好了，可是花行里冷冷清清。杜师傅一打听，原来翟升他们商量好了，认为今天花上船迟了点，到八角嘴可能会摸黑，怕惹麻烦，决定明天搬花上船。杜师傅在心里说：明天偏要你们摸黑，尝一尝老子们的厉害！

又一个早晨来到了。虽然天气仍是风和雨细，但在广大夺棉战士的心头却飘起了决战的旗帜！

“快，快！”在一阵阵凶恶的催促声中，几十名搬运工从花行里扛着沉重的花包，艰难而又缓慢地向河边走去。为了保证夺棉计划的顺利进行，在地下党的组织下，搬运工开展了怠工斗争。

河坡上，工头见一个高个子搬运工走慢了，便破口大骂：“快走，他妈的，又不是跛子！”高个子瞪了工头一眼：“雨一下，这坡上象抹了青油的。哼！滑倒闪了腰，一天的工钱还不够买药！”

木船边，工头见一个青年搬运工扛着花包，慢腾腾地在跳板上走着，便嚷道：“快走，象没吃饭的！”青年人顶了他一句：“走快了，摔在河里，你要不要赔花？”

为了迅速把棉花搬完，瘦管事早就叫杜师傅去扛包了。可杜师傅哪里听他那一套，总是瞅准机会，东跑一阵，西走一趟。

眼看有几船花快装齐了。为了夺棉计划的顺利进行，杜师傅找到翟升，说道：“装齐一船开一船吧，争取时间。”翟升摇了摇头：“水浅了，一道走，可以互相帮忙！”杜师傅说：“一道走，会碍事！”翟升还是不听。杜师傅在心里说：“你要把十

十二条船控制在手心里，休想办到！”

又有几船装齐了，正要盖帆布，瘦管事跑去一看，忙说：“装重了，不好走，要卸一些下来。”杜师傅跑过去，说道：“花还不少，船装轻了，十二条船可能不够用。”瘦管事说：“再租！”忙叫邬成安去租船。当船工知道新泰纱厂要增加船只以减轻载重量时，都拒绝了，瘦管事碰了一鼻子灰。

十点多钟，花全装好了。搬运工们的怠工斗争，使装花时间足足延长了一个多小时，为夺棉计划的顺利进行打响了头一炮。

临走前，翟升按照在火轮上制定的具体安排，和邬成安一起，将十二只船编了号，并且规定三条：“第一，绝对听从指挥；第二，按号的顺序行走，不得任意停船，不得掉队，不得超船；第三，到达目的地后，务必停在一起。”规定宣布后，翟升登上第一条船。这是一只“开路船”和“指挥船”，只装着半船花包。邬成安叫杜师傅和覃旺伢坐到第一条船上去。在翟升和傅立业、邬成安一一握手后，第一条船荡起了双桨，开走了。接着，第二条，第三条……直到第十一条都开走了。最后，瘦管事坐的“押阵船”也开走了。这只船上只装着半船花，姜家早坐在这条船上。

当第一条船开走大约小半里路的时候，十二条船才拉成一条线。每只船都盖着黄帆布，每只船都荡着双桨，顺着船队望去，十二条船真象一条“黄龙”在爬行。这一带河水比较深，船伕们还比较轻松，两船之间也保持一定的间隔。翟升坐在花包堆上，披着雨衣，见船队很有秩序地前进着，对坐在他身旁的杜师傅洋洋得意地说：“怎么样，船走得不错吧？”

“您要是当了军师，一定节节胜利！”杜师傅在口头上这样恭维，但心里却说，“哼，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好戏还在后头呢！”

船队沿着河道向东北方向蜿蜒前进，北风夹着雨丝朝桨手们迎面扑去。杜师傅想看看第二条船上的桨手，那桨手的面庞却被斗笠半遮着，老是看不清。在一个拐弯的地方，第三条船上的桨手在系斗笠带子，杜师傅一眼看去，哟，好象有点面熟！再仔细一看，哦，这不就是今天早上到八角嘴河边送信的那个小伙子么！小伙子看了杜师傅一眼，显得是那样安详、沉着，也许他已经认出来了：这就是今天早上接头的杜师傅！杜师傅见小伙子忽然吃力地荡起了桨，连忙转过身来，迎着风雨，看着前面的河道。凭着记忆，他知道浅水区快到了。一到浅水区，又一场战斗开始了！

在最后一条船上，瘦管事低着头，手绞手地坐着，身子象在颤动。姜家早不时地侧过头来，迎着风雨，朝第一、二条船上仔细观看。他在心里盘算着：浅水区快到了！

船行走了七、八里。当拐入一个大滩的时候，桨手们感到很吃力，助手也拿起了竹篙，使劲地撑着。前面的船慢下来了。一会儿，后面的船也渐渐地慢下来了。

翟升看到船慢下来了，一忽儿站起身，一忽儿又坐下，浑身象针扎。杜师傅指了指河里，对翟升说：“这里是浅水区，到了深水区就快了。”翟升道：“前天来的时候，船走得很顺利嘛！”杜师傅道：“你坐的是只小船，船上一共才四个人。现在呢，每只船上连人带原棉起码有四千多斤！”翟升不做声了。

瘦管事见船慢了，忙对姜家早说：“我前几年来这里，也

是这个时候，怎么没看到船走得这样吃力？”姜家早说：“前几年没有今年这样早吧！”船上的桨手也插来话：“我们这里今年旱得很！你们看，那堤坡上的野草又黄又枯，田里的棉花杆子、枝子都短了好多！”瘦管事看了看堤坡，又看了看篷在河坡上的棉杆，不做声了。

河水愈来愈浅了，船队几乎停了下来，“黄龙”瘫痪了。翟升可急了，他又站起身来，眼睛一横，指着桨手和撑篙的人吼道：“你们留着力气干什么，使劲驾，使劲撑嘛！”杜师傅指着桨手和撑篙的人，对翟升说：“你看，他们满头是汗，只怪水太浅了。”翟升低头朝河里仔细一看，见船都搁在河底了！他脸一沉，对着后面的船侠大叫：“撑篙的下水，用手推！”

撑篙的人丢下竹篙，跳到河里，有的衣服都打湿了。为了保证夺棉计划的顺利进行，他们不顾寒冷，咬着牙，装出拼命推的样子。可是，哪一个都没真正出力，继续在进行怠工斗争！

船队好不容易才进入深水区。一会儿，前面的船只，间隔越拉越大了，第二号船与第三号船足足相隔半里路远。翟升发现这种情况后，心想：船的间隔都相距半里路远，那十二只船不要摆五里多路长，这不好管理！想到这里，他连忙叫后面的船只跟上来，喉咙都喊嘶了，没有一个理睬他。于是，他只得叫前面的船慢下来，等后面的船。

看到这种情况，杜师傅皱着眉头：两船之间拉开长距离走，这是保证夺棉计划顺利进行的关键。翟升这家伙想把船的间隔拉拢些走，哼，偏不照他的办！杜师傅对翟升说道：“刚刚甩开浅水区，前面的船拉开距离是很自然的！”

驾驶这只船的中年桨手对杜师傅的话心领神会，他擦了擦脸上的雨珠和汗水，抬起头，望着翟升说道：“刚进深水，船刚刚好走些，你就要前面的船慢下来，这个后果你要想一想，下面的浅水滩还多着呢！等天黑了，我们也跟着吃亏！”

杜师傅两眼逼视着翟升，说道：“船队一进入深水区，应该把两船的距离拉得大大的，这样，船队一接近新的浅水区，前面的船走得很慢了，后面的船还可以继续以较快的速度行走。如果不这样，那后面的船很快就要抵到前面的船，无法行走。翟副主任，按你的路子走，今天半夜也到不了八角嘴！”

翟升不做声了，他看了看手表，哟，已经一点钟了！“喂，驾船的伙计，到八角嘴还有多远？”翟升着急了。

中年桨手抬起头，望着坐在花包堆上的翟升说道：“哎呀，到汊河口起码还有三四里，远着呢！”

杜师傅说道：“汊河口到八角嘴二十里，总共还有二十三、四里，今天要摸黑了！”

翟升一盘算：二、三个小时才走十二、三里，照这样走下去，还要六个多小时！哎呀，六点多钟天就黑了！他不由得心里一紧，非常着急。他想了想：这船队前头有我带路，后头有管事押阵，出不了事儿，于是一咬牙，决定拉开距离走！

“快点走，拉开距离！”翟升朝船后大声喊着。杜师傅见翟升上了圈套，忙对他说：“后面的船可能听不到，你要船伕们一个个地往后传。”

驾桨的、撑篙的听说要拉开距离，都使劲地驾呀，撑呀，

船的距离很快就拉开了。

过了半杯茶的工夫，翟升朝船后一望，只见一个个黄团团在河里移动，最后面的船快挨到天边了。

又过了半杯茶的工夫，船队越过一片浅水滩，顺着河道七弯八拐，已是稀稀拉拉的了。翟升老是盯着第二号船，只要经常能看到第二号船，看到有一个黄团团在他后面移动着，他就心安理得了。因为船队拉得很开，又是拐弯抹角的，他要看到许多只船在走，已经不可能了。这时，坐在最后一条船上的瘦管事也只是盯着他前面的第十一号船，只要经常能看到有一个黄团团在他眼前现一现，他也就心安理得了。

雨丝愈来愈密了，河道愈来愈弯了，杜师傅和几十名船夫的心情也愈来愈紧张了：前面就是汊河口，另一队夺棉战士正等着我们，原棉马上就要被我们夺过去！

在汊河口西北边的大河湾里，停着四只稻草船，每只船上三个人：一个荡桨的，两个撑篙的。他们坐在船上，不时地看一看汊河口口边上的高坡。在离大河湾不远的田野里，有的在耕田，有的在播种，有个堆棉杆的也不时地侧过头来，看一看汊河口口边上的高坡。

高坡上，一个老头子在放牛。他手里拿着一根冲担，不时地朝西南面的河道里瞧瞧。忽然，老人家眯缝着眼，透过雨幕，看到了一个黄团团！那黄团团愈来愈大，老人心里一喜。一会儿，老人家看得很清楚了：这是新泰纱厂的运棉船，那帆布上坐着的不就是杜师傅吗？他连忙将冲担往地上一插，那冲担就斜插在地上了。这是暗号：运棉船到了。

在杜师傅坐着的一号船上，中年桨手埋头划桨，两个助

手奋力撑篙。船快到汊河口口子时，杜师傅趁翟升不注意的时候，侧头向右面一看：那高坡上的老人正是金大伯，他发了第一个暗号呢！杜师傅再看翟升，只见他两眼死死地盯着后面，便对他打岔了：“翟副主任，震华纱厂的船会不会还在椅子洼？”一提起震华纱厂的船，翟升就冒火：“他们在久源花行周围收购棉花，简直欺人太甚！不过，这一次他们见新泰纱厂来了船，量他们不敢放肆了！”覃旺伢说道：“前天早晨，我们不是看到震华纱厂的船上只有一小堆原棉吗，说不定还会到久源周围来呢！”翟升不说话了，他在想着，回去以后得把这个问题对魏经理谈谈。翟升想了一会儿，抬起头来，望着船后面，见第二号船还没影儿，忙问杜师傅：“第二号船怎么掉这样远？”杜师傅说道：“雨下大了些，不容易看到！”覃旺伢也帮着说道：“我们刚才过来时，不是经过一个大拐弯吗，二号船快看到了！”过了一会儿，翟升还不见二号船的影子，又说道：“掉得太远了！”杜师傅仔细朝船后方一望，忙指了指：“那不是，黄的，黄的！”翟升睁着牛眼般大的眼睛，看了看，连忙附和道：“是，黄的，黄的！”杜师傅听了，不禁暗暗好笑。

那“黄的”是什么？的确是船，但装的不是原棉，而是稻草！翟升仍然不时地盯着后面。过了一会，又出现了一个“黄的”，翟升自言自语道：“三号船看得见了！”杜师傅他们听了，都暗暗好笑：二号、三号船已经长了翅膀，远走高飞了！

原来，金大伯见一号船向东北方渐渐走远了，便将冲担一插正，发出了第二个暗号。顿时，河湾里一只草船出动了。两个农民模样的人扛着竹篙，向河边走来。不一会儿，大伯见一号船已模糊不清了，又将冲担扛在肩上，发出第三个信号。



是忍不住露出幾分，這種事其實也沖又，這首小曲對白原是二

顿时，草船出了河口，远远地尾随着一号船走去了。在蒙蒙细雨中远看，草船的颜色与运棉船上的帆布差不多，翟升怎能分得出来？他做梦也没想到过。二号船上的小伙子把船停在离汊河口不远的拐弯处，见前面有草船开走了，急忙从拐弯处开出来，直到一号船消失在雨雾中，才驶进汊河口的河湾。两个农民模样的人跳上船，使劲地撑篙，船箭也似地向西北方向奔去。一会儿，第二条草船驶出了河口，远远地尾随着第一条草船而去。三号船看到第二条草船开走了，也象二号船一样，向西北方向驰去。

话分两头。最后一只船上，姜家早见前头的船加快了速度，他回过头来，又看到自己的船放慢了，心想，是不是快到汊河口呢？他向桨手道：“到八角嘴还有多远？”桨手停了一下，擦了额上的汗：“二十里，加两里。”姜家早心领神会，离汊河口只两里了。

瘦管事见十一号船跑在前头老远了，忙催桨手：“赶上去！”“前头有个浅水滩，歇口气好冲过去！”桨手不紧不慢地说。

过一会儿，瘦管事见十一号船看不到了，又催桨手：“快赶上去，掉队了！”“前头当官的不是说要拉开距离吗；这叫掉队？”桨手毫不示弱。

“要看到十一号船还不容易，拐过前面的弯就看到了。”姜家早说道。

拐过弯，瘦管事伸长脖子一看，见前面有两个黄团团在雨雾中动弹，不做声了。姜家早问道：“看到没有，两个黄的？”瘦管事连连点头：“看到了，两个黄的，那是我们的两只

船。”姜家早和船伙们在心里说：“你们的原棉完蛋了，看个屁！”

刚才，等十一号船驶进汉河口的港湾里，第三、第四两条草船就先后出了河口，拉开距离，朝东北方向走了。

姜家早经过汉河口的时候，想到高树华带领的地下运棉队，在柳兰香组织的地下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已将十船原棉朝西北运去，很快就可进入汉水，向上游进发，奔向解放军被服厂，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四

一号船上，翟升不时地朝船后望去，总见有一两个黄砣砣掉在后头，以为运棉船还跟着呢！

十二号船上，瘦管事不时地朝船前望去，总见有一两个黄砣砣在引路，以为还跟着队伍呢！

可是，奇怪的事儿终于在他们面前发生了！

离八角嘴大约还有两里路的时候，翟升忽然发现：黄砣砣不见了！他想，准是运棉船搁浅掉队了，一会儿会赶上的，便叫桨手放慢船速。过了一会，还是不见黄砣砣的影子，翟升可着急了。杜师傅说：“是掉队太远了，我们到了八角嘴，他们就赶不上来了。”船到了八角嘴的时候，搬运工早已等候在河边了。翟升看天色已暗，又不见后面的运棉船来，忙与搬运站联系，索性叫搬运工把半船花包码在河边搬运站的仓库里。

半船花包，一眨眼的工夫就搬完了。翟升见运棉船还没

有来，不知出了什么事情。他想：趁天色还没黑，赶快去接一接，于是叫桨手开船。杜师傅见船开了，拿起竹篙帮忙撑着，可心里想：翟升，你要找船队，岂不是大海捞针！

十二号船上，瘦管事不断地催促桨手：“快，赶上队！”因为在离八角嘴五、六里的地方，瘦管事忽然发现船前面的黄砣砣不见了！

船走了一段路，瘦管事说道：“怎么还没看到前面的船？”

“快到八角嘴了，人家还不使劲赶！”姜家早说。

“到了八角嘴，我们再跟他们相会。”桨手一本正经地说着。

“还是快点赶，天色快暗了，还要起包呢！”瘦管事仍然很着急。

船过了一个河口，瘦管事忽然指着前面的船道：“你们看，那船头站的好象是翟副主任！”姜家早看了看，说是有点象。瘦管事呆住了：他来干什么呢？！

船头站着的正是翟升。他指着迎面而来的船，对杜师傅说：“这不是二号船，是管事坐的十二号船！”杜师傅点了点头：“是十二号船！”翟升呆住了：管事的船怎么从最后面跑到最前面来了呢？！

两船愈来愈近了，

天色愈来愈暗了。

翟升叫瘦管事了，瘦管事应了一声。

两只船靠拢后，两人交谈了一阵，都觉得天旋地转，一起躺在花包堆上，仿佛今天发生的一切，都象作梦似的。

“不能躺了，快追！”翟升从花包上弹起来，发疯似的叫

着。

“怎么追呢？”瘦管事问道。

“前面有个河口。我们都是在这一带突然发现船不见了，联系到邬理事说的，河口可通椅子洼，此事与震华纱厂有关！”翟升跳到空船上，对瘦管事说：“你马上将原棉运到八角嘴，请搬运工搬进河边的仓库里。然后，立即上火轮，赶到椅子洼。我带人沿河追到椅子洼，搞个水落石出！”

翟升催促桨手使劲划桨，又要杜师傅和覃旺伢撑篙，船象飞一样地向椅子洼驶去。

天色已黑下来，两岸什么也看不清，但只要听到有人说说话，翟升总要拢去问一问，有时看到河边停着船，也要瞄一瞄。

当翟升听说今天下午有好几只运棉船从河里走过，他先是高兴，但立刻又愤怒了：“哼，准是震华纱厂收买了一些人，从河口把我们的原棉抢走了！”

桨手说：“今年天旱，棉花才俏。”

杜师傅说：“准是震华纱厂争不赢了，就来进行报复的。”

翟升听了，更加坚信他的判断，一挥手：“追，快追！”

一直追到椅子洼，也没追到。翟升很奇怪：“运棉船盖着黄帆布，明明是进了这边河口的，为什么无影无踪？！”这事只有杜师傅他们知道：原来，四只草船进入河口走了一截以后，在当地地下党的带领下，农民们拿着冲担，将稻草很快地挑到村后边窑上去了，只剩下四只空船。

翟升又去问岸上的一些人。有人说：“船上装的原棉都翻过堤，码到火轮后面的拖船上了。”有人说：“震华纱厂在这里

收不到花，昨天开走了。”翟升又判断：震华纱厂已把原棉运回去了。所以，当他刚一登上火轮的时候，不等瘦管事问清情况，就指着武汉方向，对船上领江大声说道：“追！快追！”杜师傅暗自好笑，追，追个屁！

迎接解放

—

一九四九年春。

一天夜里，刚下过一阵小雨，马路上湿漉漉的，灰云密布在天空，雨丝如雾气一般在空间回旋，使人感到空气郁闷潮湿。杜巧英参加了地下党召集的会议，正在回厂的路上。她身上的破棉衣已淋湿了，很有几分寒冷。今天，由于市内的火力发电厂工人罢工，全市停电，马路上黑洞洞的，大多数商店关门了，只有卖吃食的馆子点着汽灯，还开着门做生意。

杜巧英是新泰纱厂地下党小组长。她边走边想上级的传达：毛主席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大军就要渡江了！武汉就要解放了！蒋家王朝快彻底完蛋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日子就要来到了！

杜巧英高兴的是：地下党武汉市工委城市工作部干部凌云，原来是新泰的工人，是一九三八年去延安参加革命的，现在又回到武汉来工作，并领导武汉硚口区工厂的斗争，这真是太好了！

“呜……”一辆警车迎面扑来，飞驰过去，打断了杜巧英的遐想。她回头瞪着两眼望了望，心想：哼，又逮捕人了，

真是临死前的疯狗乱咬人，看你们还能凶几天？

她加快了脚步，巴不得一步跨到厂里，把上级党的指示精神告诉工友们，和同志们一起研究下一步的斗争方法。

当她走到一家米店门口时，只见大门紧闭，门上挂着“米已售完、明天请早”的木牌，等着明天早上买米的人群，已摆了个“长蛇阵”，老的、小的、拿口袋的，端脸盆的……一个个面容枯瘦、心情焦急地坐在地上。

一个老太婆夹着布口袋，手拿一大把钞票，对另一个排队的老头叹气说：“唉，一大把钱买不到几升米！”

杜巧英心想：祸国殃民的刮民党，该死的蒋介石，为了垂死挣扎，更加紧了对人民的血腥压榨，钞票越印越多，物价飞涨，工人们的生活怎么过啊！眼前的场面，更激起杜巧英对反动派的仇恨！

杜巧英回到厂里，暗地聚集在细纱间工具房内的几个工友一见她回来就问：

“巧英，解放军什么时候渡江？”

“有什么好消息吗？”

杜巧英低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解放大军今天已经开始渡江了！”

“真的吗？太好了！”工友们一听都高兴得差点拍手叫喊起来。

杜巧英赶忙用手示意大家小点声，工友们才意识到目前所处的环境，便纷纷低声耳语说：“可盼到这一天了，解放军就要来了！”

“今天，毛主席对解放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杜巧英低声讲，“上级党传达说：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了国内和平协定，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的命令，已经向全国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开始了全面大进军。”

“把这些乌龟王八旦统统消灭干净，那才大快人心哩！”工友们又低声议论开了。

“上级党还说，敌人是不会甘心灭亡的，他们必然要作垂死的挣扎，进行各种破坏和捣乱。”杜巧英接着讲，“为了响应毛主席的战斗号令，配合解放军的作战行动，迎接解放军的到来，市工委提出了‘反迁移，反破坏，保城市，迎解放’的战斗口号。我们硚口区各工厂要积极行动起来，按照市工委的指示精神去做，与国民党反动派、资本家开展英勇、机智的斗争，保卫工厂，用战斗迎接胜利的明天！”

“上级党说得对呀。”细纱值车工沈桂香说，“敌人是剖腹的乌龟心不死啦！厂里钱仁义、柯老二这些家伙是想利用封建帮会的组织形式来分化瓦解我们工人队伍，达到他们破坏革命的目的。”

“大家要提防这些家伙，特别要注意他们的行动。”杜巧英说，“还有，大家尤其要注意我们厂内暗藏敌人的活动。”

“我看钱仁义这家伙，可能就是一个暗藏敌人，他平时满脸堆笑，其实是笑里藏刀，可阴险啦。”一个工友说。

“我们车间的工头柯老二就是他的一个耳目，老跟着他屁股转。”另一个工友说。

“大家分析的有道理，对这两个人尤其要注意。”杜巧英同意工友们的看法。

“老鼠眼传达红鼻子的命令，叫我们拆机器修理，可是拆

了又不叫修理，我看他这是想把机器拆开运走。”修机工张满意说。

“不是叫你们磨洋工，拖延时间吗？”沈桂香说。
“我们是按照巧英姐上次说的办法在做。”修机工郑小强说，“柯老二每天监督我们干，他在跟前就干一下，他走了我们就坐下休息，反正他不懂机械，拿我们也有办法。”

“机器现在拆了多少？”杜巧英问。

“已经拆了五部车了。”张满意回答说。

“他们明里说修理，暗里想运走。”杜巧英说，“上级提倡的口号第一条就是反迁移。我们一定要尽量拖延时间，注意他们的动态，保住机器。不让他们拿走一颗螺丝，使他们的阴谋破产。”

解放军渡江南进的消息，经杜巧英回厂一讲，好像一阵春风，一传十、十传百，一夜之间吹遍了全厂，广大工人心里燃着一团火，准备投入到护厂、迎解放的斗争中去！

二

晚上，一辆小轿车驶进了治和村 28 号魏公馆。轿车在花园的喷水池后停下来。车门打开后，从里面钻出一个人，他就是新泰纱厂原惠工股长、现任副经理李登。只见他油头光面，西装革履，急忙向二楼走去。

五十多岁的总经理魏循礼，刚洗完澡，身穿咖啡色缎子鸭绒睡衣，正靠在书房内松软的沙发上，右手夹着一支雪茄。

闭目静听收音机内播送的我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他边听边想：国民党真是饭桶，太不争气。几百万大军被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眼看全国将要沦于共党之手。形势真是令人恐惧万分啊！现在唯一的一条路只有先飞香港，再将厂迁去，那里局面稳定，利润又高，更可以吃喝玩乐……真是万全之策。想到这里，他不禁微笑起来……

“魏翁。”李登人未进房，声音先到。

“啊，是李先生呀。”魏循礼赶忙关上收音机，慢慢起身说：“快请进来。”

这魏公馆二楼，一般人是不能随便上来的。因为李登与魏循礼关系密切，又是常客，所以无须仆役传报，就径直来到书房。

“请坐，请坐。”魏循礼招呼李登在沙发上坐下后，递给一支雪茄，说：“尝尝英国的菲利普雪茄。”

李登吸燃雪茄品味着说：“这雪茄进口味很大呀！”

魏循礼一语双关地说：“是呀，我们做大事业的人，还怕味口大吗？你说呢？”

李登立刻心领神会，连忙点头道：“那是，那是。”

“今天请你来，一方面参加我的告别宴会，另一方面把厂里的事务向你交代交代。”魏循礼坐下说。

“今天请的客人是……”

“客人不多，一位是市警察总局白副局长，另一位是市总商会薛会长，都是老熟人罗，请你作陪。”

“啊……”李登这才明白魏循礼今晚电召的目的，“魏翁就要启程吗？”

“明天就飞港。”魏循礼吸了一口雪茄，说：“老弟，我赴港之后，这里一切事务委托你全权处置，我已令经理室行文，任命你为代经理。”

李登“深感魏翁栽培。”李登受宠若惊，感激涕零。

“老弟，时局忧危，日深一日呀！”魏循礼说着站起身来，在房里踱着方步说，“国民党大势已去，共党即刻渡江南进。我们分布在各地的工厂，多数已沦为共党之手，自今计，只有远迁港九方为万全之策。故与英人信昌洋行经理高默思合股开设九龙纱厂，以为退路。”

“魏翁深谋远虑，人所不及。”李登奉承道。

“机器拆装了多少？”
“拆装了一小部分。”

“立即命令人搬走。”魏循礼语气坚决地说，“其余的继续拆装！”

“是。”李登顺应了一声，马上面显难色地说，“只是……穷鬼们今非昔比，不好说话，这搬运之事恐怕……”

“叫本厂的苦力来搬机器当然不行。”

“那……”李登不解其意。

魏循礼坐下，向李登耳边低声道：“你就不会……哈……这叫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嘛！”

“嗯……”李登赶忙点头磕脑，竖起一支大拇指说，“高见，真是高见。”

“日后迁厂的事，请用电报联系。”

“是。”

“老弟身上责任非轻，望能忍辱负重，临危不惧。事务完

奉赴港之召，魏某决不会亏待你的。”

这时，一名仆役推门进来，说：“老爷，客人已到。”

“请到客厅坐，我就来。”

仆役去后，魏循礼起身对李登说：“老弟稍等片刻，我更衣同去。”

客厅里灯光明亮。来客是汉口特别市警察总局副局长白洛和市总商会薛会长。

“局座、薛翁大驾光临，有失迎迓。”魏循礼走进客厅两手一拱说。

“请坐、请坐。”魏循礼招呼客人坐下。

“听说魏总经理即将飞赴港九？”白洛问。

“是呀，明日就启程。敝厂一切事务已委李登先生全权处置。今后遇事还望二位多多关照。”

李登赶忙站起点头哈腰说：“请局座、薛翁不吝赐教。”

“都是老熟人嘛，好说、好说。”白洛和薛胖子将头点了两下。

“全城一片黑暗，唯魏公馆灯火辉煌，真不愧纱业巨头哇！”薛胖子用带有讽刺的语调说。

“那里、那里，自备小型发电机照明，薛翁请勿见笑。”魏循礼说。

一名仆役进来报告：“开宴了。”

魏循礼说：“诸位请到餐厅入席。”

魏公馆餐厅里灯光辉煌，中间是毛花玻璃的九头大吊灯，地毯上面置有一张方桌，上铺白色绸台布，摆着咖啡茶、各色西点。围着四张沙发式的靠背椅。

白洛原是硚口区警察局局长，八年抗战期间，投靠日寇，搞所谓“曲线救国”。抗战胜利后，他摇身一变，当上了国民党汉口特别市警察总局副局长、国民党中央统计局汉口站副站长。真可说是降日有“功”，官运亨通啊！

白洛说：“我今天来，一则为魏总经理送行，二则有一要事知会。目今共匪即将渡江作乱，搞得武汉三镇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秩序大乱。白总司令有令，将能搬动的机器、原料，统统搬走，不能搬的听候处置。这件事李代经理应亲自督办。”

“是是是。”李登赶忙点头称是。

“局座如此关怀我厂，魏某不胜感激。”魏循礼听说要搬机器，正与自己的打算不谋而合，心里非常高兴。

第二天晚上，在汉水河边新泰纱厂发电场的水泵船上，杜巧英召集了地下党小组会议。

这只船就在发电场后面汉水河岸边，约有十四平方左右的面积，船的四周边沿，约有一人多宽，中间是一间木板房，里面设有水泵。

房里，一盏电灯闪射出微弱的黄色光亮，泵浦机发出嗡嗡的响声。河水拍打着船身，撞击声听起来很有节奏。

“据得到的情报，魏循礼今天早上已飞往香港去了。”背靠板壁坐着的杜巧英说。

“哦！红鼻子跑了！”

“是的。他已经任命老鼠眼为代经理，负责处理厂内一切事务。”

“哼，这一条哈巴狗又变成看家狗了！”坐在水泵旁值班的向明师傅气愤地说了一句。他，约摸三十八九岁，是地下党员，长得膀大腰圆，方形的脸庞上，皮肤微黑，浓眉大眼，嗓音宏亮，给人一种稳重爽直而又精明强悍的感觉。小时候在钟表店当过学徒，十六岁进厂，做过修机工、车工、钳工、翻砂工、电工等，是个多面手。

“昨晚，红鼻子临走之前把老鼠眼叫去进行了布置，命令他立即拆装机器，南运香港。”杜巧英低声说道。

“啊，去投靠帝国主义！”向师傅气愤地说，“这伙民族败类！”

“想得倒美！”地下党员沈桂香说，“工厂是我们工人建造的，机器是我们辛勤劳动的成果。红鼻子办的二十多个工厂，遍布大半个中国，哪个厂没有浸透我们工人的血汗？决不能让他搬走机器！”

“哼，想搬迁机器，看吧，我们新泰码头的工人，有谁愿替他搬！”沈桂香补充地说道。

“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向师傅思考着说，“他们不会去请别的码头工人来搬吗？”

“我同意向师傅的分析。”杜巧英说，“我们一定要把情况估计得复杂些，资本家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向师傅，组织护厂队的事怎么样？”

“已经联络了三四十人。”

“好。我们的护厂队要立即组织起来，严密地监视敌人的行动。时机一到，我们就公开行动，保卫工厂。”

“这件事我一定抓紧办。”

“护厂队的领导问题，我已请示了上级党，由向师傅任队长。”杜巧英说。

“好，我保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向师傅坚定地回答道。

“敌人很可能在这几天动手搬机器，我们要随时注意他们的动态，分头去把工友们组织起来，誓死守住机器，不让他们搬走！”

“好。”

这时，在岸上放哨的工友孙进带领一个人从坡上下来，快步走上跳板。

“巧英姐。”孙进走上船低声说道，“这位冯师傅找你有要紧的事。”

“杜巧英同志。”来人走上前说，“我是宁绍码头的，这是城工部凌云同志写的介绍信。”说着拿出一张小纸条递过来。

杜巧英接过纸条在灯下看了，说，“啊，你就是宁绍码头地下党组织的老冯同志。”

“小孙，你还是到岸上看着点。”向师傅说。

“是。”孙进答应了一声，便快步往岸上走去。

“嘿，你们这个地方好难找呀。”冯师傅笑着说，“这个小鬼也很机灵，我被他盘问了半天，好不容易才使他相信了，带我上船来。”

“你请坐。”杜巧英招呼冯师傅坐下，“到这里来有什么事？”

“啊，事情是这样的。”冯师傅说，“你们厂的李代经理今天派人去贿赂了我们码头上的大头佬黄金山。他们已经谈妥，

决定后天下午派宁绍码头的工人来你们厂搬机器，听说还有警察督阵，是警察总局白洛派的人。我们得知此事，特向城工部反映了，领导上派我来和你们联系一下，一块研究研究，看怎么样对付敌人的这一阴谋。”

“这个消息太重要了，感谢你们！”杜巧英高兴地说。

“工人阶级是一家嘛。”冯师傅说。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哇。”向师傅对杜巧英说。

“我特来和你们商量办法，看怎么搞好？”冯师傅说。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杜巧英把自己的主意低声讲了一番。

“好，两全其美的办法！”冯师傅和沈桂香同声称赞杜巧英提出的方案。

冯师傅高兴地说：“我马上回去跟大家通通气！”

“好！我们分头准备。一定要打好护厂第一仗！”杜巧英坚定地表示。

三

杜巧英来到棉纺车间，对工友们说：“老鼠眼买通了宁绍码头的大头佬，要码头上的人来搬机器，大家说怎么办？”工友们一听，肺都气炸了！

“机器是我们工人用血汗换来的，人在机器在！”

“对，决不能让他们搬走！”

杜巧英望望愤怒的工友们，捏紧拳头，大声说：“工友们说得对，机器不能让他们搬走。他们来搬，我们就用简管

打！”

“对！请他们尝一尝纱厂的特产——‘管子糖’！”

“好！”杜巧英挥了挥手，“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机器就搬不走，大家赶快分头准备！”

这时，细纱工头柯老二蹑手蹑脚走进了车间，在门口见余小香抱着一堆筒管，便瞪着两眼问：“小娘西皮，你们捡老板的筒管干什么？”

“干什么，谁来搬机器，就打谁的头！”小香大声地说。她今年十五六岁，真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啊！

柯老二一愣，大声说：“这是老板的机器，怎么不让搬？”

“这是我们的机器！”

“你这个小共党，我要把你抓起来！”柯老二威胁道。

“哼，那李代经理也该抓！”

“你胡说！”

“我问你，魏总经理不是常说：‘本厂是劳资合作工厂’，如果都是老板的，怎么叫‘合作’？”

柯老二被问得哑口无言。女工们听见他恐吓余小香，都围上来说：“滚开，滚开，再不走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女工们这么一吼，柯老二吓得乖乖地溜了。

杜巧英见走道里到处都是筒管，堆得象一座座小山，笑着对工友们说：“我们这里真成了军火仓库了！”

“枪炮子弹保证供应！”沈桂香说完，哈哈大笑。

下午四点钟左右，护厂队员孙进跑进车间向杜巧英报告：“鹤头王大坐汽车来了！”

杜巧英一听忙问：“向师傅带领护厂队员到了吗？”

“他们守在车间门口了。”

“好。”杜巧英转身对大家说，“工友们，作好准备，听我一声喊打，大家就动手。”

女工们一听，每人两手都拿着管子，严阵以待。

“笛笛——”两辆吊车在前面开路，后面跟着六辆大卡车，闯进了厂门，卡车上坐满了码头工人，有的用白毛巾、有的用起黑条子的白布缠在头上，有的腰间系着宽帆布带，白布搭肩，车两边站着一些彪形大汉，叉着腰，握着扁担，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的。最后一辆卡车上站着几十名荷枪实弹的警察。

李登带着他的狗腿子伪工会执行委员、电场总值长钱仁义，细纱工头柯老二赶忙从公事楼迎了出来。

吊车、汽车在离棉纺车间百来步远的地方停下来了。第一辆卡车驾驶室门打开后，走下来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他就是宁绍码头的大头佬黄金山。

钱仁义赶忙笑脸相迎，两手一拱说：“黄大爷，这次麻烦你了，兄弟我不胜感激！”说着就递上了一支烟。

“那里，那里。老弟，四海之内皆兄弟嘛。”黄金山吸燃烟说。

钱仁义手指李登介绍说：“这位是敝厂李代经理。”

“黄头佬。”李登上前说，“这次机器搬迁完毕，李某再重重酬谢。”

“好说，好说。”黄金山满有把握地说，“请放心，包在黄某身上。”

“那就仰仗黄大爷了。”钱仁义说，“怎么样，叫弟兄们下来搬吧？”

“好。”黄金山朝卡车上喊道，“伙计们，下来进车间搬机器！”

向师傅领着护厂队员守在车间门口，听说要搬机器，就大声喊话：“喂，谁敢搬机器，我们就跟谁拚了！”

“谁敢搬机器，就跟谁拚了！”男女工友手拿管子，怒吼起来了！

看到这种场面，李登和钱仁义都气得眼珠鼓鼓的。钱仁义赶忙向黄金山努了努嘴，意思叫他命令码头工人下车往里冲。黄金山正准备催人下车，坐在第一辆卡车上的冯师傅带头吆喝起来，紧接着六辆车上的码头工人都打起啊嘴来，一下子车上的人全部跳下，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扁担和绳子。码头工人后面，一队警察端着枪督阵。

“伙计们，往里冲呀！”黄金山大叫。码头工人喊了声：“冲啊！”直朝车间门口冲去。

“打！”杜巧英一声令下，纱厂工人们手上的管子直朝码头工人这边飞来。有的打在码头工人头上，有的打到身上。霎时，粗细纱筒遍地皆是。

“不准后退，往前冲！”黄金山在旁边喊。

码头工人抱着头往前冲，快接近纱厂工人了！

纱厂工人抵挡不住，便往后退，边退边丢管子，与码头工人拉开了一段距离。

李登在后面看到这个情形，可乐意了，心想：这笔钱没有白花。突然，车间里面的粗细纱筒管加倍地象雨点般地朝外面的码头工人打来。码头工人不敢接近门口，原先几乎冲到门口的，看到后面没有人冲上来，也退下去了。

管子投得最密的是黄金山那边，他头上身上挨了十几下，受不住了，往后面直退，靠近他的码头工人见他退了，也都跟着往后退。这一退不打紧，其他码头工人都往后退。顿时，乱成一团，有的还故意“哎哟”、“哎哟”地乱叫喊。

钱仁义看到码头工人都往后退，便对警察狂叫：“拦住他们，拦住！”

黄金山一边跟着人群跑，一边回过头来扯着喉咙喊：“不准退，往前冲！”

冯师傅在一旁故意大声说：“是呀，学黄头佬一样往前冲呀！”

码头工人一看，黄金山是在带头往后退，有的便笑着喊：“冲呀！”实际上都在跟着他往后退。

这一来，李登、钱仁义、柯老二和众警察由第二线变成了第一线，首当其冲。

纱厂工人抬着装筒管的篓子，边追边投，“冲呀！打呀！”他们的呼喊声压倒了一切！

李登和钱仁义边退边喊：“不能退，你们不能退！”可是，码头工人谁也不听，大家越跑越快，越跑越挤。

警察也挡不住码头工人，码头工人快跑完了。那些管子劈头盖脸地朝他们打来，打得他们抱头鼠窜，狼狈不堪！

李登很胖，跑也跑不动。一个管子飞来，打中了他的背心，他刚“哎哟”一声，脚下又踩着了一根筒管，滚了尺把远，倒在地上跌了个狗吃屎。柯老二赶忙上前搀扶，好不容易才把他扯起来，差点被后面的人踩着。眼看着码头工人快要退出厂外了，他气得手发抖，眼发红，头发胀，心里象刀绞。

“你们跑什么？”钱仁义赶到门口堵住问。

“不跑，打破了脑壳，我们有得钱买膏药！”冯师傅大声说。

“你们用扁担打嘛，未必女的也怕？”

“打，我们动手打，打死了该我们坐穿牢底，老婆孩子叫鬼养！”

“我们不搬了，要搬等你们交涉好了再来。”

钱仁义无可奈何，只得眼睁睁看着这些码头工人走了。

纱厂工人打胜了，杜巧英带领大家齐声唱道：

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铁，

这力量是钢，

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

李登、钱仁义气得干瞪眼，简直把工人们有得办法。

身强力壮、实力雄厚的码头工人怎么打输了呢？

原来，这就是杜巧英前天晚上出的主意。巧英认为，工人阶级是一家，码头工人也反对搬机器，但头佬强迫他们来，不来又不能够交差。只有用打假仗的办法，既可遮人耳目，又能保住纱厂机器。冯师傅就是宁绍码头地下党组织指派来领导码头工人的。

四

伪工会办公室，钱仁义正在房里转来转去，他思考着这几天厂里发生的事。此人中等身个，四方脸，一对金鱼眼睛

圆鼓鼓的，蓄的分头，张口现出两颗金牙齿，穿一套酱色西装，但不打领带。这家伙名义上在伪工会任职，实际上是白洛安插到厂里的一个中统特务头子，专门破坏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革命斗争，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这时，只见他一边吸着香烟，一边在回想前天搬机器的事：这次反对搬机器，好象是有组织的行动，不然，那么多工人怎么会同时集中在棉纺车间里呢？组织者是谁？会不会是共产党？谁是共党分子？他将昨天注意到的工人，一个一个在头脑里过滤，尽力想找出谁是带头人。他注意到把守车间门的一伙男正是电场值长向明首先喊的话，这个人在电场那边，自己经常跟他在业务上打交道，是个软硬不吃的老家伙。带头人喊打的是个青年女工，人倒面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对，这次工人反对搬迁机器，很可能是他们两人带头干的！想到这里，犹如一团乱纱清晰出了头绪，脸上不禁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他赶忙丢掉手中快烧到指甲的烟屁股，走到写字台边拿起电话筒，喊来了他的爪牙柯老二。

柯老二长得矮矮身个尖尖脸，绿豆眼睛歪歪嘴。他一走神才不会办公事，就向钱仁义：“有么事？”
钱仁义坐在沙发转椅上说：“前天搬机器时，带头人喊打的那个女工叫什么名字？”

这一问，把柯老二给问住了，昨天他怕沾“火星”，早就站得远远的，根本没注意是谁带的头。他只好说：“我……我前天离得远，没看清是谁……”

钱仁义一听，气得两只金鱼眼鼓得更大了，骂道：“真是懦弱的废物，只知道吃喝嫖赌，一点都不管事。就是那个猩

嘴脣、穿藍布破棉袄的、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女工。看到钱仁义鼓起两眼，柯老二心里有点害怕，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经钱仁义一骂一提示，他记起来了，“啊……她呀，她叫杜巧英，是细纱值车工。”

“杜巧英……”钱仁义思考着，“嗯，对这个女工以后要注意。”

“是。”

“还有那个电场值长向明，平时你也要注意他的行动。”

“是。”柯老二随口一答。

第二天，在电场总值长室，钱仁义正坐在沙发转椅上想着破坏工厂的鬼主意，柯老二推门走了进来，对他说：“我昨晚发现了一个重要情况！”

“什么情况？”钱仁义忙问。

“昨晚在河边，看见杜巧英从河里上堤来。我想，那么晚了，她到河边干什么？这里面一定有鬼。”

“啊！”钱仁义一听，吃了一惊，这可是没想到的事。杜巧英到河边去干什么？河边是冰浆船，她要是和向明在水船上搞秘密活动，真是太隐蔽了，自己原来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只注意厂里，而忽视了河边，倒让他们钻了空子。怎么办？钱仁义沉思一会，说：“嗯，有了，我给他们来个突然袭击！”他向柯老二低声嘀咕了几句。

当天晚上，气候闷热，天空偶而亮着闪电，一场暴雨即将来临。

汉水河边水泵船上，杜巧英正对向师傅、沈桂香传达

上级党的指示：“我把昨晚研究的情况向凌云同志作了汇报，上级决定：从明天起，工人护厂队公开行动，在厂内组织放哨巡逻。凌云同志分析，在目前形势下，以工人自发的形式组成护厂队保卫工厂，资方没有理由反对的。组织上还指示，由沈师傅负责棉纺车间的生产、安全；电场这边由向师傅负责，尤其要注意钱仁义的行动；我负责厂内外的组织联络工作。护厂队公开行动的事，散会后立即分头传达给工友们……”

“黄水奔流向东方，
河流万里长……”

岸上传来了孙进报警的歌声。

“有人来了！”杜巧英低声说，“事情就这么决定，沈师傅，走。”杜巧英和沈桂香各提着一篮衣裳快步走上岸来……

原来，孙进坐在岸上放哨，注意周围的动静，突然发现有两条黑影从富兴路方向朝这边走来，他感到奇怪，是谁呢？借助一道闪电的光亮，他看清了来人一高一矮，高的是钱仁义，矮的是柯老二，他赶忙转过身，面向汉水河，随声唱起歌来了。

“孙进，晚上坐在这里唱什么？”钱仁义走拢来问。

“啊，是钱先生啦。”孙进赶忙起身，装着很恭敬的样子说，“你看，天气真是闷热得叫人难受，我家里茅草棚子又矮又窄，到河边来乘乘凉，哼个歌解解闷。”

“你上什么班？”柯老二问。

“上白班。”

“船上是谁的班？”钱仁义两眼一直盯在船上，但河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

“不知道。”孙进说，“你们二位今天怎么有空到这里来走走？”

“随便逛逛。”钱仁义说着就往江边走，柯老二赶忙跟在后面，“明天把这个小家伙调到电修班去，再不能让他……”

“嗯……妙！”柯老二心领神会，赶忙点头。

两人刚下了一半堤坡，只见杜巧英和沈桂香提着篮子边谈话边迎面走上来。

“沈师傅，你家喂的那两条狗娃……”

“站住！”钱仁义吼了一声，“你们上这儿干什么？”

“洗衣裳。”沈桂香把篮子递到他的跟前。

“你们怎么跑到船边来洗衣裳？”

“哟，钱先生，你这话才说得巧咧。”杜巧英不慌不忙地说，“我们家住在汉水河边，屋里又有得自来水，不到河里洗衣裳，未必拿到厂里去洗？”

“那……为什么晚上来洗？”柯老二问。

“我们六点钟才下班，还要吃饭，只晚上才有点空吵。”沈桂香答道。

“哼哼，怕不大干净吧？……”钱仁义阴阳怪气，一语双关说。

“这请你放心。”杜巧英针锋相对，“我们习惯在黑地方洗衣裳。干不干净，你管不着。沈师傅，走！”

钱仁义听了，无话可说。

杜巧英边上堤坡，边对沈桂香讲：“刚才说的，你家喂的两条狗娃，真讨人嫌，一见了人，就缠住不放，转来转去，总想捞点什么，可是又捞不到……”

“是呀，这两条狗，你别看他气势汹汹，其实也有得用……”

钱仁义和柯老二听了，站在石阶上气得干瞪眼，又无从发作，只有望着杜功英和沈桂香大摇大摆地走了。

五

五月十四日，工人护厂队公开行动了！

你看，队员们都戴着袖章，手拿木棍、铁棒，巡逻守卫在工厂内外。工友们这一次可真扬眉吐气了。

中午，钱仁义在伪工会办公室里，站在窗前，两只鼓眼睛瞪着工人护厂队员三三两两地在巡逻，恨的牙齿咬得格格响。

工人护厂队公开活动，对钱仁义来说，真是风云突变，迅雷不及掩耳。他一想起，国民党分崩离析，达官贵人远遁港台，就不寒而栗。根据他多年的反革命经验，他已看出：解放军打进武汉，只是这一、两天的事了。他回想起昨天到市警察总局见白洛的情景，就证明了他的判断。

原来，昨天钱仁义找白洛时，一进办公室，使他大吃一惊，因为室内纸灰遍地，桌倒椅歪，满目狼藉，窗户被风刮的匡匡直响，白洛正在收拾东西，准备逃跑！他把情况向白洛报告后，遭到了白洛的一顿臭骂：“饭桶，都是饭桶，事到如今，机器搬不走，连一个共党分子都没有抓到，简直是一群废物！”

钱仁义在一旁耷拉着脑袋不敢吭声。

“炸！给我把新泰纱厂发电场统统炸掉！”白洛气极败坏地说，“哼哼，我要使武汉变成灰烬，使共匪进城后一无所获！”

“那……是不是派破坏队去？”

“新泰纱厂工人几千，破坏队去顶个屁！”

“那……”

白洛从柜子里拿出一部美制电话机交给钱仁义，低声对他说：“这里面装有美国制造的最新产品：微型定时炸弹。你将它……明白吗？”

“啊……明白，明白了。”

“哼，到时候定叫新泰纱厂发电场变成一堆废墟，我们搬不走的纺纱机将变成一堆废铁，看那帮穷鬼拿什么来迎接解放军！”

想到这里，钱仁义走到写字台边，拿起那部神秘的美国电话机，拆开它的底部，取出一只黑色镶金边的挂表，按照白洛的命令，把指针拨了一下，小心翼翼地将表放进电话机的底部，然后装好。他象一个输光了的赌棍，恶狠狠地说：“哼，你共产党让我过不去，我也不让你们过上好日子！”他拿起电话机就往发电场走去。

钱仁义来到电场总值长室，打电话叫来了电工孙进。

“钱先生，有什么事？”孙进问。

“这里决定增加一部电话，你快安上吧。”钱仁义指着桌上自己拿来的电话机说。

“总值长室不是有一部电话机吗？”

“市内目前经常停电。为了加强厂内的电力调配，决定增

加一部外线电话，以利于业务联系，快装上吧。”钱仁义说得振振有词，语调温和。

孙进听了，没有再说什么，便动手安装电话机。钱仁义在一旁心想：“哼，明天晚上十二点钟看热闹吧！”

这天晚上，乌云忽聚忽散，星星时出时没。厂内稀稀落落的路灯，照得亮一截、黑一截。除车间外，其它地方显得比较寂静。

“巧英姐，电场那边情况怎么样？”正在巡逻的护厂队员小张和小郑向快步走来的杜巧英。

“比较正常。”杜巧英说。

“我说嘛……”小张得意地说，“有我们工人护厂队公开活动，解放军又快进城了，老鼠眼、钱仁义还敢搞破坏吗？”

“小张，这种想法可不大对头呀。”杜巧英说，“要看到敌人是很顽固、很狡猾的，他明的不敢搞破坏，暗地里可要搞，我们切不能麻痹大意呀！”

“嗯。”小张和小郑点了点头。

“有情况就到队部来找我们。”

杜巧英说完，便朝着细纱车间领班房走来，这里是工人护厂队临时队部。她走到队部窗前，听见沈桂香和工友们在热烈地议论：

“护厂队一公开活动，老鼠眼、钱仁义和车间里领班、工头都夹起了尾巴！”

“巧英姐说，资本家是豺狼的心，蝎子的针，毒得很哩，我们不但要防他明的，还要防他暗的，千万不要麻痹。”

“对。”杜巧英走进队部对大伙说，“解放军这两天就要进城了，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不能麻痹大意，放松警惕。护厂队员要认真巡逻，车间的生产还要努力搞。大家都要随时注意敌人的行动，谨防他们暗地破坏。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说罢，工友们都分头活动去了。

向师傅今晚上夜班，他仔细地检查了机器的各个部件，没有发现什么不正常的现象，便聚精会神地守卫在透平机旁，严密地监视着透平间内的一切动静。过了一会，他走进透平间旁的总值长室，正准备打电话给杜巧英，突然发现桌上电话机多了一部。他正想：什么时候增加的呢？这时，孙进进来了。

“小孙，这部电话机是谁叫安上的？”向明手指桌上新安装的电话机说。

“今天中午钱仁义叫我安上的。他说，为了加强系统内部的电力调配，以利于业务上的联系，决定增加一部直通外线的电话机。”

向师傅听后，看了看电话机上的牌号，拿起话筒准备给杜巧英打电话。

“师傅。”孙进说，“楼下连接器上有个部件运转不正常，请你去看看。”

“哦！”向师傅赶忙放下话筒，跟孙进一块走出了总值长室。他边走边想，增加一部外线电话正好，往后有事和地下党组织联系更方便。明天晚上巧英要到硚口区联络点去开会，叫她顺便把这件事告诉凌云，往后有事直接用电话联系……

城工部硚口区联络点召集的各工厂准备明天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工作会议开完了。

会议结束后，凌云留下了杜巧英，告诉她说：“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总值长钱仁义是你们厂中统特务的头子，他是直接受白洛指挥的。”

“哦！”杜巧英心想，自己的怀疑终于被组织上证实了。

“今后你们对他要特别注意。”

杜巧英点了点头，接着把电场总值长室安装电话机的事向凌云汇报了。

“是谁安装的？”凌云问道。

“是钱仁义叫安装的。”杜巧英忙回答说。

凌云一听，眉头一皱，起身思考了一会，问道：“小杜，你考虑过没有，钱仁义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增加一部电话机呢？”

“我们只认为这是业务上的需要。这部电话机看来和一般电话机没有什么两样。”

“你们检查了内部结构吗？”

“没有。”

“你们注意到了电话机上的牌号吗？”

“向师傅看过，是美国福立特通用电器公司出品。”

“美国福立特……”凌云重复着电话机上的牌号，突然语气肯定地说，“小杜，这部电话机内可能有鬼！根据我们解放其它大城市的经历，曾经发现过敌人类似的阴谋，敌人利用电话机、座钟、手提包等物件隐藏定时炸弹，遭人耳目，离

图炸毁我们的工厂和建筑物。”

“电话机那么小，能隐藏炸弹吗？”杜巧英不太相信似的。

“能够。这种炸弹体积小，威力大。”

“这条毒蛇！”杜巧英痛恨敌人的阴险毒辣。

“他是什么时候安装的？”

“是昨天中午。”

凌云看了看手表，说：“情况很危险，你赶快回厂叫向师傅将电话机底座拆开，仔细进行检查。”

“好。”杜巧英起身就走。

“事不宜迟，你要加快脚步。”凌云把杜巧英送到门口，反复嘱咐。

时间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钟了。

钱仁义安装了电话机后，总怕阴谋被人截穿。此时，他来到电场值班室，走到总值长室门口一看，见杜巧英、向明、孙进三个人在里面，心情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

“钱先生，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杜巧英首先发现钱仁义。

“你……跑到总值长室干什么？”钱仁义来了个先发制人。

“你说呢？”杜巧英反问钱仁义，接着说，“我是工人护厂队的，有权利检查车间的安全状况。我倒要请问钱先生，你这么晚不睡觉，跑来干什么？”

“这……嘿……工友们都自发地起来保卫工厂，我身为总值长，能不关心吗？”钱仁义不自然地笑着。

“从前的夜班，我没见钱总值长来过电场一次啊！”向师傅

接上说。

“嗯……现在时候不同嘛，电场乃我厂动力之源，若被人破坏，岂不全厂都要陷于瘫痪？”钱仁义说着，两只狗眼死死盯住两部电话机。

“看来，钱先生倒是很关心我们的护厂工作罗！”杜巧英讽刺地说。

“保卫工厂，人人有责嘛，我也要尽一点力。”钱仁义说着，眼看墙上的挂钟还差五分钟就到十二点，想马上溜掉，便故意说：“既然有诸位工友这么严密守卫电场，肯定不会出问题，也就不用我挂念了，你们辛苦吧，我少陪了。”

“钱先生！”钱仁义正准备抬脚开溜，被杜巧英一声叫住了，“既然来了，就不要走嘛。”杜巧英说着，示意孙进上前把门堵住。

钱仁义见孙进堵住门，心里更紧张起来了，支支吾吾地说：“有……有向师傅在是一样。他是老师傅，有经验，我还有点事。”钱仁义说着又想溜。

“不准走！”孙进在门口拦住道。

“你让开！”钱仁义想掀开孙进，反被孙进一把揪住。

杜巧英走上前来，两眼怒视钱仁义，问：“你现在到这里来，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

“你……你问这话，我可不明白……”

“哼，不明白，各人心中有数！”向师傅气愤地说，“解放军将要进城，武汉就要解放了，你不要往死胡同里钻！”

钱仁义眼望墙上的挂钟，十二点只差一分了，便露出狰狞的面目说：“好，不走就不走。杜巧英，老实告诉你！到时

间我活不成，你们也别想活。这里已安放了定时炸弹，十二点钟就会爆炸！”

“你痴心妄想！”

“当……”挂钟敲响了十二点。

“啊！”钱仁义一听，惊叫了一声，吓得转身就往房外冲……

“轰……”一声巨响，惊天动地。

“哎呀，我的妈呀！”钱仁义象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吓得晕倒在地上。

向师傅上前一把将他拎了起来，说：“胆小鬼，这是解放军的炮声，不是你的定时炸弹声！”

钱仁义一听，才定了神，心想，一切都完了……

定时炸弹怎么没有爆炸呢？原来，杜巧英赶回厂里，叫向明拆开了电话机的底部，顺利地取出了定时表，下掉了引发器，定时炸弹就不能爆炸了。当他把电话机外壳还原后，正好钱仁义到总值长室来了。

“钱仁义！”杜巧英大步走上前说，“你的戏演完了吧？谁胆敢在觉醒的工人面前玩弄阴谋诡计，阻挡人民求解放的历史潮流，必将碰得头破血流。现在，你必须老老实实等候人民对你的审判！”

钱仁义一听，不由自主地瘫倒在地上……

天亮了，武汉解放了。五月十六日，全城一片欢腾，口号阵阵，歌声四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新泰纱厂大门上，一面红旗高高升起，迎风飘扬。厂门

门口，工人们列队欢迎亲人解放军，欢迎市工委派到厂里来的革命干部。看，凌云带着城工部的干部来了！

“凌云同志，欢迎你们！”杜巧英迎上前去和凌云握手。

凌云身穿灰布列宁服，腰扎皮带，头戴八角帽，精神抖擞地和杜巧英握手，心情激动地说：“巧英同志，你们辛苦了，你们干得好哇！”

向师傅和认识凌云的老工人都上前和她握手，齐声说，“凌云，可把你盼回来了啊！”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新泰纱厂迎着初升的太阳，披着万道金光，继续前进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

后记

在厂党委的领导下，我们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访问了许多职工、退休老工人和曾经在我厂参加过革命斗争的老同志。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写作了这本故事集。

武汉大学历史系在“开门办学”的过程中，特地派来革命教师驻厂参加编写和辅导，给了我们大力帮助，我们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我们初学写作，在这本厂史故事中难免有缺点、错误，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武汉市第三棉纺织厂工人写作组

一九七七年三月

